

編主謹高陸
刊叢記傳人名界世

傳烈英德貞

譯羣伯程 著士女維克蘇



行印局書界世



上海书店
册数 1
售價 0.50

編主誼高陸
刊叢記傳人名界世

貞
德
英
烈
傳

蘇克維女士著
程伯羣譯

世界書局印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九月初版

貞德英烈傳 (全二册)

實價國幣六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	譯	主	發	印
著	者	編	行	刷
者	者	者	人	者
蘇克維女士	程伯羣	陸高誼	陸高誼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譯序

貞德是法國的女英雄，她的原名 Jeanne d'Arc 是法國的杜來米 (Domremy) 人，生於一四一二年一月六日，死於一四三一年三月三十日，在世十九年。就是在她十九歲的時候也不過是個普通的女子，但是她目睹法國的頹唐，外受英國的壓迫，內受各地公爵的搗亂，國勢一敗再敗，由魯恩而巴黎，由巴黎而奧林，由奧林而土爾，未經若干時日，國土失去了幾百萬方里。她看見了這種情形，觸目心驚，以一弱女子，振臂一呼，侯爵響應，士卒甘爲效命，不數月間，恢復奧林，恢復巴黎，恢復瑞木，恢復康裴，然而嫉能害功之人由此以生。終於被賣售於英人，受主教之審判，認其爲妖人，以火焚之，茲事使人若何悲痛，直與中國之岳飛應召反京，受奸殘害同其情形。這真正使人悲悼無窮了！

貞德是一個弱女子，原無特殊的訓練，特殊的啓示，讀蘇克維女士的著作即可一望而知。但她爲什麼能有這樣的成功？因爲她的心目中有愛國的熱誠。這種愛國的熱誠，要有長時期的修養方能達到。貞德的個人修養，很可以作我們的參考。貞德之攻奧林，預言風之方向，這與我國三國志演義孔明借東風有點相同。但要問她怎樣能知道未來二十四小時的風向，這就是由於平時的修養。她是鄉下的農村女子，在收割

的時候特別要觀察天象風向，有了這種經驗，所以無往而不利了。這不過是引此作一個證明，其實她的經驗足供我們參考的多着哩。

貞德不明白軍事，但是她有勇敢，有熱誠、有冒險的心，所以能策驅着他人的勇敢、熱誠和冒險。這與有人一聞國難來到，即自殺投江墮井者相差之遠，真有天淵之別。

原作者蘇克維小姐是著名的傳記文學家。她的著作出版的很多，有 *The Dark Island*, *Family History*, *Thirty Clocks Strike the Hour*, *All Passion Spent*, *The Edwardians*, *King's Daughter*, *Twelve Days*, *The Land*, *Seducers in Ecuador*, *Passenger to Teheran*, *Knole and the Sackvilles* 等書，本書是她最得意的一本著作。蘇克維女士不惟是個傳記文學家，而且是個旅行家，所以在她的作品裏，有很多的實在性。她的作品不是由於憑空立論成功的。她在未寫本書之前，先研究史學，傳記，個人生活，並作旅行以實地調查，而驗證所有的材料。歷史文中所不能有的美，她已經運用了。有人說讀枯燥無味的歷史不如讀傳記文學，這話確有見地。

我國向來缺乏傳記的文學。有則有之，司馬遷的史記可以說就是傳記文學，可是他的志願是藏諸名山傳之其人。這樣一來，能讀他的書的人就減少了。但是我們所要提倡的是人人能讀的傳記文學。胡適之先生說中國缺少傳記文學，確有他的見地，所以他著四十自述，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我們所努力的就

是雖然是寫傳記文學，但要傳那可傳之人。貞德與我們的目的不謀而合了。因為這個緣故所以翻譯出來公諸同好。

序

本書是貞德的傳記，但有許多地方已經節略。

或者有人問我爲什麼對於貞德同時的人如布根地公爵，勃列頓公爵，彼得福公爵，格拉斯推公爵以及步福紅衣主教等的關係不加以詳細的說明。

我的回答是，我要集中注意在貞德個人身上，關於政治上的事不如略諸。

因爲貞德比較她同時的人物重要得多，她是一個中心，有政治關係的人不過是她的陪襯。有時也引些政治人物的事跡，但那不過是一種參考。在本篇的敘述中，貞德站在主要的地位，所以不得不犧牲其他的事件。據我看來，貞德是特別重要，其他的政治關係，不過是造成她那時代一種困難局面的因素，所以其他的事件屬於次要。十五世紀時代的法蘭西歷史除了史家以外，對於我們今日的興趣很少。貞德的人生，她的故事可以說是未曾發現的寶藏。我並不是說在本書裏已經發現了它的寶藏，不過貞德到如今已經好幾百年了，尙未爲人所發現，這是可貴的事。

關於本書所用的照片和地圖、世系等有幾位朋友特別幫忙，這是要聲謝的。另外還有幾位先生供給

本書的史蹟也應一並致謝。

本書在篇章之末，加以附註，以注材料出處。作者本來想省去這許多麻煩，後來一想爲證明實在起見，不得不附加在內。

專名的採取也有一種困難。貞德的英譯之名爲 Joan of Arc。這種譯法完全不對，應譯爲珍妮，Jean 因爲法文的原名爲 Jeanne d'Arc。除了本書的書名仍用 Joan of Arc 之外，書內概用 Jean。（另外還有幾處關於專門名詞的問題，因爲無關中國譯文，只得從略了）

目錄

序

譯序

- | | | |
|-----|-------|-----|
| 第一章 | 貞德之爲人 | 一 |
| 第二章 | 百年之戰 | 一二 |
| 第三章 | 貞德的本鄉 | 二四 |
| 第四章 | 神奇的傳說 | 三四 |
| 第五章 | 初出茅廬 | 六一 |
| 第六章 | 請纓從軍 | 七七 |
| 第七章 | 哲農之行 | 九九 |
| 第八章 | 奧林進軍 | 一二四 |
| 第九章 | 奧林解圍 | 一三八 |
| 第十章 | 奧祿大勝 | 一五九 |

第十一章	瑞木之戰	一八四
第十二章	圍攻巴黎	二〇九
第十三章	最後之戰	二二一
第十四章	魯陰被賣	二四五
第十五章	審問之前	二六四
第十六章	宣判之後	二九二
第十七章	被焚歸天	三一四
第十八章	萬世留芳	三一九

附錄

一 貞德年表

二 參考書目

第一章 貞德之爲人

貞德在世的時候，沒有人替她畫過像。所以她的相貌究竟如何，恐怕現在無人知道。雖然她不承認有人替她畫過像，但是在阿拉地方有一個人畫了一幅像，是貞德跪在王上的前面，手中呈遞一本公文，這幅圖畫曾經得了貞德的贊許。她說這一幅畫像是出於一位蘇格蘭人的手筆，除此以外，另外也就沒有別的畫像，她自己也未曾有意要畫一幅畫像。蒙泰納在貞德的本鄉杜來米，她的家門前面曾經看見過一幅貞德的壁畫。這幅壁畫正當着到意大利去的大道上。貞德死後一百四十九年的時候仍然存在，不過大部模糊了，不久以後就全部破壞了。她是歷史上稱爲奇談的一個人物，在她生的時候至少有百餘種的畫像，但不能說那一個是眞像她。蝴蝶兒在風雲中和她同在，羣鴿飛集在她的頭上，壞人看見了她就自動地跳在河裏淹死，死的嬰孩聽見了她，打個呵欠就活轉來，小鳥兒們靜集枝頭，細細的看她在前線作戰。拉子本的縣長在一四二九年化了二十八分尼的錢要看這個女英雄作戰的圖畫。雖則如此，但是貞德到底相貌

如何我們也不知道，不過我們有歐利基的圖畫，匈加利王對我們說過貞德頸項短，左耳後有個發光的紅點。另外他還說有許多的理由。

二

另外一方面，有千百種光怪陸離的圖畫，有的刻在石上，有的鑄在銅上，玻璃上的嵌鑲，牆上的壁畫，甚至於布上，木頭上都做有貞德的畫像，但沒有一種是精確的，能代表真的貞德。歷史家、藝術家利用他們夢筆生花之筆來刻畫貞德，結果所造成的貞德，有深沉的思想，有牧師的典型，有英雄的氣概，有作戰的本領，繪形繪聲而各種虛構的故事也都隨之而來。如果這種解釋是可以相信的，那末貞德就是個鄉下的姑娘，兩手緊緊地握着，目不轉睛的注視，她自己騎在戰馬身上，而這戰馬又足不停蹄的奔跑。但是追求真理的人不用這種看法，不用吹噓，不用誇張，而輕輕地描寫貞德的家事，在她的父親農場上的情態以及後來努力於救國的工作的情形。她的名聲震驚了法蘭西，震驚了全歐洲，成爲歐洲的特殊人物，女英雄。

這種的描寫是難得的。只要照着參考和理智的結論，就可以在今日構成貞德的一幅廬山真面，鄉下姑娘的貞德也可，女英雄的貞德也可。從次第來說，先講到鄉下姑娘的貞德。她在十二三歲的時候，就與平常的女孩子不同了。她的父母雙親完全康健，老早帶着貞德做工，或在田間做工，或在家中照應牲畜，一年

到頭，他們可算完全的一個農村家庭。她的身體健壯結實，她的見地確鑿有憑。照她這一族來講，她是個短矮結實的人，身段不高，她的肌肉雖則豐滿，但不美麗。男女們早年和她接近過的人都說她在道德上的修養很高，對於她非常敬重，但是沒有說過她是美麗的。如果她是美麗的話，和她同時的人一定提起，因為在實際上，特別在拉丁民族的心理一方面，美麗對於女子是很重要的。至少有一個人要提出這種事件，用以增加她的年輕女子的體面。事實上沒有一個人做過這件事，就是當時最羨慕她的布勒維（Perceval de Boulainvillieas）不過只提到『尙具中人之姿。』說貞德不是當時最美麗而能動人的女子，這也不是毫無根據的。

另一方面，就她之在家中工作來講，也可證明她能毅做繁重的勞力，並且能毅支持長久。羅倫（Lorraine，法國東北部的一省）區的氣候並非特別溫和。只有春天和夏天的時節比較稍好。羅倫區的農夫不都是躺在黃花之旁綠蔭之上，牛馬也不是飲水於使人欲睡的河邊。貞德一方面幫助她的母親工作，紡織，又得幫助她的父兄種田。手指粗糙，皮膚黧黑，受着氣候的鍛鍊，身體堅壯結實。這樣一來就把通常人所以爲美麗的條件取消了。即或她真正美麗，但是首先戀愛她的人也未曾提起。

我相信她有充分的常識，這就是她的特異的特長，我們也不要把她的事跡說得太懸空了。她的浪漫故事，生活的事實更不像那磁製的女牧人一手扶着羊杖。貞德不是磁器做的，除非做詩有這樣的筆法，她

也不像個女牧人。我們看她只要以為她是充滿常識，而富有理智的這樣的去看她，不要用錯誤的觀點迷糊我們的眼睛。

無論描寫貞德的人所用的材料是否屬於直接的方法或間接的方法，其所描繪的貞德儀表大概一致。他們說，貞德的頭髮短而黑；她的面色早已為太陽所炙黑。亨利第六傳云：貞德黑而健美；雖有人加以懷疑，但這種說法總有它的來源。另外還有一件事，當一八四四年舉行紀念大典的時候，在理歐木發現了一封信，那封信是寫給理歐木的公民的，下面漆印了一絲頭髮並且加了一個指印，那絲頭髮是黑色的，下面的簽字是 Jehanne（貞德）。這種寫信的法子就是那時的風俗，可以斷定貞德的頭髮是黑的。

關於她的眼睛顏色如何，沒有人提過，不過照她這一族推測起來，似乎是褐色的；並且以幻想來說，他種顏色的眼睛似乎幻想的可能較少。多數的人都同意她的身體堅壯，她的乳部突起，姿勢特別的好。亞拉松公爵是她行軍時的最好的助手，在行軍的時候，常常睡在她的旁邊，他說的話當然靠得住。並且他也曾看見她脫過衣服，但是在他的心中毫未引起過下流的思想。關於她的身量論調頗不一律，她是矮矮的人物，還是長順玉立呢？羅倫省誌說她的身段頗長，但羅倫省誌不可為憑，因為當時的其他文件未曾有這樣的說法。她到哲農（Chinon，法國南部重要地之一）的時候，有一個意大利的兵看見了她，說她的身段和那石刻的像並沒有分別。（按石刻像是個矮人之像）我們可以說雖則她在婦女中稍微高了一點，但是

穿了男子的衣服，打扮起來，就是個矮人了，通常的女子如果女扮男裝，也有同樣的情形。

所以說她是個健壯，堅強，活潑有力的女子。如果不健強，又怎能做一個鄉下的女子，勞力做工，又怎能後來擔任戰陣上的職務，長時期的奮鬥，不稍休息。她騎在戰馬上奔跑，馬不停蹄的跑三千英里的路，這種距離，量起來，自法蘭西可以通至印度。就是再多一點的神祕啓示，也不能夠使得她的身體能支持得如此長久。因為她有好的身體，所以她能完成天上來的使命。聖麥琪 (St. Michael)，聖加撒林 (St. Catherine)，聖瑪格理 (St. Margaret)，她們都是天主教裏成聖的女聖人，所選的僕人真不錯。因為特別的需要，所以選擇這位智識缺乏的鄉下姑娘，不過在她的早期訓練中，已經把自己鍛鍊得鐵石一樣，可以支持長時期的勞苦和長時期的馬上生活。

111

杜來米 (Domremy)，貞德的本鄉的博物館裏面有一個貞德的雕像，恐怕最能代表貞德的像貌了。這雕像的歷史不大可靠，而有辯論的餘地。地方的傳說，說查理第七的兒子路易十一因為要顧念貞德，所以下令保存杜來米貞德的故居。杜來米博物館的雕像和她的家門前的壁畫就算是貞德為他的父親爭得河山以後所得的償賜。另有一說，說那個雕像是後來的產物。一四五六年奧林的婦女們在奧林的大橋

上立了貞德的雕像。杜來米的雕像就是以它爲依據的。所以說杜來米的雕像不是貞德時代的創作，而是後期的作品，或者由於熟悉貞德之爲人者的道聽途說，集合意見，始行雕鑿。但是在杜來米的粗淺的雕像上，比較其他雕像更能代表貞德之信仰和她的爲人。貞德的這幅像有幾點可說全然虛構，所繪的冑甲不能代表那個時代。冑甲圖樣或者像亨利第四的時代或者像路易十三的時代，而一點也不像查理第七時代的甲衣。再者像的頭髮非常之長，長及膝甲。怪不得誣告她的人，說她女扮男裝，妖言惑衆，大逆不道，原來以爲她本是女性，穿了男子的衣服，就藉此爲攻擊的中心了。他們把那像的頭髮上完全貼金，直到十九世紀的時候，尙可尋到碎金的蛛絲馬跡。雖則如此，這個雕像仍能代表貞德之富有常識，及其特性，其他的千百種畫像都不足以代表貞德。只要看那粗壯的大腿，肥碩的手臂，就知道這不是美麗女子的條件，而聖麥琪，聖加撒林，聖瑪格理之所以選擇了她，就是因爲她不太美麗。

要說她完全沒有媚人的能力，那也未免太過。男人們在她的面前不敢起壞念頭，女人們在她的面前不敢嫉妒。她所要做的是打仗，而不是求戀愛。如果專從宗教的眼光來看，她的精神貫注，超過一切人力上的不足。但是人們總是人們，看見她這種精神品格，也不能說十五世紀是超人的時代，而現在是人們的時代。但是事實告訴我們，貞德或者旅行或者睡覺，白日夜裏都與男人廝混一起，然而自始至終仍然白璧無瑕，並且她也和許多女子接近。她們原來想到她在軍中一定有危險的，而勸她當心點。但是因爲她的特別

關係，她自己雖沒有需要男子的本能需要，但不能不相信女人的忠告。首次護送她的人，和她一同旅行，在一種密切的情形之下，夜間睡在她的旁邊，他們堅強的否認他們的心目裏稍有一點不潔的思想。梵古拉（Vancouver）的砲隊，原來巴特古（Baudricourt，梵古拉省長）是他們的領袖，本不歡迎貞德，也有些人想來陷害她於不義，但是，既經看見了她之後，這種欲望完全撤消了。不獨男子給她證明，就是她的女友當中，例如皮撒之加斯聽，以及其他女友，如兒童時代的小友，尼西多之舍監，梵古拉、哲東、巴其、卜吉、士爾、奧林（Orleans，法國中部的要城）以及盧森堡之婦女們，達拉江、達玉等公主也都爲她證明。可見她之純潔是毫無疑義的了。

貞德雖是個女性，但是她在男女的關係上，發生的困難很少。

關於她的女性方面，她自己表示的非常清晰而勇敢。她說『在阿蘭和布勒華時，我就反對女子的衣服，這是實在的，我拒絕了，並且還要拒絕。因爲有許多女子，她們有空閒的時間塗脂抹粉，打扮像個女子。』同時也不能相信在她的特別經驗裏，在她的眼睛上看不出她的女子的痕跡。一個人不到十二歲的時候不能化費四五年的工夫天天與聖者接近，她自己很嚴重敬拜一種神，面孔上不能不有變化，有超特的神祕的，莊嚴的表現。雖則化了四年的工夫，在她的年青的時代，也足足的給她留有深切的印象了。一個人不能生來就有這種嗜好，來與神祇交往，並且與神祇交往以後，脾氣上不能不有所改變，這是常人都可

以看得出來的。因爲有了這種內在的美，所以不能引起了她的同伴的非分之思，以致於影響她的貞潔。緣時她正在青春妙齡之年。對於感覺過敏的人，使得他們堅確的不作妄想，就是粗魯的人也都有了高尚的變化。對於她的青年康健的身軀，不致發生什麼自然的罪惡誘惑。和她接觸過的人只有恭敬她。但是她的仇人，不知道她的人，以爲她簡直是個淫污的笑柄。巴特古還沒有聽從貞德的指揮之前，有一次想污辱她，但是被他的兵丁看見了，就把她救了出來。以後再也沒有這種討厭的情形了。

然而她雖盡量的把人家拿她當女性看待的眼光挪開去，但是她既然屬於女子，所以也有許多困難，必須去克服；貞德用她的智謀叫人不看見她是個女子的形像。把她的頭髮也取消了，裙子也脫落了。和她同行的有六個男子，個個騎在馬上奔跑了六百里路，這六百里內遍地都充滿了兵丁，要有這種的行爲，自然要有很大的道德勇敢。有人驚奇她的感情到底如何，何時她第一次剪去了頭髮，脫了鄉下帶來的紅裙，——在記憶的當中，仍然可以想到羅倫的鄉下姑娘所穿的紅裙。她所穿的男人的衣服也不是專爲她做的，是從她表兄那邊借來的。她的表兄來素（Daurand Lassos）看着這種情形並沒有什麼批評，不過他說她已經接受了。他的意思是說，她是把那衣服強取了去的。但是這種辦法也不滿意，後來他的親屬請梵古拉的人替她買了一套男裝，另外又替她買了靴子。等到買了以後，就把從前的衣服還給她的表兄。巴特古也沒有辦法，因爲她不聽巴特古的命令去換裝，她不聽從他們，因爲她說沒有權力再比上帝和他的天

使的權力再重要的了。她自己打扮得像一個男人，一個兵士。照拉羅諾爾旅店的記載，她到哲農的時候，穿著一件緊身襖子，一雙黑灰色的靴子，戴了一頂黑帽子。她從梵古拉到哲農是一直去的，那套衣服就是梵古拉人替她買的，因為她在路上的時候也沒有工夫買別的東西，而其所以遲到的緣故，就是因為她在路上會到禮拜堂裏去禱告。拉羅諾爾告訴我們最有興趣的事，就是她的頭髮是黑的。她的頭髮既黑又短。從此也可以結束所有關於她的頭髮的辯論。

關於她的紅裙子她怎樣的辦呢？據說她帶在身邊，因為在查龍（Chalons）的時候，她向瑞木的道上走去，為的是要見王上，就是在那裏，她遇見了她的父親摩萊，摩萊是從克魯斯來的，她交給他一件紅衣。這一件是不是她從杜來米到梵古拉所穿的呢？如果是真的，這與她的最後的生活有關，無怪乎過此之後，她在受人讚譽的極峯的時候歸天了。

四

敘述貞德要把她的女性完全忽略了也是大錯。因為她是女性所以造成了這樣的偉大。在宗教的整個人生方面來講，她是不歡喜髮光照人，裙衫整齊的生活。她自己拿自己當作總指揮，也沒有想到她是個聖者。不過常人拿她當作聖者看待。她自己歡喜作總指揮，配帶整齊，像一個軍人。她裝飾的繁華好像賽會

的一樣，這與她的本性簡直不符合。雖則有了莊嚴，雖則心性直爽，然而在裝扮起來之後，仍有女性的表現，因為她在這時正是好花盛開的少女；一方面因為在她的早期的生活上有了非常之人所得的聖者的經驗，一方面因為她不過是曾經過着一種鄉下的簡單生活，所以缺乏端莊嫺麗。像貞德這樣的女子忽然間脫離了隔離的生活而駐足於公衆之間，只要想一想已可使人不勝驚異了。桑得理拉變成了公主沒有受過大的迷惑，這同貞德一樣，她雖則做了偉業的事業，但是依然是保持本來的頭腦。她的良知能使得她的頭腦清晰。只不過從她的年齡上，女性上，機會上來看，她似乎是放縱，但也無害。只要想一想，她在杜來米的時候，家中也不過像個暗室，然而到了哲農，巴提（Poitiers），十爾（Tour）等地，去看那光輝燦爛的建築物，相形之下，又有一番感慨。她在鄉村的時候，來來去去也不過是三五個鄉下姑娘，但是到了法國名城之後，她所見的是公子王孫，高官顯宦，貴婦要人。在她的父親的農場上也不過有幾匹老馬，但在疆場上，她足跨戰馬，任意馳驅，與公侯伯爵並轡而行。她在鄉下的時候也不過有一個使用草叉，但是到了軍隊裏去遍地旗幟，刀劍掛在身邊。她在鄉下的時候，親理針織奴婢的工作，一旦從軍，前呼後擁，隨員侍奉左右。她做鄉村姑娘的時候，既不能令其父，又不能令其母，但是她現在好花盛開作了上帝的御使，王上加以青眼，執行萬王之王（西人稱上帝為萬王之王）的命令。世界變了，環境也變了，這真難以捉摸。

在這種的新世界的情形之下，她要什麼就有什麼——衣服，旗幟，馬匹，盔甲等等。但是她呢，她一樣也

不要，給她的時候她當然也快快乐樂地去享用。當代的史家記載着，有人給她金子做的衣服，紫色的皮衣等等，當時的歷史記載，奧林公爵給她買粉紅色的布魯塞爾的貴重布匹，青綠的布，白色的緞子；他們把她在奧林公爵的官邸裏打扮起來。——紫色和綠色，晶光耀眼。——她的袍子上繡着美麗錦繡的花。而奧林的居民呢，送她米，酒，麵包，白菜，兔子和種種好吃的東西。雖有這些貢物但是比不上她所有的衣服，因為她不在乎求得吃喝，而在乎求得美觀。有人說，我也這樣的想，貞德之為總指揮很歡喜她的兵士看見她穿得整齊美觀，盔甲耀眼，因為這樣纔可以鼓勵她的兵士。但這不足以遮掩她的愛上帝，服事上帝的心，因為在她這種年紀，又是女性，能有這種虔誠，真是難得的了。

在她的這種種特性之外，另外有兩種東西，非常之寶貴，非常之有力量，就是她的女子的嬌滴聲音和隨時可流的眼淚。有這兩種寶貝就是鐵石人也得受了感化。拉弗爾 (Guy de Laval) 寫信給她的母親，布勒維寫信給米蘭的公爵都是說她的聲音非常動人。這種聲音簡直是慈母的聲音。而布勒維更說她是超女性的，說她有特別的支持能力。她能六天六夜，不動片甲地工作。她的這一種聲音顯然是屬於鄉下姑娘的姿態，但是這些兵士聽見了個個驚心動魄。布勒維在那一封信裏也說到她的眼淚，說她的眼淚，不時的流出。她的確是富於感情，流眼淚的機會來了，就哭個痛快。她有了這一種特別的性格，男人性格與女人性格的結合，在打仗時非常努力，欲得敵人而甘心，但在殺傷敵人之後反倒哭個不停。

第二章 百年之戰

爲明瞭貞德的時代起見，對於那時代的政治情況不得不有簡略的敘述。在普通的人看來，貞德不過是個鄉下姑娘，她聽見了神祕的呼聲，奮臂而起，看見了異像，引導法蘭西的兵士，解了奧林之圍，以後在魯陰（Rouen，巴黎西北的要塞地帶）的地方，爲奸人所陷，被英國人焚燒以死。再進一步，英國人用兩塊木頭做成個十字架，當貞德在火焰的包圍中的時候，就把這個十字架給她。這種特異的事件支配了大衆的普通心理，這種種的事件是由於伯納蕭和弗蘭斯兩個沒有價值的文藝家造成的。但是你要問他一問英國人在法國做些什麼事，爲什麼法國人陷害了貞德，而把她賣給英國人，並且焚毀了她的身體。除了不信這個少女會引起的不潔思想以外，對於貞德的成功和死恐怕知道的很少。而所造成的事件又大多是虛構的。關於貞德的幾個月中的行徑，有史可查，差不多每日都有她的記載，她怎樣的走路，同伴是那些人，穿的是什麼衣裳，騎的是什麼馬，拿的是什麼兵器，她天天吃的是什麼，喝的是什麼，還有一樣最要緊的就是

她說什麼話。有無數的朋友，鄰人，軍兵可以證明她的面貌如何，形態如何，習慣如何，品行如何，言語如何。這種的意見，種種的材料，結果把她造成虛構的人物了。

在這種一團糟的歷史當中，很難以把貞德的人格予以清晰的簡單的認識。政治的黨派爭執，貴族的傾軋，繼續不斷的競爭，互相戰爭，互相結約，互相聯盟，刺殺的事件，聯姻的事件，會盟的事件，仇視的舉動，賣國的舉動，對於讀者發生極大的迷惑。粗看起來，難以把這種事件一一的分開。這些王侯公爵似乎同時起來，或者可以說這一個時代最難分析，各人之間又難以給以確定的名詞。他們彼此之間，不是稱之爲叔，就是稱之爲姪，稱之爲表兄弟，表姊妹，女婿，聯襟，姐夫，舅子，甚或稱之爲父，稱之爲子。在那時候小孩子們要一一的分析他的親屬的關係就感覺困難了。這些人雖則表面上看起來還認得，各人有各人的性格，各人有各人的家庭，但是要比較其家庭的歷史關係來就難分辨了。他們的面貌既分不清，而姓名又毫無意義，在名姓之下又加這羅馬字第幾第幾，真真多此一舉了。就是說到查理的世系吧，怎樣從查理第五傳到查理第六，又怎樣從查理第六傳到查理第七也都費解。在這種制度之下，受制度壓迫的人已經失掉了他的人性。在我們的本性方面對此立刻起了反感。我也不相信形容區別字能使得讀者一一的分別開來，如良善的約翰，一無所懼的約翰，勇敢的腓力浦，凶惡的查理等等，雖則皂白分明，但是讀者看來一點也不認得他們的本來面目。再者歷史家因爲要避免重複，在敘述的時候採用的名詞，更單調無味，如『前王之婿』，『后

之幼弟，『紅衣主教之姪』等等，而讀者一再的要追憶誰是前王，誰是此后，誰是那紅衣主教。特別是在貞德的時代，歷史家所用的名詞更複雜了，例如說那一個年青的少年就是貞德想把他恢復爲帝的，有時稱他爲陶封太子，有時稱之爲王，有時稱之爲查理第七，有時稱之爲執政的王，有時稱之爲故王之子。如果你選定了一種名詞，以後就要用這種名詞，豈非便利。這些方法對於歷史家原沒有多大妨礙，不過叫讀者鑽了不少的圈子。我上過這種的當也不止一次了，所以索性地法蘭西就用法蘭西，英格蘭就用英格蘭，布根地（Burgundy）是布根地公爵的采地與英國同盟（就用布根地，陶封太子就用陶封太子，奧林就用奧林，簡單就簡單，不再一而再的應用名異實同的異名。敘述貞德時代的政治的情況不用這些複雜的名詞已經够麻煩的了，而況且用那些複雜的名詞嗎！

二

爲要明瞭貞德所遇見的責任起見，對於貞德降生以前的法蘭西情形不能不有所敘述。當時的法蘭西四分五裂。不單單法蘭西人民分離析，就是當時還有兩個王上，互相爭位。戰爭，內戰也有，外戰也有，七十年來，未曾間歇，歷史家稱之爲七十年的戰爭。

自英國之戰勝者維廉（William the Conqueror）以來，英國王上世代有權管理大部分的法國

土地。其所以然者，因為戰勝者維廉的孫女和安卓之賈弗雷結婚，所以美茵省、安卓省、士蘭省都是屬英國了。諾曼曼當時也屬英國。戰勝者維廉的孫女是瑪蒂爾塔，她的兒子就是英王亨利第二（Henry II）。他和阿圭那之愛麗娜結婚，又得了哥斯松省、林浦生省、巴多省、和阿卦馬省。這樣一來，使得法國的內地生了許多困難。法國的內亂其他的原因很多，不及一一細提，但是有一件事是很重要的，不能不說出來，就是英格蘭和蘇格蘭時有糾紛，而法國又常干涉弗蘭地爾（Flanders）也發生糾紛。英王愛德華第三（Edward III）自然不讓法國的兵在蘇格蘭胡鬧，因為這種舉動危害和弗來明的商業交通，這就是法國的危險動作。而弗來明之領袖雅各·安提溫德又請求法國之援助以抗英王，承認本地屬於法國皇帝治理之下。如果弗來明要做了英國的藩臣也沒有問題了。雖然和英國接近與弗來明有利益，但是他們不這樣的做。但是他們一看法王要壓迫他們，去收重稅，他們就又附和英王而反對法王了。

弗來明人請愛德華第三來幫助他們，使得愛德華第三有了藉口，而他又可以正式的公告議會，於是就施行其治理大陸的手段。自然這種辦法是不對的，到了最後，纔知道這是大錯。他之所以為此者，因為有日爾曼皇帝、勃拉班公爵和其他等國王作為他的後盾。英法百年之戰於是就開始了。那時正是公元一三三七年。

所謂百年戰者，就是英王想用英國一王統治英法兩國。他們用聯姻獲得遺傳的方法，而以武力輔助

達其目的。但在長久的試驗之中沒有成功。雙方流血，各有巨大犧牲，但毫無結果。百年之戰既愚而蠢，實受他人愚弄所以有此舉動。

百年之戰開始以來已有八十年，忽而英國勝利，忽而法國稍盛。所有之巴提之戰，克立次之戰，阿琴古之戰等等比較起來不過是些小戰，但已足以鼓勵貞德捨身從戎，起來拯救她的國家。一三四〇年締土爾那之條約，一三六〇年締柏理提內之條約，一四一二年締奧理爾之條約，一四一四年締阿拉之條約，一三四七年締克拉斯之協定，一三七五年締勃魯支之協定。這些條約協定不過是兩國爭執的暫時結束。不能解決的糾紛用這種方法去解決。這些條約協定等都是貞德未到哲農之前所訂立的，也用不到一一的詳述了。但是對於一四二〇年的特羅亞條約 (Treaty of Troyes) 不能不提出來。關於英王者有下列條款：

一、爲法蘭西之攝政王。

二、與法王查理第六之女加撒林結婚，繼續法國王位，聯合英法二國。

三、不承認查理第六之子陶封太子爲法王，無法蘭西英吉利王，布根地公爵同意之外，不得與陶封太子訂約。特羅亞條約不承認陶封太子與法國事務有關。因爲陶封太子不過是個私生子，應不與國家的政治有關。

英國的亨利第五 (Henry V) 與法國的加撒林於一四二〇年六月結婚，但是亨利和查理第六都沒有過了多少時就死了。亨利死於一四二二年八月，而查理第六再過了兩個月在一四二二年十月也死了。這兩個人，一人有一個兒子，照他們的年齡和本領來看，都不足以治理國家，自特羅亞條約締結以來，情形格外的複雜了。當時的法蘭西顯然的有兩個王，一個不過是九個月的嬰孩，一個是一個十九歲無用的人。英國的亨利第六和法國的查理第七怎樣去解決他們的父親所遺留給他們的問題？自然亨利還不會跑，他不過會叫喚一兩聲。牙咬指頭的習慣比繼法王的地位更困難。查理第七也不能執行政事，不是因為他的年輕，而是因為他所遺傳的品格有缺點，庸碌無用。他和亨利第六一樣，無用，亨利承受王位的時候既不會走路，又不會說話。查理第七生來也不過是個衣架飯囊，這與亨利之九個月的小生命並沒有異。他們也沒有說一定要來做王。這樣的小人怎樣叫他們負責國家的大事呢，所以說不是國家之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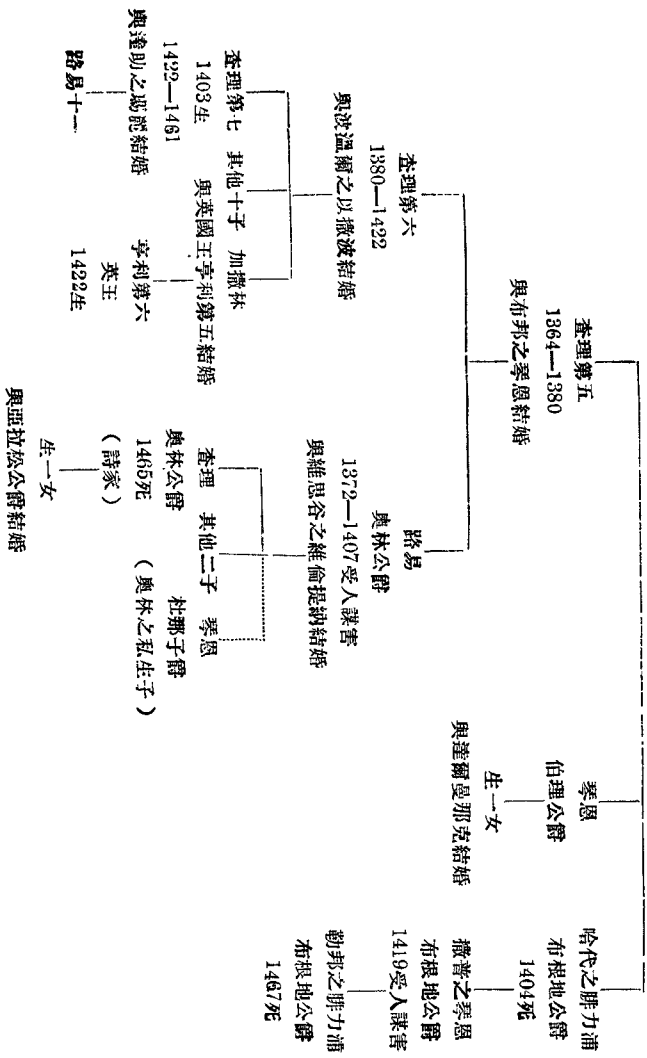
查理第七還有別的理由，所以生來就是這樣的不用。我們也不知道誰是他的父親。照特羅亞的條約看來，波伐的以撒波 (Isabeau de Bavière) 是他的母親。這樣說來，他的生父自然不是查理第六。不然者，母后以撒波自然不讓人以陶封太子（就是私生子的意思）來稱呼她的兒子。他是不是查理第六的兒子？甚至於他的母親也不能簡單的回答一聲是的或者不是的。無論如何，在讀過特羅亞條約的人看來，她的兒子的父親到底是那一個，還是在悶葫蘆之中。歷史上也沒有這樣的女子對於她的兒子的父親

這樣寡廉鮮恥的在官場的公文上正式的否認查理第六是她的兒子的父親。有人說是查理第六兄弟的兒子。

無論查理第七是不是查理第六的兒子，他的母親總是以撒波，她這個河東獅吼性的女子是很容易養成一個碌碌無能的兒子的。這個女子不惟公開的承認她的兒子是私生子，而且給她的兒子一種羞忤的王子稱呼。不准許他參加各種的公衆交際生活，特羅亞的條約上曾經寫明。自然這也與查理第七以多少的同情。他早年期所受的教育可以說完全是壓迫式的教育，他這樣的生了出來，又生長在這種受人侮辱的家庭裏，真真不幸。他的母親和他的仇人都可以侮辱他。有人這樣的說『你陛下，梵龍的查理，你自己的稱呼是陶封太子，現在無緣無故的倒稱起法王來了……』這是彼得福公爵（Duke of Bedford），英軍駐法的總司令所寫公函上的言詞，他要與查理第七相會。查理看這種的侮辱和他的母親所給的侮辱一樣，一點也不給以報復。一個可憐的人物——可憐蟲——無怪乎讓他自己的國家弄成個四分五裂的樣子。如果是一個稍微有力的人，也不致於弄到這步田地。

腓力浦第六1328—1350

琴恩1350—1364



三

照上面所敘述的情形看來，在亨利第五，查理第六於一四二二年相繼去世之後，法國因為各地公侯王爺的拔扈，情形極爲險惡。這種情形非常複雜，如果逐一敘述非長篇巨著不可。

一、亨利第六雖則年齡只有九個月，但是特羅亞條約的規定是英法二國之王，王叔彼得福公爵位居攝政。

二、查理稱爲陶封王子，在名義上雖是法王，但是特羅亞的條約不予承認。

三、法國人民分成兩黨，一黨稱爲布根地黨，一黨稱爲亞爾麥內克黨（Armagnacs）。前者以布根地公爵爲領袖，後者以柄納德·亞爾麥內克爲領袖。亞氏是被人謀害的奧林斯公爵的第三幼子的攝政者。亞爾麥內克黨後來就稱爲奧林斯黨，因爲有亞氏爲領袖所以通稱亞黨。照大局看來，法國的西部和南部是屬於亞黨的。

四、這兩黨互相仇視。原因是由於古時布根地公爵和奧林公爵互相競爭而來。再者奧林公爵之於一四〇七年被人暗殺是與約翰·布根地有關。所以亞爾麥內克替奧林公爵的三幼子攝政。在互相競爭，互爲雄長的時候，愛國心早已拋在九霄雲外了。照理來說，法國人應該聯合起來，把英國人趕了出去。但是布

根地的一黨反倒與英國聯盟，而稱爲英國與布根地之一黨。

五、自從約翰·布根地被人謀殺之後，這種仇視格外的利害了。約翰·布根地在一四一九年的時候，到蒙陶去見陶封王子查理，就在那裏被人暗殺了。不知道是否出於陶封的詭計，但是新布根地公爵腓力說殺他父親的人永遠不能做法國的王。因爲要圖報復，所以獲得了查理母親，以撒波的幫助，並且在一四二〇年訂了特羅亞條約，陶封不能做王，而英國更因此穩妥地獲得了法國的統治權。

六、另一方面亞爾麥內克黨可以稱爲國家主義者，因爲他們反對英國與布根地一派的人，自然地他們要仇視英人。

以上簡略的敘述就可以知道貞德在世的時候，法國的情形如何了。在這種情形之下，她在杜來米獲得了天上來的命令。

四

但是要知道她所選擇的這種責任非常偉大。她不過是個小孩子，她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這兩國的最有經驗的人經過了一百年的努力還沒有解決的問題。而在她的後邊呢，一點也沒有後盾。要給查理有一點印象，比給橡皮枕頭有一點印象更難。在另一方面，她有兩個最有經驗的敵人，一個鄉下的姑娘比較

腓力·布根地和約翰·蘭開斯德如何。

約翰·蘭開斯德就是彼得福公爵，亨利第四之與彭洪·馬利之子，亨利第五的兄弟，亨利第六之叔而兼保父，比較貞德大了二十三歲，等到貞德起兵與他相爭的時候，彼得福公爵已經四十歲了。他們的年齡相差還是其次，另外他們的教育也差得懸遠。王子受過王朝的訓練，在十歲的時候就受了柏斯的勳章，十一歲的時候又受加特之禮，十五歲的時候受了公爵的稱呼，三十三歲的時候就變成了太子的攝政王。不久以後又攝理法國的政治。他的長兄在一四二二年死的時候，遺囑叫布根地公爵攝理，但是布根地公爵辭不拜命。攝政王的名號於是就落在彼得福公爵的頭上了。亨利第五死後兩個月，他又到聖丹尼(Denis)去參加查理第六的葬禮，回到巴黎的時候，他就握了法國的大權，而神聖的指揮刀是在他的手中掌握了。

過了幾個月（一四二三年四月）他和布根地公爵，勃立巔公爵成立了聯盟，和布根地的妹子安妮結婚，他們的婚禮是在特羅亞在同年的六月舉行的。

彼得福公爵對於貞德一黨的人雖不表示同情，但不奸惡。他的職責就是要看管英國在法國的利益，因為這就是他的唯一的責任。他既是英國的王子，又是個軍人，按本分應當如此。他用他的全力使得征服的土地平安無事，對付各種的反抗分子，以最大之努力使去消除，使得國泰民安，鼓勵商業，改定幣制，廢除

處罰犯人之毒刑，清除賄賂。他的脾氣急躁，面孔赤紅，有了一個鷹嘴式的鼻子，而下頤伸出，照他的外貌看來，在那個時代很足驚人。在戰爭的時候行爲猛烈，忠勇過於常人，在和平的時候，他是一個有威嚴的忠誠僕人，他也不起非分之思去攬奪國王的稱號。最使人反對他的，就是在貞德被擄的時候，他所用的方法是不對的，因爲他化錢去買，但要記得，他不單單以爲貞德是英國的大仇敵，而且以爲她有巫術的成分，因爲彼得福是教會的中流砥柱，所以他不能不採取這種辦法。他說她是惡魔的手段，當然另有深意。他有那軍人的慷慨態度，他不否認他對於法國是個忠實的僕人。

彼得福在他的本國英國，另外有困難，就是和他的兄弟克拉斯德相爭的事件，這裏不願多說。因爲那與我們的問題，鄉下的姑娘貞德沒有多大的關係。

第三章 貞德的本鄉

貞德的本鄉是在杜來米。杜來米這個地方位於墨思河（Meuse）之一岸，是個小江村，與紛紛擾擾的法蘭西中部遠得多了。雖則與法國中心很遠，但是與法國的前途有莫大的關係。在政治一方面，在地理一方面，它的地位是很複雜的。它的複雜的事件好像整個的法蘭西複雜一樣。杜來米是法國邊際的一個小村，這是很不幸的，一半是屬於法國，而另外的一半是巴爾公爵（Duke of Bar）的采地。貞德的父親名叫雅各（Jacques d'Arc），他們的住宅是在法國的地界裏呢，還是在巴爾公爵的地界裏呢，倒是一個爭論的題目。西門·劉士說它是在法國的這一邊。貞德到底生在那一邊，杜來米的居民也不敢說。意思就是說杜來米一部分在地理上，在官場上是屬於法國的，而另一部分是屬於英國與布根地公爵黨的聯盟。照一四二八年的條約看來，這個條約是布根地公爵與巴爾公爵所立的，又加以彼得福公爵條約的輔助，半獨立的杜來米可以說完全是在英國軍隊保護之下——像充滿了愛國之心的貞德，她如何能忍受得

住。遠聽法蘭西被外國人所統治了還不算，她自己又親眼看了外國人統治了杜來米，這對於她好像刀刺了心的一樣。杜來米的地理形勢雖不好，但不願意降服外國人；照貞德後來的記錄看來，她說在杜來米就有一個布根地黨，如果上帝准許了她，她也要把他的頭砍了下來。不問那屬布根地黨的是不是她的親人，她要一樣的去對付。貞德一天到晚的思想就是仇恨布根地黨人。在她看來，厭惡布根地人，覺得那危險不過是屬於一個地方的，後來她在墨思河的上下游走來一看，在墨思河沿岸的村落中，何止杜來米一村受外人的壓迫，各村不都是有同樣情形嗎？巴頓維，勃理維，曼維埃，固思古，聖遮猛和其他村落等等不是也同此情形嗎？另一方面沿墨思河的村落，如馬克塞不是完全布根地黨化了嗎？雖則有了這些不同的事件和這些困難，但不應該因為感情過高的緣故，而各村之間互相分裂。杜來米與馬克塞雖然政治不同，地理不同，信仰不同，但不應分裂。小孩子們和青年人大家彼此爭打，這不過是全部法蘭西的爭亂的回聲而已。有一個杜來米本地的人名字叫李達醫生，告訴西門·劉士說，他在小的時候，約當一八四〇年至一八五〇年也參加過學校兒童的爭論和相打。他們一方面代表杜來米，一方面代表馬克塞。就是在一八四〇年的時候百年之戰雖不能負相當的責任，但是在一四二〇年貞德同時的人，以及一八四〇年的青年，彼此相打的習慣是少年精神流露的唯一方法。自然在貞德的時代，這種相打更有理由。自然墨思河沿岸的小孩子們一方面會裝布根地黨，而另一方面也會裝亞爾馬內克黨。就是甚而至於貞德自己也參加了這

種遊戲的爭執。據她自己說來，她說時有最不可使人相信的態度，她說她記不清了。但是她說她記得看見那些杜來米的孩子們與馬克塞的孩子們相打，甚而至於打得頭破血出。或者說貞德所有的解說有不真實的地方。或者她參加杜來米的孩子們去打馬克塞的孩子們，或者她沒有參加過，但是她不能說她記不得。不論有沒有這種事，不論她設法要避免說出這種事，但照情形看起來似乎她也參加了這件事。這樣看來，說貞德是個粗魯的女子也並非無因。而另一方面，所有的事實都是證明貞德是個超羣的女子，不願與他人在一起，或受其他小孩子們的干涉。這一點深有加以考慮的餘地，要記得她女扮男裝就是她將來被定死罪的重要原因。

二一

在杜來米的村莊裏，貞德的父親，雅各是有相當可尊敬地位的人。他本來不是杜來米人，是生在強佩（Champagne）的西佛，那個地方是屬於特羅亞教區的，一三七五年的時候和萬松（Vocehon）之以撒玻拉·羅美（Isabelle Romée）結婚以後，就搬到杜來米來了。他的姓本來是達爾克，但是羅倫省的人稱呼他發音不確，就成那德的聲調。貞德二字，原來一取其姓，一取其名，貞就是她的名，德就是她的姓。所以後來在訂約的時候所用的臘印是德，後來查理第七封立她為女英雄也是這樣寫的。這是一種奇怪的

事，她的父親生於強佩姓達爾克，而他的女兒在羅倫長大，反倒姓德了。

也有人說貞德的父親雅各是很窮苦的，也有人說他頗稱富有。實則他既非很窮，又非很富，大概是小康之家。在事實上，我們都稱他爲農人，但照他自己和他的妻子的品格看起來，實有幾分官宦責任，在他的社交一方面也是如此。他既然是一位正直的人，在一個小鎮市上，自然聲望很隆，一四一九年他被委任管理本地堡砦之事，一四二三年被任爲杜來米的大佐，位置是縣長以下的第一人，而且兼管收稅的事務，但教區與貴族的稅不在他的管理之下。一四二三年他是本村七個名人之一。四年之後，他代表本鄉在梵古拉省長巴特古之前調解本鄉人的糾紛。後來巴特古對於雅各的女兒貞德影響很大。

這樣看來雅各在這一村莊顯然地是一個重要的角色。不單單是在地位上，他是站在全村的第三的地位，就是在他職務上也是佔在重要的地位。不一定是因爲他是那女英雄的父親就冠冕堂皇的說了許多。他和離他本鄉不遠地方的一個鄉下姑娘結了婚。他的官場生活的記錄，說他頗受地方人士的敬重。他在本村上真算盡了一部分的責任，全村的人無不倚靠他。有時他代表他們去處理事務。他是一個忠孝俱全的人，他的妻子也是一位忠孝俱全的女子。要來形容，就得用善良、有用、能忍耐等的字樣了。

從推理的一方面來看，我們也可以知道雅各·貞德的品格。他是誠實、忠孝、莊嚴、安德列·蘭恩還說他有歡樂的品格。就是在雅各到瑞木去參加加冕禮的時候，王上給他一份子金錢，他就在馬琺奧寡婦所

開的大教堂對面的安妮·來臆旅館裏住了兩個月，加冕禮已經過了。不回到杜來米去。蘭恩先生說瑞木是個出好酒的地方，當然雅各要在那裏多歡樂幾天了。

三

照我們所能採集的材料來看，雅各的妻子撒玻拉也是屬於這一型的人。他們的親友中和鄰居中都說這一對夫妻真是好的配偶。他們都是信天主教的。喜歡工作的人，而有好的名譽，照他們的情形看來是有誠實的生活的。當時有的記載說道他們會工作，是好的天主教徒，他們是誠實而有價值的人，但照他們的情形看來，並不富足。大眾對於貞德之家總是敬重的。也有人說以撒玻拉也領過一個教名，叫作羅美，因為她曾經到過羅馬去拜教皇，但是這種說法是不實在的，她或者接受遺傳的羅美的名字，或者因為她的先人曾經到過羅馬去拜過教皇。她教養的子女都很好，她教他們一切的宗教禮節，她想貞德是最會管家的了，她要是出嫁了之後，爲人之妻，樣樣事情不煩難，因為家庭裏應有的技術，她樣樣都會了。也許是以撒玻拉·羅美的錯誤，她所養的不是一隻小雞，而是一飛驚人的神鷹。

她雖是個女人，但有自傲的精神，在一四四〇年的時候，她從杜來米搬到了奧林來，那時她已六十歲了，離開她的丈夫和女兒死去的時日已差不多九年了。她在那時提起上訴，要叫教皇重新審問她的女兒

的案情，教皇受了不少的麻煩。在重新審問的時候，因為她的年紀已經老了，沒有叫她出庭。除非有特別性格的人不能有這種舉動，而以撒玻拉的性格也可推知了。只要想一想普通的一個鄉下女子，在十五世紀的時候，居然能鼓其餘勇，敢與神祕的高高在上之教皇相問難，能不叫人驚奇嗎？這與今日的通常母親受傷以後，送一封呈文到內政部裏去，要求對於她的兒子緩施刑罰不可同日而語了。只要試想一下，那年老多病的母親，尚有勇敢來麻煩那教皇，這自然也不愧她生得一個如虎如龍的女兒。恐怕這一件事平常的人倒不注意吧。

四

杜來米的小家庭既有這樣的兩位父母，所以做兒女也不是容易的事，以撒玻拉要責備，雅各要威嚇，而雅各發威嚇的時候，簡直沒有個限制。他發威的時候，他說，他要把他的女兒活活的淹死，不過她的兄弟們把這件事勸消了。他這種說話也並非出於感情作用，乃是因為他的父親要好好教育這個女兒，保全她的道德，保全她的貞潔，這就算盡了他做父親的責任。他寧願她淹死，而不願她失掉了貞潔。他也似乎和他的女兒一樣，一樣的有聖潔的準備。在他夢想中，他夢見了他的女兒失了貞潔，他就受了很大的痛苦。夢想到她已經脫了軍籍，而得到了她的快樂的結婚。這種結婚是他替她設計的。

因爲有這種適宜而堅強的人格，所以爲人所尊敬。一四一二年正月這個家庭中生了第二個女兒，就是第四個小孩，於是就給她起了個名字，叫作貞德。

五

神奇的傳說不期然而然的出現了，說到那時仲冬天氣時光的景色。普通的人總不能以爲貞德生於法蘭西的一個鄉曲省份，忽然間成了奧林城的女士，獨享盛名的女英雄，不能不聯想到他生的時候，一定有什麼神奇的傳說。這些傳說，自與歷史不合，於是又各自立定事蹟發現的日期。貞德生於正月六日三博士來朝耶穌降生之日的第十二夜，三王的日期。她選擇了聖麥琪，聖加撒林，聖瑪格理的大宴日作爲她的降生日期，然而這種選擇也不是出於她自己。還有幾個美麗的故事，似乎有些破壞性，那時本村的人對於撒玻拉·羅美的生產一點沒有興趣，而對於其他鄉村人的妻子生產倒有興趣。這個婦人覺得是她生產的痛苦時辰了，經過了相當的時間，小孩子果然生下來了。鄉下的人拿着這種事情不過是個自然的事情。但是用不着說，各人都記得貞德是生在三博士來朝的日子。有些人說，甚至於鄉下的鷄鴨鵝鳥都知道是這個日期。普爾細蕪·勃勒維在他寫給米蘭公爵的信上說到一個幻想的故事，「在三聖來朝的那一天晚上，他見了平生未見之光，希奇的與這可憐的居民發生了關係，造成了不可名狀的歡樂。他們還不

知道那處女的降生，但是他們跑來跑去彼此互問，有什麼新的事件發生了沒有。這就是一種新生的歡樂的來源啊！何人能夠憑空加上呢？雄雞叫了，那裏快樂慶祝的聲音，真是平生聞所未聞，牠們鼓着雙翼，跳來跳去，足足有兩小時之久，預先報告這種新聞。」

安德列·蘭恩盡量地加以點綴吹噓，心裏想到什麼地步就寫到什麼地步。這些事件有沒有發生的理由，他也看不出來，這還是可能的事呢，還是神祕的事呢？第十二夜（耶穌誕生後之第十二夜）向來是個喧鬧的節期，鄉下的人應該跳着快樂，雞自然的會叫了，自然，等到貞德出了名以後，這種迷信式的慶祝在人口裏解說了出來，爲的要適和他們各人的目的。在我看來，不論長短，這是自然的事件。不過有一種重要的事，就是這種的傳奇，使得我們更能確定貞德降生的日子。

六

她小的時候是在杜來米的一個小教堂裏，由彌南特施洗的，她的義父義母真真多極了。她的父母，大家都知道，又待他們不錯，所以在他們的鄰舍中有許多朋友。只要想想看，雅各和以撒玻拉已經有了三個小孩子了，但是第四個孩子的生日的時候仍然有許多朋友，可見他的交遊廣闊了。再者那地有一種風俗，一個小孩子要有許多的義父義母，只要不超過特蘭特的議會限制就行。要記得來看小孩子受洗的人很

多，但是千千萬萬的誠實人他們來看小孩子受洗，受洗之後，而名淹沒，死了也沒有人知道。像這樣的人真不知道有多少。但是來看貞德受洗的人就不然了，有幾個我們是知道的，還有幾個連他們的職業我們也知道。有時候，還有他們說話的記錄，要聽他們在四十四年以後所說的話，當着教皇的代表面前慷慨的述說——他們的義女，英武的女英雄，怎樣的解放法蘭西，使其恢復自由。——他們一再的問他們，你們記得，她作義女在孩提的時候是什麼樣子。這是歷史上的星光斑點，那僅祇能呼吸的嬰孩對於這班鄉下的人，已經叫他們有一種人生不滅的認識。這些人就是在一四一二年的時候曾作過貞德家庭的座上客。

貞德她自己對於她的義父義母的姓名，相貌和數目都記不清楚。她在那十個人中已經提過六個人的名字，她說她的母親說另外還有許多。

貞妮，杜來米市長，奧伯理之妻。

婁琴，姓遺。

貞妮姓遺，或係指推弗寧之妻而言，也是她的義母。

西白琺，姓遺。

琴痕·林勾。

琴妮·巴利。

琴尼·穆拉，杜來米附近地方，克魯斯之工人。

白垂絲，愛斯提靈之妻，杜來米之花匠。

貞妮特，提斯靈之妻，杜來米之書記，原爲維提爾人。

另外還有貞妮·雷圭孫，但是不幸的等到要他和琴痕·林勾同去做證人的時候，他們已經死了。所以除了他們的名字以外，姓也不知道。

他們的年齡各有不同，在貞德生的時候，白垂絲·愛斯提靈是三十六歲，貞妮·推弗寧和琴妮·穆拉都是二十六歲；貞妮特·提斯靈只有十六歲。所以在一四五六年請他們來作證人的時候，白垂絲·愛斯提靈是八十歲了，貞妮·推弗寧和琴妮·穆拉是七十歲了，而貞妮特·提斯靈呢，也到了六十歲的年紀。他們都似乎對於貞德的早年沒有負過什麼責任，但是貞妮·推弗寧說只有貞德的母親教她關於信仰的文字。他們都同意的說，她是個孝順的女孩子，曾受過好的天主教的教育。他們也都不謀而合地在這一點上着重而同意；他們這樣的着重而同意，和他們對於貞德的父母，承認他們是誠實而有德行的人，可以爲人師法的情形一樣。

第四章 神奇的傳說

關於貞德少年的生活雖則說法紛紛；奇談交陳，但從實際上看來，她的生活不過是個簡單的通常的生活。生活是有困難的，這位鄉下姑娘在杜來米也有她的困難。在杜來米的街上一走，所遇着的就是貧苦的情形，很難以分別那一家好一點，那一家次一點。所有的房屋不過像個狗窠，既潮溼，又不通風，外面又破敗得不堪。多謝載重的車子帶來了旅客，來到貞德所生的地方，化費一兩小時看看那地的情形，徘徊地看她的芳蹤所遊息之地，她所走過的地方可算是聖地了。這一段的街道稍微清潔一點，然而大部分本地人民所住的地方比愛爾蘭的下等人的地方還不如。只要到房子的後邊一看，小雞在糞堆之處來往的跳動，連廚房都弄得髒得一塌糊塗。在貞德的時代糞溺交陳，無人過問，就是到了現在，不一定說法國羅倫省的情形已經改進了，到如今還是一樣的不合衛生。雖則雅各的地位比較別人稍高一等，但是看他那灰黑的小房子，房間，就叫人想到貞德在家庭的生活並不是個舒服的生活，而她遇着很多的艱辛。她對於

這種種的艱辛，這種種的不舒服，以爲生來就是如此。她的寢室差不多像個地洞一樣，雖則她的父親雅各的地位比較別人稍高，但無論在杜來米的那一個富貴人的家裏，也逃不了這許多的情形。在那山谷一帶的居民，早上起來，所遇見的就是大霧，那霧像地壇一樣的遮蓋了草地，草地上充滿了水分，而太陽就在這時候掙扎地走了出來。在冬天時候，又溼又冷，侵入人身，要想早起出去，非得穿上又重又厚的外衣不可，而所走的路途又都滿了冰雪之水。在這種情形之下生活並不是舒服的。杜來米的農夫就是在現在也沒有好看的顏色，我於是懷疑着貞德和她的同伴是否有過快樂的生活。除非他們去利用自己的閒暇時間，自己去創造一種快樂的生活，然而這在她以後定罪的時候又成了主要的控訴原因。總括一句，杜來米的鄉下姑娘的生活，不過是純然的瑣碎的日常生活。這種生活簡單極了，沒有什麼浪漫的情事，不過按部就班的生活，就是在快樂的時候，也不過像霧消雲散的太陽出來光照了片時。恐怕是因爲這種情形，就格外地不能明瞭貞德所受的特別的靈感，煙士比里純。她不是愛美麗·勃蘭特，入籍的摩爾人。她純然是個小小的鄉下姑娘，隨遇而安，光明也好，困難也好。她生在鄉間，那個地方也沒有什麼奇特，或者像一個理想的環境，能叫她忽然地受了感動。誠然，有些特質，足以刺激那個會幻想的女孩子的幻想，但是第一，沒有理由說在貞德的日常生活裏，能夠把她刻畫成一個幻想的女孩子；第二就在習俗的傳說裏，也沒有足以引起她的特別思想的幻夢。那裏有的是廣大的樹林，高大的樹木，有森林間的泉源，他們有些神仙的故事，有時在

某特別的一天，小孩子們都出來了，拿了花圈掛在樹枝上，——無意識的節期，在歐洲的各處時常的舉行過，這也不足爲奇，因爲這些都與古代的迷信遺傳有關。在杜來米長大過的孩子們，他們都有這一種的經驗。貞德在這種情形之下，在她能走遠路的時候，去參加這些孩子們的舉動也不足爲奇，但是十六年後，說她去拜偶像，就因此而把她燒死了。

一一

如果今日貞德再能回到杜來米，她可以說杜來米的地形，風景一點也沒有改變。她可以站在那個小山上，看看遠遠的山谷，這座山頂子很平，倒像一個桌子。她可以看見樹林原來是一直通到河邊的，但是現在已經一部分砍伐了。在那斜坡的中際有一塊清新無樹的地方，那裏已經立了她的紀念碑。進去一看，她看見了一定的驚奇。她曾經被人認爲妖巫的，伸着頸項等死期的來臨，而現在又被認爲聖人了；曾經一度把她吊起來的英人，現在升旗來慶祝她了。人們的意見忽然這樣，忽然那樣，真真變幻莫測。她如果下來看，沿途在她曾經追逐過的紐豐堡的地方，留有腳印，而在那裏已經建立起來了一個十字架。她或者走到那街市上去，看看那熟識的小禮拜堂，不過仔細一看，也有點兩樣了。她如果要去找伊拉堡，現在是找不着了。她雖然遠離了家鄉，但是一想到杜來米的情形，她所常到的地方都瞭如指掌。

杜來米這一個小小的灰色鄉村，居於墨思河的岸傍。墨思河左右回旋出入於羅倫省之山林之間。青翠鬱蒼，風景自然。墨思河流水緩慢。沿岸每逢春日綠草如茵，黃花交錯其間。櫻樹最多，櫻花盛開之時，滿山粉紅，而牛尾花，蒲公英之類隨拾皆是，青草之上，一似敷了一層黃油。入秋以後，滿山變紅，桐樹已赤，杉葉變爲金黃，山毛櫸樹已變爲赤紅之色。在這種景色當中，三五小村點綴其間，猶如一串綴了寶珠的銀鍊。

這樣的景緻，一點也引不起來惡邪的念頭，墨思河並無妖魔鬼怪的特點。在那法國多事的時候，布根地黨，亞爾麥內克黨糾紛很多，好像瘋狗亂咬的一樣，而杜來米這個地方倒是逍遙方外。因爲法蘭西有了政治的糾紛，所以小孩子們也學得了奪取互相攻擊戰爭的把戲。這不能說羅倫省的小孩子習氣不好，英法的政治交關實負一大部分的責任。這種政治的交關給予青年以極大的刺激，這是很顯然的，自然地也習於不安的情狀了。但在杜來米的地域方面看來，這個地方樹林田野並沒有不安靜的現象。在這安靜的環境當中，農夫感謝着田土肥美，牧畜的人感謝着繁殖衆多，這是隨四時的流變而轉動的。那裏沒有高山大河，沒有懸崖瀑布，沒有深壩急流，沒有奇突風景，沒有巨人鬼神，邪魔污鬼。那裏照大體上看，牧畜爲多，耕田較少，等到早霧消散之後，太陽出來，散佈了笑容，那真是個法蘭西的農業區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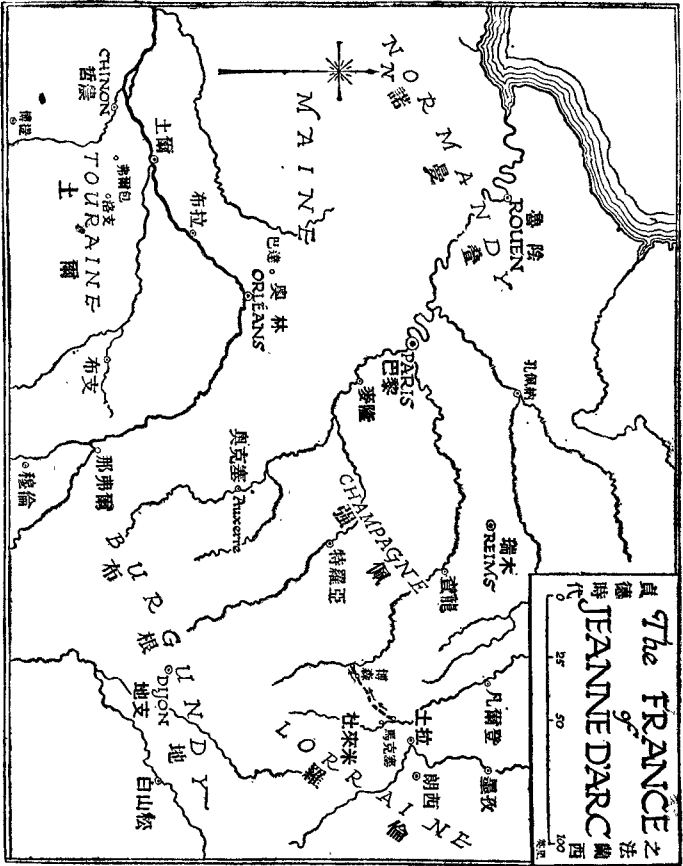
那裏有的是樹林，一座樹林也有時延長一二十里，高聳天際，上遮雲日，一遍都成綠色，樹林之下，雜草橫生，有野百合花，有野楊莓，所羅門（Solomon），猶太國生，賢於政治，國家鼎盛）極榮華的時候還不如這

花一朵。樹林裏有許多的小路，互相交陳，也有時看見新斬的樹根，可以作爲遊息之所。所以至少，在今日看來是個豐富的樹林山鄉，另一方面向墨思河對面看來，也是林樹滿山。如果說十五世紀時代的杜來米與今日的杜來米不同，只有那時的樹林比現在更多，而道路比今日更少了。在這林木的中間，有貞德的神龕，這地也是她常來玩的，她在那裏曾經看過松鼠是如何的跳躍，而野兔是如何的亂跑。

另有一個樹林，格外的靠近村莊，在歷史上很負盛名，那樹林是在半山坡上，從貞德的家裏就可以望見那座森林。這座森林名叫巴齊納 (Bois Chenu)，就是橡林的意思。在這個橡林裏有兩種傳說，一種說是出野狼野豬的地方，一種說是出仙女的地方。但是貞德後來否認他聽過這種故事，不過當她去到哲農的時候，就問她說，你們那裏有沒有巴齊納那個森林，聽說有預言說那裏要出個能做奇事的仙女；但是貞德完全否認這一件事。這樣看來巴齊納森林的傳說，不單單是杜來米本地有這種傳說，而這種傳說已傳遍了法蘭西。貞德對於魔術的看法是平常的，以爲不足奇的，而又存輕視的心，她說：『我承認那是巫術。』他們問她說，你對於蔓陀羅華（一種植物）怎麼辦呢？她說向來沒有過蔓陀羅華；不過她說，聽聞村鄉附近有個蔓陀羅華，上面有一個胡桃樹，她沒有看見，不過聽見過，那是一個危險的東西，得着了有極大的禍害；不過她向來沒有看見，她也不知道那有什麼用處。總之，她聽見過得着了蔓陀羅華就可以發財，但是她不相信；以後也沒有再聽過她說這件事情。

雖則如此，然而審問她的法官追問她，她那村莊裏還有別的魔術沒有，在這一問題上，她回答的最明晰。他們又問她那一棵樹，但是她很自然的回答說，那一棵樹？但是別人說有一棵樹名字叫女神樹，或者仙人樹，或者說是個美麗女子樹，這棵大樹原是個山毛櫸，時立在一個噴泉旁邊。她說她曾經看見過，並且親眼看見過，受熱病迫害的人急忙的跑到那噴泉旁來喝水，但是她不知道他究竟有沒有治好。她聽說，等到那個人恢復康健以後，就去拜訪那棵樹。她聽見過老年人說過，仙女在那裏講話。她的義母，杜來米市長的夫人，她原是個誠實的人，也不好說閒話，也不是好巫術，她說她在那裏看見過仙女在那樹邊遊走。但是貞德不知道那是真還是假。在她自己這一方面，向來沒有看見那棵樹旁邊有仙人。她到底有沒有看見，她自己也不知道。她所知道的是女孩子們在樹上掛了許多花圈，並且她自己也會掛過花圈；有時掛在那裏，就不再拿着走，有時候掛了以後，再拿回去。在她覺悟了必須爲法國服務以後，這種遊戲就不大去參加了，因爲她已經到了智識自立的年齡，（大約是十二或十三歲）她不能記得有沒有參加在那樹下的跳舞會，又或者她在那裏和孩子們跳舞，但是她唱的時候多，舞的時候少。或者是因爲她想到唱沒有罪，而舞有罪，沒有得到確切的解釋；或者她和成年的人接觸，而不是和小孩子們跳舞。

她不願說，而且不肯說，聖加撒林或者聖瑪格理在那樹的旁邊和她講過話。另一方面，她不遲疑地脫口而出，在附近的噴泉旁邊，她們和她講過話，但是記不得對她說的是什麼。



圖〇

貞德時代之法國
 The FRANCE of
 JEANNE D'ARC
 西曆 1412 年
 125 50 公里
 英里

這些故事，例如不幸的婦人，曼陀羅華，神奇治病等等對於貞德的心理狀況並沒有說出來了什麼，不過是對於她的一種咒詛。在我們承認她是個鄉下姑娘的人看來，這種充滿了迷信的色彩的情形，不能不使人奇異了。她似乎是，除了與她自己有直接關係和有迫切關係的事以外，一切都不承認。對於她本地地的習慣，她說：『是的，我聽見過，但是我一切都不相信。』她所信的，她就信得非常之真切，把一切別的事情都拋棄不顧也可以。』

這些故事，雖然可笑，幼稚，但是都是些鄉野的生活。這種故事的演出，沒有什麼罪過，而且是很自然的。孩子們所說的仙女樹，也不過是一種消閒的舉動，逃避日常事實的幻想，因為平素的日常生活，是枯燥的，窮苦的；他們不過是求娛樂而已。孩子們天天要打掃屋子，放牛，掘地，有一天的假期，讓他們去快樂去，這也是很自然的。如果要發明了仙女故事的演出，這也極合乎情理，這裏也並沒有什麼惡因素，祇不過是平常的民俗而已。貞德和他們一道的參加，也為的是要快樂。無論如何，就是魯陰的法官說，這一棵樹有惡的因素在裏面，但是這是杜來米的紳士們所主持的，也是他們所允許的。有幾個杜來米的證人說就是布勒芒（Bourlemont）的紳士們也常常和他們的妻女出去到一棵樹下舉行野餐，有時還在禮拜天和村內的青年一齊出去舉行——這種舉動很足以表現民主精神，紳士和村內青年同赴野宴，這自然使得那可憐的樹格外的幸運了。

鄉村裏的人既然有這種論調，布勒芒的紳士自然也不否認這種事實。再者假如貞德已經到了智識獨立的年齡，決定了要和同伴歡樂的生活隔離，這一定有一種真正的意識在她的心目中，所以她纔採取這種辦法。一個人如果她在視覺上，聽覺上，知覺上與聖者來往，自然他要撇棄一切娛樂性的事件，掛花圈在樹枝上等等的舉動，或求悅仙女，在她看來都不重要了。

三

除了這種種的迷信和遊戲的舉動以外，杜來米的鄉村農民和小孩子們，他們的生活是個辛勤而簡單的生活，他們完全以種田牧畜爲生。他們須得胼手胝足方可以維持生活。除此以外，還有政治上的黨派關係。法蘭西和英國是在戰爭之中，沒有一個法國人能知道英國的侵略何時方休，而撤兵回去，再者法國人也分了黨派，他們也不知道自己所擁護的是屬於那一黨那一派。甚而至於邊省如羅倫，僻地如杜來米，也不能逃避這種糾紛。雖則戰爭有時間斷，然而人民也苟延殘喘。羊羣牛羣任意逐散，房舍教堂無故燒毀，這種情形屢見不鮮。回溯既往看那種政治的情況真正不自然而不能安適，筆墨所能形容不過是實情的萬一，只有真受過那種經驗的人，能知道它所賜的痛苦。但是人類的標準是隨時代而遷移的，當時的法國情形雖則惡劣，但是他們也不知道其所以然，以爲他們的祖宗所傳下來的情形就是如此，反倒以爲戰爭

之事不過家常便飯，司空見慣不足爲奇。牛羣忽然遇見了死亡，廬舍無故的被焚，農作物爲旱災冰雹所害，丘八放火——這種種都是青天化日以下的事。生活是這個樣子嗎，應該如此嗎？因爲祖先傳下來的時候是這種情形，他們的父親的時代也是這種情形，所以他們也就安之若素了。

我們也不必過於吹噓，好像歷史家過於誇大的一樣，像杜來米這種的村莊所受的危害。就是他們在平時的生活也不是容易的，而且且戰時嗎。又加上了戰爭，所以情形格外的混亂了。可謂天災人禍會於一地。但在大體上看來，生活仍在正常的規律之中，生活的情形有起伏，就是在貞德作女孩子的那一個時代。我也讀過西門·劉士的貞德傳，描寫貞德幼年時代的景象，他說杜來米並不是個寂然孤立的村落，那也是羅馬帝國所建築的通到地蔣蘭格，凡而登等的大道上的要地。我也讀到當一四二八年的時候，安陀尼 (Antoine) 和琴尼·維幾 (Jean Vergy) 在英國的命令之下，把軍隊開到了梵古拉，杜來米的人民小心翼翼地看見他們進入了離他們七英里遠的紐豐多，把那地人的牛羊都趕走了，再過了兩個禮拜，杜來米的教堂也燒了，而田裏的禾稼完全都毀了。我也讀到那時雖然沒有電報電話，但是消息傳播得非常之快，他們完全用口傳，所以杜來米的人民能隨時隨地知道法蘭西各地的情形。這種種消息傳播之快真是驚人。我相信他們有了一百年的戰爭經驗，對於這種事件反倒視爲平常了，這種種的事件，戰場上的角聲，馬聲，射箭聲佔據了他們整個的心弦。

四

還有由杜來米的政治所引起來的複雜情形。有人說到貞德參加杜來米的孩子們和馬克塞的孩子們打過仗，但是不能證明這種舉動有成人們故意播弄的證據。又或者他們感覺着本地都有隨時受外兵蹂躪的可能，而他們各村本來只歡喜生活在和平的狀況之下，而希望那些公侯伯子的黨派與他們發生關係愈少愈好。

另外還有一種理由，就是說貞德既是一個誠懇有爲的青年，自然她願意喚起杜來米人的注意，教他們組織起來，用長槍短棒以自衛。這也就是輪流看守羊羣牛羣制度的起因。據羅倫省人路易士·柏爾那特說來，那裏有一種制度，早上起來，有一班男孩子或女孩子出去陪伴保護羊羣牛羣，等到夜晚安全的歸來。有好幾班人，每天輪流不息地作一種防衛的工作。貞德既然是一個女孩，或者她也參加這種防衛的工作。在我看來，這種防衛的工作不是天天都有的，但在有危險來到的謠言發現的時候，這種防衛的工作就非常之認真了，而參加這種工作的大多是小孩子們，就是在今天，你如果駕了汽車經過法國的公路，隨着可以看見小女孩子在那裏看守羊羣。她只用一幅手帕兒裹在頭上，旁邊有三五隻牛在那裏吃草，那就是記號了。如果說法國的農夫，不問他的政治關係如何，而把他的寶貴的牛羣羊羣完全的交付在他的兒子

女兒手中，叫他們去看管，這顯然是一件可笑的事。照大體看來，杜來米的生活是個和平的生活，一點也沒有什麼奇特。

縱使有時，有外兵來蹂躪的消息到了，他們也不全把牛羊趕進家來，而全趕進了森林中有圍牆的利堡。這個利堡現在沒有了，只有殘磚碎瓦而已，而其建築的根基也約略可見，這個地方是在教堂的對面，在墨思河橋的河北邊。在這河裏也有個以利沙洲，但是現在沒有了。在貞德的時代，那沙洲將墨思河分成兩股，但是現在合爲一流了。那個堡砦是勃勒芒家的私產，勃勒芒原是那地的紳士，照一三九九年的琴那·勃勒芒看來，他原是個有基督徒心腸的人。勃勒芒留心他的隨從的人所應當得的，聖加撒林的灰原是送來給他治病的，他說應該還給馬克塞的教堂，他們爲他禱告，而點蠟燭。就是他自己還仔細的說，杜來米有沒有人能指出他的不義來。按例他們每年供給若干貢物，並且這種貢物，後來他的兒子也是應當得的。在這一種的遺囑和證明看來，我想，在十五世紀的時代，貴族與平民居然有這種的民主的精神，這也難得了。照普通的人想來，在中世紀的時代，貴族人總是壓迫平民，富足的人總是壓迫貧窮的人。但在勃勒芒的遺囑上，一點也看不出壓迫的情形來。另一方面足以證明，他願意公平的對待他的僕人和同村的人。所以勃勒芒的良心准許鄉下的人，把所有的牛羊，在危險的時候，趕到他的堡砦裏去，藉作保護。貴族和公爵並不受什麼貢物的損失，除非負相當的社會責任。

五

這種的牧畜制度在杜來米是雙方有益的，是純潔的，因為它可以幫助農夫解決了許多困難，叫他們的兒女出來看放牛羊，後來忽然間有一個女孩子，不去看放牛羊了，而出來為國家謀幸福，無怪乎他們不贊同，而加以反對，後來激動了國家輿情的公怒，為教會代表所控告，而致於定死罪。結果在二十四年以後，因為她的名聲，震動了教皇，所以他下令給瑞木，巴黎固丹的大主教，教他們重審這案子，使得公義昭然若揭。結果，所以今日貞德女牧人的傳奇留在人們的腦際，而人們都知道她是法蘭西軍隊的領袖，曾經捨身成仁。很奇怪的，貞德幼年時的小友，在他們被審問時問他們說：你們有沒有看見貞德去看放牛羊。他們只作一個簡單的回答，是的，自然她去過。他們都做過。他們想來，貞德也是按着班子去看放牛羊。

現在有一種奇怪的事情，就是在審問她的時候，她不承認曾經去看守牛羊，現在已經過了二十四年了，教皇的代表不能使審問她的朋友時口供和審問她的口供相符合。為什麼貞德不承認那種十分受人敬重的事，足資稱道的事，而且是當公民應該做的事，服從父母的女兒應該做的事，我們不大明瞭。不過路易士·柏爾特（Louis Bertrand）解說，那些牧放牛羊的小孩子們，在樹林子裏的遊戲不是純善的。有些人說，因為法官要承認她是不滅的一種精靈，貞德恐怕給他們以證據的色彩，所以故意的如此說了。在

我個人看來完全不能與他同意。貞德雖則在對答審問的時候非常小心，但不是刁狡。她的口供很直爽，沖口而出，留給他們一種印象，就是她不虛飾，不隱藏，她所有的回答也不過是隨口而出的。她也不是受了威嚇，所以說出不實的情形來，她所有的回答常常是要激動驚疑，而不是叫他們用一種和平的方法去看。除此以外，她的口供尚有許多的不實之情，我想她自己也知道。我相信這種回答是很簡單的。我也相信貞德和杜來米的證人都是盡量的用他們的記憶來給準確的回答，不過貞德的日期距離最短，所以她的口供也最精確。也沒有理由去說杜來米人所有的證據是不實在，因為他們記不清他們幼年的事；總之，他們是為被告而作證明的，盡量的要引導法官對於貞德作一種較好的判斷。杜來米的證據，因為他們的年紀都大了，也受了歷史的支配，記憶模糊，而一方面，教牧的代表，責成他們要回答，所以不得不盡量的搜索記憶而為他們同村的女孩子講話。而貞德的口供就不同了，她那時很年青，只不過十九歲，而那毒恨的法官，雖則事件是一個，但他們審判時的精神也不同。貞德所有的回答也不過是根據於昨日的事實，不過是近九年十年的事。而杜來米的人民呢，他們要追想到三十四年以前的情況。記憶的事如果年代遠了，就有點模糊了。貞德她自己的口供，在她的那一個時代自然比別人確切，因為她所記得的是自己個人的事件，所以印象清晰，這與一個人要追憶許多女孩子當中的一個小孩子的生活習慣，當然不同了。我以為這是很合理的，承認貞德自己的供狀比後來別人的證明更為精確。並且她自己，她的朋友，就是他們的說詞各

一，也沒有故意的要播弄虛玄。

簡括的來說，貞德自己承認在家庭裏幫助她的父親處理許多的家事，甚至於誇口在縫衣紡績一方面，她不怕任何的魯陰人來同她相比。她否認常和牛馬往來於田間工作。她的話說很清楚：『她說，她在家中的時候，處理各樣的家事，並且沒有到過田裏去放羊或者看管別的牲口。』那就是她回答法官的第一句話。過了兩天之後，他們又重新的問她，她說，已經回答過了，並且又加上了一句，等到十一二歲的時候，知識開了，連去單單的看一看牲口也不去了。不過她曾經幫助他們，叫他們躲避在一個名叫島的堡裏，爲的是要避免兵士的蹂躪，她記不清了，當她在小孩子的時候，有沒有看過這種情形。所以她這兩句話，粗看上去是互相衝突，但是很合乎實際的，她不過是在那些虛構的報告中，放點頭髮絲。很顯然的，在她的心目中，有兩種清晰的東西，她是個有意識的人。（雖則在這個時期焦慮，不要再做圈套免得危害她的生命）她要把這種事情分析得明明白白。第一點她要使人明白的，雖是一個女子，但她不是到田野放牛羊的女子，有時她也去幫幫忙，或者到以利堡（Chateau de l'Île）去；第二點她要說明的，她記不清楚，她不是一天到晚在那裏的看放牛羊，就是甚而至於在小孩子的時期，也沒有這樣的做過，但她不完全的否認這一件事像第一條的一樣。她顯然的以爲趕牛羊一次並不算不體面的事，而一天到晚去看守牛羊乃是不體面的事。而且要分明作小孩子的時候有一種情景，作女孩的時候又有一種情景。這在貞德似乎是

很希奇的事，她既然承認與聖者來往，而在生活的鞭策之下，反倒把這件事，分析得這樣的仔細。但是這種分析，在那不平衡的鄉村姑娘的心理上很有關係，這種有彈性的心理，頗難加以探索。這與爲人做僕人的有同樣的心理情形，一方面對於他的或她的職責很難以明瞭，一方面難以與之表同情。我們必須承認這種事實，心理的形態有不同。貞德照我的理想看來，除了有特別的指導之外，不過是個平常簡單的人。她如果不是這樣的簡單，在實際上，就不能受這種特別指導的影響。她有通常人的尋常，也有天才的特性；不過在她這一方面看來，她這一種的尋常似乎與鄉村姑娘的心理聯爲一體，她看趕牛羊和一天到晚的放牧牛羊有顯然的不同。

杜來米人的回答也是毫不猶疑地說出來的。在普通的人看來，牧牛，男孩子和女孩子並沒有多少分別。不問你九歲和十三歲也沒有什麼分別。在十三歲的時候，你在這個地方依然是一個小孩子，聽從你的父親的命令，你應當服從他。他們已經老了，你多幾歲少幾歲在他看來沒有多大分別。

他們的說話並沒有什麼可疑的地方，也沒有一個人說出來和別人的意見不同。不過他們所說的和貞德的口供有不同，但也說不出來有什麼理由。另外有一點，也很困難的，貞德有沒有拒絕在輪流她去看牛羊的時候，而她不去。如果要有這種的拒絕，全村的人一定會注意到的。就是在他們年老的時候也會記得這種事件。在一個小小的村莊裏，小小的事件都是個笑談之資，如果貞德違背了她的父親的命令，雅各

至少要打她的耳光，打耳光的聲音杜來米人都會聽見。或者她的父親，或者她的母親都要說他們的女孩子有悖逆的行爲。這種事件就是再長遠了也要記得的。小的事件在小小的心上要留有印象的。再者貞德後來是有特別功績的人，她出於那一個不足道的村莊，跑出來打勝仗同作戲一樣，後來被擄了，被審問而焚死，關於她的少年的事，這些人一定會記得。再有一層，作證人的就是她的義母，她家中的親密的朋友，能讓他們靈性上的女兒有背逆的行爲嗎？我想，只有一個結論，就是貞德向來沒有過背逆過她的父母的行爲。我想一定沒有這種事，不然就要大驚小怪了，因為她另外有一種重要的事。她要獨自的一個人，在寂獨的境況之下，不是要物質上的污濁男女青年作朋友，而要求得靈性上的朋友。總之，她要在忙裏偷閒。她喜歡安靜，而不願意將自己心裏所想的告訴別人。這也不是杜來米的鄉下人所說的想像解說錯誤的來源；她的義母琴尼·穆拉可作證明，有的時候，她的父母相信她到田裏去了，但是她不在那裏。她是在白蒙（Bernont）女神神龕之前。要知道杜來米到白蒙去有一段很長的路，而貞德之到白蒙去一定要化很長的時間。有人要問爲什麼她要冒這個險，在她受審問的時候也是這樣的問她，但她沒有解說過，或者她怕荒嬉而受懲罰，那不過是孩提時代的懼怕，但她有另外的一種懼怕。有人奇怪爲什麼她去，在路上遇見她的時候也有這種感覺，不知道她的父母曉道了這件事要如何的對付她。從實證來看，只有她的義母曉得她的遊閒的舉動，另外還有別人證明有時和她同去，到白蒙那裏，麥琪·李派和布商皮林說她有時帶了

她的姊姊同去。她一定是特別的機警，特別的幸運。

白蒙這個地方，她到那裏去，那裏不過是樹林中的一個小教堂。要到那裏去，不走本村去，一定走克拉斯村，但是她一定採取直徑走樹林中的小路，那也是祕密的一條路。那到禮拜堂的路，很陡，她一定匍匐的爬上去，要走一定先經過一個水塘，四邊有許多的高樹，不過水不深，那原是個隕地，四面蘆葦叢生，過了此處有一個水泉，那裏是貞德所常休息的地方。跑過了一座小山，忽然地看見了一個灰白色古舊的隱舍，鄙陋，簡樸，孤獨，完全鄉下式的房子，這裏真是個奇特的地方。教堂以內，四壁白粉潔淨，祭壇之前，掛了一個十字架，這就是貞德的眼所目不轉睛的地方；托架的傍邊，立了一個粗糙的木製的聖母像，這就是她所崇拜的人物。恐怕是在白蒙，有一天下午，除了那走來走去的兔子以外，沒有別的人在那裏，她在那裏靈性上得了密切的影響。

六

這種女牧人的傳奇，在貞德那個時候，她已經完全地把它破壞了。她把這個故事消滅了好像她用她的寶劍消滅淫婦一樣。她的同伴調笑她說，她穿着紅裙跳躍的走着，常常的到那孤獨的教堂裏去，這是什麼意思，一定有特別的事件，所以後來她的母親一天到晚看住了她，叫她擦淨屋裏的灰塵，叫她坐下來縫

衣服，叫她紡線，叫她做這樣，叫她做那樣，不叫她有空閒的時間。還有人說，她雖是個小女孩子，但是有一次大着聲音，用驚人恐懼的音調向空中的一個不可見的人講說，這種事件好像戲劇一樣的表演着，而且這就是她的一生行爲的重要關頭。

貞德說那是她十三歲的時候，發生了這種事件。另一方面在審問的時候，她很猶疑的說，那時是十九歲。再要問她的時候，她不記得是那一年她離開了她的家有這件事。這種狐疑的說法，把這種事件的實在性，至少減低了。她的猶疑並沒有展長她聽見那種聲音的日期，她一再的說，那是十三歲的時候，剛剛過了十二足週歲。有時她還說到不記得是那一年，但是在她的心理上在十二歲的時候，聖麥琪對她說話，這是無疑的。普思維·布勒維和亞倫·查提爾是她同時的人相信她大約在十二歲左近的時候聽見了那種聲音。我們已經一再的引用證據，照我們計算在一四二四年的時候，她得着了這種的特殊經驗。

關於這種事件有兩種不同的傳說：一種是從貞德自己那裏來的，那是一個最有詩意最能動人的一段自傳，向來也沒有這種文章能夠這樣的動人，第二是從普思維·布勒維的記錄中得來的，在他寫給米蘭公爵的信裏，說得很明白。沒有人能夠相信布勒維的思想正確，而報告確實——但在事實上，這種事真真千確萬真的，記得他述說在耶穌聖誕以後之第十二夜，三博士來朝之夜，也就是貞德生日之夜，他說了一個神仙的故事，這種故事真真使人能夠信仰——他這種神奇的故事頗得到大眾的信仰，所以在此按

理不能刪去。在他的信裏他這樣的說：

「她是正看着她父親的羊羣，和別的女孩子們在一起，有些女孩子正在草地上玩。她們叫貞德來加入她們的賽跑，第一名獎品就是一束鮮花等等。她接受了她們的勸告，來回的跑了兩三趟，有一個女孩子叫道：「貞德，我看你在地上飛呢！」」

這種說法是很奇突的，不過只能拿它在文字上的解釋，而不可拿作形而上學的解釋，這自然是一種錯覺，而看的人在不知不覺中說了出來。也無怪乎一般的人看貞德拿她作聖人看待，因為旁觀者容易有這種現象。在她同時的人克拉特·柯柏，在她以前的人格里墨·拉羅，諾爾也被人們信爲有這種的造就。西雅納的聖加撒林又何嘗不然呢。聖鐵如撒也同此情形。貞德並非故意要有這種做作，在她給長兄理查的信，叫他到特羅亞來接她的信上很可以看得出來：「你要勇敢，地一定要來，我不會飛走的。」但是這種說法，我相信別無他意，無疑地貞德也不以爲她自己真會得飛。他們說有人看見了理查在看見貞德的時候，用手式做了一個十字架的記號。——這種手續普通的人在妖巫之前，纔這樣的做；而現在妖巫不過是迷信，已經不再能存在了——他用英語說飛。貞德所說的話不過是諷刺，而並不是說誇張自己有飛的本領。

自然，如果她不受地心吸力的限制，她可以從七十英尺高的地方跳下來，而四肢一點兒也不受傷。

再看布勒維的信吧：

「她在賽跑以後，在青草地上休息她那疲乏的身體，來恢復她的呼吸。她似乎是累得好像失了知覺一樣。忽然來了一個年青的人，走到她那裏，對她說：「貞德，你的母親叫你，要你幫她的忙。她相信那或者是她的兄弟，或者別人家的小孩子叫她，她就急急忙忙地跑到家裏。她的母親看見了她，就罵她爲什麼不看羊而跑回家來。貞德天真爛漫的說：「不是你叫我嗎？」她的母親說：「沒有。」

「她想一定是那個小孩子撒謊，故意要玩弄她，她就回到牧場來，再和她的伙伴在一起，忽然間有一個有光彩的雲，照在她的眼前，從雲彩中有話說：「貞德，你要領導另外的一種生活，做出很大的奇事，因爲你是上帝所選擇的女孩子，去恢復法國的領土，保護查理王，因爲他現在已經失了國位。你要穿上男子的衣服；你要佩戴上胄甲，你要領隊打仗，樣樣的事都要由你指揮。」說完了這些話，雲彩也不見了，這個女孩子對於這一件事非常之驚奇。其先她不能夠相信，但是在她天真爛漫的看起來，仍然擾擾於心，她還是不能定規一定地相信這種事情。後來，白天夜裏，她常看見了這種景象，一再的述說那一件事。她自己左思右想，不告訴別人，只告訴過了一個教士。這樣的懷在心中有五年之久。」

她自己在審判時的口供自然沒有這樣的詳細。但是說起來更有鋒銳。

「我是在十三歲的時候，上帝說話來指導我的。其先，我是很懼怕。發聲對我說話的時候，是在正午。

那時正是夏天，我是在父親的花園裏。前一天我已禁食過。這種聲音是從右邊來的，從禮拜堂的那一個方向出來的。聽說話的時候總是看見了光。那光從發聲音的那一面照了出來。」

七

她這種的口供好像是一首詩，並沒有布勒維的信那樣的神奇。布勒維的信所敘述的情景新鮮有趣，很能吸引人的注意，他所講到的羊羣，花草，快樂的兒童，他們的談話聲，說笑聲，他們的天真的遊戲，——是個特別的情景，穿戴胄甲，拯救法蘭西脫離水火，這種事恐怕太遠了。然而要不承認這一種的故事，也太可惜了。而貞德自己的敘述呢，是在她的父親的花園裏，是在正午的時分，顯然與布勒維的說法不同了。我奇怪的是，爲什麼把這兩件事都否認了呢？實在貞德也沒有說，那來叫她到她母親那裏去的幻想的男孩子是誰。實在布勒維以爲如果不是她的兄弟，就是同村的另外一個男孩子；在表面上看來似乎是不可信，她怎麼連她的兄弟和她的玩友都分不清了呢？——除非我們說那是聖天使打扮得像她的兄弟或者像她的玩友一樣。不論這種微小的分不開的困難，不論布勒維說她敬拜神仙的事實，不論她的印象不確而錯看了人，不論其他的事件等等，我承認——沒有理由能否認這種事實。我看不出來有什麼理由，貞德她自己不把這件事告訴小孩子們，不把那個使她有幻想的男孩子故事告訴別人，雖則如此，但是在法官審

問她的時候，沒有將這件事告訴法官。她或者以為這是幻想的事，對於後來的事無足輕重。她或者在告訴布勒維的時候，以為這不過是平淡無奇的一回故事，沒有對法官說的理由，法官在她的心目中看來是最能使人有深刻印象的人物。她不承認那有幻想性的男孩子是上帝的使者；照她看來，照布勒維的報告，那個男孩子已經欺哄了她，他是個損人利己的人。他一定不是從上帝那裏來的，照我們所知道的，以後他也沒有再出現。

再者，把這兩個故事配合起來也是可能的，有一個故事在前，有一個故事在後。貞德說那是在她的父親的花園裏，她第一回看見了有光的雲彩；現在照布勒維看起來，她回到她母親那裏去的，又被母親罵過，以後又回到牧羊的地方那裏去。這個故事或者可以說，她回來的時候，經過她的父親的花園。我看也沒有什麼理由，布勒維要故意的創造一種故事，似乎是得諸於貞德自己的口脣，或者從貞德轉向他入述說的口中得來。就是以它的細節目來看，也不像個虛構的故事，也不像是別人的頭腦子所造出來的故事，更不像人家要創造一個故事為的要博得一笑，特別是在那給外國王子的一封信上，不必有這種的寫法。

八

不論這種聲音的性質如何，不問它是怎樣來的，既然來了，就有這種故事。只有發生了一次，就不會消

滅了。她聽見的次數日漸地多了起來，而且日漸比從前格外的清楚。在起先她原是懼怕而且懷疑，並且也不明白所有事項的來源；等到看見了這種的異像幾次以後，她覺得那一定是從聖麥琪那裏來的。問一問她怎麼能知道那是從聖麥琪那裏來的呢，她說她看見他的時候，他說出來的話好像是出於天使的口舌。她怎樣知道這是天使的口舌？她答道，她相信那是天使的口舌，在說話的時候她承認那是天使，並且用一句話說，我相信如此。無論如何，她是決信不疑的。她說第一回的時候她不大相信，因為那時她是個小孩子，後來聖麥琪教她種種的東西，所以她決信不疑了。並且她也說這不是魔鬼故意要裝個聖天使的樣子。可憐的小貞德自然她也受過驚恐，也有過焦慮，她一點沒有想到安逸和她的前程。而在她受迫害的時候，那纔是一個大解脫，而她也不用再焦慮了。既不再作他想，於是就承認這種異像是她的日常生活。

天使的教訓在起初的時候並不精確。他後來顯呈得格外的有智慧，格外的小心，漸漸地到了一個超自然的現象。他並沒有要催促貞德。他述說事由也很輕舒。首先他用溫柔的言語告訴她，她必須要做一個好女孩子，而且上帝幫助她；以後又告訴她，別的一些事情，她必須出來幫助法蘭西的國王，又說，聖加撒林和聖瑪格理也要來同她說話，並且說她要聽從她們的話，因為她們是從上帝那裏來的。貞德默默地聽，一言也不發，也不告訴別人。

這種故事，照這樣看來，一天一天地變得格外的特別。這種事件的細節目和說話現象等等的情形是

從貞德直接說出來的。並非利用想象，藉着零星的證據去虛構事實。貞德自己的敘述和對於法官的答問已經完全的告訴了我們。她不願意答覆問題，這是實在的，她說那神祕的聲音不准許她這樣的做，雖則如此，但是她慷慨地對答如流，所以我們對於她的後來的五年神祕經驗有了具體的認識。撇開來說，她是個十九歲的姑娘，在那莊嚴的教會審問法庭之前，她所說的都是那神祕的聲音，所吩咐她說的，一點也沒有離開了基本的信仰。

下面要敘述那神祕的聲音出現的時候的一般情形，這是根據於她的回答。

她所看見的有三種神靈——聖麥琪，聖瑪格理和聖加撒林。她說她另外還看見過聖加伯列（*Archangel Gabriel*，天使長）還有幾百個別的天使。但是與她有關係的只有這三位。她是用肉眼看見的，她們走了的時候她就哭，希望她和她們能一同去。她們來的時候，有天上光的雲彩照着她們，四面環繞着。問她還是繞着頸項呢，還是繞着下身呢？她說繞着下身。我想那一定是繞在膝上，因為她也是跪着。她說她幾乎能抱着她們，或者摸着她們。她們對她說：女英雄，上帝的女兒。等到她們到了英國人的陣線以內的時候，她們爲什麼不說英文呢？她們的身上香極了，而且戴上美麗的冠冕，但是她不能，也不願意說她們的衣服如何。又問聖麥琪是不是赤身露體，她等一等用責問的口氣回答道，難得上帝不能給她相當的衣服穿嗎？問她，她有頭髮嗎，她答道爲什麼把頭髮剃下去呢？問她，另外的兩個女性的天使有沒有頭髮，（因爲

貞德剪了頭髮，所以法官故意要問她，說：「自然有的。」問她們的頭髮長不長呢？她說：「她不知道。」她也記不得她們有沒有四肢。她說：「聖麥琪有翅膀，但不記得聖加撒林和聖瑪格理有沒有翅膀。」又問：「你爲什麼不再答呢？」她說：「她只能說她所知道的，於是，不再回答問題了。」又問：「有沒有看見她們的面孔？」她發脾氣的答道：「寧願殺頭不願再多說了。」又柔聲的說道：「如果關於審問的事，她還願對答。不過她毫不遲疑的說：『她一天聽見她們說了幾次，並且每次都是用溫柔的聲音。她們一天來看她好幾次。特別是在樹林的時候，她們一定來看她。她們來的時候，帶來了指導和安慰。』」

她特別容易受鐘聲的感觸。她自己首先的回答在監獄的時候，她一天聽見了三次的特別聲音：早上，中上，一次，夜晚，一次。那時正是他們打阿維·馬利亞鐘的時候。有人說她在死了以後，她的聲音盤旋在鐘上，在打祈禱鐘和禮拜鐘的時候特別聽得清楚。這或者是不可信的，或者是言過其實，或者是杜來米的人士曾經做過她小時的朋友，曾經聽過她的聲音，就造成了一種錯覺，以後來聽見這種鐘聲與她的聲音差不多，而每聽的時候又聯想她來，忠實的天主教徒一定有這種的感覺。不要在鐘聲和她的聲音的關係上太注意了，要記得鐘聲搖蕩於墨思河上下的時候，遠聲回答，在聽力可達的地方，所聽見了的人都有「一種思想，杜來米人你們想想如何罷。」有人說：「當貞德在田間看羊的時候，她聽見鐘聲了，她就跪下。」另個人說：「鐘聲完了的時候，她做一個十字架的記號就跪下。」湯姆士·白孫繼李塞士主教之後，一再

的追述這個故事。

九

無論什麼不能移動她的信心，也沒有方法能使得她所不願意說的關於聖者的事，而多贊一詞。確實的她是聽見了，看見了，摸着了，聞着了，不止一次，但是天天地，在那七年的歲月當中，至少有幾百次。在末了一次，就是寧願死而不悔。對於她的純潔的絕對信仰一方面是有問題的。我們所有的問題——似乎是到了現在也沒有解決——在那一方面她的信仰是對的聖者真來向她顯現嗎？聖者是五官所能感覺的嗎？她是不是受了她自己的錯覺的影響？

第五章 初出茅廬

一四二八年時貞德已經十六歲了，開始想去拯救法國而去尋找陶封王子（Dauphin，私生子之意，有人說他的父親不是查理第六，而是查理第六之弟奧林公爵）她所聽見的聲音一再的催促着她。她是達到了結婚的年齡，而在她的父母看來，找東床快婿早點替她出嫁是最要緊的事。她的父親不知道她的特別經驗，所以要開始打擾她的夢想。在她仍然住在家中的時候，她聽見那種聲音已經兩年了，她的父親，雅各，一天夜裏得到消息，說她的女兒要和兵士一齊的走了——這種消息，不自然的，使他擔心不少。他自己擔心，雖然沒有對貞德說過，但是和他的妻子已經密談過，後來貞德的母親告訴了她。我們不能責備雅各以爲他的女兒跟兵跑了是懷想在壞的一方面。普通的人，常人，看見了兵士那種樣子——自然的——沒有想到宗教的使命。任何受人敬重的女子有了特殊的使命加入獻心會是有的，但是沒有聲明說加入軍隊。所以只有一種解說，一個女孩子和兵士走了，只有雅各的那一種解說，壞的解說。他不知道他的女兒

之加入軍隊，對於別的女人另外有一種目的不同；他不知道她要釋放法蘭西使得他們得自由。結果父母親的監視格外的嚴密了。她的母親和父親此後格外的要她服從。再者雅各也和他的兒子說過——後來貞德的母親又對她說。她的母親說：『如果她要我做那我所不歡喜的事，我要你把她淹死；你如果不把她淹死，我自己就把她淹死。』那不是一種含糊的說法。這是舊約聖經裏的一種回聲，有這樣的嚴重和不可反抗的態度。

用不着怎樣的設想，第二天杜來米的家庭裏的早餐的情況可想而知了，雅各既已聽見了這樣的消息，自然沒有一種好的結果。那做父親的非常堅定，那做母親的非常焦慮，那做兒子的非常擔心。只有那無言的女兒，爲極大的祕密所壓迫，並且極端的懷疑着她的父母兄弟所懷想的事件。用不着怎樣的設想，別人都走出去到田裏做工去了，母女兩個人的問答是怎樣的侷促而不安。貞德敬重她的母親，從人情方面來講，要忍受的聽那一切的夢想，在她一方面想來，這也是應該如此的。她的良心上一定有特別的境態，已經使得她進入了一個特別複雜的階段了。那是很不容易要判斷那一種是對的，那一種是不對的，特別是在十四歲的時候。

再者也不能說貞德的父親對於她一點也沒有同情的關鍵，這種同情增加了她的痛苦，這只有靠兩心交感來疏解了。但是，畢竟怎麼樣呢？不過是夢想她那隱而未顯的思想。我提出這一點也有價值；照我看

起來，這一點，歷來的傳記家還沒有注意到。

雖則如此，但是她仍然照着她原有的計劃，不說什麼。她請她的母親講這些故事，永遠不讓她走開。

二

謠言來了，謠言說英國人對於法蘭西要下總攻擊了。公私方面的理由刺激她再作效忠國家的思想。爲要達到這種目的，她請求都蘭·來素的幫助，都蘭·來素是她的表姊夫，因爲她只有十六歲的緣故，爲便利起見就叫他表姑夫。這是她所採取的特別方法的一點，其餘的事她都能應付裕如。在需要的時候，她穿他的衣服，不用的時候再去還他。請求他冒這種險，在她的父母前擔保。有時做出來的事真令人難信。這一個人表面上看來，有忍耐的心，是可靠的，又有愛的品格，在雅各和以撒玻拉的親屬看來也很有價值。另一方面，又有親屬的關係，表姊夫與表妹的關係，請他來帶領着貞德，真正的合了貞德的目的了，用種種巧計與決斷，她利用了他。

都蘭·來素和他的妻子住在勃累拉佩德 (Burey-le-Petit)，距梵古拉只有二英里，所以自然貞德也會到梵古拉去。她決定到梵古拉去是很聰明的，那是陶封王子手下屬地的最近的地方；那是小山上，有防衛的一個城市，離開杜來米有十二英里。那時候負責軍事指揮責任的是巴特古，他不過是有普通心理的。

一個軍人，眼光要看機會。例如，他繼續的娶了兩個有錢的寡婦——雖則如此，他真正沒有本領，在結婚的時候，婚筵所用的東西都被牧羊的人偷了去了。他的家世頗好，他的母親名叫馬爾固特·達娜，是柏思那的白利思人；他的父親名叫勒包·巴特古，是巴爾公爵的內務臣子，巴爾原是頗地蒙森省(Port-a-Mou-son)的省長；他的叔父負相當的重要職任，現在由他繼續。普通人看來，他是個紳士，因為他是紳士生的，並不是說他自己也有紳士的行爲。不論長短，在那個時代，羅伯·巴特古不能算好人，也不能算壞人，他很自然的並不多話，他負梵古拉的指揮責任，看見有機會取得下流笑談的時候就笑；杜來米來了一個不知名的貞德，這就是他的機會來了，從此也可以打破沉寂守衛無聊的日子，而在情操上，他不是敬重女子的人，除非有足以使得他敬重的原因在，他一概不予敬重——總之，他是個自然的，實際的，有膂力的粗人，也不狠毒，也不過於相信別人。這就是貞德所要會的一個人，要從此開始她的狂野的冒險生活了。

貞德在家中的時候，曾經聽過關於巴特古的事件，或者她的父親在梵古拉也看見過他。一四二七年三月因為特別的情形，杜來米的居民和克魯斯(Greux)的居民要付一筆稅給哥滿塞(Commeny)，因為他們保護他們。有十四個人代表這兩個小村簽了一張公文，並且貞德的父親雅各也簽了他的名。一四二三年的冬季因為秋天的收成不好，鄉民不能付給到期的稅款，並且曉得那收稅的人一定不肯放，所以請了當地兩個有錢的人，貞尼·奧柏(Jean Aubert)和古幼·巴格那(Guyot Poignant)替他們

擔保，因為這些鄉民常常賣草和農產品給他們。而那收稅的人，不等這件事情和平的解決，就搶了古幼·巴格那二十車子草，八十車子木柴和一些馬匹，比較所有稅率的價值還要多了一半。在這件搶劫的事件以後，稅款照數的付了，這時巴格那也釋放了，他就很快地到梵古拉去告克魯塞和杜來米的鄉民，因為他損失的東西太多了，自然要告到巴特古的面前，因為他是梵古拉的省長，這種事件一直到一四二七年還沒有完全結束。後來巴格那也不再堅持了，願意接受中人的調查。在調查的三個代表中，第二個是克魯斯的琴尼·穆拉，第三位代表是雅各，貞德的父親。

所以說貞德聽見過巴特古的事大概是從這兩個人得來的。巴特古對於她並不是一個生人。歷史家用他冷酷的筆墨敘說官場的文件，但是巴特古做事也很合乎理性。現在我們所要說的就是從理性這一方面去看。也不能想不到雅各回家以後，不能不將這件事情詳細地和朋友和家人說明。在那墨恩河的沿岸，巴特古是那一個小天下的主宰。他或者連對於陶封王子的忠心眼光也沒有，但是要用近代的詞句來講，不如說他是個騎牆派。他不但有執行法律之權，也是王朝的一位將官，他執行行政和軍事上的雙重職務。並且雅各雖然是杜來米的紳士，但是在巴特古的眼光來看還是一個平常的鄉人。琴尼·穆拉是一個克魯斯的工人，在梵古拉的官殿式的屋宇比較起來，也是個鄉下人。他們兩人照我們想來，在那官廳的前面，一定嚇得結舌說不出話來，他們兩人等到回家來時，一定要誇張一點，說他們去的情形怎樣怎樣，普通

的人遇着非常的經驗時總是如此，——要是在現在的英國這種非常的經驗在公衆的場所講個三天四夜也講不完。而當十五世紀的法國時代，那家庭便成爲談話的公共場所了。這種聚會之地並沒有什麼社會性的重要關係。有些鄉下的小孩過了三歲就學喝酒，一直到長大起來，從不拿着吃水酒或啤酒當作一種有刺激性的東西，社會宴樂的東西。英國的鄉村，公衆是由俱樂部來代表的。然而在法蘭西，人民大多是有家庭思想的。他們要講只在家裏講。小孩子們也不早一點睡覺，但是現在做父母的受了兒童幸福普遍宣傳的影響，就是在英格蘭和歐洲大陸的鄉下也都宣傳到了，一定要叫小孩子先睡覺，但是那時的法國就不然了，大大小小同時睡覺，他們唯一的標準就是太陽出來了就起來，太陽進去了就睡覺。所以我想雅各在吃晚飯的時候，和吃晚飯以後一定講到巴特古的事件。而且貞尼·穆拉從·克魯斯來見撒布和和雅各的時候，一定也加入他們，討論巴特古的經驗，而雅各的家庭早已聽了一百多次。雅各的家庭裏的人如貞德的母親再聽的時候，一定打呵欠，而願意早一點去收拾碗碟等物，不願意再聽了。但是有一個人每回聽的時候，屏息以聽，不加一語，完全聽受，關於陶封王子樣樣的事情他都記得了。這種談話，是一而再的追述着的，雖則有別人有的不喜歡聽，但是對於那真有興趣的人很有價值。對於貞德呢，她以爲巴特古就是個重要的角色了。她的父親和義父願意怎樣的說就怎樣的說。他們所做的，對於貞德很有貢獻，她把這些事情都記了下來。所以巴特古這個人，她必須想法子要求看他。關於他的消息，她都搜羅得無遺了；她真

正的運氣了能聽得她的父親和義父說明巴特古的情形，而且這樣的詳細，他們也不知道這對於那未成年的默默無聲的小女孩子有這樣的效果，而使得她去爲法蘭西服務。雅各怎樣的說，貞德就怎樣的聽。琴尼·穆拉有時和他的朋友加入一兩句。她的兄弟們不是厭惡，不過老早疲倦了。

但是這種歷史家他自己所造成的笑談，他自己也破壞了。前面的一段很能得了人的歡迎，而要緊的地方凡是傳記家都說過了。在事實上雅各和琴尼·穆拉連把眼注視着巴特古都不敢。不錯雅各到過了梵古拉，他和穆拉都參加過那調停的事件也是實在的。梵古拉離開杜來來有十二英里，或者雅各在他的一生裏常常到那個地方去。不能一定說除了調停的事件以外，他就沒有和巴特古接觸過。要照這一點看來，就知道這種說法有許多偏僻的地方。但是不問雅各和穆拉有沒有看見過巴特古那是很有興趣的事，不單單是先畫了一張圖畫然後把它撕破，也是因爲那與貞德的神祕的靈感有關。照我們所知道的，在她到了哲農以後，她就認得了陶封王子於羣衆之中，另外還有一個人要用詭計欺哄他，但是她沒有上當。她在會見巴特古的時候，也有同樣的認識，她也沒有預先看見過他。『她聽見了巴特古的聲音就認識了他。』如果她聽見了她的父親說明巴特古是怎樣的一個人，這種認識就沒有什麼神奇的地方了。如果她的父親雖然說到巴特古，但沒有形容他是怎樣的人，忽然貞德認得了他，這也是不能解說的。爲當心起見，有人或者想，即或她的父親沒有說過巴特古是怎樣的一個人，但貞德可以從別人看見過巴特古的，得了片言

隻句，一定有人在梵古拉街上遠遠的看見巴特古騎在馬上的雄姿。總之，我們必須對於這件事弄得水落石出；並且證明了以後她一看見陶封王子就認得他，至少也預先聽到傳言關於他的瑣事。

三

無論如何，這是自然的，貞德決定了要去會見巴特古。她聽見的神祕的聲音也教她去找巴特古。那聲音說，巴特古要差遣陪伴的人送她到法國去。她聽見了這事，驚惶無措，很誠懇的回答道，她是一個小女子不會騎馬，又不會打仗。那聲音對她說，你到你那姑丈的家裏去，這種命令對於她在那驚惶之中反倒成爲了安慰。她所說的姑丈就是都蘭·來素其實不是姑丈，不過是個年紀大一點的姐夫。他是一個肯負責任的人。自然貞德要提議去到她的親戚那裏去看一下。去也是很短的時間——一個禮拜就回來，不過在那一個禮拜當中，她要不好好的利用，這對於她將來的事業就沒有多大的用處。

四

第一回去拜訪都蘭·來素是在一四二八年，耶穌升天節，五月十三的日期。西門·劉士說，她不敢說明她所以來的本來的目的，直等到大家接近了纔說了出來。或者在預先的那一天她先用種種的聯絡方

法都蘭·來素雖則可以說說，但是他是個鄉下人，所以自然緩慢而小心，而貞德所要說的一種建議又是很重要的——就是請他帶領她去見梵古拉的省長。只要想一想，她那時不過是個十六歲的女郎，而她的姐夫也不過四十光景，不過以為她的這種的思想是出於小孩子的幻想；再想一想，而在省長的面前看來，他不過是個平常的工人，而他這種動作就要算魯莽的行爲，再者，在那一個禮拜要拜訪一個安靜的貝理波提的住宅也不是個通常的事件。而要見他的藉口呢，又是一團之謎，介紹了一個青年戚屬，女子，而這女子要他幫助她到法蘭西去，要去尋陶封王子的麻煩，目的要恢復法蘭西，恢復法蘭西有經驗的軍人，政治家經過了一百餘年的努力都沒有成功。假如用近代的言詞來說，例如在今日的英國你家裏來了一個十六歲的女子，是你妻子的親屬，她不過是到星期的末梢來見你，在一個小小的村中，以後來她漸漸的要你帶她到軍事總監那裏去，把她送到溫德沙宮裏去見王上，爲的是要救她的國家，你能不能盡這一部分的職責？我們且想想看，這種建議適發生於世界大戰的期間，好比法國的百年之戰，這種延長的戰爭，雙方精疲力盡，與法國在十四和十五世紀的情形實不相上下，不過世界大戰是發生在二十世紀的時候，自然戰爭的方法有點兩樣。很難的想到，例如英國海德福縣那個地方能有一個農村的工人建議他介紹他的妻子的十六歲的妹子去見軍事總監，使得她可以到道寧街上去首相，或者在溫德沙的皇宮前面見王上，而使得她自己加入了福煦將軍和坎特伯大主教的辦公室。而她的建議呢，第一就是要消滅敵人，而給新王

加冕。固然她的意思不是說用她自己的手將王冠加在王的頭上。她的儀表和誠懇自然也要使得教會覺得她的方法過於誇大。但是她並沒有說完的消滅敵人，而說她自己是救主。她對她的姐夫說明的時候，不免使他增加悵惘。她另外又用當時的預言來做她的證明的柱腳。她說，你有沒有聽見法蘭西是失落在一個婦人的手中，而要一個青年的女子去拯救她呢？這是馬利達·維娜所說的，而在貞德的心坎中印象最深。而後來在巴特古的心中印象也深。但是在她對都蘭·來素說的時候，不過拿着這一種事當作通常的概念。然而她末了說，她必須到法蘭西去，而立陶封王子爲王，這就是她來到梵古拉的原因。

都蘭·來素的同意實足驚人，但是要曉得這兩件事了，就不足爲奇：第一，他是個虔誠的天主教人；第二，十五世紀時代的宗教信仰比較現在簡單極了。拿第一點來說，海德福的工人對於這一件事並不精確；第二，聖者和神蹟對於每一個人都以爲是自然的，受過教育的和沒有受過教育的存了一樣的態度。異象聲音，預言在那時是很平常的。貞德所有的異象和他們的不同，不是種類有別，乃是程度不同。後來的事實可以證明。這種成功並不由於誇大。都蘭·來素和他同時的人對於這種傳說，流言，已一再的聽見過。所以在都蘭·來素看來，在他聽見了他的少年表妹的一番話後，並不像我們這樣地大驚小怪，因爲在我們的一個時代是理性的一個時代。不問解釋如何，貞德要怎樣，他就怎樣的做。

最有幸運的，在貞德會見巴特古的時候有兩個人親眼看見她。撒開貞德不講，第一次的會見時間很短，而且並不融洽的。第一個當場看見的人，當然是都蘭·來素他自己。他的證明模糊而不完全；他連第一次還是第二次貞德勸他帶她到梵古拉來，他也分不清。並且他還說貞德有一次立下決心自己去找陶封王子，並且借了他的衣服，顯然地他對於這兩次的訪問都弄不清了。他說，指第一次之來訪：『她叫我帶她到巴特古那裏去，好叫巴特古把她送到陶封王子那裏去。巴特古對我說好幾次，快點把她帶到她的父親那裏去，給她一點管束。』第二個人親眼看見他們會見的人是伯爾特·普倫 (Bertrand de Poulengy)，那時他是三十六歲，後來就成為貞德的最忠誠的將官。他知道她在杜來米的情況，他也常到貞德的家裏去過，貞德來見巴特古的時候，他正站在旁邊，他聽見她對巴特古的說話，她之所以來見他的是，由於上帝的差遣，並且要求巴特古打發人把她送到陶封王子所在的地方去，不要同敵人打仗，因為上帝在米德蘭節期以後就要來幫助我們。她說這種的理由，似乎有幾分像陶封王子的命令，因為國家的命運不在於他，而在於上帝。然而她也說上帝的意思是要陶封王子做王，雖則有仇敵，但一定要做王，並且她自己就要給他舉行加冕禮。巴特古自然要問她上帝在那裏，她說在天上。

這一種的記錄是伯爾特·普倫說出來的，結果是沒有成功。巴特古笑她，不獨對來素說把她帶回去，並且開玩笑說要把她交給他的兵士。雖則不能成功，但是給我們一兩點的測奪。貞德所說的米德蘭節

是指着一四二九年說的，並且暗示出來她並沒有想在她第一次到梵古拉的時候就有成功。這不過是個初次的接觸罷了，要給巴特古一種暗示，以後她還要來打擾他。據我看來，這一次已足以使得他注意了。貞德第一次去拜訪他的時候是一四二八年的五月。她的第二次拜訪是一四二九年一月至二月的中旬。貞德這一次來的理由，是因為來素的妻子要生一個小孩子了，所以貞德要去住在她的身邊，來幫幫忙。如果來素的妻子大約要在一四二九年一月裏生小孩子，那必定是一四二八年五月裏肚皮已經漸漸的大起來了。無論如何勃來·白提和杜來米相去無幾，有一點小的事情，一定彼此都可以知道，貞德當然很留心聽這一件事。我想她老早打算好了計劃，不然者米德蘭節對於她就沒有多大的意思了，這是她的事業的開始。當然她要仔細的。特別是和貞德常通神祕消息的聖瑪格理，她是個送子的觀音，當然保護農家婦女的生產。

六

貞德回來了以後，雅各怎樣的待她，我們不大知道，不知道巴特古所說的方法，他有沒有實行。要想到貞德一四二八年五月以後的家庭生活發生困難，不過是一種空想。也或者她很有運氣，她的父親因為外面的事情很多，所以他女兒的事不大注意，或者想他的女兒已不作此想了。因為杜來米的情形一日不如

一日梵古拉也受了布根地黨安陀尼·維幾的威脅，而且在七月半的時候，杜來米和克魯蘇的居民不得不暫行躲避了。他們自然要躲避到紐豐堡的圍牆裏。仔細的詳情也不必說了，我們所要注意的，是貞德和她的父母也離開了本村，而逃避敵人的危險。無疑的他們一天到晚在一齊。在紐豐堡的時候有一個聖阿門人名叫雅各的看見了貞德在那裏趕牲口。紐豐堡的躲避在她受死的審判裏有了不同的解釋。她和她的父母住在羅絲太太那裏，這也就是後來有人告她說她在旅館裏住了許多的時候，又說那個地方原是妓女之窟。這種的告狀真是可笑了。羅絲太太原來是個頗有地位，頗受尊敬的上流婦人，但是無論如何，貞德的父母總不能找一個妓女之家，而在那裏居住，特別是叫他們的女兒陪伴他們，而且他們的女兒也不是這一種人不顧面孔的和他們廝混。這種的控告是根據於以為貞德被僱在那個旅館裏當女招待，他們設想的理由以為貞德是個會做工的女子，整日子在家中幫助她的母親處理家務，自然幫助旅館裏的工作是最適宜的了，而且招待大批的客人進來必可勝任。西門·劉士說杜來米逃出來的人要適應他們的新環境頗感困難，自然貞德喜歡做一點事。

七

貞德在那一種使人毫無興趣的紐豐堡的環境中，似乎心裏別有所抱。她似乎有一個意中人，而在紐

豐堡居住的半個月間，他曾經引領她到了土爾，土爾這個地方原是那地教區的中心，在那裏要她的一個肯定的答應。這個青年的名字我們不知道，但是因為追求貞德，所以世界的人都知道確有這樣的一個人；這個人到底如何，沒有人知道，不過審判貞德的法官以為這是控告她的第九款，並且說她曾有怎樣怎樣的不正行的行爲。貞德絕對地否認這件事。她說她向來沒有對他有這種的要求，而他對於她有過要求，但是她不允許，並且發誓的說自從聽見上帝的聲音以來，絕對的保持着貞潔。她說這是實在的，他拒絕和貞德結婚，因為他住在紐豐堡妓女的家裏，在貞德被審問的時候，這個人還沒有死，但貞德也不是因為這種緣故而解僱。她並且說，那神祕的聲音已經告訴她，她已經勝訴了。這種說法似乎不足以證明，因為把人間的事和天上的事，已經摻雜在一處了。然而這種事實不要註解也可以存在。

這個意中人恐怕在一四二八年的下半年增加了貞德的不少的焦慮，在紐豐堡的時候，在家中的時候焦慮一樣的存在。要和強求她做事的聖人合作，要受父母的難爲，要受愛人的怒氣，並且前途上的困難多極了，在這以外還要加上她的結婚的計劃，真正把她弄得困難到了極點。除了平常的拒絕以外也沒有別的方法，父母已有女兒，而這女兒又出嫁的年齡，要拒絕他們爲她出嫁的計劃，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貞德的愛人在這時候真正強迫她到土爾去，她一定是遇着了困難的事件，這樣有半個月之久。然而她和她的父母畢竟回到杜來米來了，大半的村舍已經燒完，而禮拜堂也毀壞了。

八

戰爭的消息一天迫近一天——及至最後，已經到了他們的家裏了。貞德不能到自己的禮拜堂去，只得騎着牲口到克魯斯的碩果僅存的禮拜堂去。除了這種的愁苦和不方便以外，還有搶劫的危險，也不能不顧到這一點，鄉村裏的人爲了這事想了多少方法。除了在有防衛的堡壘裏面，不許外出。這種限制一直施行了幾個月之久。例如在富格有個工人，名字叫包獨特在一四二八年的十一月下旬被罰了十二蘇的錢，因爲他的犁放在田裏已經很久了，他去不過是看了一眼。這種小小的事件也不會使得歷史過於枯燥；十一月的某一天有人看見包獨特到田裏去看那已鏽的犁——這件罪犯真真大極了，他是被派守富格的門的，其餘的人都被巴爾的紅衣主教叫到撒爾色去了。這種的模範真不好，看重了自己的利益，而忘記了守門的責任——看見別人走了放棄自己的責任。那地方的防守司令自然不能讓他隨便，用不着說要罰的了。

這種生活的情形一天到晚不是這種警告，就是那種厭煩。特別對於貞德負有特別的使命要恢復那危險萬狀的法蘭西。父親的疑惑，少年威迫的不幸，而她又拒絕不嫁給他，這種事情既乏味又足嘔，再要她急速的答應，來勢一天急似一天。然而她仍然等待，外表看來，她也似乎是要打開那審慎的局面。她開始的

顯示她不能再忍受了。她已經告訴了她的朋友，就是那生長於哥塞與梵古拉間的女孩子，不出本年就要恢復法國，而給王加冕。她告訴另外的一個青年華丁玲，她要恢復王家的權力。更神祕的，她對幾拉丁達·品那說『朋友，如果你不是布根地黨，我一定告訴你一樣事情。』他想，一定是她想同某人結婚，然而在幾拉丁達·品那想來，因為有紐豐堡·士爾的事件，結婚還靠不住啦！貞德已達結婚的年齡，不結婚的另外一條路就是到尼庵裏去。然而在貞德看來，她必定要想法子快快地脫逃這一種不幸的命運。她知道她有一要緊的事情要做。然而她走的時候，又不說明她的具體的目的，如果一旦說明，她的父母就格外的要鋪張聲勢，要替她舉行婚禮。要是一旦結了婚，他就被捉住了，不但是有個父親的拖拉，還有個丈夫的拖拉。

她對幾拉丁達·品那的說話，可說離開本家的宣言，這與普通的青年所有的思想不同了。而她和麥琪·立本，及華丁玲所說的哥塞和梵古拉的女子，要恢復法蘭西的國家，自然而顯然是指着她自己。在她離開家鄉的最後的一次，他的朋友和家人一定也猜得差不多了，不過何時出走，那日期是由她自己定規。她的父母這樣的容易放她走了，真是一件不可解的事。雖則預先知道了，但沒有預防。或者，甚至於最後的一分鐘，也不以為這是要緊的事。要記得她曾經到巴特古那裏去了一次，而這種事件一定常常討論，就是都蘭·來素不說出來，我想大家都知道，這也是不可解的事。

第六章 請纓從軍

一四二九年一月，貞德那時正是十七歲，離開了杜來米以後，就永不回來了。這是她第二次的離家遠行，她要往都蘭·來素那裏去的原因，大約是因為都蘭·來素的妻子要生一個小孩子。比較起來，第一次來的時候，不過是遊玩的性質，這是她第一個堅確的步驟。她懷着這種的思想已經有五年之久了。現在要把這種抱負公諸大衆，要使得兩國的人都要求來看她的作爲。她沒有和她的父母說了一句，也沒有和她的朋友說了一句，她就開始她的前程了。杜來米到貝來並不遠，不到十英里，但是要想起來也不近。因爲這樣就造成了她的私人生活和公衆生活的分離。需要有一種偉大的力量來堅定這種信仰。

並且在心理上，她也有許多的困難。一個有德行的，會幫助人的，有服從性的女兒，就是在最小的事上她也沒有欺哄過她的父母，但是現在她要做了一件背負父母的事。在她的心理上，沒有比上帝的命令再重要的了，這種權力超過了她的父母，並且照她的言語看來，她已選擇最後的決定。她說不久要救法蘭西

去，若沒有上帝的幫助，戰馬也會把她撕碎。她說在她走的時候，她的父母已經不在她的心上了。可見在她的精神上曾經過若何的奮鬥，在人事這一方面樣樣都放棄了，而在精神的這一方面非常的邁進。她所有的遺傳，她所有的訓練以爲父母的話語就是絕對的法律；但是她內心的經驗卻叫她服從那最高者。我們想想看，她一定是很安靜的，而不用慌張的方法，因爲在過去的五年，已經把內心訓練好了，這對於他不是沒有價值的。只要想到她在十二歲的時候就受了這種的靈感，實在是可怕的一件事，但在十七歲的時候有了這種決定就不足爲奇了。雖則不足爲奇，但是在自省的一方面看來，她的心目中有無限的痛苦。

無論如何，貞德自開頭以來，她的心中，即充盈着意志之力與自己管束之力，這種力量超過理智。普通的人一定說，小孩子遇見了光彩的雲中有聲音出來向她說話，一定又哭又叫而跑到她的母親面前去，就是平常的小孩子能不發作這一件事，但不久以後這種印象也會消沒了，因爲一日之中總有片時小孩子願意把她的事講與人聽。這種辯論的根據是在於普通的小孩子，在事實上不會遇着發光的雲彩，或聽見特別的聲音。如果看見過這種情形，聽見過了這種聲音，那她一定同別的小孩子不同。她的緘默不言，她的自制能支持五年之久，一定可以見得她是正常當中的正常。並且需用了長的時間來證明她的沒有問題的信仰。這是很重要的，很簡單的，在她的誠懇一方面，在這幾年中自然的要將她的經驗告訴別人，但她並不這樣地去做。有了這種幻想不願意和別人交換意見；或者因爲怕人笑，或者爲的保守祕密，保守着，久而

久之，一旦充盈流露，自然流露，再用什麼方法，也堵塞不住了。在其先一定很奇怪貞德的緘默；及至論到關於女孩子的祕密的事了，反不以它爲希奇；經過某種不可解的理由瞭解那個女孩子，對於她的內在的生活，不可想像的神密，和靈感等就可以得着想像的梗概了。貞德受神仙樹的故事的限制是不足爲奇的，因爲那時就是神仙故事的時代。貞德把這件事不告訴她的母親也不足爲奇，因爲照那地方的宗教情形看來，宗教生活就是如此的。巴特古說她將這件事告訴了教士，但是貞德說沒有告訴過一個人。假設她告訴了教士，審判她的人又該怎樣辦呢？他一定說你不要再告訴別人了，不是因爲他不信，一定是因爲他的本能和遺傳限制他，說這種事件切不再告訴人使人知道，因爲俗人一碰就壞了。照他看來，貞德還應該以保全她的貞潔爲是。他一定告訴她要相信上帝，連她的父母也不要信。因爲這就是他的職責。就是在他遇見雅各或以撒波拉的時候，無論在街市上，或者贖罪壇前，他一定想到他曾經勸過貞德不要對他們說那祕密的話。因爲他一方面是鄰舍，一方面是教士，他們彼此之間都是朋友。

怎樣奇怪的一種生活啊！雖然有這種情形，也能預先看得出來，一九三五年可以想到一四一二年至一四二八年的事實如何。

不過貞德她自己一定保守祕密，不問有沒有受了教士的影響，他保守祕密，總是真的。看她的父親那種樣子，自然她不肯將這件事輕於告訴別人。貞德是聰明人，有鄉下人的聰明，她的聰明和她的靈感與神

祕一樣。我想那就是她的真實的力量。

二

正月裏，她輕輕地走了，到了柏里（Bury），住在來素的家裏，說來素的夫人要生產了。她可以幫忙，因為她在紐豐堡羅絲的家裏曾經幫過忙。這就是她對於父母要離開家鄉的一種藉口。鄉下的窮苦人彼此在困難的時候幫忙是極平常的事。貞德已有了這種口號，誰還責難她？如果她的父母說不能去，她也只得聽從。法官曾經問她說，你離開了家沒有得着了父母親的應許對不對？她答道，樣樣的事情都聽從父母親的話，只有離開家沒有得着允許，以後她又寫信給他們，他們就赦免了她，又問你這樣的出行，是否有罪？她說上帝的吩咐應該服從。並且她很嚴厲的說道，上帝的命令，必須要去，就是有了一百個父親，一百個母親，也不能阻我前進，就是王的女兒也得去。

要記得聖經有一句話說，『你不知道這是我天父上帝的事情嗎？』

有人問她你有沒有聽見那神祕的聲音准許你向父母說離別的話，她答道，自然可以的，但爲避免悲傷起見就不能告訴他們了。那聲音對她說你可以自己定規或者告訴你的父親或母親，不然你就守緘默。既然這種責任是在貞德的身上，所以她決定了不告訴他們。這裏，她辦事也很聰明，如果她不保守祕密，布

根地黨知道了當然不肯放行，而她的父母也要加以阻止。由此看來雖則貞德聽從那神祕的聲音，雖則她割斷了親愛的恩情，但是她樣樣的事情還留待自己的處斷。那聲音對她說你可以告訴你的父母，但是她不想她一定體會父母之心。她也不要父母爲她傷心，也不要自己爲父母傷感。那神祕的聲音固然的告訴她可以自己去做。她也不要父母來干涉她在柏利白提親戚那裏的居住。因爲那是到梵古拉巴特古那裏去的必經之地，而最後引導她到了哲農。她要輕輕的走了，叫大家不受損傷。她這樣行爲對啊不對？這種決斷就是在今天我們也難解決，試看在一四二九年的時候貞德要去解決。我們現在知道情形如何了，因爲我們有歷史的參考，要批論那十七歲的女孩子，她所處的地位如何，那時的局勢有多麼困難，雖在這種情況之下，但是他服從上帝的命令。很顯然的，她想她做的很對。她所有的犧牲心真正大極了。

三

她離去杜來米的時候有了不少的困難。不是因爲實際的問題而不肯和父母辭行，而是因爲感情的緣故不與父母辭行。

自然她在村子裏有許多朋友。他們是一同長大的。他們有共同的經驗，在樹林子裏有那共同的樹之神仙的故事，快樂的日子也一樣。並且在危險的時日裏也共同的趕了牛羊走到安全的地帶。布根地黨一

再的燒毀他們的村落。他們共同遊戲，並且共同娛樂，共同到教堂裏禮拜。貞德要離開她們了，她怎樣地捨得呢？他們也不知道她到底到那裏去，去做什麼？她知道此後恐不能再見他們了。要同他們說辭別的話，這種悲緒離情真穀哭的了。

有時她曾經暗示了一句話；但是不明顯，或者他們仍然能穀記得。她叫了美格地·約友特 (Menge-
te Yoyart) 來，例如說了一句『再會』，並且說上帝與你同在，就走了，到梵古拉去了。琴妮·華丁玲 (Jean Waterin) 聽見她說『再會！』他一一的聽見了，她所穿的是個紅裙子，她經過了克魯蘇，因為這是她路過必經之地。吉拉得·吉利美 (Gérard Guillemette) 也是個年青同時的證人，那時只有十四歲，記得看見貞德和來素兩個人走過他的家前面。貞德和他的父親說話，說『再會啊！我要去到梵古拉了。』還有何維葉 (Hauviette) 是貞德小時最知己的朋友，她連對她說再會都沒有。何維葉和貞德是最要好的了，甚而至於和她一同睡覺。這是很普通的風俗，女孩子好朋友頂要好的時候往往同床睡覺。她不同何維葉辭行，因為何維葉聽見她走了以後，會哭個不休，果然不出所料，『何維葉真正的哭了，因為她愛貞德她的品行特別的好，而況且她們是好朋友。』

四

自從一四二九年一月貞德到了柏里去了以後，一直到二月二十三日她動身爲止，六個星期以內，很難的得知她的行蹤。各方面的證明都不相同。這種事情的關係很大，因爲各家學者都要得點精確的材料。然而我則以爲貞德那一天做什麼事，那一天到那裏去，這種爭辯，對於貞德所做的事情，不過是一種相互的眩耀而已。

其所以然者，因爲都蘭·來素這個人記憶頂不清楚，而對於歷史上的事實又時常顛倒次序。這件事暫且撇開不講，單單拿加撒林·樂愛（Catherine Le Royer）的事來說，他是梵古拉的人，在梵古拉有一座房子，貞德在他家裏做客，曾住了三個禮拜。但是來素說是在他的家裏住了六個禮拜，所以說貞德是在一四二九年一月到梵古拉去的，而結果在二月二十三日又到哲農去了，貞德住在樂愛家裏三個禮拜必須也在這個時期之內。然而來素他對於貞德在一四二八年五月和一四二九年的拜訪都分不清楚，所以我們仍然有困難。我們要記得不單單是來往柏里和杜來米好幾次，但也到過朗西（Nancy）去，而來素在二十六年以後的證明，又多少受了一點恐怖，而且那時他也六十多歲了，鄉下的人記不清楚是常有的事。

貞德在梵古拉怎樣的過那六個禮拜，在來素家住了多少天，在梵古拉住了多少天倒不很重要。我們可以說，她不是住在這一家就是住在那一家，她一定在這個時候，心頭非常之忙，還有來素的小孩也生了

出來——此後也沒有再聽說關於那個小孩子的事——再者，怎樣要使得巴特古注意她所看到的問題，倒是很重要的。

自從一四二八年以來，法國的情形一天壞似一天，所以貞德請求巴特古的事情要比較的容易了。一四二八年十月起奧林已經被英兵圍了。巴特古在他的本省也一而再的發生了不少的困難。主管那地方的公爵，巴爾公爵是巴特古的同盟者，一直到那時候還沒有接受彼得福公爵的條件，去做英王的臣子。雖然在這種情形之下，但是巴特古也沒有什麼救星，不過在這時候貞德要出來做他的救星了。

再者，貞德在這時候，這樣的說來，也得了官場上不少的朋友。有一個人名叫柏爾特·普倫這時已經認識她了。另外有一個人名叫琴尼·努維龍邦 (Jean de Nouviloupont) 通常稱爲琴尼·墨孜 (Jean de Metz) 現在也出來了。雖則說柏爾特·普倫和琴尼·墨孜他們並沒有重重的影響了貞德的生活，可是他們後來真正做了極有用的人，他們可以說是首先相信她的使命，而至終追隨她的使命的。再者在貞德急切要得幫助的時候，他們幫助了她。他們是年青的冒險家，軍人，在表面上看來自然要獲得貞德的信任，因為貞德是個鄉下的姑娘，既無戰爭的經驗，又沒有做羣衆領袖的經驗。然而在這時候，他們出來了，對於這種事業真是先驅的工作，他們承認貞德是他們的領袖，承認了她的資格，不單承認她有聖者的資格，而且承認她有軍人模範的資格。

除了在他們職責上盡職以外，另外的情形也不知道。他們外表看來，他們都是出身紳士階級，就是說他們和貞德的父母以及朋友親屬的情形差不多，他們都是出身於勞工做事的一般常人階級。柏爾特·普倫和琴尼·墨孜簡直是屬於一個型態。他們是勇敢的兵士。我們關於普倫的事所知道的最少。我們只知道他要拯救法國，而他是出身貴族，而墨孜則不然了。關於墨孜的事雖則稍微知道一點，但也不多。或者承受了他父親的努維龍邦的頭銜，而在沒有跟巴特古服役以前，一定曾經在別的將官的手下做過事，一四四九年他已被封列入貴族了。他們會見貞德的時候，普倫大約是在中年三十歲左右的樣子，而墨孜只有二十八九歲。他們來的時候並沒有少年豪華的氣色，或者喜歡播弄是非。柏爾特·普倫曾經幫助過人逃獄，而墨孜在惡人面前曾經發過誓，擲過錢。簡括的說來，他們是常人家的好青年，並且這也是這種青年應該做的事。他們所以與普通的青年——兵士——不同的是因為他們早經認識了貞德，而承認她的使命。但在貞德沒有出了杜來米之前，他們都不認得她。普倫和貞德的父母熟悉，但是她向來也沒有在貞德的家裏看見過貞德，只不過聽見了她的好名聲。我們曾經說過，貞德第一次去會巴特古的時候，她也在琴尼·墨孜呢，曾經聽人說過貞德，說她有雄心，首次看見貞德的時候是在樂愛的家裏，看見她穿着那可憐的紅裙子，他就問她說：『小姐，你來做什麼？』她答道：『難道我們就讓法王被逐，而我們自己做英國的子民嗎？』貞德的回答很長，超過平時的答話，也或者墨孜要故意的展長，好使人曉得與別人的見解不

同，我不相信，那冗長的答話，但是因為那種說法的確是貞德的話語格調，這和以利沙伯女皇說話的時候，有她的格調和別人不同，真是異曲同工。她說：『我來到這王家的鎮市，』意思指着梵古拉。『我請求巴特古或者引導我，或者差人送我到法王那裏去。他一點也不注意我的話，然而在米德蘭節之前我一定登程尋王去了，就是跑斷了腿也不辭勞苦。在這世界上沒有別人，沒有王，沒有公爵，沒有蘇格蘭王的女子，或者別人能恢復法國的失地；在這國內沒有別的盼望了，只有我。我寧願廝守着母親幫她紡線，因為這件事不是我的分內之事，但是我一定要去；做這種事情，因為上帝叫我去做。』琴尼·墨孜於是握着她的手並且立誓，上帝幫助，他一定帶他去見法王。他問她你要何時動身？她說，馬上，不要等到明天，明天不要等到後天。

這種的境地是若何的生動啊！樂愛的家不過是一個重要的階段，這個房子是中世紀式的小鎮上的房子，而房間呢，又很陰暗。龍巴德說，有人看見三個人：加撒林·樂愛站着在那裏傍觀；貞德穿着紅的裙子靜穆而誠懇，而那迷惑不定的兵士站在她的面前，等一刻他握了她的手——這種想像的程度真不容易，而試誘必是早已打破了。現在我們就要說到墨孜的肯定的舉動了，由這一句話就引出我們的長篇故事來。

五

既然立誓入盟，也就是矢忠效勇，他於是就轉到實際的工作了。他問貞德，你要穿自己的衣服去嗎？她說她要穿男子的衣服，於是他就用僕人們的衣服靴子給她穿。這似乎是奇怪的事，在這一點上看來，他非常的幫助她。如果要說他爲何不替她做一套新裝呢，或者把自己的衣服給她一套，爲什麼他要借僕人們的衣服。一定有理由，我們也猜不透。無論如何，並不是不敬重她；也不是因爲要等到和普倫商量，再替她預備一套梵古拉式的衣服。恐怕是借僕人的衣服不過是暫爲之計。

我想貞德也不過於考究。十五世紀的鄉下姑娘又有什麼考究呢？她似乎是應該穿來素的衣服，或者是兵士的衣服，或者這樣說的太遠了。我們可以說清潔的思想習慣在中世紀的時候並沒有現在的嚴重。文明的意大利人知道法國貴族有不要有特別氣味的習慣，在十五世紀的時候，法國的客人，在意大利的宮殿時，意大利人也叫他們不要在地氈上哼鼻涕，那末法國無產階級的人有這種習慣，就應該怎麼辦呢！就是在貞德這一件事上來說，不能拿聖者，清潔等同時並列。而且貞德也曾說過這是外面的，不能污穢人。

六

貞德所穿的紅色裙子是可怕的來源——純然的紅色裙子，常常爲人所提起，可是不久把它拋棄了。我想，這是很有價值的，墨孜的琴尼很注重她的外表，不問男裝女裝他都注意也。或者是因爲她說要到法

國去，他也許立時想到，那前途的障礙是何等的多，特別對於女子是不利的——不論何人都是非常危險，而且她是個女子嗎？他想到如果她女扮男裝旅行的時候或者危險少。據他的通常的兵士的經驗，他覺得採取男裝是很重要的，特別是在戰爭的期間，要騎馬跑過二百五十英里的路，非穿男裝是不可的了。

七

貞德第二次去見巴特古的時候，她還是穿着女裝，還是穿了跟兵的衣服沒有說明。無論穿那一種衣服，都是一樣地使得他驚奇。在起初的時候，他仍然不和他同意。後來心裏有點轉機了。貞德的一種異象繼續不斷的向她顯現，她的幻想也不會停止，一點也沒有遇着灰心的事件——種種的事件反倒使得她更趨堅定。又或者沒有危險，但是環境惡劣的時候，或者被人擄去姦淫，或者被殺，這完全是她的事，與他無關。再者法蘭西在這個時候真正危險極了，一點希望也沒有。希奇古怪的事曾經發現過，也許以後再要出現。普倫和墨孜的琴尼，不過是兵士，不是感情主義者，其所以服從了貞德並沒有性的關係在裏邊。所以無怪乎這兩個青年的軍人走來勸巴特古。在巴特古的胸中，眼中似乎也有了轉機，好像貞德初見普倫和琴尼兩個人一樣。那是一個容易被被人欺侮的時代，可怕的時代，事事無靠的時代，生命和死亡，教會和國家，神祕和凶殘都摻在一起，那就是巴特古的時代。雖然，不再爲人所笑罵，但他也不得不採取謹慎的態度。自然

他不願意去派一個代表，一個巫婆，以他個人的地位去討陶封王子的沒趣。所以在樂愛的家裏，一間黑暗的房子裏，有了第二幕的景緻。

加撒林說：『貞德歡喜紡紗，而且紡得很好，我們在一起在我的家裏紡紗……正在這個時候（她和貞德正在家中的時候）我看見了巴特古，本鎮的省長進入我的家來，他和教士詹那·福納爾（Jean Fournier）梵古拉的教士）同來的，關於福納爾的事我曾經說過了。』正在這個時候，似乎是加撒林已經出去了，她再說，但是好像不是親眼看見了的。『貞德告訴我那個教士穿了外衣，並且他對她說如果你不是好的就要離開他們，如果你是好的就要和他們接近。貞德對我說她爬到和尚那裏，到了他的膝前，他雖然聽見了她的懺悔，但是他沒有用正常的方法。』

在這個時候，似乎加撒林又回來了，來偷聽。她是個良善而忠誠的婦人，感激那年輕的女客，因為她幫助她紡紗；但是她和普通的女人一樣歡喜好奇的事，像貞德的這一個人，她是從杜來米來的——關於她的家事她已經聽見過。——來見都蘭·來素，所以也到她這裏來，她對於此事，也不能不存好奇的思想。而本鎮的省長又來了，這更重要了，因為這種關係，而來拜訪那從異鄉來的女客人。向來她的家裏也沒有這樣的榮幸，所以給她很大的刺激。加撒林雖然已經出去了，但是她因為好奇又來竊聽，誰又能來責備她呢？無論如何，她聽見了以下的談話：

「貞德看見羅伯·巴特古不願意送她去見王上，我聽見她說她一定要去見陶封王子，命令式的說道：『你有沒有聽見預言說法蘭西因爲一個婦人的關係而遭破亡，但是羅倫邊境的童貞女要把法國恢復過來？』我記得我聽見了這話以後，非常的驚奇。貞德在這時候，不能再忍受了，好像婦人生小孩子時候的不能忍受一樣。」

或者她說這話要和來素的妻子在那一天晚上生小孩子的時候作一種比較。

八

貞德所遇見的教士的苛責使得她有最後的成功。她也沒有叫，也沒有掙扎，口中也沒有吐沫，也沒有逃避，也沒有遏斯底理的神經病態；不惟不飛跑了出來，而且跪在地上，用她最謙卑的態度和上帝的僕人接近。她一點也不怕。羅伯·巴特古也不能不受印象，再者他看見了這種情形也不能再加以抗拒，並且覺得他的原來的主張不對。再者羅伯·巴特古也不是完全不能接受人勸。

我們不知道貞德是怎樣的一而再的麻煩省長巴特古，他們彼此以後會晤的情形，我們也不知道。後來有人控告貞德說她曾經告訴巴特古說她要生三個兒子，大兒子教皇，二兒子皇帝，三兒子王上。巴特古說你這三個兒子可以留一個給我，讓我做他的父親，因爲這些人既有權貴，好讓我也得一點利益。但是她

說時候還沒有到，不過聖靈能彀知道。這種說話，就是控告貞德的憑據，並且在貴人和有權的階級當中，巴特古也說了好幾次。

另外有幾個故事，不一定完全出於傳奇，也托附在貞德的身上，這一個當然也是其中有趣的一個。這也是後來控告文件當中奇異文件之一。她有沒有真的向巴特古誇口，也不知道。也許是虛造的事實，如果是虛造的爲什麼呢？爲何發生的呢？是不是和我們所知道的她的品格有不合之點？我們知道她一而再的聲明要保守貞潔，是不是那種願望與聖靈要她生兒子的意見不相符合？最後，如果她要向巴特古誇口，是不是可以使得巴特古放她，還是不放她？是不是因爲故意要藉着欺騙而拯救法蘭西？很難以決定。照着控告文件的開頭語看來，她已經做了巴特古的夫人，這種事件完全是侮辱。

安那特·弗蘭絲平時無論看見那種故事記錄，就輕易信從，他在這個故事的下面，加以注解，說貞德的說話不過是一種比喻。她所預言那三個兒子，弗蘭絲說基督的和平就是她的責任，她的使命如果可以達到，教皇，皇帝，王，都要在基督教會的愛裏聯合起來。但是聽她話的人對於這件事完全不能聽懂，因爲他是常人，只能用常人的方法來解釋，所以也用常人的說話來回答。

這也不是不可能的。貞德一定能發發明一種故事來達到她的目的。她一再的創造故事，比這還更神奇。但是在我們看來，在對於和巴特古的談話上是最重要的，就是告訴巴特古，她所聽見的聲音，這一種秘

密，向來沒有告訴過第二個人。他們這一次的會談一定是在一個祕密所在的地方，因為她自己說，除了巴特古和王上兩人之外，誰也沒有告訴過。一定沒有人在那裏。就是這一次她使得他折服了，無論如何，使得他受了感動，最後立即派人出發，到陶封王子那裏去。——這可以說是貞德第一種成功。至少，她有了和陶封王子接觸的機會。關於巴特古所寫的介紹信，介紹貞德到哲農去所受的接待也不一定可以相信。再者，或者有一種可能性，他們所仔細報告的態度就是普通的人所希望報告的。他們說和陶封王子同處的大人物們接着了巴特古的介紹信，像君王接受神器一樣，說明這不過是一種幻想而沒有人注意；另一方面，上帝要拯救法蘭西要在一個人的指揮之下完成，上帝的威力超過了人們的瞭解。這一段的說法可以說太浪漫了，難以置信，然而我說，其中也有實在性的可能。雖則有幾點錯指了，但是在我看來，在實際上指明巴特古的信在哲農所發生的效力。巴特古在實際上不是個不負責任的人。就是負責任的人也有時被人以巫術和迷信所錯認。懷疑消沒了，最後准許貞德赴哲農去。

九

在沒有得到這種的允許以前，她已經等待很久了，這裏面發生了不少的事。貞德除在樂愛的家裏找到了紡紗的工作以外，尚嫌不足以消磨這緊張而有希望的年月。要記得她在那裏等待好像婦人等待要

生小孩子一樣地不能忍受。無論加雜了什麼事，她都歡喜。她曾經到朗西去，到了羅倫公爵的法庭上，這是在梵古拉的時候去的，墨孜的琴尼陪她到了土爾去，來素陪她到了朗西去，這在她的一生裏要算是兩件最特別的事件。除了要消磨時光以外，不能算爲特別，不過是沒有意義徒勞往返沒有成就。爲什麼她要到羅倫公爵那裏去？她可以在梵古拉一再地追問着巴特古。她希望在這一次的旅行能得着什麼？這位公爵她已經知道的，向來是附合英國和布根地的一黨——換一句話說是個仇人，而在特羅亞的條約上希望將法國的土地拱手送給英人。無論如何不能希望他來幫助法國。她遲遲地的到哲農去是要獲得一個大的爵侯，使得他們也擁護法王。然而在羅倫公爵這一方面看來，她不要想得着一點助力。他自始至終就是個英國和布根地一黨。然而她去了。她荒費了那寶貴而緊張的時間。爲什麼？似乎是沒有什麼有價值的回答，除非是說，她忍受不住了，但是這也十分簡單的，在實際上有了一個采地的大公爵來叫她，她就聽從他的招呼。或者她不敢拒絕。她還不明瞭大公爵的習氣如何，她除了對天以外，向來也沒有和別的公司王孫接交過。地上的王侯或者仍然可以使得她肅然起敬，所以羅倫的查理第二來招呼她，她答應了立刻就去。

這就是貞德到朗西去的理由。但是他爲什麼，既然是一地之王侯，爲什麼要叫她來有什麼謠言使得他不能不去叫那個鄉下姑娘來？這位姑娘不過最近纔到了梵古拉，已經把固執的巴特古的思想打破了，

他已經派了一個使者，立即馳往陶封王子那裏去。這位公爵對於這件事也不能不加以懷疑了。既然是一地之主，生活優美，在職責上，在地位上，他也似乎是願意打破一點沉寂的生活。杜來米的童貞女是外面來的一種新奇的事；一定有點吸引力。再者，他也爲他的身體擔心。或者杜來米的童貞女能來幫他的忙，或者可以給他神祕的忠告，無論如何，他要她來。而她來了。

及至貞德到了以後，她看他只注意自己的事，而對於政治的事件反倒漠不關心。她自己所說的話可做證明。「我告訴他，我要到法國去。他問我他怎樣方可恢復康健，我回答他，關於這件事我一點也不懂。我稍微告訴他我的旅行。然而我又說如果他把他的兒子交給我，再給我些人，把我帶到法國去，我就替他祈求恢復康健。」

這一種的說話很有意義。可見她之所以來，完全是爲達到自己的目的，就是要到法國那裏去。及至看見他對於這件事沒有興趣，她仍然保守着自己本來的意見。「我告訴他，我旅行的事很少，一點也沒有誇張，免得有不幸的事件發生。」她也料事如神地立了一個活約，如果你能叫人帶我到法國去，我就替你所禱康健。他一點也沒有答應了她，因爲她來了，只給她四個法郎作爲旅費，但也是交給來素的，此外還給她一匹黑馬。這四個法郎也有點太於吝吝，但是他所給的一匹馬，足以使得她有冒險的行動，因爲他是布根地的一黨，自然她不歡迎她去幫助法國。但是他給了她一匹馬，這一匹馬她可以乘坐到法國去。——也足

以表徵他願意她去。是不是她的魄力使得他悅服？是不是要博得她的祈禱？歷史和貞德一樣，關於這一件事，未曾加以說明。

貞德對於公爵並不是個熟人，有了這種的報答也難得的了，但是照另外的證據看來，貞德以為這就是他的奸計。這個證人就是馬格理·圖拉德（Marguerite la Touroulde），查理第七的財務大臣的妻子，貞德在她的布爾格的家裏曾經住了三個禮拜，貞德和馬格理同睡在一張床上，照她說，她們兩人真正知己極了。這兩個女子一天到晚在一起，彼此交換信仰，似乎是貞德說過她警告過羅倫的公爵，除非他把所有的罪惡生活都放棄了，而與他的髮妻和好，他的病永遠不能治好。這似乎對於他很有困難，因為波威利亞的馬格理就是他的髮妻，但是或者貞德不曉道傳染病的緣故。

這是很奇怪的一回事，公爵這樣的謙恭接受鄉下姑娘的勸告，而她呢，不過是個年長的孩子。他常常看見許多的人在他面前戰慄。這種鹵莽一定使得他氣得發暈。因為他已經到了六十三歲的年齡，然而他仍然朝夕不離的和一個賣菜的鄉下姑娘名叫愛麗絲·杜馬（Alison Dumay）的同居，而她的父親不過是在公爵的門前開了一爿小店。他和愛麗絲已經生了五個兒女，而愛麗絲也是個私生子，據說她的生父是一個和尚，她自己住在金黃輝碧的皇宮裏還不知足，但還要使得她的兒女，母親和姊妹都过着舒適的生活。朗西的居民等到公爵死了就起來報復，把她滿身澆糞，叫她在大街上走，然後把她祕密地處以

死刑。

可憐蟲愛麗絲她死的時候真慘，然而比較許多的公子王孫的嬖妾死了的時候並沒有分別。或者受了嚴厲的處罰也太過了。她是個妓女不錯，但是她失落了房屋，傢具，金銀，飯碗，和種種的東西，一齊都完了。她喜愛這許多東西特別利害，好像貞德喜愛救法蘭西一樣。一方面是妓女，一方面是聖者，一方面是物質的，一方面是精神的。從本能上來看沒有多大分別的價值。所有的分別是在種類上，而不是在程度上。然而我覺得也不能不和她表同情。她一生除了末後的一段以外，有過快活的一生。也不是每一個賣菜的女兒都能變成公爵的小妾。和別人一樣，也有她的幸和不幸。公爵一直愛她，這就是她的幸，而公爵死了就是她的不幸。無論如何，她每天的生活是舒適的。她的兒女，母親，姊妹也都有了辦法。只要看她的愛人遺囑如何。法蘭西的中等階級人也得着了安慰——這種遺囑使得朗西的人民，遠親近鄰都來了，在她死的時候，給她舉行一種污穢的遊行，而結果死無葬身之地。

十

單單對於公爵惡跡的攻擊還不能盡貞德的原意。第一步她已經打進了布根地的最堅固的堡壘。更鹵莽地要叫他的兒子和幾個隨人跟她一直到哲農去見陶封王子。她所要的是他的兒子呢，還是他的女

培巴爾公爵，歷史家說她所要的是他的女婿。但是貞德明明的說道要他的兒子。而現在呢，查理，他連一個合法的兒子也沒有。是不是她要愛麗絲所生的一個兒子，就是現在住在公爵府中的，還是她要的是雷因·丹珠 (René d'Anjou)，巴爾的公爵？這個問題是很混合的而不清楚，因為巴爾公爵對於貞德將來到者農去的前程上是很重要的，而那賣菜女兒所生的兒子倒是無足輕重。有幾種理由為什麼貞德要巴爾公爵出來幫忙。第一，巴爾公爵向來倚靠羅倫公爵，因為在雷因·丹珠十一歲的時候，查理就把他的女兒以撒波拉與他匹配成親，而那時的新娘還更年青。因為這個緣故，所以羅倫公爵替巴爾公爵攝政，而他也加入了英國黨的這一方面。但是等到雷因自己執政的時候，他親法蘭西的態度又漸漸的明顯了，這是出於受了他的朋友巴特古的鼓勵和慫恿。所以貞德公開的請巴爾公爵加入她的一黨。她的這一種舉動似乎是高人一籌，而作孤注一擲，可是她的這種計劃失敗了。

第二，雷因·丹珠似乎是個有幻想的青年，經杜來米的童貞女一經呼求，他也許立即跟隨而去冒險。他是約蘭地 (Yolande)，西西里和耶路撒冷的王后 (Queen of Sicily and Jerusalem)，安助女公爵之子，在這個時候正是二十歲。他有一個矮小又好說笑話的人名叫地得爾的，也在他的庭上，另外有一個從摩洛哥來的黑人，是一個可憐的巫人，使得墨孜的人民有了不少的娛樂，路上的人有時可以看見他替主人拿着兩個禮帽，幾個兔子。墨孜的市民呢把帽子還把他，而把兔子宰了請了貴歸出來吃了一頓。除

此外，這位青年還有別的嗜好。他精於騎馬，會使長槍，會做詩，還會畫圖畫，有閒的時候織織花氈。他的技術很多，所以杜來米的鄉下姑娘也歡喜他。但對於貞德是很不幸，她不能立時使得他加入她的隊伍。——她和查理第二說話的時候，心裏業有成竹。她看見沒有成功也不再等了，因他已把他的命運和陶封王子的命運作了孤注一擲，這是六個月以後在博拉汶（Provins）的事。（那時正是一四二九年八月三日）

他決定不要幫助那位女英雄，和那新加冕的查理第七也不足為奇。他的母親和他的舅父路易，就是她母親的兄弟，也是查龍的主教，又是教會的紅衣主教，巴爾公爵的承繼者，替他訂婚，那女子就是羅倫公爵的承繼女兒，不期然而然地使得他加入了布根地黨。在這同時，結婚的時候（富格條約一四一九年三月二十日）紅衣主教也把他的采地交給他的十歲的外甥。十歲的孩子有什麼主張呢？今日的家庭教授的十歲兒童連采地是什麼意思也不懂，而他的新娘呢，還在襁褓之中，然而已經使他加入了一個危險的黨派了。十歲的雷因·丹珠他知道什麼是親英的布根地黨，什麼是亞爾麥克黨。他所有的興趣也不過是本兵的把戲。一直到了成年的時期為止，自己沒有作過一回主張。但在成年以後他的興趣就轉到了貞德和加冕王陶封的那一方面。英國的侵略者必須打出了法國的海岸。雖則有特羅亞的條約，雖則有家屬的關係也沒有用處。所以在貞德見他的岳父六個月以後，他決定了，決定加入貞德這一方面，加冕的王這一方面。他是個有自由意志的青年，他是個有才德的青年，歷史上稱爲好王雷因。

第七章 哲農之行

貞德二月十二日自朗西回到梵古拉來，再來會見巴特古，並且告訴他說，陶封王子的軍隊在奧林附近曾經大敗，並且說如果不讓她去，恐怕陶封王子的損失更大。安得魯·蘭恩氏說恐怕這就是個好機會，使得他得不到樂愛的家裏來看貞德。等到羅夫來的戰爭消息到了梵古拉，過了幾天之後，纔知道貞德所報告的消息不錯。他很奇怪爲什麼這個女孩子能預先知道。她有第二種視覺，第二種視覺巴特古是再不能否認的了，這種視覺在巴特古看來不是出於上帝就是出於魔鬼。如果是出於魔鬼，她一定是個妖巫，而去欺騙屬上帝的人。但是假如她不是魔鬼，便怎麼樣了……。

她自己不欺騙屬上帝的人，所以巴特古在二月二十三日就送她起身到哲農去了。

一一

同時陶封王子的欽差也到了梵古拉，並且可以幫忙貞德叫她怎樣的走。要記得，這個人名叫古勒·維尼 (Coleb de Vienne) 就是專差送信給巴特古的。不單單古勒·維尼陪着貞德旅行，墨孜的琴尼，爾特·普倫也同她一道去的，他們並且帶了跟人裘連和何納古，和另外的一個人名叫理查·阿吉的同去，不過理查·阿吉的事蹟並沒有說得明白。在他們還沒有動身之前，各人都配備應用行裝。巴特古一定想他做得不錯，因為琴尼和普倫是他手下最得力的兩個人，來素也來幫忙，梵古拉另外也有幾個人來幫忙，樂愛和雅各·亞倫曾經陪同貞德到過朗西去，現在他們也來幫忙。普倫配備的東西最妥當，他配帶一套外衣，帶了馬刺，腰掛寶劍，足登皮靴，關於仔細的情形，拉羅諧爾的旅館中人記得最爲詳盡。他說貞德的頭髮短而黑，來到哲農的時候，身穿灰黑色的衣服。他們也另外給她預備了一匹馬，化了十六個法朗。羅倫的公爵所送給她一匹馬，並沒有說到怎樣用法。因為貞德隨從的人想到那匹馬是布根地黨的領袖贈送的，走到陶封的王庭上去一定不適宜，所以就不用那一匹馬了。也恐怕那一匹馬未必是上乘之駒。不過在貞德看來，倒不是那馬如何，而是她自己不會騎馬，所以她後來對孫理主教 (Bishop Senlis) 說那匹馬不合式，如果他要，她就可以把那馬送回來。這次的拒絕就造成她在魯恩被控受焚的條款之一。再者羅倫公爵贈送的馬不再爲人所注意了，而爲人注意的是梵古拉人所贈送的新馬。巴特古忠告了她的隨從人士一番，並且交給了她一把寶劍，就和她分別了。

都蘭·來素原來是第一個信仰貞德的人，而現在他反倒落在最後，料理柏理柏提的小事，這種的草昧的生活，貞德早已放棄了。他不曉得這位表妹的結果如何，因為他比她大了十六歲而有時被稱為姑夫。她曾經請求他到過梵古拉的省長那裏去，看他受窘迫而發笑，而過了六個月又加入她的軍隊了；他曾經使得他和他的朋友在一起，又曾經遇見了那可怕的和尙所做的符咒；借給她男子的服裝，拖他到朗西的宮庭上去，裝扮得像個男人，她似乎覺得她的使命一定會得成功。貞德到哲農去了。都蘭·來素仍在柏理他的表妹曾經使得他的生活發生了紛擾。而現在他又可按步就班的從事於日常的生活了。然而在他的生活中又發現了一些祕密，因為他再看見她的時候，她已經全身武裝了，手中拿着了手杖在瑞木大教堂裏站在王上的旁邊。

三

他們出了梵古拉的法國之門是在一四二九年二月二十三日星期三的下午，此後就馬不停蹄的跑了三百五十英里的路。加撒林·樂愛親自看見他們動身，在同時也有許多別人在場。他們出發的情形很好。那年的冬季雨水特別的多，而河流的水也滿了岸。巴爾公爵出去釣魚，因為這是洪水之期。為穩妥起見，他們把馬蹄包好，他們也有時夜裏行走。普倫和貞德並騎而行，問她真正能否達到她的目的，她的回答是

千遍一律的，他們不要怕，因為他有命令，所以她去做；因為天上的長兄叫她這樣地去做；因為上帝他自己也對她說，她要去打仗，恢復法國的土地。他們的神經非常緊張——而誰能責備他們呢？因為這種責任非常重大，要帶領一個處女經過戰爭的區域是不容易的——他們不得不犧牲，但是貞德的回答是有餘勇來鼓勵他們。有時他們的情感稍變，來刺激她。恐怕他們不過是試驗她。因為他們假裝是英國這一方面的。他們想逃走，因為他們懼怕別人來攻打他們。但無論如何都不足以動貞德的心。不論她以為他們是真是假，她一點也不慌張，並且說道：『不要逃跑，奉上帝的名，他們一定不來傷你。』在這種情況之下，她有內憂和外患，但是有經驗的男人也敵擋她不過。她在白天旅行也可，夜間旅行也可，她的支持之力和他們一樣——婦女們真是難得有她這樣的人，但是她仍舊要叫他們聽她，聽她的彌撒。『只要我們聽見彌撒，樣樣的事情都好了。』但是他們總是恐懼，她也知道，在那十一天的旅行當中只有兩次他們可說完全聽從她的話。

懼怕別人，在她看來，是出於心內的虛想。就是說杜來米處女的名聲已經傳揚開了。我們可以說，她已經成爲衆口所講論的題目，她的一舉一動全法蘭西都知道了。但是在她這一方面一點也沒有滑稽的事件。他只要梵古拉的省長注意，和兩個隊長長的信從，樣樣的事情就穀了。她得了梵古拉省長的注意，並且打發人送她到哲農去。貞德已經贏得兩個隊長長的信仰，不但是他們肯冒萬險，而且他們也願意自己拿出錢

來做路費，明瞭法國人情的人，就知道這種事情原不容易，而他們可真算是有大的貢獻了。自然後來到陶封王子那裏的時候，他們也獲得了一份的報酬，但是他們出發的時候一點也沒有把握。她所得的可說沒有什麼，不過造成了特有的人格。她尚且還不認識陶封。她還沒有解了奧林之圍。她還沒有恢復法國。她不過只曉得自己有做這種事的能力。這幾個人也相信她，似乎是別人也聽見了她；知道她那很少的陪從的人就會做出驚天動地的事業來，他們來了是來保護她。墨孜的琴尼好像是一隊之領袖一樣；他絕對地信任貞德，她的話感動了他，使得他愛上帝和愛她一樣；他相信她是上帝差來的，因為她向不發誓，歡喜到禮拜堂裏去，並且遇見別人發誓有做十字架記號的習慣，遇見窮苦的人就拿自己的錢來施捨。普倫也有同樣的感覺，他並不知道預言的性質之所在，但是他知道她非常純善，和聖者的純善一樣。

他們對於她的貞潔的敬重和對於天上的信仰是一樣的重要。他們不過是普通的兵士，生活枯燥，和一個婦人旅行，而特別是鄉下的康健的姑娘，機會真正多極了，雖則毫無抗拒，但是自始至終他們沒有對於她想過壞的念頭。他們夜裏不旅行的時候，大家睡在一起。墨孜的琴尼說：『我們睡覺的時候，一個睡在女英雄的左邊，一個睡在女英雄的右邊，她的上衣和內衣完全扣好；我敬重她，絕對沒有想過壞念頭，我可發誓。』普倫也說：『我們和女英雄睡在一起，就是和墨孜的琴尼，他也可以同作聲明……我那時很年青，可是我覺得在我的肉體方面從來沒有想過壞念頭。我在理性上和德性上已經以為她成聖了。』

很難下以注解。兩方面都可以說。一方面貞德沒有性的吸引力——她的身體健壯，可是給同伴看來一點也感不着她是女性，不過這種解釋似乎不通——另一方面，因為和她親近慣了，而她有一種特別的力量，這就使得他們的品格超過了平常的水平線。墨孜的琴尼和普倫一定可以用這種方法來解釋。

密昔力說，帶點愛國性的幽默，英國和德國的女子都不敢這樣的做。要是這樣的做，就把女子怕死了。然而無論如何這種事實是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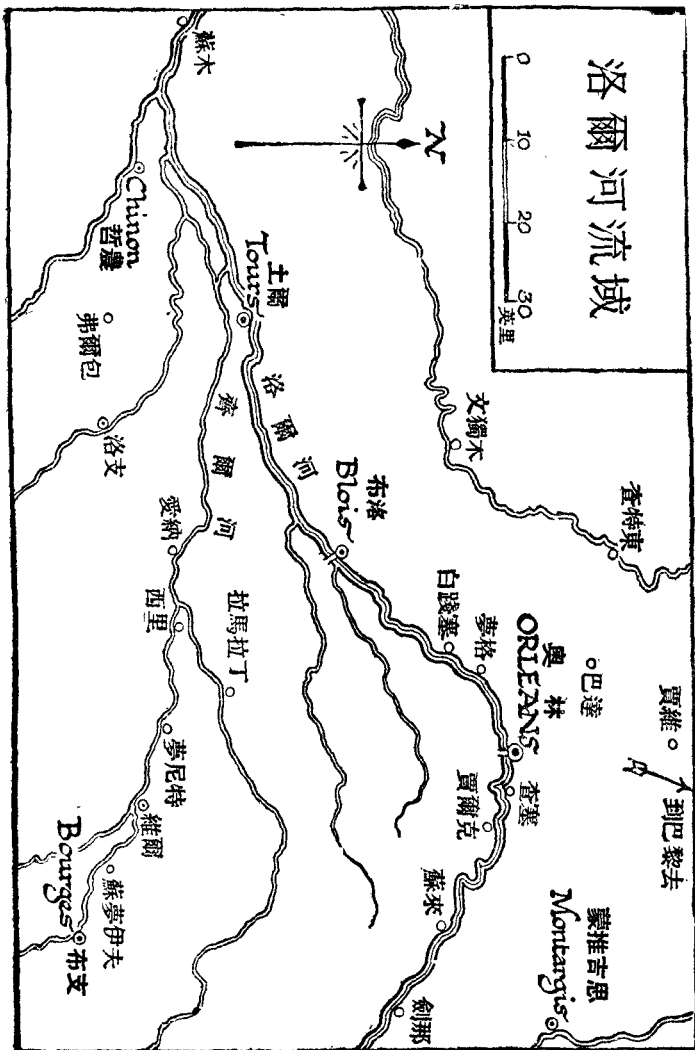
四

貞德的主張沒有錯：他們一直到了哲農，一點也沒有遇見阻礙。他們所經過的一段路，危險萬分，她一點也不怕，因為上帝替她預備好了，她之所以生在世上的，就是爲了這種目的。很奇怪的，他們這一班走路的不過是六個人，但是沒有遇見人來攻擊。那時旅客時受搶劫，而在布根地黨看來，這一班人到陶封王子那裏去，一定與他們不利，當然，要出來阻止。然而他們在路上，一點困難都沒有。他們動身的時候，路線是經過一個人計劃的，這個人在他們所必經的路途當中有一座堡塔，使得他們可以在愛陳那（Echenay）地方住宿。但是在實際上看來，他們第一夜裏一點也沒有停止，急急地跑過山路，而在厄爾賓（St. Urbain）住宿。路途非常危險，仇人到處都有，而氣候又不大好，河水高漲，而又月光無色。他們一點也沒有停留，一直

到了厄爾賓已經破曉了。他們知道不要經過拉撒諾的森林。在厄爾賓的時候，阿爾諾·達拉納(Arnauld d'Aulnoy)主教接待他們，他原是巴特古的朋友。厄爾賓的主教替他們行聖禮，這種禮節自一三二二年以來已經實行過，創始的人是約維拉(Joinville)，爲的是貞德和她的伙伴在路上的時候，好避免敵人的追擊。所以無怪乎墨孜的琴尼和普倫不分晝夜的趕路，一直來到這個地方，方始稍停。原因是因爲他們在打仗的時候常到這個地方來，所以一到了厄爾賓就直接向着那寺院走來。他們到厄爾賓的時候天已黎明，過了圓洞式的城門，雞鳴看見他們來了一齊叫呼走開。厄爾賓在今日不復爲人所記得了，在法國的邊遠省份中也找不着它的街道踪跡了。只有那禮拜堂，荒涼的寺院，和那寺院前模糊不清的浮像存留着。而在一四二九年二月二十四日的黎明貞德帶領了她的第一班人馬到此。

在此以後，他們走路的路線也不明白了，只知到他們經過了奧克塞(Auxerre)，他們在這裏參加大彌撒禮，這座教堂金碧輝煌。過此以後就到了劍那(Gien)，這個地方可說是已入正式的法國領土了。過此以後他們不再怕布根地黨的危險，但是那地綠林豪傑遍起，隨時都有搶劫他們的可能，甚至於勒索贖人。照安那拉·弗蘭士說來，雖則他們到了本國的領土境內，然而貞德在這個地方遇着了極大的危險。陶封的兵士，餉餉不足，不顧信仰隨時都有反叛的可能。這裏，他們辯論，來了一個童貞女，要到陶封王子那裏去；如果我們把她擲在泥溝裏，而加上一塊大石頭壓在她的身上，陶封王子一定可以拿出大錢來贖

洛爾河流域



她。我恐怕這是出於弗蘭士的杜造。但是有一段故事，說有一隊兵在路上埋伏要害他們——然而貞德也沒有什麼寶貴的東西，不過她的手上有兩個貴重的戒指——他們埋伏，等到貞德一班人來的時候，他們自己一點也動不得。我以為這一個故事比弗蘭士的故事更為可靠。

過了劍那以後，他們經過弗爾包（Fierbois），這個村莊是在洛支（Loches）和哲農的當中。弗爾包在貞德的歷史上是很重要的。那裏有聖加撒林的神龕，所以說在貞德看來是全路上最重要的地方。她就在那裏去拜聖加撒林。拜訪過白蒙僧舍的人和見過弗爾包教堂的人，一定以為這兩處的地方很像白蒙貞德的像。在這裏她一天參加了三次彌撒。她在那裏也寫了一封信給陶封王子，告訴他，她現在已經走了一百五十里的長途，她帶來了他的好消息，就是在羣衆之中，她一見就可以認得他是王子。

這裏快要到她的目的地了。他們到了哲農，在實際上是一四二九年三月六日，星期日。那是鄰德節以後的第四個禮拜日。這一個禮拜天稱爲鄰德節，杜來米的小孩子們在這一天到噴水池去舉行野餐，這種事件，也就是後來貞德身受困難的原因。

五

哲農的堡壘峙立於維尼（Vienné）河上，規模宏大，旁邊房舍櫛比，屋頂多灰色，維尼河水甚闊，水又

深黑。遠遠的看來哲農的堡壘是個原野上的灰色的偉大的建築。今日的哲農破殘得多了，而在那些砌牆的石縫之中，又多塗以灰黃色之石灰，貞德看見哲農的堡壘時，她覺得它的偉大，而在堡中又有不少的花園，鐘塔高聳，在那土爾的省份裏，襯着森林和葡萄園，可說形成特別的景色。也無怪乎陶封王子只願生長在這堡砦的宮庭裏，而不願意再從事於戰場的生活。歷史家已經說得詳細了。他是他母親的十一個小孩子，而又是第五個男孩，他的父親不知究屬何人，雖然他負着很大的使命，但是他情願偏居一隅，作一個關門皇帝。他在小的時候，安居於富貴，所以無怪乎他長大了也有這種嗜好。他的宮內陳設優美，有三支搖床，三層床帳，連他的侍應女人的室內都鋪設得非常華麗，冬有暖簾，夏有涼室。他有一座鳳尾琴。他自稱為旁修爵士，而現在他做了土爾的公爵了。他情願生活享樂而不負責任。床帳，舒適娛樂這是他所要求的。不幸的，他又稱為查理第七，法國的查理第七，要比較貞德的品格，那真差得遠了。一個是懦弱無能，一個是勇敢虔誠，一個是喪家之犬，一個是英明的童女。貞德來了要強迫他去做他所不願意做的事，所不敢做的事，但是後來也願服從她的計劃了。試想一想貞德以為查理如何，再想一想查理以為貞德如何，這都是很有趣的。但是貞德永遠的忠心，永遠的敬重查理。而她呢，她是上帝所選派的人。她使得查理覺得麻煩，這是很顯然的。她對待查理和對待亞拉松公爵一樣。查理是她的中心人物。她糾纏着查理，叫他去恢復法國，而查理呢，只要和平，貞德要救法國，而查理倒把法國置諸腦後了，他只要偏安一隅便好了。他只要安樂的生活，而

貞德要去打仗。他一聽見了，雙膝戰慄，牙齒嘶氣，而他的內心一點也得不着這種印象，他是個虔誠的羅馬教人，並非是個惡人，不過沒有勇氣，而一半以爲貞德真是個討厭的人。怕事的人總以爲有情感的人爲討厭。退讓的人知道進取的人要他去做，但滿心不願意去做，反倒以爲討厭。愈是這樣愈以爲討厭。貞德就是這一類的人，因爲這是她的責任，她是不能脫逃的。她看見了陶封王子馬上就認得他，而他以爲這不過是個播弄笑談的小丑，但是貞德見了陶封之後，何肯再把他撒手。

可憐的查理。他是個意志薄弱的人。貞德給他起了一個名字，名叫紫金，就是堅強的意思，而事實上他那四肢毫無氣力，如果不穿衣服而看見了他那憔悴的手，真要把人嚇死。他穿的是綠布的衣服。有一個史家說，他的面貌也頗可看，弗蘭士恐怕最真實了，說「他的樣子醜極了。」貞德給她起的名字太好了，而平常的人叫他作村夫——這種稱呼對於法王並不是一種尊敬的表示。他也窮得可憐，有時還得到廚房那裏去借錢；他也得當押珠寶，舊衣服破了補上新的袖子。後人有詩說他窮得和乞丐一樣。

他的身體更可憐了，眼睛有閃動的習慣，又自己放縱，對於親近的人又有一種變愛的習慣，他最會妒嫉。（據我想來這不是由於其他公子王孫的關係，而是由於他的母親的關係）照我們的今日的心理學上來講，一定可以追踪到它的原因。從人情一方面來講，除了和一個瘋人結婚以外，在二十一年的生活當中，所生的子女一一的死去，能無悲傷，而她自己呢，她的身體特別的胖重，只能在雙輪車上枯坐終日。這種

種的不幸使得她對於她的兒子更不能照顧，而她的脾氣更壞，她的智慧愈窮。陶封的身體也特別的弱。他的心理也不康健。他的母親一再的說他是私生子。自己的母親都說他是私生子，等到他長大了以後，他的感覺就可想而知了。他自然是在困難當中。自己本來是法國的唯一承繼人，而他的母親反倒說他的出生是不合法的。這種困難真正難以克服。除非有特別的才能不能勝過這種情況。陶封一點才能也沒有。所以他更不幸了。他的身分的不合法，使得他擔心事，而他的國家又大半被別人佔領。他另外也沒有多少人來幫助。他只得逃避，用苦工或娛樂來逃避一切。不單單他的身體上有缺點，而他的本性上也有缺點。要是今天，我們對於這種人就真沒有辦法了。我們看他這個人爲困難所擾，而一方面又羞忿頻加，自己欲努力奮鬥，而毫無力，覺着自己實在不能勝任。貞德呢性質爽直，而查理則有神經病，所以他們兩人兩相比較起來，實足令人發笑。

他的人民都來侮辱他。琴尼·約弗·烏爾新說他真是個可憐蟲。普通的君王無論如何不能受了這種的侮辱。他的仇人也來侮辱他，彼得福公爵寫給他的條款，有人品的人也不能再忍受下去。再者，在貞德到哲農的時候，他更糟了，受了四個歌詩的人的引誘，有兩個人簡直是下賤極了，第三個人不過是個貓兒手，第四個人是一個近視眼的兵士。佐治·特穆理 (Georges de La Trémouille)，雷諾·查特爾 (Regnault Chartres)，瑞木的大主教，羅伯·林穆孫，瑞拉·高古特等這一班人也不是有特別的才能。或者

也不能多責他們，因為杜來米的貞德來的時候，居然就叫查理去見她，這也是奇特了。

查理會見貞德的時候並沒有歡迎之意。然而他答應了接待她，這也是難能的了。他一定要問，遠遠地我那梵古拉的省長介紹了一個女子來，到底是個什麼樣子，非得看一下子不可。再者像巴特古這樣的人派了兩個隊長送了一個女子來，這個女子一定有特別的價值所在。再者在那一個時代，異象本是常事，雖然不一定有效，但是迷信是風行的，信仰最爲人所稱道，查理是個虔誠的信徒，當然對於這件事情發生興趣了。再者他的岳母約蘭地，西西里的王后，也來影響貞德。另外也有別人反對這件事。陶封呢，他的大臣，他的諮議，他的親屬這樣說，那樣說也使他難以決定。貞德在這個時候住在一個受人尊敬的貴婦家裏，她的住宅也靠近堡壘。在憐德節的時候，（四旬齋）她向來有禁食的習慣。十七歲的時候並不一定禁食，但是她一定要守齋禮。在這兩天當中，查理打發使者去會貞德問她『你爲什麼來？』在起初的時候，她不回答，她說要和陶封王子直接談話。他們說是陶封差派來的，她說上帝叫她來有兩種重要的使命。第一就是要解奧林之圍，第二要叫查理到瑞木去行加冕禮。在這個時候，陶封叫陪伴貞德的人來，當然是琴尼和普倫，他們說奧林城守圍得很嚴密，破出重圍是不容易的事。在許久的考慮以後，就叫貞德直接來見王上。雖則有了這一種的決定，但是查理對付貞德還不公平。也或者有別人說過閒話。也或者他要試探她。也或者要看一看這位童女，能不能一定照她所說的話而行。照貞德過去的歷史看來，可以說陶封的這種舉動

完全是荒費時間。異象是很平常的事不足爲奇，只有一小部分有實驗的可能。爲什麼他身爲法國之王反倒要聽她的述說，而她也不過是個無名的鄉下姑娘？爲什麼他要反對全宮庭裏人的意見？我想可以用人情來說明。查理外表雖很敬重，但是他的輕佻的心也超過了他的品格。他有點不耐煩了，不得不尋個逃避的法子。再者，或者在他的內心的深處，有了一種感覺，感覺法國的情況。而在宗教迷信一方面又有童貞女的言論作爲宣傳，說她可以拯救法國，穆林和別的預言家已一再的說過了。我想這許多的情事都摻合在陶封的懦弱的心裏了。這種事情也很難以打動了查理第七的心。只要打進去一次，可是不容易取消的，因爲他有了這一種的弱點。分析個人的朋友行徑和分析個人的行徑是不同的。有何人能知道自己？又有何人能知道別人？如果我們不能瞭解自己和別人，又何能瞭解五百年以前的人呢？因爲要知道他們的品格只好靠當時的政治記錄，而這種記錄又不充足。歷史家對於王上總是客氣，王，雖然是無能的王，因爲有權，所以限制歷史家作實在的記錄。要記得說王上無足輕重的話不是勇敢的人就不敢說，特別是在王上仍然生存執政的時候，限制特別利害，如果不顧這種的情形去做，那真得冒險了。所以要說明查理第七的品格和動機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特別是在接待貞德的時候，不知他的心情如何。他是可以相信的嗎？他是個懷疑者嗎？這是歷史的問題了。在事實上，過了兩天以後，他接待貞德而聽她的言論。陶封王子和杜來米的處女現在面對面談話了。

六

照我看來，這是最足使人驚奇的一次會談。貞德慢慢的走上了那個陡山，過了中橋，在土爾的大門之下過去了，她到了米留宮，就是在這裏陶封王子接見了她。在她進宮的時候，有一個人騎在馬上，拉着轡，說道：『哎呀！那不是個女英雄嗎？如果讓我留她一夜，我相信她就不再會是那個樣子了。』貞德聽見了，她說：『啊！你不相信上帝嗎？你要快死了！』沒有過了一點鐘，他掉在河裏淹死了。

同時貞德仍向前走，過了中橋，接待她的地方是在米留宮堡的大客廳內，這個廳子有七十呎長二十五呎闊，一端有一個火爐，一面有三個窗子開向花園，從另外的一個小窗子看去可以看見城市和河流，及本地風景。貞德既經進入這個客廳充滿了奇異的思想。然而陶封對待她並不公正。他想要把自己隱藏在羣衆之中，而穿的服裝又與臣子相同。然而這都不足以使得貞德認不清楚。她立即指出他是王上。她立即跑到他的面前，使禮說道：『陶封陛下，我是女英雄貞德。天帝叫我來告訴你，你要被膏爲王，並且要在瑞木被立爲王，你是上帝的柱石，因爲他是法國的王。』

這一種認識的舉動有聲有色。大廳內燃起了五十個火把，而擁擠了三百多人。這裏有軍人，大臣，教長，有些是互相仇視的，有些是互相調笑的；但他們都一齊要注意這新來的人物，他們希望能得一小時笑談。

的快樂。在他們看來，貞德也不過是同一個跳舞的人，玩魔術的人一樣。不惟她所穿的衣服拖得很長，而她那剪短了的頭髮反倒成了注意的標幟，比較那些時髦的貴婦，打扮得齊齊整整，再來看看她，不覺生出奇異的思想。然而這個微小的，奇異人物，一點也沒有侷促之態，一點也沒有羞意，和陶封王子侃侃而談，而所說出來的話又非常之堅定，而一點也不露驕橫之姿。一定要想到不知道瑞木的大主教作何思想，因為他也在場，而在他那禮拜堂裏的加冕禮的秩序現在已經排好了。雖然他做了二十年的瑞木大主教，但是他向來也沒有到過瑞木的大教堂去過一次。教牧師們也不知道，他們所要參加的加冕禮，而這個鄉下姑娘已經替他們安排好了。再者在這過去的幾十年中，他們連加冕禮都沒有聽見過。然而陶封王子一再的作假，他說：『我不是法王，法王在那裏。』他另外指了一個人要騙她。但是貞德說：『奉上帝的名，陛下就是你。』

在這以後，陶封王子叫她另外到了一個小室裏密談，這種方法，使得全廳的人都奇異。於是顯然的告訴他，她所以來的原因，和路上的所見，她說：『如果我告訴你上帝的祕密，你能相信我是從上帝那裏來的嗎？』後來他又鼓勵她，她說：『陛下，你不記得全聖節的那一天嗎？你在拉支的禮拜堂裏自言自語的向上帝要求三件事？』他答道：『記得。』她又問：『你有沒有告訴代你認罪的人？』他說：『沒有。』她道：『第一條是求上帝允許你有勇氣恢復法國。如果你不是真正法王的後裔，你就不該再延長法國的內戰。第二件事就是如果法國人民所受的痛苦，是出於你的罪過，那末你自己就受罰而死。第三件事是求上帝息怒，

而赦免法國人民的罪過。」陶封王子說：『你說的對。』等到他們回來的時候，別人都看見他們的面色變了。

七

貞德所做的，是不是懷疑陶封不是出於法王的血統。這是很容易明瞭他的懷疑和焦慮。說陶封是私生子的事，在九年之前，特羅亞條約簽定了的時代，早已不承認他爲法王。經他的母親的宣布這種事件更普遍的宣傳開了。他的母親當然知道這種事情最爲精確。她自己既然說了出來，她的兒子當然一點掩護也沒有了。對於他呢，這完全是個私人的問題。他的母親是法國的皇后，但是他的父親是不是法王呢？自然不是的。所以在法國和英國看來，陶封太子就不是個太子。他的地位和奧林公爵其他的私生子並沒有分別，他的母親也曾經認得那些替奧林公爵生兒子的女人，生出來的一點也沒有用處。然而大多數的人看來，這並不重要，因爲在正式的程續上，他是查理第六的兒子，也是經過正式的結婚生出來的，所以他可以有承繼王位的權柄，然而他還沒有企圖初步加冕的計劃。但是在查理看來，因爲他這個人優柔寡斷，所以不敢實行。現在貞德來了，又重提了這件舊事。

照我想來，王的祕密在貞德的一言，他是合法的一言上，完全解決了。爲什麼拿着這件事作爲祕密，我也不能明瞭。除非不要把這件事情弄壞了也沒有別的原因。原來因爲貞德有超人的神力，而她的習慣又

是率直的，我很奇怪爲什麼王的祕密在別人看來有這麼重要。在我看來這是因爲貞德的特性——因爲她有女子的本能。再者查理的問題也是常人談話之資。而這種的安慰也就是他所要的。而在貞德這一方面看來，她深信陶封是真實的法王。她一點也不猶疑。她所說他一定相信。她所有的認識一定是真的。代她認罪的人巴圭爾（Raguere）教士，貞德舉行認罪時曾請他執行，說：『我奉上帝的名告訴你，你是法王的後裔，而是前王之子。』她說這話的時候是把查理帶到一邊去說的，爲什麼不在大庭廣衆之間說，不明瞭。既然大家都討論他是否合法，又爲什麼把他帶到一邊去爲什麼不立刻宣佈他是真正的法王爲什麼在祕密談話的時候陶封這樣的驚奇，而顏色變了，面帶笑容？看他那像貌好像遇見了天使一樣。我們只要明瞭貞德說話的技術，她要支配那三百人的聽衆，而變化他們，把查理的祕密消滅了是最不容易的。她對於大家的議論也不是一無所知。爲什麼這鄉下的姑娘，無名的女子，一旦拿手指頭來撫摩他的傷處，他就這樣的驚奇？他對於繼承的祕密問題，我們只能說他的行爲是一隻駝鳥的行爲。

但是，自然，如果我們承認法國恢復記關於陶封的記載，論到他的祈禱，他的祈禱是在某一天完全由口中說了出來，那自然容易瞭解爲什麼他好像受過聖靈的感動——或者，無論如何，有些事情超過理性的解釋——但是如果我們只相信貞德告訴他，他不是個私生子，因爲他向來懷疑自己是私生子，那末她的這種啓示所發生的奇蹟完全是個悲哀。看見陶封的驚奇，我常想到應該相信法國恢復記。在實際上，我

相信貞德的啓示，不僅祇說他不是個私生子而已，不過他的母親已經半官式的宣佈了他是個私生子。我也相信貞德之預知他的禱告。沒有比這種啓示再使得他印象更深的了。告訴他不是個私生子，使得他那焦慮之心爲之一鬆。他所以焦慮的是因爲通俗的談話是如此。我相信貞德是個聰明人，會用女人的直覺方法，去利用這街頭巷尾的談話。因爲這種談話會使得陶封王子心緒不寧。然而此外還有別的東西，在她自己的祕密之外還有王的祕密。法國恢復記一定有它的實在可能，它也不是憑空虛造的故事。

八

不問我的解釋對與不對，過了不久之後，陶封王子就完全的信賴貞德了。他在性質上和經驗上是個謹守的人，而不是個冒險的人。我們在這件事上可以與他表示同情，因爲他有了畏縮的毛病，所以不能有進取的態度。他的生活是困難的。他的孩提時代和兒童時代曾受過戲劇式的壓迫，而他的性質也就變得隨波逐流，所以說不容易對付。他的品格對於所遇見的困難一點也不濟事，如果是大了一點的人，他一定想個辦法。他是個小人物，而所遇見的是大問題，這種不幸的情境，使得我們給以同情，因爲不能照應當的方法去支配，所以只有走到悲劇的這一條路了。貞德的工作都是在大處着眼，她不過是個鄉下姑娘，查理固然是宮庭上的王子，但是他是個小才具。末後，貞德造成了偉大的精神，而查理呢處處退縮。不過我們的

看法要公平一點。貞德是個有幻想，能感人的，因為她相信那是上帝的命令，而她又是上帝的代表。查理不過是一個人，充滿了疑惑，和世界上所發生的困難。貞德是個率直的人，一心向着自己的目的。查理是個紋亂的人，看不清自己的目的。所以貞德的地位比較容易得多了。她自己一點也不猶疑，因為有上帝的指導。查理自始至終充滿了疑團。他不願意立刻將軍隊交給貞德指揮，而立時下令去解奧林之圍。

我們在這裏也不能責備他。就是比他再堅強的人，也不容易立時下了一道命令，將那萬千人的性命作孤注之一擲，而況且又是放在一個沒有經驗的女子手裏。我們一點也不責備他。我們不能以為在這一點，他就是個懦弱無能的人。另一方面，我們看他對於貞德是很慎重的，這一種事也算差強人意。

九

同時，貞德在哲農的時候，一定得着一種快樂。他也並不是個完全嚴重的人。要不然就不能為人所愛了。她不過是十七歲，而在十七歲的時候有一種需要，就是休息；這個時候人們最歡喜快樂，也歡喜說說笑笑，還要交朋友。貞德現在是亞拉松公爵的最好玩友了，她稱他為美麗的公爵。這一個美貌，引人注意的青年，不過二十三歲。在貞德到哲農的時候，他到聖弗羅去打獵去了，聽說他的表兄陶封接待了一個女子，而那女子說是上帝打發她來的，為的是要解奧林之圍。他聽見了這種奇怪的事，第二天就回來了。他馬上就

去見查理和貞德。貞德問道這位青年是誰。查理就告訴了她。她受了這位青年的歡迎，笑着說道：「歡迎，法國的皇裔聚在一處的愈多愈好。」

她有一種特別的理由要歡迎他，因為他最近和奧林公爵的女兒結了婚；而奧林公爵呢，現在被擄在英國，這吸引了貞德的極大的注意。自然她沒有看過他，但是她說她要替他負責任，因為上帝愛他，並且如果可能的話，她就要渡過英吉利海峽而把他帶回來。所以在實際上，有三個人是貞德所愛的，陶封王子，奧林公爵，亞拉松公爵。前二者的愛完全是出於理想，而亞拉松則愛他的人才了。她愛他們和她所愛的聖者不相上下。

亞拉松馬上就接待貞德，在皇室的人中頃刻接待貞德的可算亞拉松最慷慨了。他們立時成爲朋友。第二天陶封去參加彌撒的時候，他們又看見了，後來陶封叫別人都走了，只留着亞拉松，特穆理和貞德。這四個人說話的時間很長，一直到吃中飯的時候爲止。所以在這一點上看來在哲農的生活不是枯燥無味的。午飯以後，陶封自然對於貞德所說將他的國家完全交給上帝的話，表示厭倦，他就出去到草地上去了，貞德也出來了，手裏拿着長槍，亞拉松羨慕她的戰術，於是贈送了一匹馬給她。

貞德是個勇敢騎馬的人，因為她騎馬的日子很少，而她在杜來米農場上所騎的馬祇可以說是個草馬，現在居然有這樣的成功也難得了。不錯，她曾經騎馬到過朗西，她也騎馬到過哲農，無論在那一次的旅

行，她的隨人沒有一次說她不良於騎。在這種長途的旅行之下，她一點也沒有感覺不適。這次長征經過了六百公里，十一天的當中，連散步的機會都沒有，如果一匹馬九分到十分鐘走了一公里，一小時走七公里，每天走九小時，此外還要預備點時間喝水吃草。然而這種騎馬和乘戰馬不同，那馬還要跳，手中還要擎着長槍；戰馬和拉車的馬不同，和乘騎的馬也不同，無怪乎亞拉松稱贊貞德了。

過了幾天之後，亞拉松把貞德帶到了他的弗羅家中，和他的妻子，母親住了三四天。這位年青的女公爵接待貞德非常之密切。但是爲了貞德自己的安全擔心。她說他剛剛從被擄而得釋，所化的錢很多，最後纔得贖了回來。她願望他不久就可以平安回家。貞德很穩重的說道：『太太，不要怕，我要把他給你平安的帶了回來，和他現在的情形一樣，或者比現在更好。』她很守信約，果然有一回救了他的性命，最後把他平安的送了回來。

這要比較陶封的遲疑接待貞德就不同了，但是對於查理的責備是在後來，等到貞德表現了真正的價值以後，他毫不知羞地把她送給敵人了。在她剛剛到了哲農的時候，他的行爲沒有什麼可以責備的地方，就是後來的幾個禮拜當中，情形也還好。

貞德，自然，照我們看來，受了遲延的不少痛苦。她告訴了琴尼·巴圭爾，爲什麼他們一再的詢問她，而不立時讓她去成功立業，她受了很大的痛苦。等到時候來了，她的工作就開始了。過了幾個禮拜纔讓她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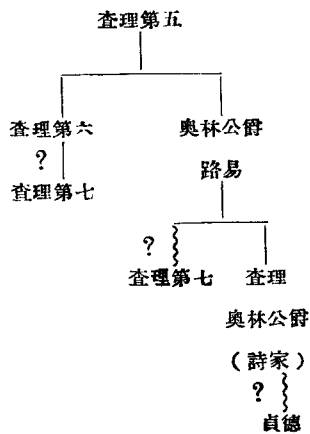
做這件事。同時，她受了各種的考問，特樂夫夫人，葛古爾特夫人也考問她，到底她是男是女，她到處爲人所敬重，而她從那卑陋的住室，也遷到了土爾哥特的房舍以內。那座住宅有宮殿的堡壘，有螺旋的樓梯，每層有個旋轉的房間，她就住在這個地方，離她所愛的陶封只有一箭之路。在附近的鐘塔下面有個禮拜堂，她可以進去退修禱告。陶封的侍衛長古律·柏利爾 (Guillaume Bellier) 和他的妻子來照應她。古律的妻子是一個最有才德的人。她另外還有隨從侍女，而最要緊的，是隨時可以去見陶封王子。她的隨從名字叫作路易·剛德，通常稱爲明格特，一天到晚守候她在那堡壘之中，後來就是在極度的危險當中，也不離左右，也是在這個時期中訓練出來的。他原來是古律的侍從，古律就是哲農的省長。那時他不過是十四五歲，在我們的近代眼光看來，非常年輕，不過我們只要想一想貞德，她不過祇大了三歲。就是他告訴了我們，他看見貞德常常去看陶封王子。知道哲農情形的人，自然十分的容易明白他看見了她的動作。他只要爬到鐘塔之上，遠遠的看去，看那宮前的中橋，這橋是貞德必經之地，過了此處就到了陶封的內室。在空閒的時間，既不去見王上，又無貴人與她攀談，亞拉松也不來和她糾纏，祇見她跪在地上，口吐嚴詞，在那裏禱告，剛德聽不明白她所說的是什麼，但是看見她非常誠懇，有時淚流滿面。

只要讀一讀明格特·剛德的記錄，就可以知道她那時的情形如何了。他的一種回憶可說最爲真誠，他看見她禱告，但聽不見所說的是什麼，由此可見一個男孩子的好奇心是如何的表現了。再有一點也可

以參考貴人們來拜訪的情形，以見那時貞德的情形如何，但是他們說話的時候，他一點也不知道，因為貞德總是叫她避開。然而他在屋裏，仍仔細的聽去。這對於十四歲的男孩子可以說是一種深的激刺，因為他在那樣的年紀已經替杜來米的聖女服務了。在哲農這個小小的世界裏，貞德是到處的人談論的題目了；而明格特·剛德這個小男孩子如果用今日的英語來說真是個快樂得意之至了。他很幸運的得從稠人廣衆之中，選拔出來，作為聖女的隨從。而這位聖女又是陶封王子的耳目。來拜訪貞德的人不是高官大員，就是顯宦貴婦。同時，我也想到明格特是個愚魯的小孩子。等到他長大了來，他一點也記不清楚，這可說糊塗之至了。他不是個歷史學家。我們且再談別的吧！無論如何，他是個忠實的人。

這兩個小孩子常常利用那個鐘塔，白日他和貞德同在，而在夜晚另有女人來陪貞德了。雖然貞德是陶封的貴賓，又有警衛來侍從，但是看顧得非常嚴密。在晚間的時候，不是有個侍從人在那裏，就是有個重要的人來談話，或者有個女人來留心看她有沒有什麼關於夜裏的道德問題。在哲農的初期審查以後，把她帶到博提去，在那裏受另外的一重檢查。陶封王子也到博提去了。貞德她也不在乎是在那裏，她在博提的半路上自己想道：『我的神啊！我知道我在博提還有更多的困難，但是上帝幫助我，所以我們走吧！』她穿的仍然是男子的衣服，有人勸她換一件新的，她也不肯。

附註 關於貞德之世系有下列之解釋，若然者則貞德出於法王王室，然不過傳言之一種。



第八章 奧林進軍

到了博提，他們把她按排在琴妮·拉巴杜 (Jean Robateau) 的地方，拉巴杜是個好妻子，美女子。在她的家裏談過一回話，而貞德屢次的告辭出來做禱告。雖然她時時退出做禱告，她仍是快樂而高興，禱告以後仍然恢復常態。自離了杜來米以後，她遇着了不少的困難與阻礙；但是無論如何不足以摧毀她的志氣。她已經使得陶封信服了；她到了博提也可以叫那地的博士們折服。她的回答非常之快，隨口而出。她說道：『我看你們要問我的問題了，我張三也不知道，李四也不認識。』她遇見了一個青年名字叫葛伯特·推保德，她拍拍他的肩，說道她想要幾個人像他那樣的完善一樣。安得列·蘭恩因此說道，她的這一種精神很像通常中學裏的學生，和他們那樣的率直天真一點沒有分別。她有的是希望和思想一點也不懼怕。在博提到底如何的考問她，直到今日沒有什麼證據。自此以後一直到了在魯陰受審的時候，纔有證據。如果要尋找證據，只有在野官裨史的記錄中找了一點材料。爲澈底明瞭起見，她在受審的程序中不

斷的提出。請求覆勘。她一再的請求參考博提考問錄然而法官並沒有聽她。不是藏起來，就是遺失了，或者消毀了。在我們看來似乎是藏了起來，或者燒毀比較的靠得住。如果說遺失了，那麼誰負責任呢？因為在貞德的法官看來如果博提考問錄在魯陰審判的時候提了出來一定於他們不利。要記得她在魯恩受審的時候是在法庭的法庭上，而法庭對於世俗的事是向不置信的。這是貞德的大損失，如果有人能從古舊的檔案裏發掘了出來，這也就是學者和歷史家最有興趣的發現，甚而至於在博提所用的簡單的筆記；也有很大的價值。貞德她自己顯然地有很多的材料。因為她自己再三再四的請求法官參證博提考問錄。照我們想來，博提考問錄包括的一定很多。我們要知道在博提考驗貞德的不是別人，就是瑞木的大主教，法蘭西的宰相，不過他沒有直接去審問貞德；我們保留有一種公文，這種公文極有興趣；這種公文是從西根神父（Frere Seguin）口中說了出來的，因為他曾經參加了貞德在博提的審問，而這也是他造禍的來源。她進來了，坐在凳子的末一端，並且問一問他們要什麼。

西根神父是加來米勒人，博提大學的神學教授，說是個最不能與人表同情的人。我想批評西根神父的人是不對的。照我看來，他也有點幽默的態度，不過他的幽默並不是最高尚的一等。不然者，在二十五年以後，彼此對問的話，他就記不得了，而他所有的記憶真是卑劣極了。他先假心假意的問她，那神秘的聲音用那一種語言和她講話，他立時就得了沒趣的回答：『那種言語總比你說的好。』而西根神父所用的語

言，是林卜生的法國話，好像英國人說約克話一樣，我想到貞德的回答一定可以使得他發笑，要是不在大庭廣衆之中一定使得他蚩蚩地笑個不止。但是西根神父還不能瞭解貞德的鄉下的辛辣味道。他又問道：『你相信上帝嗎？』她答道：『總比你好。』還沒有嚇止住她，他就說這不是上帝的旨意，而且不能只相信她的說話，除非她有特別的證明，他們就不能請王上給她的兵馬，而信賴她。在這個時候貞德幾乎發脾氣，她說：『藉着上帝的名說話，我不是到博提來立功的，領我到奧林去，在那裏做一樁事把你們看看，這就可以證明上帝爲什麼叫我來。』

西根神父就在這個時候靜默無言，而貞德又繼續的說明，她的工作方案，在座的人都聽見了。在那種計劃裏說的時候幾乎停止了呼吸。她提出特別令人注意的四點：在奧林解圍之後，英國的軍隊就要失敗；陶封王子在端木要被立爲王；巴黎也同時恢復，而奧林公爵在英國被擄也要得了釋放回國。

吉洛木·愛梅爾 (Guillaume Aymerie) 曾經打趣她道：『照你所聽見的聲音，上帝要使得法國脫離困難，法國人民恢復自由，既然如此，你何必要軍隊。』貞德回答道：『軍隊打仗，上帝使它得勝。』

這種的宣言對於大衆，不是沒有效果的。他們聽見了這件事一定驚奇，何況向他們說話的，看來不過是個小孩子，坐在凳子的一端，又沒有人幫助她說話。他們在這大庭廣衆之中，大大的使人驚奇，要記得貞德在這時候是很困難的，一方面要堅持她的忍耐而不露粗魯的行爲——這時一個鄉下的孩子遇着了

一班神學博學之士，而主持這次審問的，背後有人，就是法國教會的主宰，瑞木大主教，而由他親自領導。還要準備應付另外一班不同心理的人，在主教布夫領導之下的人，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西根神父在博提是很有權威的一個人，並沒有對我們留有什麼東西作爲考證，不過後來他的心理突然變了，他馬上直接跳到事實上去。『我們決定，在這千鈞一髮需要的時候，奧林正在危險之中，請求王上准許這位女子，立時叫她到奧林去。』這一種說法是一位史家照着西根神父的大意綴成的。而另外的一個史家則以爲他在這時的說法完全兩樣。所不同的地方就是他們討論的結果，請求王上完全信賴貞德。

二

在他們還沒有決定之前，另外還有別的事情。所以她的前程尚未一定。過了博提，她又被送到士爾去，過了士爾又被送到布洛去——從此又延遲下來，荒費了不少的寶貴時間。而貞德所要急於要做的呢，是快快的解奧林之圍。她想立時就去工作，帶着兵隊；她一點也不願意再要大主教，小主教，博士們來打擾她神學上的問題，或者請女人們來驗一驗她到底是個男的，還是個女的，如果是個女的，處女膜有沒有破過。哲農的貴婦們已經證明了她是個女子。現在到了士爾，西西里的皇后，陶封的岳母，她親自來作第二次的檢查，另外還有別的貴婦也來，而他們的報告所說的話是最苛刻的了。他們證明她絕對沒有和男子接近

過。他們的這種坦然的報告，使得我們驚奇。我們只要注意貞德的日常禮貌，看她的日常生活，就不能不使得我們驚奇。我們已經曉得她在平常的時候，一天到晚有人留心看顧。如果用二十世紀的吹毛求疵的眼光看來，也不能不驚人。一再的看見這樣的事件，對於這個女子再三的受人這樣的考驗，那樣的檢查，不能不與她表示恐怖的同情。或者我們的觀點不對。或者貞德並不反對女人們來檢查她的身體，要是我們就要加以反對了。要知道我們所要明瞭的是十五世紀人的心理境地如何，而不是二十世紀的情況。因為在那個時候貞潔是最要緊的一個問題，如果她是貞潔的，魔鬼就不能來利用她。這種考驗是無理由的一種侮辱。或者我們也要記得貞德是個鄉下人，在她少年的時候就慣於粗野的生活，所以有人來查驗她，她也一點不以爲異，而現在呢，就來對付她自己的身體了。她或者覺得對於她的前程感覺不快。或者她不像我們這樣的反對檢查。同時，要知道這個鄉下姑娘的感覺如何，現在她要受一個王后的親自檢查了。貞德在這個時期（一四二九年三月至四月）一定是最重要的。她，雖是個無名的女子，但是她已經經過了王上的庭上。她已經把她的人格給他一種印象，使得他召了全朝廷的人來考驗他的信證，現在又叫這些貴婦來檢查她的道德問題。貞德如果她不肯也要受責，如果她搖一搖頭也要受責。她一點也不抗拒，她承認皮爾·梵爾塞的事件，如果沒有上帝來幫助她，她一定要被強姦，因爲公衆要捉住她的馬，和她的手腳接駁。她向着前程奔跑，一點也不東張西望。結果她到了陶封那裏，告訴了他，她所要做的事；又在博提受博士們

的審問；又在士爾受婦人們的檢驗。道德一方面，身體一方面都試驗過了。要她做什麼事她都用最大的忍耐去答應。她得勝了。她到奧林的消息已經四佈出去；博提的人民出來哭着送她；她的朋友一天一天的加增，而她的兵士也加增。亞拉松爵當然是保護她的。那奧林的私生子彼士德（Bastard，奧林守城司令）也對於她深深地發生興趣，並且特為差派兩個人到哲農去問她的消息。凡和她接觸過的人，她都給他們深刻的印象。她還沒有和人民接觸之前，已經給了他們一種印象。不然者，為什麼奧林的彼士德派了兩個人到哲農去會那杜來米來的童貞女，而在實際上，貞德在赴哲農的路上，還沒有到了劍那？為什麼奧林的人民聽說那兩個代表回來了，便開會來聽那兩個人的報告？而貞德在這個時候一點也沒有立了功。連陶封王子也沒有會見她。彼士德這樣的對於她發生興趣，我們將何以解釋呢？他聽見了什麼消息呢？我們可以說，用現代的新聞來說，貞德開頭便有新聞上的價值，自從她離開了梵古拉以後，她的名字已經登在新聞紙的第一面了。這是個不可解釋的特性，只有貞德有了這種性格。

而現在呢，她可等到天亮了；障礙一一的過去了；新的事件要出現了。她準備要加入軍隊了。現在她也有一座位宅，而路易·剛德確成了她的隨員。另外還有一個男孩子名叫雷曼也做了她的隨員。琴尼·達龍本法國最忠勇的軍人也接受了陶封的命令而服務貞德。另外給她兩個傳令官，和兩個僕人，一個是她的長兄皮爾，一個是她的二兄琴尼，他們是從杜來米來加入軍隊的。——他們來了使她更感覺到她的

不幸，因為她離家的時候並沒有和父母告別。她可說是真正的逃出來的；而現在她接受了她的兄弟，好像王子接受請乞的人一樣。對於她有一樣最要緊的事，就是認琴尼·巴爾教士為她的認罪的人。在琴尼·地普的家裏，他們會見了，那時她正住在土爾，說道：『貞德，我們帶來了一個最好的神父，如果你和他接近長了，你就更愛他。』她從前有困難願意照自己的心願，去參加彌撒，現在她一天要舉行幾次就舉行幾次。再者，陶封下了一道命令，給她一套全副的盔甲，有護軍旗，有戰馬。而最重的，准許她與英國軍隊方面直接來往公文。那件公文是在博提寫的，在她的傲慢行為中是最傲慢的一件事。

三

現在考驗她的人再來，她就不能再認受了。『我不能告訴張三李四，』她說道：『上帝叫我來解奧林之圍，並且叫陶封在瑞木加冕。你們有紙有墨水嗎？寫下來，我告訴你，你就寫。』她於是叫他們寫了那一封信。那信所寫的日期是一四二九年三月二十二日聖禮拜的星期二。

『約西·馬利亞，英國的王，你，彼得，福公爵，自稱為法蘭西的攝政王；維廉·博來，蘇來福的侯爵；約翰·戴培德和你，湯木斯·司克爾，自稱為彼得的將軍……全把你們所侵略的破壞的法國城市交出來，交給天王上帝所差來的聖女……你們走吧，這是上帝的命令，回到自己的本國去；不然者等着聖

女的消息，勿自陷網羅，切切……。」

開口語用以利撒伯式的文法，貞德寫了這一封和善的公文。除了以利撒伯以外沒有別人對於同等的君主有這種的稱呼。她勸彼德福公爵不要自陷網羅。如果他是有理性的，她說，法國人就可以因為基督教做出最名貴的事業，但是她繼續的說道：『如果你拒絕的話，你的末日就到了。』換一句話說，她要給他的選擇的機會，並且同時讓法國表示基督教的精神，但是如果他不肯接受的話，讓他自己當心吧。

關於這一封信的結果如何，見解各不相同。有的說，古說和今說，自然這件公文是在布拉（Bois）由貞德立即派人送出的，他們在沒有到了奧林之前已經到了英國人的手中了。另外有人說這一件公文沒有送出去，一直到了克復奧林之後纔送出，換一句話說，就是她自己送了這一封信。在我看來後說極靠得住，這是由於當時人的證明，而從布拉地方發出的說法是由於歷史的傳說，這種說法頗有可疑之處。另外還有一說，說有正副二件公文，正件是在布拉發出的，直接送給彼得福公爵個人，副本是由貞德自己帶到奧林送給戴培德（Talbot）公爵的，因為他就是駐奧林的英軍總司令。在貞德既到奧林的第二日，貞德的傳令兵的確送件公文給戴培德。有沒有預先送了這件公文給彼德福呢？因為這件公文的目的就是要勸彼得福公爵叫他離開了法蘭西，而對於奧林之圍並未道及隻字，不過要他在那個城裏給以答覆。現在貞德知道的十分完全就是戴培德負責奧林城的責任；既然公文是要給戴培德為什麼還要寫彼得福的

名字呢？另一方面，公文上面寫着：『彼得福公爵，自稱法蘭西的攝政王等等。』或者她不在乎這一封信到底還是到彼得福的手中，或者是戴培德的手中。

我有一種建議，不過毫無文件的證明。試想原函已經送到彼得福那裏了，他有什麼感觸呢？他是個聰明而有智慧的人，這封信寫給他也不像。既然是一個英國人，他自然不能不以這種是強暴的無禮舉動。果然不出所料。既然是個英國人，他就不能不忽略某種事項，他所沒有見得着的。英國人除了他們的詩以外，不是善於想像的；在實際的政治上，他們是靠實在的力量，而不是靠着想像。一百次中一定有九十九次是這種情形。貞德就是他們的第一百次了。彼得福接着了這種恐嚇，一點不以爲重要。怎麼能希望他接受這件公文呢？貞德是誰？誰又是反對他的女英雄呢？無怪乎英人對於這種事件輕若敝履了。

不論彼得福公爵有沒有接到這封信，奧林之圍還沒有解，而英人也沒有打起了鋪蓋就回家去。

四

然而貞德現在把樣樣的事件都握在她的手中了。她所說出來的，立刻執行。自她到哲農以來已經六個禮拜了，樣樣的事情都變了。她來的時候連接待她也不敢；用非常的小心去對待她，現在過了六個星期，樣樣的事情都在她的裁制之下了。尤其特爲重要的，她是法蘭西的唯一的希望，這時的法蘭西已經破敗

不堪了。破敗的法蘭西需要她；把她武裝起來，叫她騎上馬去，一路打着大旗隨風飄展，而她不過外貌看來像個男孩子竟走在前面。她現在已經不是杜來米來的貞德了，已經正式的成爲女英雄，法國的希望，全民衆的救主。現在她能任意而行。她穿了盔甲，受了軍旗，但是她不要那普通的寶劍，她有一種特別的思想。她知道她所要的是那一種寶劍，除了它以外沒有別的。他們去把那寶劍拿了來。她說弗爾包的聖加撒林禮拜堂的壇前埋藏着一把寶劍，叫他們去取了來。這一件事倒把許多的人迷惑住了，因爲向來沒人知道那裏有一個寶劍，但是這是貞德的信仰，立刻派了替她披掛的軍人們，到土爾去，帶着貞德給聖加撒林教士的書信，叫他們當心地找着了那支寶劍，給她帶了來。各人都很希奇，因爲這件事他們都不曉得。那支寶劍的確是在那裏，用五個十字架包藏着；已經鏽得多時了，在教士們想把它磨光的時候，鏽色完全脫掉了。這是一件奇蹟，貞德的聲望加增了百倍。土爾的人民很爲驚奇，就送了她兩支劍鞘，一支是紫紅色的，一支是金色的，但是她自己要造第三個劍鞘，而那劍鞘是皮做的。

這故事自然是奇怪的，如果我們不承認那寶劍上的鏽氣忽然不見了。她從弗爾包到哲農的路上已經聽見了這個寶劍的事，所以也不足爲奇了。如果貞德有人告訴她關於這支寶劍的事，爲什麼別人沒有聽見；爲什麼她要寫信給那教會的人，而形容出來在何處方可尋得？而她所能說的也不過是：『請你們把你們所告訴我的寶劍找着，給我拿了來。』她的這種解釋自然在她尋常的；但是那神秘的聲音告訴她

寶劍放在何處，有人說貞德自己去藏了一支寶劍，這種說法，不攻自破了：因為這與她的向來誠實是不相符合的。我覺得這件事不能用理智去瞭解。無論如何在貞德同時的人，也沒有把這件事用理性去解釋，所有的傳奇都從那寶劍生了出來，說這支寶劍查理·馬爾特（Charles Martel，歷史上的英雄）在七三二年的時候曾經用過，在博提打敗了撒拉遜人。貞德的法官，在後來審問她的時候，也沒有用理性的解釋；所以對於說她是個妖巫更有了證據。

五

種種的武裝都從土爾預備好了，雖然來歷很奇怪，但是要使得她進入種種的困難。穿了武裝之後自然可以保護身體，而不必穿女人的衣服了。後來又有別人問她，你為什麼選擇了聖丹納而去崇拜她？她那軍旗用白絲鑲邊最容易惹起人的反對，召人謗瀆，這表示犧牲的志願已經很顯然的了。另一方面，為什麼她要兩個天使，一個是耶穌的畫像，一個是聖馬利亞的畫像畫在上面？她也並沒有說過耶穌叫她做什麼，不過只說過聖加撒林和聖瑪格理叫她做什麼。她的命令是很清楚的，在旗幟這一方面，在顏色這一方面都很清楚。有人問為什麼她不把那神秘之光也繪在上面呢？她說，沒有奉到命令。他們又給她加上徽章。他們問她，你最歡喜的是那一樣，軍旗呢，寶劍呢？她說她一百二十分的歡喜那軍旗——不過她前此曾經說過，

喜愛寶劍，因為在聖加撒林的禮拜堂內已經找着了，而聖加撒林就是她所最心愛的。他們問，爲什麼她在戰場上也拿着她自己的旗幟？她答道，因爲要防備自己用手殺人，所以用這種方法。她並且說過，她未曾殺過一個人。

她的回答常是簡單的，幾乎無人能信。

六

他只有這簡單的東西，而這幾件東西就成了純潔解釋的題目了。她所用的耶穌馬利亞，就是在寫信的時候，信首也用的，現在也寫在旗子上，而最不幸的是在她的戒指上也有這幾個字。她有兩個戒指。有一個戒指是她的長兄給她的，另外的一個不是她的父親，就是她的母親給她的。她自己也不記得。在實際上在審問的時候她是不願說出那個戒指的來源；她也不知道那是金子做的，還是合金做的。再有一點，她說的時候帶點鄉下姑娘的味道，如果是金子做的也不是最好的金子，沒有寶石，只有雕了一個十字架和耶穌馬利亞，但是她也不知道誰個去叫他們雕的。她向來也沒有用它治過病。她對於這個戒指隱約其辭，一方面因爲她不明白貴重的金屬，一方面認不清那字，但是她很寶貴那個戒指。她寶貴那戒指到了極點，在打仗的時候也目不轉睛的注意那個戒指，同時想到她的父母，同時想到聖加撒林在她戴戒指的時候，她

和她接觸過。等到她被擄了以後，她的仇敵馬上就把這兩個戒指拿去了。一個戒指交給布根地黨，一個戒指留在波威主教 (Bishop Beauvois) 那裏。在審問的時候，她要求一個戒指還給她，一個戒指送給教堂。

七

在貞德出發到奧林的時候，我們對於貞德所帶的東西可以試想一想。她戴着頭盔，身披皮甲，毫無驕傲之色。她騎在馬上。她的那一面旗子，上面繪有耶穌的像，有一個世界，有兩個天使，和法國的國花，百合花。她手拿長槍，她另有一面小旗。她帶了一個小戰斧，這個戰斧在上戰場的時候時常拿在手中。她帶了兩個戒指，一個或者是金子的，或者不是的，如果用顯微鏡一看，上面寫着耶穌馬利亞幾個字。

過了五個星期（一四二九年六月八日）有一個青年名叫圭的·拉夫爾 (Gri de LaVal) 的，寫信給她的母親和祖母，信的內容是很生動的，雖然經過了五百年，這封信一點也沒有受到損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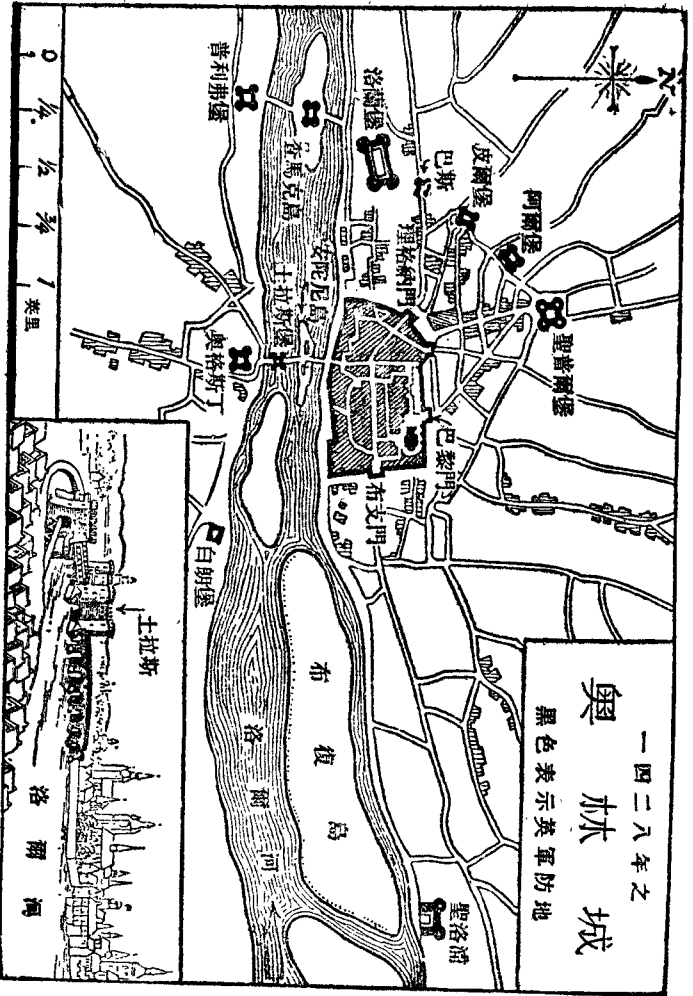
『我看見她騎了一匹大的黑色戰馬，她手裏拿了一個小斧頭，除了她的頭以外，全身的裝束幾乎都是白色。那馬在她停住的門前大嘶了一聲，不讓她下來，她說到「讓它到十字架那裏去。」因為附近有個禮拜堂。於是她下了馬，那馬好像捆束了一樣，一點也不動。於是她走向禮拜堂的門來，用柔和的女兒聲音說道：「你們，教士，教會裏面的人士，快快排隊禮拜祈禱上帝。」於是回轉頭來又趕路程，她說道：

「向前走！向前走！」她的小斧仍然拿在手中，她的護軍旗是一個隨從的人拿着的，風吹飄動，急急的前進。」

在這許多的生動的個人接觸之中，使得人看出貞德不但是神奇的，而且富有人性，記得博提有一個公民，名叫克理斯提·佩來，他在一四九五年的時候，已近百歲了，講故事給琴尼·布西聽。琴尼·布西那時是十九歲，克理斯提說他自己親眼看見過貞德上馬到奧林去。「我們到了聖愛田因路，正看見她上了她的戰馬。」

第九章 奧林解圍

如果要把奧林怎樣被圍的情形逐一說來不免乏味，而本書又不是個軍事的專書，當然不能在此點多加耽擱。只要說一四二九年四月二十九日的情形已足以知道奧林的情況一般了。奧林被圍已經六個月了，自從一四二八年十月十二日已經被圍。讀了這一段故事實足令人傷心。在圍城剛剛開始的時候，錫里斯伯公爵（Lord Salisbury）已經被礮彈打死了，所以英國人失了他們的指揮領袖。彼得福公爵也不相信這種圍城的方法。『樣樣的事情對於你都好。』他寫的信這樣的說『直到奧林拿到手中為止，上帝知道怎樣的辦。』他的倫敦政府既不肯又不能接濟補充他的需要，而他自己也毫無力量。照他的職責來講，他要的是人和錢，並且說明，如果沒有充足的經濟，圍城不能再繼續下去了。這就是說如果有了損失，他不能負責任。四月中，大部分的英人都逃亡了，布根地公爵和彼得福在意見不同的爭論以後，他的軍隊也撤走了；同時一個諾曼（Norman）的臣子已經又重新加入了諾曼黨。英國軍隊雖然有力量，但不能



奧林城

一四二八年之一
 黑色表示英軍防地

阻止糧食，人民，錢財陸續的輸入奧林城內。只要一想到中世紀時代的圍城和現在不一樣，因為英國軍隊不能完全斷絕敵人補充的來源，而他們又疏於防範。要知道英人包圍奧林，並沒有完全做成個環形，只要看上頁地圖就可以知道大概的情形，只有北西南三面是完全封鎖的。

歷史家約洛士，親睹當時的情形，奧林的向外大道有幾處並未封鎖，在巴士底（Bastille）和聖洛浦（St. Loup）及聖普爾（St. Pourair）中間有一段三英里的路，一點也沒有障礙的設備，無怪乎糧食火藥陸續的輸送城內。自然城內的人，缺乏接濟，然而他們並未到了餓死的境地。況且輸送接濟還有統計可查。他們能偷偷的出來進去。四月二日來了九個肥壯的牲口，有兩匹馬，載來了許多山羊和其他的食物。四月五日趕來了一百十八隻豬，七個肥牛，兩個馬載來了牛油和乳酪。四月六日來了二十二頭牛；四月七日有十七隻豬，八個馬，六匹馬載了麥子來的。在這繼續的四天中有了這些東西輸入，奧林城內固然渴望外援，但不是極感困難的。圍軍和被圍的人元氣兩方面都傷了。所以兩方面都沒有力量，這是一個極困難的情況。奧林是法國的鎖鑰，是不可放棄的。一直到了一四二九年的四月，已經六個月毫無進展，英國人如果沒有別的企圖，一定要退卻了。雖然彼得福公爵覺得沒有把握，然而英國人既付了這許多的犧牲，他們當然不肯徒勞無功的退卻了。而城內的人也不肯投降，因為他們還沒有到了沒有飯吃的時候。這就是貞德的好機會。貞德來了，只要幾天的工夫就解決了六個月來的糾紛。她之所以成功，完全由於她的人格的影響。

並且她來的時候是個正適合當時心理的時候。她來的時候，正是英國人無心打仗的時候，而他們要打，也沒有這許多的力量。並不是說，有意要說她的奧林的成功不足貴，我想我們一定要承認她所有的成功完全是心理的，而不是軍事的。並不說減低了貞德的價值，在那時只有貞德能够感動法國的軍隊和奧林的人民出來趕走仇敵，因為他們這樣的鵝蚌相爭已經半年了。她給法國人的一種感動，在那六個月的爭執以後，反映出來一種特別的象徵，可說是法蘭西百年戰爭結束的一種感力象徵。

奧林之解圍不能就算爲貞德的真的功勞。她在這裏的成功有不少的吹噓性質，而奧林這個名詞便與她永存不朽了。歷史上，也有時因爲特別的緣故，而有這種特別的結合；仔細的考驗起來，有多少不能符合之點。但是在考驗的時候，他們總是以爲這是真理的象徵。

貞德所有的成功不是解了奧林之圍，而是使那發揚光大的法蘭西之精神予以再生的機會。

二

然而同時關於一四二九年的爭奪，奧林之圍是很重要的。法國的軍隊被困圍城中，這座城四週有高大的城牆，而在各要緊的地方又設有瞭望臺，另外有四座城門，這四座城門名叫布支(Bourges)，巴黎(Paris)，斑尼(Bannier)和理格納(Regnard)。城南有河繞城，河上有橋，橋上的二重地已爲英人佔領，

一名巴斯底 奧格斯廳 (Augustins) 一名士拉斯 (Tourlles)。在這兩個要緊的地方之外，英國人又佔據了其他的險要地帶，然而環城尚有圍攻未過的地方。他們佔領了礮臺和守塔。普通的意見都以爲奧林這個城既經被圍，一定水泄不通。而事實上在各佔據的堡砦中間，尚有許多疏鬆之處。他們彼此之間把那些堡砦都起了混名。所以奧林之杜思·皮爾的堡砦在倫敦是很出名的，同時魯陰有普拉斯·阿爾的堡砦，巴黎有聖普爾的堡砦。而法國人呢，他們對於自己的礮和敵人也起了綽號。英國人打仗還是用原始的礮，他們用的是發石機，打出來的是一百磅重的大石球，而法國人也用拉非式發石機回敬。英國的兵士又和法國的兵士來了一次的停戰協定，英國和法國的兵士在一四二八年的時候到了城外的三，不管的地界在那裏高興比賽足球，同時英國人又請求法國兵士借了一隊軍樂班。守奧林的奧林公爵私生子回復得很得體，於是就叫一隊軍樂班出來幫助他們歡樂幾個小時，而奏出來的又是旋律音樂。這次的停戰協定很短，從上午九時起到下午三時爲止，過了這個時刻，兩方面就用石礮攻擊。英國的歡笑聲以後，繼之以石子的攻擊聲音。

這種包圍頗有友誼的態度。要說是戰爭那無乃太過了，因爲他們還够不上戰爭的嚴重。要是沒有幽默的氣派，這種辦法真正令人受不住。或者國際惡感總不如愛危險遊戲的興趣大。無論如何英國人在聖誕節的那一天借了法國的音樂隊，而奧林城的守將奧林公爵之子爲的要一盆無花果就贈送一件錦裘。

給蘇福克 (Suffolk) 公爵。

一定要有人要問奧林的私生子怎樣的稱呼蘇福克公爵，因為法國人說英文向來不大準確。他稱蘇福克爲雪福克。另外有許多子爵和大臣的名詞讀的時候也弄不清楚。

三

這種圍城的方法一定使得我們會想到中世紀時候，戰爭的方法非常笨重。貞德到奧林的日期是四月二十九日，照精確的計算，她帶了三千的兵。如果她的補充軍完全到了就有五六千。奧林的公民有三萬多人，能作自衛之戰的也有五千人。這樣看來執有兵器的人已有一萬一千。而在英國這一方面呢也有同樣的數目。短兵相接是必然的，因為他們用的是刀槍，發石子，羽箭，所以保護個人的方法也很重要，實際上是人與人的戰爭。刀矛之類用以攻擊，盾牌之類用以護身。而防城的人呢，完全仗恃着堡壘上的高塔，城高池深。深池之中不問有泥也好乾燥也好，有水也好，除了一班弓手射箭使得敵人不能近身之外，還用發石機打出些大的石子，只有這種東西能把攻城的人打得頭破血出。他們使用的機器和攻城的石子大小不一；有些精確的記載：奧林的記錄說，土爾的聖保羅地方所建的發石機已經破壞了，要有二十六駕馬車纔可以把那個架子動了一動；而在蒙特利的石礮，奧林人稱爲理福特，要有二十二匹馬方可把它拉到歐太

·維勒。這種發石機打出的石子大小也不一。理福特機打出的石子有一百二十磅重；而英國人所打進來的石子，現在已經用作鋪石路之用，大約七十至九十四公斤，而石子的週圍約有一公尺。在用鐵之前大約是石子施其威力的時代了。對付磚瓦的房子另用堅硬的石子打去；而打人的頭殼兒只用輕一點的石頭也就够了。奧林城宣稱有七十一架發石機，而在實際上只有十二個礮手，其他的石礮連個幫手也沒有。而這些石礮也並不是同時開放的。只有遇着攻擊特別危險的時候纔去利用。所以礮手可以在什麼地方需要的時候就去施放。小的石礮，可以移動，自從發明了小石礮以後就在奧林這個地方首先施用了。這種小石礮重不過十來磅，隨便可以帶在身邊。

法軍這一方面有個談諧的，管發小石礮的人，名字叫作梅特爾·解漢 (Maitre Jehon)，他是貞德最得力的助手。一直到了布根地在強佩捉了貞德的時候，他還跟隨着。這個幽默大家帶着小石礮自己隱藏在洛爾的石橋腳上，他射小石礮之時，打那英國的仇人百發百中。英國人在敵樓上來看他時候，他就跳在地上裝着假死，或裝受傷，別人出來把他擡進城去，而他又立刻跑了出來打一兩個石子，好叫英國人相信他仍然活着。這自然使得英國人受到未曾防備的損失，這種高盧人的智慧，英國人真正莫名其妙。

這種粗笨的工具兩方面都是一樣。他們所用的武器是長槍，寶劍，鉛鎗等等。另外有一種武器名叫戰斧，先用剛刃去打鐵甲，打破鐵甲之後，就用那尖矛刺進肉內，他們使用的時候，外面罩了一個大木盾。通常的人以爲盾總是遮在胸前，而法國人的木盾就不同了，不是拿在前面，而是披在身後，從事戰爭的人便可蛇行而進。敵人看見他攻擊來的時候，發石子，射箭，潑熱油，這種東西都是從上頭來的，背負木盾自然可以避免這種危險。這種樣子很像尋常的半面木桶，上面用皮包好，裏面也釘了兩層皮。披起這種木盾來的時候，不僅可以遮住背部，而那頭部也可以掩在裏面，從此我們就可以想像到中世紀的攻擊如何。這種軍隊進行的時候好像一羣大烏龜排隊進行。看這一班人手中拿着兵器是很奇怪的一種樣子。披着木盾就可以使得兩支手自由行動，手裏拿着雲梯，或者爬梯的時候都很自由。而在敵人追擊的時候更有一種東西，名字叫作鐵蒺藜，上面繫了四個有刺的鐵球，向前一拋，就把馬腿打傷了，如果那馬跑得正快，這樣一來就連人帶馬倒翻，藉此可以逃脫——這雖然是個粗淺的法子，但是很有效，後來女英雄貞德也就是用這個法子被人捉到的。

這種種大小的戰具雖則驚人，但是施用起來的時候，效力甚小。近代的戰爭思想也許走錯了路，以爲多殺傷人爲勝。這就是論到殺傷的能力和效力而定。然而在中世紀的時候，用石子打來打去，除掉了打破了牆腳的一角以外也沒有多大的損失，就是發箭如雨也不見得殺傷一人，而雙方戰爭的人又都厚甲重

重那裏會受傷呢。然而歷史家一定要描寫那戰爭如何的利害，而說道損失不計其數，例如誤傷了一個婦人，或者一個英國兵士不當心掉在井裏，就以爲這是不得了的事件。這種的統計報告使得我們對於貞德所有的成功減低了不少的價值。比較今日的戰爭，重礮，炸彈，地雷，毒氣，坦克車等等的文明戰爭工具，十五世紀的東西真渺小極了。他們所用的是木盾，雲梯，發石機，弓箭等物。要是打得凶，除非兩個對手自己面對面的相打。然而要記得各人的個人性格是很重要的。並沒有不見面數英里之外忽然來了一個子彈就把他打成飛灰。如果手快眼快，他還可以躲避那打來的石子，如果再快的還可以躲避射來的箭。而在前方戰爭的人他們的性命也不是完全的交給後方總司令部支配插小旗支配地圖的人的手裏。如果敵人一手打來，他雖正在爬雲梯，但可以退後一步，而大將指揮他們也得面對面的撕打出汗，喘氣，竭力奮鬥。大家是一樣的。在這種情形之下，在戰爭激烈的時候，全部的力量都聚在很小的一個地方，這時領袖的精神是最重要的了。我們只要看貞德來到法國軍隊以後，看法國軍隊的情形就知道了。她不是個疆場上的軍人；她也不是一個兵士，她也不是一個男子。她一點不明白軍事。她不過是一個小女子。但是她相信，她也能使得別人相信，她是上帝的口舌。

五

一四二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星期五來了一個消息說杜來米的女英雄帶來了一隊軍馬，來解奧林之圍，住在圍城之內的人得着了很大的安慰。

這支兵二十七日就離開了布洛，教士們在前面開道，後面跟隨了一隊馬兵，礮隊，戰車和四百頭牲口。這是貞德最光榮的時候。最後她帶領軍隊了，後面隨從的人有三四千人。墨孜的琴尼和普倫仍和她在一起；他們是老朋友；自開頭的時候就來相信她。他們在梵古拉到哲農的路途中就和她同行。在那一次的旅行中，一個在她的左邊，一個在她的右邊，她不過是個女子，完全靠着他們的奮勇。現在她已成了陶封王子的欽差大臣，自己也躋於公爵的地位。她的兄弟也來了，一個是皮爾，一個是琴尼。他們曾經聽過他們父親的話要把她淹死的，如果她要去當兵。再者在她的軍隊當中有許多是法國著名的人物，她和最有名聲的將官並駕齊驅；這裏有聖雪爾弗，馬雅·地雷，路易·古倫，古倫是法國的大將，有安布洛斯·地洛爾和令人恐怖的葛斯孔，愛坦納·維格諾等人。

雖則她不在實際上指揮軍隊，但是她和這些人在一起，總是站在指揮的地位。她不但在軍事上干涉他們，在人事上也干涉他們。第一她叫他們認罪，第二他們所帶的不良的女子都不能隨軍前進，這兩種命令使得他們側目而視，但不能不聽從。她要管制他們，只有她自己唯一的和軍隊進行的女子拉黑（La Hire）是愛坦納·維格諾（Etienne de Vignolles）的別名，他也是個最不容易駕御的軍人，要叫他立

極重的誓約，在最後不得已的時候，只得用貞德的說話：『我的上帝。』他好像是個喝酒的人，現在叫他飲牛乳了，覺得非常的容易。拉黑在這羣衆當中可說是一個特別的人。我們所知道他的也不過是個片斷。他以發誓和禱告互相適應。他發過了誓就禱告。他禱告的時候所有的說話和發誓一樣，而他所說出來的話好像是對於上帝的一種威嚇。

他的笑話也有特別的滋味。他給隨員愛爾特·博素起了一個綽號名叫開杜拉，一方面因為他勇敢伶俐，一方面因為他的頭髮金黃。而且他說話時又不把查理第七放在眼中，有一次他來要求王上，要有急速的決斷，而查理不贊成他，於是他就不客氣地說了一大套。要是沒有貞德在旁邊，他對於查理真正不耐煩了。

六

他們自布洛行軍了以後第一天的夜裏在野外露宿，貞德不歡喜脫了盔甲，那甲非常之重，醒來的時候已經受傷，不得不憂心。不過他們快到奧林了，心理的安慰遠勝過身體的困苦。第二天的夜間，他們在聖洛浦島的對面露營，離開奧林只有一英里路了，他們是在洛爾河的南岸。就是在這裏她想她是被人計算了。許多的筆墨都已經費了要形容她的將官怎樣的陷害她；不過在我的這一方面，我倒不以爲在這個時

候他們想陷害她。

如果參考地圖一定可以明白當時的情形。

布洛和奧林都是洛爾河上的要地，相距三十四英里。奧林位於洛爾河之北岸；要達到那個地方有兩條路；第一條是從北面，自然走那條路，不要過河；一條是走南面，不是用船就得通過那條橋。在表面上看來，如果要選擇南路，就有過河的危險，因為人馬很多，而給養又得用船或用連結起來的船渡過去，當中自然也要藉助於那些沙洲。他們選定了之後，貞德很不滿意這件事，因為在她和敵人當中有水分隔。另外不選擇北岸的路線也有理由，因為北西南三面的英國守衛非常堅固，而在東面的防守倒很薄弱，就是在聖洛浦島的附近，法國的軍隊到那裏駐紮。在我們看來，他們看見貞德發脾氣的時候不應該解釋的這樣的簡單。如果說想要陷害貞德，為什麼要拿她當作法國的希望，人民的救星？如果說她希望走北路而不走南路，為什麼他們信賴她而不去決定？他們是不是只拿她當作宗教的領袖，而不拿她作為軍事的領袖？總而言之，她沒有做了正式的指揮。是不是這些軍人憑着自己的充足經驗而不願接受無軍事經驗貞德的意見？是不是他們信任了她的理想，承認了她所指出的需要，甚而至於把那些從軍不良的女子完全取消？是不是他們拿她當作一種福星，而不拿她當作一個軍人？是不是他們以為要同這一個有特別性格的人辯論有危險性，而設想如何要叫她安靜，只有把她放在黑暗之中？是不是貞德對於她的前途不發生興趣？

而或者以爲要把她直接送給戴培德和英國人。最後是不是因爲他們自己以爲己力不足以解奧林之圍，而他們所能夠做的，只有帶來了一些有價值的接濟？這樣看來，他們不期然而然的恐怕走了北路而做那孤注的一擲，如果失敗了豈非一敗塗地。那條南路雖不能說是進軍上的英武舉動，但是安全的多了。我想以上所說的話都有它的可能性。如果說他們在此時就想陷害她，我是不能置信的。

貞德誠然是很爲生氣。生氣的時候好像下雨；好像暴風，但是已經晚了；她又已經疲倦；她的甲衣太重使得她受了傷；而她灰心了。她希望到了奧林的城牆之外，現在到了，沒有別的事，只有敵人在前，而所有的幻夢尙未成功。她所信賴的人們，又把這營安錯了，安在河的這一邊，照她看來沒有別的，不過把那成功之日又延遲了幾天。奧林公爵的私生兒子守着的城，如今偷駕了一隻小船，急急地駛過這邊來歡迎她。——他和整個的奧林居民希望早日親眼看見了她。守城司令雖然希望她來解圍，來歡迎她，然而一點也不着她的同情。他的善意是極重要的，他是出於皇家的血統，他是陶封王子的堂兄弟，他是被擄英國的奧林公爵的兄弟，他是她所愛的亞拉松的長一輩的親屬；在貞德沒有成爲女英雄之前，他已經是奧林的守城總司令了。她一點也沒有對於奧林的守城司令親自出來見她，表示感激。她一見面就說別的話，但沒有說到感激的話；他自己對人家說：『貞德說的話如下：「你是奧林的守城司令彼士德嗎？」「我是的，我很歡迎你來了。」她又說道：「就是你告訴他們叫我駐在河的這一邊的嗎，爲什麼不把我立刻送到戴培德英

人那一邊去？」我答道，我和別的些人比你的經驗稍微多些，所以勸你駐兵在河的這一邊，我相信這是最好的辦法。貞德於是說道：「我的上帝，他比你們還要聰明。你們想欺我，但是你們欺了你們自己，我來是特爲幫助你們的，任何的武士也沒有這種的幫助好，因爲這是出於上帝的幫助。」

可憐的彼士德在這個時候真不知所措。全奧林城正在熱烈的等着聖處女的來臨，當然不能拿她作外人看待。再者，他自己非常的信仰她；不是爲了他的緣故，貞德來到奧林嗎？現在她來了，他所遇見的一個聖處女倒不是容易應付的，是一個莊嚴的盛怒的青年，她自己的心中有一種理想。幸而後來他有一種本領，應付貞德，頗爲得法。他得應用所有的技術，因爲還有複雜的情形，貞德還沒有考慮，除非他們熟悉本地的情形，有了詳細的地圖，不能選定適當的接觸地方。貞德一點也不明白這種利益；在實際上沒有到奧林之前，還不知道奧林的情形如何，好像相信聖經上的故事，約書亞帶領了兵圍攻耶利哥城，只要一喊全城便都倒塌了。她在博提曾經說過，說這種圍城，等到她到了以後，只要奉上帝的名說了一聲，全城就被釋放而得自由。但是彼士德要從實際上着手。他已經做好了一種計劃，似乎是既穩妥又簡單。他打算要借些船開到上游查塞（Chey）地方，這是洛爾河的北岸，距奧林有五英里。這些牲口給養都同時等待船的來到，等到第二天送給他們，等到他們運輸過河的時候，下到奧林由東門布支門而進。因爲這面防守的比較薄弱，只要看地圖即可一望而知。英國人只佔領了一個堡塔，就是聖洛甫堡，而且法國的守衛和人民可以

制止英人的襲擊。從彼士德的理論上看來，他一點也沒有想到用武力來恢復奧林的自由，因為他還看不清楚這一件事，這自然與貞德的思想完全不合。不幸的，就是彼士德的這種考慮審慎都是錯的。所以錯的，有兩種理由。

第一個錯處，他和他的同僚都以為新到的軍隊不足以抵抗英軍。第二個錯處特別重要的，就是他們實在不能駕船到上游去。因為風的方向不對，這簡直超過人力的制裁了。

他們要向貞德解釋。她對他們說再等一等。忽然間，出於意想之外，風向突然變了。

七

這種特別的變動，使得他們過了英國人所守的堡壘，而平安的走到河的上游。貞德的困難沒有結束。誠然，她的名聲在這時候更大了，她預言風向改了，風就改了向，而給彼士德和他的同僚以深刻的印象。但是他們總以為自己的力量不足以與英人對抗。彼士德和他的同僚總以為他們所能做的也不過是輸送些糧食牲畜給城裏的人。既然達到了這種使命，彼士德希望他們就回到布洛去。同時他希望貞德和他偷渡入城。因為奧林城裏的人急於要看見貞德。現在帆已滿風，他要求貞德和法國的大教長尼古拉·吉利穆和他自己同過洛爾河。這一種建議似乎把她的計劃完全改變了，而這種的建議也毫無理由。他並不是

要反對解散她的軍隊，她並不是怕她失了解奧林圍的機會；她在這時似乎忘記了奧林，因為她的軍隊在這時候已經有了深切的認識，而又覺悟了，並且充滿了生動的情緒。實實在在，彼士德真不知道她的奇怪性格如何？奧林之解圍已經在目前了；巴特古曾經擔過心，也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陶封王子和博提的大官顯宦答應她出來，已經一再的宣言接受神祕的使命要解那奧林之圍；已經變更了他們的計劃，決計要實行出來，而現在她只要走開，完全因為拒絕她所訓練成的軍隊分開。彼士德怎樣對待這個女子呢？他對於她的宗教信仰的意見固然增長，但是他一點也沒有想到她有軍事的權力。最希奇的，和她同來的將官反對和她分離；彼士德所以要求他們請貞德進城，而請他們自己回到布洛去，走那座大橋到北岸去，從那裏回到布洛去。他又用政治的手腕，他請將士們也勸貞德，他們說：「放心罷，我們應許不久以後再回來。」於是貞德也寬容他們，手裏拿着小旗來到他的面前。他們過了河，就在查塞住宿。這是彼士德第一次應付貞德的方法；不過過了幾天之後，貞德告訴他，如果他不聽她的命令，就要殺了他的頭。

貞德在查塞，或者在查塞的附近汝來有一種奇怪的經驗，這是她入奧林城的前夜。她住在圭地·葛來的家中，他的名字是值得記憶的，只有他和貞德共同接受這種異象。這種實在的景象，使得查理第七過了幾個月以後，把他封為貴族，（一四二九年六月）那一種公文，一方面有幻想的文字，一方面有正式的文字。

貞德進奧林城的時候騎的是白馬，穿着戎裝，她的大旗飄揚在前面。她騎馬走在彼士德的左邊。後面跟隨許多衛士，紳士，將士，兵士，最後有一隊公民。來迎接她的軍人和公民非常之多，男子，女人，小孩子手裏都拿着火把——因為那時已經到下午八點了——他們這種舉動，好像歡迎上帝來臨的一樣。他們以為城圍已解；他們擁擠向前，甚而至於要摸摸她的馬毛，有一個火把，一不當心，把她的旗幟也燒了。於是貞德立時刺馬，轉過了來把火捕滅，她的這種技術，可謂神奇。出來迎接她的人一點也沒有遇着驚慌，他們歡迎她的聲音，從城的東邊到城的西邊不絕於途。布支門到理格納門中間一段的路興高彩烈，在理格納門附近的地方替她選了一所住宅，那就是奧林公爵的財政大臣的住宅。

等到大門關了，她叫他們替她把甲卸了下來，她一定老早要休息了，因為她的情緒緊張已達極點，有人說她那一天也沒有吃也沒有喝。替她預備了夜飯，不過她只用一個小銀杯子，喝了一杯酒。把這杯酒摻一點水，又吃了五六口麵包。以後就上床睡覺，陪她的人是財政大臣的女兒，名叫夏綠蒂 (Charlotte)，那時只有九歲。

人都相信這個可貴的小孩子睡覺的時候很守規矩的，只睡在自己的一邊，一點也不動，而睡的時候又閉了嘴。

現在要對於參加這事的各人心理稍加敘述。等到貞德在四月二十九日睡覺的時候，歡笑的聲已經消沉了，火把已經熄滅了，而這時的彼士德、奧林城裏的人和英國總司令各人的心理情況各不相同。貞德雖則疲乏了，但是她所努力達到的，他已經達到了。在她到奧林的時候，曾經受了不少的阻礙，但是上帝已經拯救了她，並且在最要緊的時候賜下一道天上的異象。她不能不知道她所有的成功對於千千萬萬人已經發生了威力，而她自己就是上帝的欽差。各人也一點沒有懷疑，而她自己也不疑惑；她所有的困難就是要使得她的同國之人接受承認這種偉大而不可避免的事實。她對於她的使命的信仰，和對於幫助她的上帝的信仰，一點也沒有受到一秒鐘的搖動；風向的改變在她看來一點也不足為奇。她覺得這種事一件一定要發生的，因為上帝護衛她。有了風向的改變，自然幫助船隻容易過河，另一方面使得彼士德和他的同僚堅固了他們的信心；這真是千載一時的機會了，也是出於意想之外。上帝要她執行他的意旨，上帝是無所不能的；上帝改變了風向。

她的信仰實在是像孩童的信賴一樣，她同樣的也相信第二天，她所願意的英國人的撤退也必實行，因為她已經帶來了一封信，這一封信裏寫的是上帝的話語。她要把那件公函送給英國人，叫他們和平平的撤兵，而不必以武力去驅逐。不過在她的意識之中還有一點思想，以為英國人未必能聽從上帝的聲音。像風那樣的容易，風是直接受上帝的支配的；而英國人呢是有理性的人民，上帝給他們有自由意志的。

權力；他們或者反對而不退卻；他們或者不照她的要求回到本國去。結果她只得決定開戰了。但是在她看來，打仗也和宗教混在一起。她實在不願那純潔的有訓練的軍隊再回到布洛去。不過他們說他們不久再回來，所以她讓他們走了。這好像她打發那替自己認罪的人一樣。或者在那異樣的奧林的黑暗的房子裏，她得着了安慰，她的身傍，躺着一個規規矩矩的天真小孩，就想到上帝怎樣的看顧她那三千的軍人，這三千的軍人，曾經聽過她的訓話。不過他們現在又重尋舊路的回去了。

對於她所想到的那可能的戰爭到底如何，她知道她一定要受痛苦。她已經向陶封王子預言過她的受傷；她對於那替她認罪的巴圭爾也預言過。這種預言毫無可疑之點，似乎是一種通常的知識，因為在四月十二這一天，幾乎在這事件一月之前，有一個弗來明地方的代表，住在里昂的寫了一封信送到不魯塞爾去形容貞德預言她受傷的仔細情形。這種早期的預言，自然沒有辯駁的可能。也不是道聽途說，也不是記憶有錯，也不是出於後來的傳奇，實在是寫出來的實在情形。傳奇的發生好像花園一樣的快，掛在貞德的頸上，所以在分別真假上面很感困難。她在四月二十九日躺在床上，她一定知道某種事情。她知道她已經解了奧林之圍；她知道她不至於死。她知道她可以帶領軍隊和陶封王子到端木去，在那裏替他舉行加冕禮，因為查理自一四二二年繼續他的父親職任以來已經七年了，而這種大禮尚未舉行。她知道這一切的事情，因為那神祕的聲音曾經對她說過，而那神祕的聲音不是不能實驗的。躺在奧林的一間房子的床

上，她一定仔細地想到前程。有些事情已經預先指定了，有些事情是不可避免的。或者叫她的身體受傷，還沒有那陶封王子到瑞木的大教堂舉行加冕禮更爲驚人，更爲重要。這些事件都擺在她的面前。她的神祕的聲音已經告訴了她。將來一定要應驗的。在貞德看來，過去的和將來的並沒有多大的分別。通常的定律並不能應用。

彼士德呢，在他的勇敢和體態看來，是個實際的人物，如果他在床上想到白日的事件，一定覺得神魂不定。誠然是他負了責任，把貞德請進奧林城來，但是既已帶了她進來，他一定覺得在這幾小時所做的事，她所做的也有限。她對於他並不表示敬重，也不以爲他是個王子，更不以爲他是個總司令。她一點也不贊成韜略和使命。她既不守信義又極頑固，使得他恐懼。而在男人這一方面看來，她有女人的不通的理由。然而風聽了她，而普通的人都敬重她，情願她的馬踐踏在自己的身上。誠然她有感人之力，但是她在軍隊中的情形如何呢？她相信上帝的聲音，但是也有別的事情要加以考慮，例如個人所應負的大衆的生命責任。還有許多的人，不喜歡人拿他們的意見不足輕重。我不相信彼士德老早在那天夜裏就能睡得着。

自然奧林城內的居民是興高彩烈的了，而宗教情感已經高到了羣衆遏斯底理神經病的程度。他們的救星已經來到他們的中間，而他們的困扼從此也可以舒散了。這好像是星火電光一樣，熱情的火已經飛到了羣衆之中了。他們燃燒起來了，他們不能不用血表示出來。那天夜裏奧林所燃起來的火在那一個

禮拜以內也不能消滅，這種殘灰裏面的餘燼還燃燒了好多年。

英國軍人仍守着他們的堡砦，百思不得其解，竟測不透悶葫蘆，不得已默默地思索着。

第十章 奧林大勝

等到次日，四月三十日的早晨，大家醒來，他們每個人的心目中的問題就是還要發生什麼事？我們一定希望貞德既來之後，在法國人的這一方面就生出來了一種新的力量，他們要趕走了圍城的敵人，最要緊的守城的將士和人民同有此感，要拿起鞭子，趕走了敵人，而彼士德也要乘此機會挺身而起，而卻退英人。但事實與之相反，女英雄既到奧林了四天，一點也沒有動靜。這也有幾個特別的理由。第一女英雄她自己——人家都視爲她是溫柔的——決定了要通知英人，而予以攻擊。第二點，彼士德已經把援軍打發回到布洛去了，現在等待他們急速的補充好了再來。所以他決定了單騎跑到布洛去監察各種重要的事件；或者在他的心目中還有恐懼的痕跡，如果他不自已親去，或者那援軍便不再來了。無論如何，這是他緩於進攻的原因；無論何人也不能說他等待四天，等待救援之來臨是個大不道的事件，因爲他等待補充以平衡力量。拉黑和弗羅倫特·地伊勒爾（Florent d'Illiers）要馬上進攻，但是那聰明而深謀的彼士德加

上了一個限制。而他所處的地位也險，無論何人處在他的地位，當然也險。從各方面的情形看來，我們不能不向彼士德表示同情。不惟他要應付那不可解的女扮男裝的將官——女英雄——而且他要與那些困難相逢的人民，像格馬士（Garnoches）這一般的人合作。格馬士對於貞德的優越氣概大發脾氣，格馬士是彼士德的同僚，所以彼士德的地位格外困難。他是一種特別的人物，一方面要應付不可測度的女英雄，一方面又要應付不可測度的將官。只要看格馬士說的話就可以十分的明瞭當時的情形。他說道：「既然你只注意這個小人物的言行，而不注意像我這樣的武士，我就不再說了；我一定有我的結果，但是王上和我的名譽要我如此。所以我只得把我自己的旗子下了來，我不成個樣子了，不過是平常的紳士而已。我情願作我的王上的貴族，而不願聽那個女孩子信口胡說什麼上帝。」說完了這話，他便把自己旗子下了來，交給彼士德。然而別的將官們相繼的來安慰他，勸他和貞德兩人互相在頰上接吻，但是他們雙方極端的反對。

所以彼士德也很難以決定要做那一件事，方能適合最切的需要，要留貞德在奧林呢，還是讓她到布洛去鼓勵軍隊。再者，貞德不願意讓他去，和不讓她的純潔兵回到布洛一樣。四月三十日的一天大部分的時間是化在女英雄和彼士德的辯論上，然而在辯論的時候，彼士德又施行他的手段了，第二天的早上，他就到布洛去了。關於他們爭論的事我們不大知道，只看結果就可以略知一般了。

同時在四月三十這一天並非完全爲這兩部分的人在一起討論。拉黑和弗羅倫特地伊利爾和其他的守城將官以及奧林城的些居民出於擾亂英國人的陣線，把他們趕進了巴黎堡（聖普爾堡）——這是幾個月以來的通常舉動。這件事情有沒有得着了貞德的允許，我們不知道，她並沒有參加這一件事。恐怕在他們出去到英國人所守的堡壘之下求戰的時候，貞德正和彼士德談話。這件事情幾乎發展得成一件嚴重的事，就是他們在英國人退卻的時候，環繞叫喊，要拿草去燒他們；而英國人也與高彩烈地呼喊戰勝的口號。這一來法國人又怕了，草也沒有帶來，在石子礮戰以後，法國人就退回來了。這次的小接觸，有幾個人打死了，幾個人受了傷，幾個人被擄，算來雙方都受了同樣的損失。

貞德正在房子裏和彼士德討論，不知道她有沒有知道這種事件。她給戴培德的哀地美敦書的時候已經到了。關於這一件事在第八章裏已經說過，曾有兩種說法，而這封公函是在博提在三月二十二日寫的。她到了奧林之後，這一封公函有沒有到戴培德的手中？或者我們永不知道，也不知道她的傳令兵所送的書信的結果如何。我們所知道的，她確於四月三十日通知英國人叫他們和平退卻，免得以兵戎相見，不然就不客氣了。彼士德自己曾經說過：『她要英國人退卻，在沒有解圍之前，在沒有攻擊他們之前讓他們自己退卻。這就是她所做的。她寫給英國人的一封公函頗有苦口婆心的氣味，意義是很明顯的，通知他們他們應該實實在在的自動解圍，回到英國去，不然她就要帶兵攻擊，而強迫他們離開了。這封公文是送給

戴培德的。」

這種說法非常明顯，毫不含糊，又與在博提所寫的信十分照合。我想我們可以接受彼士德的說法。在奧林圍城記裏又說到她打發了兩個傳令兵去，要救她第一次打發去的傳令兵回來，而彼士德自己又說，如果那個傳令兵不能回來，他就把奧林的所有的英國降囚盡都置諸死地。這似乎是已經有了三個傳令兵，而實際上只有兩個人有關係；安穆維拉 (Ambleville) 和吉因納 (Julienne) 兩人都是在奧林替貞德送那四月三十日的信的。吉因納被拘留，加上鐐拷，並且放在木頭上要把他燒死。安穆維拉回來了，帶着一封信，說道勸貞德早點回家去照管母牛，不然的話，捉着了就要活活地把她燒死。貞德叫他回去救另外的一個同伴，但是他沒有完成他的使命。英國的將官讀完了那封公函，大為驚奇之後，又大大的生氣，咒罵終日，所有的文字語言上的壞名詞都說了出來。幸而對於那個可憐的送信的人，他們沒有把他立時燒死。因為他們知道那不是對付傳信人的一種好辦法，於是打發一個送信的人到巴黎大學去，叫他們解釋那信的威權的所在。這樣就救了貞德的傳令兵的性命，在那封公函還沒有送到巴黎，而英國人已經逃亡了，等到法國的兵進入那空無一人的棄堡之中，沒有找着別人，只有救得那位傳令兵的性命，而在他的旁邊，尚有那待於點火焚燒的木頭。

雖則貞德已經費了苦心，然而她還沒有避免那最後的仇恨式的一打。那天晚上，她親自走到橋上來，

在那裏呼喊英國的指揮，維廉·克來德爾（William Glasdale）他正在守士爾拉的堡壘，叫道上帝要你撤退，放棄此地，救了你們兵士的性命。英國人呼喊答道：『餵牛的小女孩子，』如果他們能捉住了她就把她燒死。在這一點上，她自己一點也不覺得侮辱；她不過回答他們，他們是謊言大家，說完了之後，就回到城裏來了。

雖則英國人一再的威嚇她，要把她燒死，然而他們並沒有存心再捉住她。他們讓她自由的走回奧林城去。他們讓她出來走到橋邊，向他們呼喊。誠然在橋的那一邊有法國的堡壘，法國的兵士去保護她，然而他們之中，不過一水相隔，為什麼他們不發箭射擊呢？不是在英法的仇恨當中，以為她這個女子並不重要？她雖然容易燒死，但不值得化費許多精神。他們錯了。雖則在末後的時期，他們捉住了她，把她燒死，然而他們因她所受的損失卻大極了。

他們的行為在這繼續的三天裏，一樣地不可解釋。不但是他們讓彼士德和隨從琴尼·達倫到布洛去求援兵，（五月一日）他們也讓貞德和拉黑的軍隊，乘馬出來，遊行到他們守衛能力所在的範圍之內。為什麼英國人在那時不攻擊彼士德和那女英雄呢？這真出於我們所料了。他們或者把他們兩人都促倒了，這種的價值是何等的大呢？還有一件事令我不解的，為什麼他們在那繼續的三天以內不對奧林城施以攻擊呢？他們一定知道彼士德是已經走了。如果他們有密探，一定可以知道彼士德是到布洛去求援的，

恐怕他即刻就要帶了大軍回來。他們的機會是若何之好呢，如果他們要利用這個時期去攻擊奧林守城的總司令已經不在了，完全要看他們是否來攻擊。彼士德誠然在離開的時候也覺着有危險，因為那女英雄是最容易生問題的，而拉黑又是個善於冒險的人，不免在守城的這一方面有了疏虞；然而他仍然覺得要去冒這種險，而要到布洛去請求援軍。他在臨走的時候把財政支配得很好，借了六百個士納的錢，在他的出走期間，把守城兵士的薪金完全付清了。

貞德和拉黑親眼看見他走了，他們回到奧林城來一點沒有遇着攻擊。貞德並沒有得着空閒，在那財政大臣的休息室裏安息一日。奧林的人民對於她的來到興奮尚未停止，貞德所住的門幾乎被他們打破了，因為他們要看她。所以她一天到晚騎着白馬走遍了奧林的大街，但是走的很慢，因為人民擁擠上來，路都塞了，要仔細地看她的容貌。在這時候，她自己乘馬很得法，坐在馬上表示一種偉大的態度，他們看見了她不勝驚奇，看樣子好像在少年時早已精於軍馬之事。

單單這樣還不夠，她又出去和英國人爭辯。這是她的第三次挑戰了；她的第四次的挑戰的式樣就不同了。歷史並沒有說明彼士德正在往布洛去的時候，也不知道她的意義所在。巴圭爾被派去檢查軍隊的道德狀況；達倫被派去護衛彼士德。拉黑並沒有什麼特別的職守，自尋快樂。貞德向英國人挑戰的時候用同樣的話語，而所得着的答覆也是一樣，也是無功而返。所以這個樣兒星期日又過去了。

五月二日星期二，英國人在自己的堡壘裏仍然安靜。貞德輕輕的出來觀察他們的動靜。有一隊人跟隨她，他們快樂的好像把敵人已經包圍了起來。她視察過英人的情形以後，就到聖克拉 (Sainte Croix) 的大教堂裏去，聽那神祕的聲音。五月二日的事祇此而已。

五月三日劍那的守兵，蒙泰格思 (Montargis) 解脫·雷那 (Chateau Reynard) 和解脫頓 (Châteaudun) 開始向奧林移動了，同來的有步兵，到了晚上，有消息來布洛大軍已經出動了，指揮的人是聖雪弗爾 (Sainte Sève)，馬爾區·地雷 (Maréchal de Raio)，諾曼·古雷 (Norman Baron Coulnes) 和布伊爾 (Bueil) 諸人。他們是從北門進來的，然而接濟給養和護送的人都是從南路進來的，這和四月二十八日的情形一樣。因為要防守出其不意的攻擊，所以在聖皮爾·安旁的 (St. Pierre Empout) 碉樓上增加日夜的守衛，在危險特別嚴重的時候，在聖保羅塔上又加一道守衛。報信息給全城的人說大軍的旗幟槍械已經遠遠的看見向城內進發了。在這個時候奧林全城是在特別緊張的狀況之下。無人能知英國人要採取何種舉動。他們要出來攻擊呢，還是馴服地守在堡壘之中，而讓那陶封王子的軍馬一點沒有困難浩浩蕩蕩地走進城來？貞德並沒有冒險。第二天的早晨，五月四日，耶穌升天之前夕，大軍離城只有一里路，貞德單馬獨出，有五百人跟隨在後，出來迎接他們了。

要知道在這個時期之中，誰的記載是對的頗感困難。因為在事實上，關於貞德的歷史家所有的記載，

在詳細的節目上各不相同，使得我們反倒感覺着一種模糊的印象。例如女英雄記說拉黑和她同時出來，這就與他在奧林城內和貞德的對話不相符合了——除非說他已經乘馬去迎接大軍。琴尼·達倫也說拉黑和他們一同進城，但沒有說明還是拉黑預先出來和他們相會，還是和貞德一同出來。奧林圍城記和琴尼·查爾特都承認他和貞德一同出來。尤其要緊的是彼士德在那裏呢？我們知道他五月一日到布洛去的，當然他要同援軍一齊來到，然而在女英雄記一書裏，在這時候，倒沒有提到他的名字，反倒說他和貞德一同出去歡迎他們，這樣說來，援兵還沒有到的時候，他老早已經快地回來了，因為大軍行動的時候總是慢些。女英雄記引貴族紀聞一書，一定有錯。奧林圍城記和琴尼·查爾特都說彼士德是和大軍同來的。

我們且承認貞德率領這五百人馬，並且走在他們的前面，和她同行的有維拉，弗羅倫特，地伊拉，亞倫·吉蘭，賈梅那地提勞或者拉黑也和他們同行，他們一早就出城歡迎彼士德和大隊的援軍。英國人仍然沒有注意。他們遠遠地作壁上觀，他們也不出來攻擊這一小隊的人馬，這一小隊的人馬他們沒有城池的障礙，堡塔的掩護。如果他們的愚笨的腦筋裏，有了一絲的知覺，他們一定先來攻擊貞德和她的五百軍馬；再去攻擊彼士德的人馬。他們不做這個，讓他們隨意的進行。他們拿着貞德叫他們特別製造的大旗，巴圭爾率領着一隊教士，在他們當中作念經式的呼喊。

我完全不懂英國人在那裏做什麼。法國人說貞德出來把他們嚇得不能動了，據說貞德念咒使得他們不能動。

二一

五月四日的早晨，他們在等了六七天以後初次入了奧林城。這一天真正快活極了，奧林城充滿了新軍，新來的糧食，新來的希望。早晨過得很安靜。或者有人想到這些兵士一定忙於尋找住宿，分配給養。總而言之，各人太忙了，不能想到打仗的事。貞德和達倫在財政大臣的家裏共同安靜的吃飯。

吃過了飯，彼士德來了。他已經得着消息說約翰·法斯達夫爵士(Sir John Fastolf)已經發兵來援英軍，只有一日之路就要到了。貞德對於這個消息很歡喜，但不知道爲什麼緣故；或者是因爲受的恥辱太多了，她的血沸騰了起來，敵人愈多，她愈能把他們打敗。無論如何，她已決定了法斯達夫不能逃了她的手心。她說道：『彼士德，彼士德，奉上帝的名請你在法斯達夫一到的時候就告訴我，如果他來了而我不知道，我對你說，我就要殺你的頭。』彼士德初次會見她的時候如何對付過她，她一點也沒有報復，不過很穩重的作一種回答：她一點也不爲這一件事擔心，因爲在相當的時期以內他一定使得她知道。於是他走了。我想他對於城外的狀況一定知道，不過貞德和達倫(D'Aulon)不知道。

貞德起來的時候很早，不過達倫說她很疲倦了，達倫說他自己也疲倦了。他們都到樓上去休息，達倫就躺在貞德房間的榻子上。貞德和房子的女主人也躺在床上睡覺。可憐的達倫剛剛坐下的時候，已經半入睡了，貞德馬上跳起來，把他叫醒。他問她要做什麼；恐怕他還正在拂摸眼睛。從各方面看來，她一定是在極度的刺激之下。她答道：「我的上帝，那神祕的聲音告訴我立時就去打英國人，但是我也不知道還是打那英國的堡壘，還是打那援助英兵的法斯達夫。」

在這一點上，各種的報告都不相同，一定發生一個大暴動，和那財政大臣的房子所生的暴動一樣。貞德不是個和平的客人。當時在場的人，各人的見解不同，我們看那受恐嚇的人們東跑西跑，而貞德在他們之中大發雷霆。達倫說他立時就跳了起來，把全身武裝起來。路易·剛德，她的隨侍人員，說女主人和小小的夏綠蒂替她披上了盔甲。巴圭爾說，等他和教士們來的時候，她呼喊道：「他們到那裏去了，給我披上盔甲是誰的責任？我們人民的赤血要染紅了遍地。」同時在街上也有人喊道：「英國人侵略法國。達倫披甲以後急急地跑到樓下，他自己不覺得貞德已經走在他的前面。在樓下看見了剛德，剛德還以為她在樓上睡覺。貞德對他說：『你向來沒有告訴我法國的赤血已經流出來了。』叫他立時去把她的馬牽來。」

等他回來的時候，她已經在樓下等了。她叫他把她旗子趕快拿來，不知道為什麼緣故，從窗子裏遞給她。只要想那時她在街上呼喊的程度如何。她不能再忍受了，因為各人聽了她的呼喊以後，他們的行動

都不够快，她走的太快了，連達倫也追不上，看見她走的人，明明地看見那馬飛跑，馬蹄下火光四射。

路易·剛德在這個時候，看見了他們這樣的匆忙簡直莫名其妙，她的女主人打發他快快地跟隨貞德。達倫跑到了布支門纔遇見她。這裏他們看見一個受傷很重的人，剛剛抬了進來。貞德大爲驚嚇。這就是她的第一次真的戰爭的經驗。她停了下來，問一問知道那是法國人，她叫道在她的頭髮沒有長長了之前，決不願再見法國人流血。她不能再等了，因爲在英人堡砦的聖洛浦之前已經大戰了，她必須立刻走到那裏。

再者聖洛浦的戰爭不知道是不是出於她的命令，或者那地的戰爭太早了，超出她自己的希望。不然，她一定不去休息，而這樣地忽然發生怒氣從床上跳了起來。她或者和彼士德已經同意了這次的攻擊，特別是在法斯達夫的軍隊快快的來到之前，但她一定沒有想到發生的這樣的快。等到她到了以後，雙方的戰爭正在劇烈之間。達倫說他向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的多的法國軍隊同時出動。路易·剛德說，英國人只預備防守了，但是法國的軍隊看見了貞德之後，大呼前擁，直到英國堡砦之下。

這可以說是第一次法國的軍隊奪取了英國的防禦工事。這是很重要的，因爲只有這一個堡砦是在法軍的這一方面，可以保護奧林到賈爾克的大道，那時是被英國佔領。而現在呢，法國的給養接濟的道路再不發生障礙了。他們把這個堡砦燒了，殺死了一百四十個英國兵，並且擄了四十個人。這一個數目有多

麼的微小——如果我們比較那聖洛浦的險要情況，便知道殺了這幾個人，一定有一場惡戰。戴培德他自己也承認這件事，不是他們的軍隊能力不足，就是數目不夠，所以派人到聖普爾堡去請求援軍，他看見了有六百個法兵向前進來，便馬上退卻。或者戴培德在那一天晚上坐下來仔細的想了一想，他又想到那喂牛的女孩子一點也不重要。

這個喂牛的女孩子有一種特別的性格，並不爲那勝利的同伴歡笑，而爲那受死的敵人哀悼。而宗教方面的情感又支配了她的整個的心。她想到這許多的英國人已經死了，但是他們還沒有認過自己的罪過，特別在這耶穌升天的時日更爲哀悼。她已經把他們的機會打破了，她自然要負責任的，所以叫巴圭爾來替他們行懺悔禮。再者，她叫她的兵士也承認自己的罪，並且要感謝上帝，叫他們勝利。不然，她就要走了，離開他們而放棄軍旅的生活了。她又發一道宣言，並且用了號聲召集羣衆，不得搶劫聖洛浦的教堂。這樣看來似乎是英國人曉得她的弱點，女英雄記中說道有些英國兵爬到教堂的望樓上，自己穿着僧人的衣服，希望他們的生命可以不致受害。貞德干涉她的軍人，不要他們把這許多人殺死；她說道，不要叫教堂裏的人無故的受死，叫他們安全的進了奧林城。

奧林的城市所有的教堂的鐘聲正在慶祝勝利的時候，貞德和她的將士到禮拜堂裏感謝上帝去了。

第二天就是耶穌升天節（五月五日，星期四）貞德下了一道命令不准當天戰爭。她又去認罪，而接受聖禮，並且宣言沒有認罪的人第二天也不許一個人出城去攻擊敵人；再者從軍的不良女子，軍人的戀婦概需脫離軍隊；不然的話，上帝就要因為他們的罪，叫他們大敗。於是大家完全聽從了她。

在這一個人聖日除了宗教和道德的事件奉行以外，她也要使得他們注意到更實際的戰爭事件。這些事件在貞德看來，並不是很歡欣的。有一種特別的有聲有色的故事，奇特地甚而至於法國的將官不以為她是他們當中的一員。他們只要她能激動軍士便滿足了，他們共同的承認她不必參加他們祕密的計劃。他們所以這樣的做，因為她漸漸地要直接指揮軍隊了。這也不能責備他們。因為她的軍事知識幾等於零，而且他們都是剛氣勃勃的人。彼士德在貞德的住宅裏舉行一次軍事會議，但在舉行會議的時候，不要貞德出席。我們對於這件事毫不覺得奇怪。

在這一一次的會議裏出席的人有彼士德，馬爾區，地雷，馬爾區，聖弗爾，參議官，葛西納，格雷威拉子爵，高古爾特子爵，安布魯思，地羅爾，古倫思侯爵，維拉爾子爵，普杜，地散特里，地納思，地查理，塞包特，地塔爾木，賈穆特，地提洛，拉黑，和一個蘇格蘭的將官名叫康納德，而英國的原名是康乃德子爵。在這一一次的祕密會議裏，他們決定在第二天對於英國人所佔據的聖羅倫堡作猛烈的攻擊，希望這樣可以引誘那南岸的英國人來幫助他們的友軍。這種的攻擊也不過是個虛張聲勢，而非實在的戰爭。而真正

的戰爭是在河的南岸，要壓迫那在後面的英軍勢力。既然決定之後就請安布洛斯·地洛爾去請貞德來，只告訴她說道他們只攻聖羅倫堡，而對於那對岸預計的戰爭一點沒有提起。貞德既來之後，這種消息被參議葛西納洩漏了。他們都承認貞德一定自己不能想了出來。等到參議官說完了，她非常的生氣，不願意做在他們當中，自己在屋中走來走去：『告訴我你們無論決定了什麼事件，我不能對於這件事不加預聞。』

在這個時機彼士德看着無法隱藏，又運用了他的急智，說道：『貞德，不要生氣，我們不能一下子將所有的計劃都說了出來。參議官所告訴你的是實在的情形，並且已經決定了，我們決定如果河南岸的敵軍在我們攻擊聖羅倫堡的時候，出來救應，我們就過河攻擊他們。我們覺得這種計劃是對的而且是應該如此。』這樣一來使得她滿意了，她說照他們所規定的執行罷。

一天一天的過去，愈發現了貞德這個人實在不容易對付。琴尼·查爾特後來曾經說過一次，描寫的雖然苛刻，但也使人够笑的了。『彼士德和其他的將官常常說到，每次他們開會，不問結果如何，一問貞德，她的意見總是和他們的意見恰恰相反。』如果貞德所說的是足以置信的，則貞德本人並不要親自參加戰爭。

四

貞德在耶穌升天日所做的事，不僅祇教軍隊認罪，下命令叫不良的婦女退出軍隊，又和軍事議會發生不合事件。而英國人同時她也要想方法對付。既然他不能在聖日去攻打他們，寫一封信給他們也是意中之事。這一次的信比較上一次的信叫人更難接受：『你們英國人沒有在法國的權利，天上的上帝叫我們吩咐你們，貞德女英雄叫你們放棄你們所守的堡壘，回家去吧；如果你們不聽，我就要用最後的驅逐手段了。這是第三次的書信，此後我不再寫給你們了。耶穌馬利亞·貞德女英雄。』

信尾又加附言說道：『我寫信本來要用敬重的口吻，但是你們拘留我的送信兵，你們已經拘留了我的送信兵吉納，請你們把他放了回來，我就可以把在聖洛浦所擄你們的人還給你們，因為他們現在還沒有死。』

她不願再要喪了一個送信兵的命，於是她要用弓射出去，把那一封信，用一條線繫在箭的上面，吩咐弓手把那封書信射到英國人的陣地，同時喊了一聲，『讀吧，新聞來了。』這一封書信一點也不生什麼效力。英國人拾了這一封書信，打開一看，自然他們明瞭其中意義，他們用譏刺的聲音喊道：『這件新聞是從亞爾麥克的妓女那裏來的！』貞德聽見了這種說話，就跪在上帝的面前訴冤，同時她淚如雨下。過了不久以後，她說上帝來安慰她，第二天的早晨就叫巴圭爾來給她舉行認罪禮。

五

第二日（五月六日星期五）有戰爭，貞德親自出來打仗。實際的情形，恰與將官們所決定的相反，所以我們必須加以說明。彼士德和他的同僚所決定的伴戰，一點也不重要，他們的計劃完全被貞德和追隨她的城市居民所破壞。琴尼·達倫他親自參加這次的戰爭，他說了一段話，恐怕是最可信的。英國人一聽說法軍進向聖琴尼·地白朗堡，看見法軍用船連成了橋，經過聖愛那島過了河，他們就退出了聖琴尼·地白朗堡，而避入更堅固的大奧格斯丁堡。法國軍隊在貞德來到的時候，看見聖琴尼·地白朗堡已經空了，並且想到恐怕他們不能再去攻擊聖奧格斯丁堡，就打算回來了。高古特和地·維拉，達倫下令收軍，正在這個時候，貞德和拉黑拍馬來到。英國人又在這個時候出了奧格斯丁堡，想來攻擊法軍退卻的後路。拉黑和貞德立即挺槍拍馬出戰。這樣一來，那些法國兵士本來不欲退卻，看見這正是他們攻擊的好機會，立即回軍來追趕英人特別重要的，在退卻的時候，守着後路的是勇敢的西班牙兵士和達倫。只要看達倫的說話就可以明白當時情況：『我那時是在最後——和別的兵士，有一個忠勇的西班牙軍人，他的名字叫阿方朔·地巴爾達，又看見了另外一個高大美貌的人披了全身盔甲落在最後，我對他說你和別人一同留在後面等到要緊的時候攻擊敵人，但他回答說不去。阿方朔說道，既然是忠勇的軍人就要服從命令，他說他就去留後。那人對阿方朔說道，他不願留後。他們就彼此相罵，結果彼此拉手，一齊下馬跑到柵欄旁邊要證一證誰是勇敢。』

然而達倫觀察他們到底結果如何，看見一個強大的英國人向前來攔住他們，他就叫那出名的石礮弓手琴尼把那來勢凶凶的英人打倒。這種情形在戰場上是時常發生的，除了軍隊作用之外，還有個人作用。達倫或者把這種事情忘記了，但是那來勢凶凶的英人，本來要對付阿方朔和他的同伴的，現在已經被琴尼打倒了，他永不能忘記那種情形。

等到日落的時候，法國人已經佔領了白朗和奧格斯丁兩個堡壘。英國人在這時候，只得退避進了最重要的土爾斯堡。貞德回來的時候腳已經跛了，因為她的腳受了傷。

這一天使得他們精疲力竭，通常貞德在星期五是禁食的，但是在這個時候，有人看見她吃晚飯。正在吃飯的時候，來了一個不好的消息，法國的軍事會議議決他們的軍隊數目遠不如英軍，決定要等待陶封王子的補充軍來到再行出戰。城裏的糧食充足可以等待援軍。第二天就沒有出戰。貞德對他們說：『你們有你們的軍事會議，我有我的。信從我，我的會議告訴我說一定要有成功，而你們的毫無結果。』轉過來對教士巴圭爾說道：『明天早，早的起來，比今天還要早，盡你所能的早起。你要站在我的身邊。我明天所要做的事情很多，血要流成河，一直高過我的胸前。』』

六

她到了奧林城已經有一個星期了也沒有什麼決斷的事件施行出來。而奧林之城圍也沒有解。軍隊已經來了，英國所佔據的堡砦已經恢復了，英國兵士已經做了囚人了；彼士德和他的同僚已認識了貞德；而英國人這一方面一點也不明瞭。這一個禮拜已經過來了，他們還不知道自己的末日就在目前，五百年後仍然有人懸旗慶祝，遊行會，慶祝會，放煙火等都是紀念的方式。英國人在那繼續的六個月中，仍然守着他們的堡砦，很顯明的並沒有覺得有魔鬼來同他們取鬧，使他們重重的損失。然而他們的損失雖不是出於頃刻之間，然而數目也很大。他們已經失了聖洛浦，奧格斯丁和白朗等堡砦。自去年十月以來，他們的畸角之勢到了今日可說縮到了最小的限度。

沒有人知道雙方作戰的人到底有多少。法國自布洛來的補充軍計有三千人。自然另外還有奧林的守兵。而英國人的這一方面大約自三千五百人至一萬人之間。

這一個時期就可以明瞭貞德她個人的影響是若何之大，而她個人的影響又能集中在軍隊上。在五月初七日的戰爭上可以證明出來，土拉斯戰記記得明白。

七

土拉斯是英國人所守的堡砦，那堡有兩個尖塔，位於奧林的橋上的一端。這堡在對奧林城的那一方

面有一個開口，就是橋的斷處，爲的是要防護堡砦，而在南面，堡牆極高，前面又有一道支河，上面有個吊橋，安得烈·蘭恩說，如果敵人攻得很急，就快快地退入堡砦，把吊橋拉起，敵人就無可如何。再者堡外的牆很高，下有深池。因爲第二天的戰爭與這地形很有關係，所以我們必須加以說明。

守士拉斯的英國兵有六百人。這六百人中有幾個重要的人物，克來德爵士是守堡的將官之一，此外還有維廉·穆來恩爵士，吉福德和一個紳士名叫琴尼·查爾特，又叫勃末斯爵士，而他的真實的名字原是拔寧公爵。守堡的兵士有理德斯達，馬爾丁等人。

在法國人的這一方面，除了將官有了記名以外，兵士沒有記名。有彼士德，馬爾區，地雷，高古特，格拉維，吉略末，地超蒙，吉特理，拉黑，弗羅倫特，地伊里爾，和亞爾強包，地維拉。地維拉這時年紀已經老了，而在三十年前，他率領七個法國人和七個英國人比武，就因那件事情出名。

士拉爾的戰爭從早上七點鐘開始到晚上八點鐘爲止，整整的打了一天。法國的將官反對這次的攻擊，不過貞德獲得了奧林人民的贊助，一意執行。打完了仗纔知道她的判斷一點也沒有錯。她相信這次的戰爭一定勝利，在自己的房子裏已經計劃好了。用人拿了一個魚來。財務大臣說道：「貞德，吃了魚以後再去吧！」她答道：「魚留晚飯的時候吃吧，等我們再過了橋回來，帶來一個古董叫他來吃。」於是她到禮拜堂去聽彌撒，騎了白馬出去，而回來的時候，已經大勝了，不愧爲奧林的女英雄。

她出城的時候受了一個小的波折，因為守門的兵也換了高古特守門，只開一扇城門，貞德和高古特撞了一個頭。貞德這時正出南門，後面隨從的兵士很多。貞德看見了這種情形，真不能容讓了。而她的兵士又都擁護了她，她大發雷霆，向着高古特說道：『你這個惡人，不問你歡喜不歡喜兵士們出去就要打勝仗，像他們在此勝了你的一樣。』高古特在追問錄裏說道他此時已經在極大的危險之中；要阻止貞德和她的兵士一定要有危險。要打仗的人見仗必打，他們並非是一個關閉的城門，或者一個高古特所能阻止的。然而在那一天高古特吩咐了他的一個親兵跟隨貞德，這是她永不能忘記的。自那以後，樣樣的事情都變了。

八

這次的戰爭已經得了出人意外的勝利。有四個人親自從他們的口中做證，就是彼士德，琴尼·達倫，琴尼·巴圭爾和年青的路易·剛德。前三人關於當時的情形說得更為仔細。照他們所說的看來，他們集中的戰爭是在土拉斯堡的外面，汙泥的護城池裏，法國人攻擊那堡砦的高處，這種英雄的情況，足以永垂不朽，他們用雲梯爬城，而一再的被英國人把雲梯攻破，使得他們掉到護城河裏去，把他們的戰斧，長槍，標槍，甚至於手腕，在槍林彈雨之中，都把他們擲在護城河裏。雖有這種的英勇，但是那堡砦一直到傍晚的

時候，還沒有攻下。法國人在這個時候也灰心了，彼士德決定要總退卻。

同時，在日中的時候，貞德的預言應驗了，她已經中了一箭正在胸下。那箭刺入肉內有六寸深。她痛到了極點，她哭了。賈馬士——早已投降了她，現在聽了她的指揮——飛馬向前，用他的大斧上來救貞德，因為英國人就在這個時候從城上下來要包圍貞德。他說道：『上我的馬，』那時他非常恭順。她就此被救出陣地，自己親手把箭拔了出來。有些兵士看見她受傷了，跑上前來要念咒替她治好。但是她拒絕這種舉動。她情願死而不願做出違反上帝的事情。然而她說如果用正當的方法去治她的傷處，她是願意的。如果沒有罪的成分在內，她願意照樣的治好。他們把血洗清了，用橄欖油和脂油包上傷處。她於是休息了片刻，又承認自己的罪過，而淚如雨下。

同時戰爭還在進行，而英國人在城樓上看見她不出來了，得着了不少的鼓勵。她雖離開了陣地，但在傍晚的時候，她又出來了——這種鼓勵非同小可，幾小時之前明明的看得一支鐵箭射中，而現在忽然又看她好好的出來了。彼士德和同僚已經把奪取士拉斯堡的希望完全放棄了，這時貞德忽然出來了。那時已到了晚上八點鐘，攻城的人已經繼續的戰了十三小時，精疲力竭；雖然不願意，但是彼士德不得不下命令吹那收兵的號。

這是奧林的幸運的事，就是在這個機會，貞德做了最後一次不和軍事領袖同意的事。在收兵號還沒

有吹之前，她跑到彼士德那裏，要求他再延長一點時間。於是她上了馬，沿着附近的葡萄園奔跑，大約默自禱告有十五分之久。沒有人說到彼士德現在作何思想，她已經跑了，而彼士德急於等着她要回來。另一方面，奧林園城記給我們一種精確的記載。她說道：『休息一刻，吃點喝點。』

在這一句話上惹起不少的糾紛。彼士德說她拿了她的旗子插在城壕上，就在這個時候，英國人心裏戰戰兢兢，而法國人恢復了勇氣，再回來攻擊那城高池深的堡砦，一點也沒有遇着抗拒。這似乎是在英國人經了一天的苦鬪，自然不願敵人蜂擁地再來城壕的旁邊來攻擊。也有人說她把那旗幟放在後面，而自己去禱告，這種動作在達倫的說話上看來，更有把握，在她回來的時候，旗子已經遺失了。在各方面看來，貞德在城壕旁邊插了旗子而讓它自動的飄展，這種事情，似乎不可置信，達倫所說的話似乎更能使人驚奇，更能使人相信；不過在士拉斯戰爭記裏有點誇張他自己的功勞，這也是不能避免的。

照他說來，貞德不會自己去拿着自己的旗子。是一個無名的兵拿着的，因為自己特別的擔心，後來就交給維拉的一個親兵，叫他拿着，達倫說這個人是個勇武的人。再者照達倫的話看來，如果退卻，自然要讓那已佔領的城堡和要塞地帶完全的讓與敵人。或者他想到勝利的英國人要出來把法國的退卻軍隊，打得片甲不留。再者，他也想到，如果把貞德的旗子拿了向前，仍然可以激勵法國兵士，而獲得最後的勝利。所以他叫巴斯克，掌貞德大旗的人，叫他跟了他來直抵堡外壕上。巴斯克既經答應了這件事，他就拿着盾牌

遮住身體跳進壕內，巴斯克緊緊跟在後面。然而巴斯克在這個時候似乎還有一種能力，超過了達倫的想像——女英雄她自己看見那已失的旗幟。她要把那旗幟奪了回來，喊道：『給我，給我。』正在給她的時候，揮動那旗，達倫以為這旗就是給他們的一種暗號。不問揮旗的意義如何，他並不贊成，喊道：『巴斯克，你應許我的就是這個樣子嗎？』正在這個時候，他又從貞德的手中奪了那旗，一直跑到城壕，達倫也隨後追了來。於是達倫說道：那女英雄的全部兵馬就在這個時候一齊回來反攻了，攻打得非常利害，城堡和要塞完全克復了。

這是一個好故事，達倫因為在這一天的戰爭上出了大風頭，自然滿意。奧林之圍就算解了。

九

土拉斯戰爭記還沒有說完。貞德還沒有發了她的最後的命令。八天之前，她說格拉德在那堡中，她就射了一封書信給他，而所有的回復是侮辱，但現在對付他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英國人在這一次完全的失敗了。法國人從那堡牆上直衝了進來，同時後備軍緩緩不絕的從城裏出來走向那座橋梁。英國人以為只有南面打仗，未曾計及後路，不得不謝謝那堡下橋頭的斷接之處。法國人也想到了這件事。不過在現在的鼓勇呼喊當中，他們也想到同樣的事件。他們帶來了木匠和鐵匠，快快的把木材安好，想要渡過那接斷

之處。及至他們發現了木材不夠長，他們就在當中釘了一塊木頭，這樣地安然把橋修好了。大教士尼古拉·地吉利米先過了這個狹窄的橋；其他的人士跟隨了他。英國人看見了他們自己前後受敵，恐嚇異常。恐嚇得到了不得了的程度，神經發暈，看見了天使麥琪和愛格那保護奧林城，乘了白馬走到天空之中，來幫助法國的軍隊。他們發生恐慌，急急地向橋的這一端奔來，——走到那吊橋的地方。貞德忽然喊道：『格拉德，格拉德，你叫我是妓女，但是我憐憫你和你的兵士。』這已太晚了。一船火藥已經駛到橋下，而且已經點着了火，格拉德·穆倫和其他勇武之士披了全身的盔甲，火藥響處，他們連人帶馬，同歸於盡地倒在橋下了。這樣一來，沒有一個逃走，不是打死就是淹死了。而那在岸上的，不是被殺就是被囚了。

貞德立時爲格拉德和他的軍士哀哭，哭聲動人。法國人在勝利之中，也哀傷他們所付的代價。他們不能不承認敵人已經打倒了，奧林城的圍已解了，而土拉斯堡完全在火焰之中。他們也不能不承認貞德早晨的預言，晚上他們要走這一條橋回到奧林城來。土拉斯火焰起處，照得洛爾河滿河通紅，全奧林城的教堂都打鐘慶祝，而教士們聯合唱詩，歌誦上帝，稱讚聖愛格那聖幼維特是他們的拯救，而特別感謝貞德他們的女英雄。

呼聲消沒了，火焰熄滅了；夜已更深；寂靜籠罩了整天的奮鬥。貞德她有自己故事。『人家把她抬了回來，洗包她的傷處。包好了以後，她吃了四五片的麵包，把那麵包浸在淡淡的水酒裏；這就是那一整天所吃所喝的。』

格拉德的遺體發現了以後，已經成了四分五裂的樣子，用油包好了之後，放在教堂裏，存留了一個星期，他的遺體之前擺了四支日夜長明的蠟燭，後來送到本國安葬去了。

在這次的戰爭裏，有四五個著名的回聲。在一四二九年奧林地誌裏充滿了不少的史蹟。

附註

一、化了四十蘇錢（法國小幣名）買了貞尼·巴尋一根大木頭放在土拉斯堡的北面，在那橋梁的間斷之處，搭起一面狹小的窄橋。預備在打勝的時候進攻。

二、化了八個蘇錢買了二個漁夫名叫琴尼·包特文，潛伏在那土拉斯堡南面的橋下，在戰勝的時候，好點火藥去炸英國軍隊。

三、化了九個蘇錢買了包東兩個S式鐵，重約四磅半，聯在火藥一齊，好炸英國人。

四、預備蠟和脂油去燒土拉斯堡的旗幟。

五、土拉斯堡既勝之後，給了張普和其他的木匠十六個蘇錢，叫他們飲酒歡樂。

第十一章 瑞木之戰

張普和其他的木匠得着了錢，一定非常的快活，他們飲酒作樂。彼得福公爵看見這種情形，英國大敗心中很不快活。他寫公文給本國的政府內中有說：『堡砦已經陷了，似乎是上帝攻進了來，這對於我們的軍隊是莫大的打擊。』（奧林）照我看來，他們所仗恃的只有一個跛足的女子，女英雄，就是她運用神祕的方法。這一次的打擊不單把我們此地的人數減少，並且也減少其他兵士的勇氣……』

彼得福公爵雖則說明這種的情形極其危險，然而英國本國人漠不關心。照我們看來，英國人似乎完全不關痛癢，缺乏組織並且不能合作。我們已經看得很顯然的，在貞德初到的時候，他們並未攻擊法國人，再則法國人再來接濟的時候也不出來攻擊。英國人的全部舉動非常遲緩而缺乏理性，豈非到了不可解的程度——在我們二十世紀的眼光看來是不可解的——或者我們對於那時的情形不能明瞭？彼得福似乎是較別人聰明一等，他以爲貞德的力量是完全出於魔力，而不以爲那是出於神力。那是一個迷信的

時代，結論完全以人聽從上帝的命令以爲定衡，不然就聽信魔鬼。貞德以爲她的命令是從神來的，而彼得福以爲她是出於魔鬼。但無論如何是一件事實。彼得福和英國人雖然方法不一樣，但是相信則一。總結果彼得福還以爲貞德有陰間的勢力。彼得福雖不是個感情的人，但是他的公函足資證明。他不是一種易受感情的人，易受鄉下姑娘的影響。不過那鄉下姑娘已經實際地證明了她的力量，在對付他的軍隊上可以看見。英國人長於戰爭，在法國領土之內活動已幾乎有百年的歷史，而圍奧林也有半年了。彼得福不能否認貞德只有十三小時的時間，把奧林之圍解了。他也不能解釋英國軍隊之所以挫敗的原因，除非說到了什麼超人的力量，所以一至於此。『他們是這是魔鬼之徒，這是巫術之所致』彼得福恐怕錯認了英國的精神，亨利第五時代的勇敢善戰急進冒險的精神已經過去了。適逢其時，貞德加入法軍，鼓動他們的神勇。

雖然英人有彼得福，然而那魔鬼的爪牙繼續打着勝力的仗。她已經在五月七日鼓勵她的軍人克復了土拉斯堡；五月八日英人又出來挑戰，但是她不出戰，敵人只得在夢格那個地方退修了。這一個故事在貞德的一方面是很奇特的，並且顯露極端荒謬的事件。在第二日的黎明，英軍已經出動了，來挑兵法出來戰爭。貞德醒了就聽見這個消息，馬上起身，只披了外甲，因爲昨日已經受傷，不許任何人出來戰爭，使得他們可以盡量地休息。然而她自己和拉黑，聖雪弗爾，吉列思地雷，普當·地桑特里和弗羅倫·地伊里等出

了城，英國的軍隊和法國的軍隊都開了出來，相對而視，但沒有打仗。這真是一種奇怪的事。英國人在他們大勝了以後能有這樣的持守，的確是聰明的表現。

貞德不許戰爭。她能支配全軍，好像訓練狗的人制服兇犬一樣。那是星期日，不能打仗的一天——除非被別人攻擊，不去攻擊別人。在這裏貞德的宗教和常識又併合了起來；在禮拜天不要侵略他人，但是有人來攻，就不能不加以抵抗。她的同僚都不能明白這種意義，不過他們完全的聽從了。

女英雄記說明她怎樣的進行狀況。預備一個移動的講壇，這個講壇是木頭和大理石做成的，在露天地做了兩次的彌撒禮，全軍隊都來參加。在彌撒禮舉行之後，叫他們去看英軍有沒有退回。聽見說他們已經轉身退卻了。她說道：『讓他們走罷，因為上帝不歡喜我們今天和他們相打；下一次就是你們的機會了。』

貞德用她奇怪的人格支配了法國軍隊的勢力，這是一個真貢獻，我想，她的影響並不錯，因為她很容易打敗那離心離德的英國人，不過叫他們暫時在麥格休息片刻。英國人讓她兩次回奧林城已經鑄成了大錯。他們已經一再的失了機會——這種理由真難解釋，貞德對於禮拜天的觀念不過是完全出於感情作用。常常以為她是個軍事的大領袖。她讓英國人在奧林大敗之後退卻，真是大錯。禮拜天對於她是很重要的，而運英人於掌握之中倒不重要。因為是禮拜天，所以叫他們逃了，批評的人說，貞德在這個時候並不是個軍事大領袖，她不過是個受情感作用支配的人。

法國人沒有貞德那樣深受感情作用，英人在退卻的時候他們追擊，獲了不少的大礮和戰利品。

二一

不問貞德是不是一個情操主義者，她追蹤陶封王子比追擊敵人還利害。離開了奧林之後，她追跡的到了土爾。她決定要到瑞木去爲王加冕。他以後不再是陶封了，而是法王了。她因爲他而努力，奮鬥，敵人肅清，英國人完全退出了奧林。他實在應該感謝她。兩個月之前，貞德離了本家往哲農去，那時她不過是個鄉下姑娘，而今做成了舉國的驚人大事。雖然有許多的阻礙，橫加在她的身上，但是只有一個星期的功夫也足以使得她有偉大的成功。她解了奧林之圍一點也沒有麻煩查理。他只靜靜地在後面的哲農坐他的安樂椅子，而貞德已經在這時上前線做工了。現在貞德已經成功了，自己雖然受傷，但是已鼓起了奧林的公民，把那最重要之城的圍也解了，貞德自己已經成了法蘭西的女英雄。貞德又回來了，討陶封的麻煩，要陶封到瑞木去舉行加冕禮。

她自己到了土爾（一四二九年五月十日）陶封接見她，禮式隆重，她仍拿了一面小旗。她屈身鞠躬，但是他叫她對坐，旁觀的人一定以爲這時陶封要與她接吻了，她既然有了這樣的功勞也是應該的。陶封王子又給她一封證書說明，這封證書是給那朋（Narbonne）人的，爲的是要證明貞德的豐功偉業。不過

證書是別人代寫的，無論怎樣的正式，不過是官樣的文章，倒不如親身聽她的話到瑞木去來得更親切。

然而貞德，她向來是要勉強別人的。她和他同意回到洛支堡去，但是她到了洛支以後，並不使得陶封王子平安。陶封王子退而與加斯底主教（Bishop of Castres）和特拉維舉行認罪禮的時候，貞德來了，來打他的門，跪在他的面前求他，說道：『陶封王子，不要再三的考慮了，到瑞木去舉行加冕禮能。我急切地要你去。無疑地你應該在那裏被封立。』陶封自己和他的參議都不知道怎樣去答覆她的請求。就此可以想像貞德的建議是自然的結果，勝利之後不去繼續努力只有一半的成功，然而他們狐疑不定。有些人以為英國人應該完全的先趕出諾曼疊（Normandy 法國沿海一省）去。另外有人以為在洛爾河沿岸的一帶重要地區應該首先恢復。也有人像陶封王子這樣的人以為應該問貞德，那神祕的聲音向她說了什麼？他們終於不敢發問，因為怕她。她自己胸有成竹，向陶封王子說道：『我的上帝，我知道你心裏也想，要知道那神祕的聲音說些什麼話。我對你說我所聽見的，就是要你到瑞木去，舉行加冕禮，這也是我日夜祈禱的，我抱怨說，沒有人聽我的話，但那聲音對我說：「上帝之女，我來，來幫助你。」』

最後他們走到一個折衷的辦法。查理同意到瑞木去，但是沿洛爾河一帶的重鎮都要恢復。在彼士德，桑得特里，聖雪弗爾之下所領導的軍隊繼續的攻擊英人，但是徒勞無功，就在這個時候，貞德隨陶封王子自士爾到了洛支，五月過了，已經到了七月。現在她又是不得不荒費那寶貴的時間——她知道她在世的

日子是極其有限。查理現在是個遷延蹉跎的人，他是哈夢雷特（莎氏所作戲劇之一，敘述哈夢雷特的人生看法）之前驅，毫無決斷之力，徘徊於土爾區域，而貞德在在策勵，不或稍間。她自然，或者應該叫他先往巴黎；但是查理第七那猶疑不決的人，毫不能聽從她的諫言。他以為只寫幾種冠冕堂皇的公文，給他的人民作了一種證明，又派貞德的青年朋友亞拉松為少將，這已足了。這就是說，她那在前線的朋友和在朝堂上的朋友一樣的重要。

然而她對於前線上的朋友也廝混不離。在她打陶封王子的門的時候，奧林的彼士德和她同在，等她再回到奧林的時候，亞拉松陪她同往。貞德再進凱旋之門是一四二九年的六月九日。她可說是奧林全城歌頌的人物。在那城門的入口曾經受過危險的壓迫，而今變成了康莊的坦途。她對於奧林城內的路線已經熟悉了，好像她對於本鄉杜來米一樣熟悉。她有頂好的朋友，又有歡迎她的羣衆。賈克·布西的家是她的家。再看土拉斯堡的灰燼，再看克拉德及其兵士在那斷橋之處毀滅之地，再看那英人守過的堡壘，她曾經匹馬單槍去挑戰過，不勝今昔之感了。幸而奧林有好的地勢，所以在繼續的兩個星期當中，可以作為她的總司令部。

自六月十日至十八日，這一個星期以內，貞德接二連三的大勝，其勢不可當。輔助她的人有亞拉松，彼士德，弗羅蘭丁，地伊利和拉黑，她這時可以支配自如。自然她不是正式的領袖。就是將官之中，也常有意

見不合，在軍事的政策上，又各有見地，但是靠着她的內在的信仰力量，她可以執行得出。再者，他們知道有軍隊作他們的後盾，他們有迷信式的信仰。那小小的武裝人物在他們面前浮動，那著名的大旗在他們的面前飄忽，已足夠使得他們奮勇百倍了。陶封王子的左右或者妒嫉羅倫省的女子冒險家貞德，以爲她所受的感力出於上帝的少，出於魔鬼的多，在前線上看來，在羣衆看來，她是領袖，應該爲她而死，她是一個聖者，她的衣服所接觸的地方都應該加以敬重。

再者現在英人所把守的要塞都一一的喪失在她的手中了。六月十日，她離了奧林，當夜和亞拉松公爵駐兵於森林之中。在第二天早晨彼士德，弗羅倫特·地伊利也來了，他們商議了一陣，應否攻擊賈爾克(Jargeau)。賈爾克是蘇非克侯爵和他的兄弟守護的。法斯達夫爵士已經從巴黎來了大批的援軍來幫助蘇非克。有的將官主張沒有攻擊賈爾克之前，先截斷法斯達夫的來路；貞德絕對不聽這一種的說法。她說，上帝已經在他們這一邊了；她覺得一定可以得勝，不然她寧願重理放羊的舊業，而不願去冒這種危險。他們聽從了她，決定攻擊賈爾克，希望克復賈爾克的附廓，或賈爾克城，但適與他們的希望相反，英國人出城應戰，貞德挺身而出，軍隊追隨於後，就把賈爾克城外的一部分佔領了。亞拉松承認有上帝的幫助，並且說道，那天晚上法國的軍隊非常之少，如果英國人盡其全力，法國人非至事敗不止。這一次法國人可說是太疏忽了，而英人也沒有利用這種機會，真是出於意料之外。這種軍事的成功，雙方方面都有奇特的疏忽。

她。
貞德在那一天晚上，照例去勸英國人，叫他們讓出這個地方給上帝和陶封王子；而英國人並沒有聽

第二天城就失陷了。亞拉松爲審慎起見，不主張再事追擊。拉黑沒有和同僚商量，已經和蘇非克談判。幸而有這種事件，這對於拉黑的健強的品格有不利之處，特別是對於貞德這一方面，法國的軍官開會的時候聽見了這一件事；自然動怒，他們立刻叫拉黑回來，來聽貞德的勸告。然而亞拉松仍採取慎重的態度。她問道，他是否怕他不記得她已經對他的妻子說過使得他平安的回家嗎？受了這種話的刺激，亞拉松在審慎以外，還是個血性勇敢的男子，馬上下了一道攻擊的命令。她說道：『從這邊走，不然那大礮就要把你打死了。』果然，過了幾小時之後，賂得 (*Sier de Ludes*) 在那個指定的地方被大礮打死了。

亞拉松自從這一次的神蹟以後，充滿了懼怕，隨着貞德進攻敵人。看了他自己的報告和別人的記載就知道這個時候，那青年公爵受了她無限的感動，生了深厚的信仰，因爲他在法兵攻擊城牆的時候，拒絕了蘇非克要和他的談話，他在這時候並且招了那著名弓手琴尼來。亞拉松對他說看那個身軀偉大的人，手裏正擲下大塊的熱鐵，打在攻城的爬城人身上。琴尼聽了公爵的話，拉滿了弓打去，就把那人打死了。而城也攻下了。

貞德自己也爬城，手裏拿着旗子十分鮮明，打來一個石子，正打在旗子上面，轉到她的頭盔上，把她

打倒躺在地上。從梯子上掉了下來，自無幸運之可言，然而她着地以後，立即爬了起來；嘴裏說道：『上帝已經咒詛了英國人；立刻這城就在我們的手中了；放心罷。』立時城也攻下了。蘇非克被囚，同時殺死了一千一百英人。

據說蘇非克是向瑞吉諾 (Guillaume Regnault) 投降的，自蘇非克成爲武士以來，這可以說是第一次向一個武士投降了。另一方面據拉羅爾戰紀說蘇非克說：『自己只肯向世界最勇敢的女子投降。』這兩種說法都有根據。

三

賈爾克是洛爾河上收復的第一座城。貞德和亞拉松並騎回到奧林來，受擄於英國的奧林公爵贈送她一套紅外衣和一件綠衫；因爲紅和綠二色是奧林家中所選的上等顏色。這一個時期真是偉大了，這正迎合貞德好裝飾的弱點。披了一件紅衣在她的盔甲外面，飄動起來自然是很好看，她在奧林真是不可狎侮的了。她停在奧林城裏還不到一天半，馬上就叫亞拉松繼續進攻。在傍晚的時候，她說第二天的下午，她就要到夢格；要他在那時準備軍隊動身。我們如果一想到亞拉松是皇室的重要人物，全軍的總司令，而貞德還沒有正式的官職，這種命令真足以使人咋舌。然而亞拉松和別的將官依舊的信仰她，是上帝所差來

的，爲的是要恢復陶封的王國；普通的人更是完全地信仰了她，他們和大隊的軍旅也都在六月十五日向夢格出動了。亞拉松說當夜他在夢格附近的教堂裏過夜，他所帶的兵非常之少，這一次可以說冒了極大的危險。貞德那天晚上在那裏過夜並沒有說明白。

他們給英人不過是一種威脅，使得他們覺得出其不意，要把那個地方讓了出了。在他們的前面，還有一種更重要的目的地，就是白踐塞（Beaugency），這是英國人的重要防線，位於洛爾河上，適當夢格與布洛之間。戴培德是那地的防軍司令，已經退到了較安全的地帶解維勒（Janville）。他把守軍放在最後，似乎是不願和那勝氣凌人的法軍公開戰爭。他們退到堡砦中，並不抵抗法國軍隊而讓他們進了白踐塞的地方，英國軍隊埋伏在路旁的房子裏，嚇得法國人只得躲避。

等二天，六月十六日，戰爭發生了，直到半夜，英國人投降爲止。准許他們退守夢格去，在十天以內不許出來打仗。這裏爲什麼法國軍隊准許這許多英國兵逃走。他們可以拘留這許多人好叫英國人來贖。另外還有一件事情發生，引起了貞德不少的注意。這就亞爾杜斯（Artus）的來到，他是理起蒙（Richemont）的侯爵，法國的巡察，勃列巔公爵的兄弟，他帶來了不少的軍隊。因爲以前和陶封王子及拉特慕里發生意見困難的關係，這給理起蒙以不少的悲哀，在亞拉松的心裏有一種問題，是否要以友誼的態度接待亞爾杜斯；但在事實上，似乎在貞德看來要和他戰爭。不過法國的將官並不贊成這件事。貞德也不以這種的回

答而煩悶，亞拉松，彼士德和年青的拉服爾以及他的兄弟都不願領貞德去見亞爾杜斯，因為各人都不知道這種會議的結果如何。等到兩方面的人彼此都看見了，貞德和亞爾杜斯都下了馬，步行相見。貞德照例跪下抱住他的膝下。當時有人記得他們見面的時候，貞德劃了十字，並且對她說道：『貞德我聽說你要和我打仗。我不問你是否是從上帝那裏來的。如果你是從上帝那裏來的，我一點也不怕你，你知道我來的動機是好的；如果你是從魔鬼那裏來的，我更不怕你了。』他們似乎一點也沒有什麼意見，共同的乘馬回到白踐塞來，那天晚上監視亞爾杜斯的守兵也撤了。

四

六月十七日的早晨，英國兵士忍辱地離開了白踐塞；但是正在撤退的時候，拉黑的兵士來報告說戴培德和法斯達夫已經帶來了大批援軍，人數約有五千，而且進行的很快。這一種信息使得法國的將官都灰心了，有些人說最好預備好了馬準備逃罷。然而貞德利用這個時機去做宗教的威力。她的意識裏忽然想到亞爾杜斯既然來了，最好利用他：『好的法國巡察，』她對他說了：『我並不負你來的責任，但是你既然來了，應該歡迎的。』她對將官說道，就是英國軍隊從天而降也要把他們捉了來，因為上帝已經來譴罰他們。她又說道『陶封王子將得空前的大勝。』

果然她所料的不錯。六月十八日有巴達大戰 (Battle of Patay)，自奧林解圍以來，英人沒有受過像這樣重的損失。

五

中世紀時代的戰爭令人生厭，有許多地方簡直不能令人相信，但是布根地黨法斯達夫的一個黨人曾經留了巴達的戰紀。再加以亞拉松，彼士德等的論調，把這次的戰爭描寫的更有聲色了。這一個布根地黨人名字叫作琴尼地·維夫林·都·法理斯達 (Jean de Wavrin du Forestal)，他原是個私生子，他的父親在愛琴古戰場上打死的。這一個兵士既負盛名，又有技術，他招募了一團兵，完全是為布根地公爵服務的，現在投降了英人。在他老了的時候，握筆做過記錄，描寫當時戰爭的情形，他寫的目的是給他的姪兒，好叫那一代的人對於十五世紀初期的戰爭有一種認識，從他的記錄中我們得了不少的材料，雖然不甚精確，然而已足參考有餘了。所有興趣的一點是在於描寫英人的一部分，表現英人所遇見的困難，和複雜情形，一改法人戰勝描寫之格調。

照維夫林的記錄看來，英人的解維勒指揮部接到了賈爾克失守的報告已在極度的恐慌之中，接着麥格已在一半屈服之中，而白踐塞也受了圍困。但他們得着了戴培德來援的消息，又聲氣振作了。他們鎮

靜了一番，開會討論時局。這一次的討論富有辯駁性和激烈性，因為法斯達夫起來說明英國的情勢，他向戴培德說道，自英國在奧林失敗以來，繼之以賈爾克及其他各地而英國的官場仍然要減輕戰敗的事實。戴培德對於法斯達夫的言論很爲注意，他繼續說道，在他看來不如撤退了白踐塞的守軍而聽其自然，和法國締結一種可能的條約，暫待彼得福公爵援軍之來到。

戴培德是個火性的人，也採取了貞德書的一頁宣言，有上帝和聖佐治的幫助，只要有人跟隨他，他可以繼續的戰爭。法斯達夫看見他的說話並不重要，盛怒之下急速的離了軍事會議。自然這次會議破裂了，各人各歸帳幕。那一個下午是一個不安頓的時期。然而戴培德堅定如常，因為法斯達夫不過是個次將，在未決定之前，他可以發言，在既決定之後只得服從了。戴培德一意堅持自己的意見，命令已經下了來，第二日早晨就要行軍，他們的主將叫到什麼地方，就到什麼地方去。各照命令而行，旗幟都已預備好了，等待開第二次的會議，而法斯達夫又重提他的議論。他的這一次議論比較以前更爲激進。他們自己的力量要去和法國軍隊相比，那真差得遠了；如果命運不濟，亨利第五所征服的土地一定喪於一朝，所以勸他們再忍耐一下，等待援軍之來到。不但戴培德不聽從，別的將官也不聽從。法斯達夫只得屈服了；他也不得不命令他的軍士前進，向夢格進發。巴達是在解維勒和夢格的中間，法斯達夫利用所有的聰明，戴培德用盡所有的勇敢，也不明白歷史上所稱巴達大戰的意義。

白踐塞已經失落了，英國人還莫名其妙。法國軍士一方面知道白踐塞的英國守兵已經退卻，一方面知道戴培德帶着軍馬向他們挑戰。等到戴培德的軍隊看得見的時候，法國人已經佔領了一片小高地。雙方面的戰爭完全用中世紀的方法，他們的戰爭和玩棋子一樣，不能說是一種凶殘的舉動。英國人曉得法國人已經佔了上峰，停住馬蹄，立叫弓手分佈開了，照通常的方法，槍尖指地，對着敵人，在這種情形之下，兩方對視，兩方一點不動。最後英人派了兩個送信兵來到法國陣地，說明他們有三個武士前來挑戰，如果他們有勇敢，請即出來應戰。這是一種傲然的挑戰，但是法國人也給一個很合時宜的回答，他們說道：『你們去找地方住罷，天已經晚了；但是明天如果上帝和我們的女英雄允許我們，再和你們相見。』

於是英國人就回到夢格去了，把法人所佔領過的橋爆壞了，就在夢格過夜。

他們還不知道白踐塞失陷的消息，第二天早晨他們整理盾牌城門，防備敵人來攻，有一個送信的人來了，告訴他們白踐塞的堡壘已經被法國人佔領了，在他動身的時候，法軍啓程來攻了。

接到了這種消息，立即下了命令，放棄夢格橋的攻擊，立即開到鄉下去，各人照計而行，維夫林又志滿意得的說道：英人就巴達附近的兩條狹路堵了起來。

法國人看見英國人不出來了。拉白斯這個地方原是個平原，森林密接，軍隊隱藏到什麼地方，倒不容易知道。但是貞德鼓勵了他們，叫他們仍有臨陣的武勇；他們在前一夜裏已經約好了好戰的敵人。但是他

們爽約了。亞拉松在那一天的早晨，當着彼士德和法國巡察之前問貞德，應該怎樣做。貞德回答的話出人意外，她說道：『你們各人有好的馬刺嗎？』他們都問道：『有什麼用處？不是說，轉過身來就跑？』她答道：『不是。』她說這話的時候很有堅定的氣概。『轉過身子便跑的是英國人。他們不足以保護自己，必致大敗無疑，你們要有好的馬刺好追趕他們。』

但是如果沒有適當的敵人，這種好馬刺又何所用呢？法國兵出動了有六十至八十人之多，他們完全騎馬，英國人的運氣真正不好，他們放了一隻鹿直衝到英國的陣地來了，這種景況英國人不能抗拒，特別是在拉白斯（La Beauce）這個地方，雙方的軍隊都不知敵人在什麼地方。英國人既看見了一隻鹿，自然不能不叫喚。他們立時叫喚起來，不去找敵人，而去找鹿了。所以法國人得以知道他們在什麼地方而來圍困他們，在巴達戰爭還沒有開始之前法國人已經得勝了。下午兩點鐘的時候樣樣的事情都結束了。

法斯達夫逃走了。他逃到彼得福公爵那裏，彼得福看見他這敗軍之將，不問情由，把他所有的勳章一概的取消。英人一部分被殺，一部分被擄，大約有二千至四千之譜。斯可來公爵，蘭穆孫爵士，恆格福公爵全都被擄；再者尤其重要的，戴培德他自己也投降了普丹·地桑特里。這一種勝利真是空前。等到那法國的恐怖者戴培德帶到前來，就是那寬達大度的亞拉松也嚇了一跳。貞德和康斯塔布布親眼看見，他說道：『你沒有想到今天，你就到了這個地步？』要記得亞拉松近來也不大歡喜擄英人了。戴培德的回答仍然抱有

軍人的氣概，他說道：『這就是戰爭的運氣。』

照貞德的忠誠的隨員路易·剛德說來，貞德在這一次的戰爭結果上受了很大的女性的感動，而她的特性也於此可見了。她是準備鼓勵將士，她準備說上帝在他們這一方面；她準備自己冒危險去犧牲，但是她的心裏所受的刺激太深了，她不再覺得與兵士有不可分開的精神。或者她為那退縮消滅的敵人哭泣，或者她為那些身首異處的人哭泣。在這個時期，她為那些英國的頭顱哀哭，對於那些頭顱為他們那些未曾承認自己罪的人懺悔。

六

貞德當夜住在理格羅拉 (Lignerolles)，第二天就回到奧林。她自然要直接向巴黎進軍。戴培德已作階下之囚，法斯達夫又已逃亡，英國軍隊的紀律敗壞到了極端，英國和布根地黨的維夫林看見英國的大勢已去，現在機會是在她的手中了，只要她採取就可以成功，甚至於彼得福也看得出來陶封王子可以直搗巴黎。彼得福看見了一種需要，要那敗壞的無用的亨利第六來到法國去舉行加冕禮。但是貞德的為人在各方面都已勝利，也是個失落機會的人物。普通的常識一定可以指導她，如果她是個男性，而不受女性的支配，這種女性的支配，叫她幾次在成功的時候都失敗了。或者我們可以用另外的一種說法。或者我

們不用男性女性的說法，而用屬世屬靈的說法；或者身心健全與受幻想支配的說法。如果以常識來應付，一定可以渡過危機，不過她是個過重理想的人物，受她的堅定的思想所支配，她是個感力最深的人，但是判斷不穩；照客觀來說，沒有平衡的政策，好像一個人拍馬直奔，所經過的是一個狹窄的路，並不舉首一看四面風景如何；她這個人缺點就是她的優點，她的優點又是她的缺點。所以在這個機會上，她可以直接進兵巴黎，她擁着大兵，又有亞拉松，彼士德爲之輔佐，她失落了機會因爲她相信她的第一個職任就是要使得陶封王子立爲法王。如果能叫陶封聯合了整個的法蘭西去立他爲王，那末纔是更好的方法。無論那個軍事天才家或者韜略專家一定可以看出這種情形。

自然在她自身這一方面還有許多的原因。在她想來除非替陶封舉行加冕禮，恐怕他永不能成爲法王。在她看來，用聖油來抹頭的這種禮節在十五世紀的時代是很重要的。聖油是用以膏立法王的，這種油是藏於聖安普爾，是瑞木的特出的一種財產，在那城內的大教堂裏行禮是天經地儀的第一件大事。一千三百年來瑞木是向來立君王的地方，只有一回是將死的路易十三爲得要使心內舒適，特請教皇的允許。這個儲油的瓶只有一英寸半長，瓶口是用紅絹塞起來的，那瓶裏的油自從聖瑞米在克拉夫受洗以後，天上來了一個白色鴿子用它的嘴啄過以後，早已乾了。但是那瓶的大小與瓶內所盛的東西與這些事件無關。自聖瑞米以來，歷代的教皇主教相傳，證明這種奇蹟，但是法國人知道的很清楚。他們以爲聖瑞米的油

不用金針從聖安普羅爾倒了出來，法王就不是法王。而貞德不過是法國的一個女子。她一再的稱呼查理第七爲陶封王子而非法王，所以現在一定要爲他舉行加冕禮。我們只要想到，她不過是個鄉下人，又生長在那迷信的時代，也就是因此而受感動，所以說她極願陶封王子早日到了瑞木以了夙願，至於是否有益尙在不計之列。再者在她這一方面還有別的困難，以增加她的固執。肥胖的拉特穆理有機會就來反對她，反對她對於那懦弱無能的傀儡以任何的影響；所以謝謝他的仇視的干預，所以她使得查理和康斯特普地理西蒙不能和解，並且尙有其他各將官情願犧牲自己效勞查理，但是因爲不以青眼相加，只得他去。康斯特普本來帶領了一千二百人來的，現在也走了。所以說拉特穆理的個人私心受了不少的批評，然而沒有一個人敢說反對他的話。

不惟拉特穆理壓迫着她，就是查理也不以爲她所做的是重要的事，也不想到她到底要什麼報酬。巴達大戰以後，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她在聖彼諾蘇洛會見了查理，查理安慰她一番，說不要再哭了，現在她可以安息一下。並不是因爲他不表示感激，實在是因爲憐恤她所受的痛苦，但是他瞭解這個女子的火焰一樣的精神。再者我們不知道拉特穆理祕密的告訴了他什麼，我們也不能估計他的意墮情形，懦弱程度究竟若何。

貞德經過了一個星期的遲緩以後，果然出發了。如果我們以爲賈克奈所說的是對的，在種種困難之

後，還有人說沿途有好多的鎮市，尚在反對政府之中，另外也有人說陶封王子沒有錢，連付兵士的薪金的錢都沒有。照賈克奈的記錄說來，那隨從的人情願不要一個錢，前來效勞，只要那女英雄吩咐了他們一句，沒有不立刻做成功的。

然而照賈克奈說來，貞德現在又忍受不住了，陶封王子仍在劍那，她就走了，自己住在野外營裏有兩天兩夜之久。這一種姿勢似乎激動了陶封的活動，六月二十九日他果然離開劍那了，在七月一日的那一天他和貞德同行已經走到了布根地黨的第一座城奧克利了。貞德主張用武力攻開奧克利城，但是軍隊急待糧食的接濟，奧克利城答應供給糧餉，不過不得擾亂。並且有人說拉特穆理在這時候受了二千克朗爲的要運動他，好不用戰爭攻取。

貞德又見了奧克利不知她的情緒如何，這很難估計。這座城裏有兩所教堂，尖塔高聳天空，正峙立在河岸上，風景美麗。她在離開杜來米的時候，穿的是一套黑色隨員的衣服，並且和琴尼·地墨孜、柏納特·普倫參見過彌撒。過了四個月，她回來了，和她同來的是公子王孫，長官顯宦，護從的有大隊軍旅，一點也不受限制。所以說奧克利的美景對於貞德所發生的影響小，而對於我們所發生的影響大。因爲我們已經受了美術的訓練，另一方面還可憑弔古跡。但是對於貞德呢，她看見了這偉大的教堂，街道房舍櫛比，不能不想到仇人的偏邪政策，對於她那簡單的心胸有一種偉大的印像，這真出於她的思想之外了。

更切身的，她悲傷這一個城市尙未完全服從，特別她可以預先看見特羅亞，查龍，瑞木的情況，而奧克利尙未完全服從。

七

到瑞木去沿途的景況不必敘述，然而在布根地黨的特羅亞城則不可不一敘情況。貞德在這個地方和當代的人接觸過，得了奇特的經驗。特羅亞這時是在弗蘭西根派的神父理查的影響之下。這個人有火一樣的性格，是一個特別的人物，他老早已經出名了，稱爲巴黎的教士。他在巴黎三個星期之內把所羅門·伊格爾和撒弗那柔拉的訓言都熟讀了。他生來有一種宏亮的聲音，他能從早上五點鐘起在公衆之中演講直到十點十一點鐘，一點也不表示言語已窮或疲倦的現象。他的聽衆情願一夜不睡在那星光燦爛之下，聽他演講，而來聽的人又千百成羣，把他們的虛浮的東西盡情拋棄施捨與人。打紙牌，玩骰子，個人的裝飾品，女人的特別賣弄風情的衣服都拿了來，堆起來燒了。除了他富有演講的口才以外，他所講出來的，必親身力行。他自己宣言新自耶路撒冷回來，他這一派的教士在那裏看守基督的墳墓，在那裏遇見了一班猶太人，正預備要到巴比倫去探訪反對基督的人。反對基督的人這個名詞引起了不少的恐慌。巴黎人爲什麼喜歡知道巴比倫人的情況，不得而止，不過這種事件已經有好幾百年不再爲人所注意了。

一個人確已遇見了一個猶太人，說到那猶太人起程到巴比倫去，就是他們所要聽的。再者他預言在一四三〇年的時候，要發生一種奇特的事件，這種奇特的事件他們向來也沒有看見過。所以在這個時期特別重要的，要求自己的得救，因為這個緣故，所以他們把賭博的東西，遊玩的器具，美觀的衣服都拿了來，堆起來，點火燒了。再有一樣奇特的事情就是他們都配帶鉛做的徽章，上面印有耶穌的像。他到巴黎去的一種宣傳富有戲劇的色彩，而且時期很短。在宗教的這一種驚恐看來，就可以看得出來，不久他要加入陶封正子的這一方面。

幸而在陶封王子和他的軍隊未到之前，這種事件已經在特羅亞宣傳的很久了。他用比喻對他們說好像種豆一樣。『撒種，好的人民啊！你們撒豐多的好種子，他那就是要來的，就要來了。』這種結果不期然而然的指着陶封王子的軍隊來到，等到七月裏軍隊來到的時候，他們雖然缺乏給養，但是現在供應充裕了。他們已經看見了理查這個人，還不知道他對於這衆目昭彰的女英雄的態度如何。不惟他們競爭公衆的擁護，而且，這位教士已經使人懷疑貞德了——就是說這個女英雄是個女巫。無論如何，特羅亞的公民既不出來歡迎陶封王子，也不出來歡迎貞德。奧克利的樣子也在他們的心目之中：在奧克利既然秋毫無犯，特羅亞這個地方既是守衛的很週到，當然也沒有意外事故。然而貞德主張用嚴格的手段。陶封叫她去參加會議發表意見。她說道：請他等了兩天，這個城就要投降了。並且說道：接受了這座城或用武力，或用

愛力。瑞木的大主教也和他們同來，他說他們可以等待六天，貞德能包他們一定能得這座城嗎？貞德說：一定的。他的這一種肯定也不是由於樂觀，在他們決定了等待之後，她立即做實際的準備，照她所說的要使得特羅亞人恐怖不得不出來接待那有尊嚴的王。她的實際辦法是寫信，寫給特羅亞的公民（七月四日）說道：如果他們肯接待法王，他們可不必懼怕生命和財產的危險；如果不然，照着他們的性命起誓，只要有上帝的幫助，法國全境所有的城都要開關，非此不足以保持和平。」末了附了一句『速即回答。』於是他們請理查教士出來接見他們，先做了個十字架符號，然後再灑聖水，因為恐怕她不是從上帝那裏來的。她對他說：『勇敢的進前來吧，我不會飛走的。』

自此以後理查他自己也和皇軍同進退了，這一種的效忠也不是沒有物質的利益的。

八

特羅亞平服了以後，陶封到查龍（Châlons）去了，那地方的人完全出來接待他，他一點也沒有遇見困難，從此可以證明貞德的判斷並沒有錯。他們一直向強兵進發了，希望到瑞木，受人民的歡迎。在貞德這一方面他覺得特別快樂，他在查龍的地方遇見了兩個杜來米的朋友。他們的會見時期雖然短促，但是印象很生動。琴尼·穆拉，原是貞德的義父，說貞德在這個地方將她的紅裙子交給他。第二個是吉拉丁·

地平諾說道，她說什麼不怕，除非是被賣。這種的說話是很重要，而且很有見地，不過在那個時候並沒有看出來有人要賣他的痕跡。她在查龍遇見這兩個密友的時候，樣樣的事情都照原計而行。上帝仍然在她這一方面，她的旗子周圍有一團白色的蝴蝶圍繞着。離開瑞木還有三十英里。瑞木的大主教已經寫信給瑞木的人民，叫他們準備歡迎王上；查龍的人民也寫信給他們的瑞木親戚，說明王上的品格很好，勸他們好好地歡迎他們。

貞德自然不能和杜來米來的朋友多化時間去談論，因為他住在查龍只有一夜。第二天她和陶封王子在萬民夾道的歡迎中進了瑞木。

九

他們急速地準備加冕禮的籌備。在實際上，他們只有一夜工夫的準備。一到加冕禮那一天的下午，瑞木的人民還沒有決定他們是否將瑞木的鑰匙交給陶封王子。七月十六日星期六，就是鎮靜的人也忙得狼狽不堪。第一樣事情，早晨他們第一次看見了他們的大主教，他已經做了二十年的大主教，但沒有一次到了這裏來。過了幾小時，在當日的下午，他們第一次看見了貞德，那著名的女英雄，各人都注目以待，別的人的來到都不會提起，甚而至於巴爾公爵也未提起——五個月前他曾幫助過貞德。在這種快樂的極

峯之下，列隊遊行擁擠的街道，因為第二天就要舉行大禮。那時月正圓，全夜之中，鼓聲和樂聲盈耳。

瑞木的大教堂這時裝璜的光輝萬狀。這座教堂的基礎是一二二二年立的，一三八一年停頓了，一四二七年又繼續建造，現在正快要完工。除了西門上面的兩個尖塔以外，別的還沒有裝修完備。那第十三世紀的大風琴仍然可以應用。大多數的有色玻璃裝在那裏已經一百多年了。玻璃上配合了種種的花樣，有使徒，有聖人，有傳教的，各種圖案的色彩鮮明，好像太陽下的紅藍黃各種各式的鮮花。地板已經鋪好，高柱峙立，頗有偉大風度。上面有三十六個主教的像，有三十六個王和王后的像，頭上戴了王冕，手裏執着杖，身披錦袍，坐在高椅上，照習俗上的描寫方法，描寫死人，採取休息時的姿勢。所有的主教像和王上像完全是真的，但是那些王后是不是真的倒是一個問題。

七百年來，這種輝煌的易碎的東西，受了時間的摧殘，只落一片石頭了。

哎呀！瑞木的歷史家不能預言暴風雨後的景況如何，而人類的摧殘更爲利害，一九一七年的暴風雨，飛機擲彈的摧殘遠過於風雨，然而一四二九年七月十七日的陶封王子與貞德，他們真享受瑞木大教堂的黃金時代了。

十

最奇怪的中世紀的歷史家不會描寫過風雨的情形。他們描寫風雨天氣只限於不快的最不適宜的一方面，好似氾濫的江河一樣。河流平穩的時候，我們以為季節的氣候平和；一四二九年七月十七這一天是光明的還是陰暗的，我們只能猜想，但沒有證據。那是夏天的最熱天氣，強兵的平原也最適合，天氣溫暖，而充滿太陽光線，想像大概如此。天有沒有落雨，表示哭泣，與陶封王子表示同情的倒不以為然，反對陶封王子的歷史家以為這就是一種象徵。我們可以假定這一天是晴天，早晨九時，查理騎馬向教堂進發，後面隨從的人有亞拉松公爵，特穆里公爵，克雷蒙侯爵，文杜穆侯爵，和年輕的拉服爾等。聖雪弗爾，馬爾區，地雷，克雷維拉子爵，路易·古倫等已經和教堂的方丈到聖拉米去取聖油了。他們把聖油取來了，給查理穿上金鑲的罩袍。到聖母院去會見大主教，四圍有衆小教士站立，從方丈那裏拿了那瓶聖油，放在祭壇上。其他的大主教也出席如查龍的大主教，色斯和奧林的主教也出席，此外尚有不少的武士和士兵等等。

行禮的時候是照向來的規定。亞拉松公爵授武士爵；亞爾伯子爵獻劍給王。瑞木大主教舉行加冕禮。在這個時候有一個人最引得大衆的注意就是貞德，她站在王的傍邊，全身武裝，手中拿着旗子，這可算是她完成大功了。

第十二章 圍攻巴黎

陶封王子舉行加冕禮代表貞德勝利的極峯。自從她離開杜來米以來已經有五個月了，在這短促的時間，她努力的造成她的地位，已經成爲國家的女英雄，在她的平生四大功業之中已經成功了兩種。她又看見了她的父親，他赦免了她的不孝之罪，這一個莫名其妙的鄉下人，自杜來米來到瑞木，到處受人家的招待歡迎。貞德在王上前面所站的地位就是法國最大的貴族也比不上。她可以跪在王上面前，盡情的哭泣，在王上加冕的時候，別人也都受了她的感動哀哭起來，雖在軍樂攸揚之中也不能制止。就是屋頂也受了振動。那時她的光明時代，她也十足的享受了。自然她的勝利的結果是循着邏輯而下的，已經打算第二天到巴黎去了。貞德對於征服巴黎一點也不猶疑。她早已寫了一封書信給布根地公爵，這是三個禮拜以前的事了，現在又要求他叫他立即求和，但是在事實上，他是她的最惡的仇人。遵照她的公函，布根地派代表到瑞木去求和，就是不是永久的和平，但至少是停戰的協定。在這個時期查理與高彩烈的接待布根地

的代表和他們講和，白白地化了四天的時光。正在這個時候英國的大軍在大紅衣主教布夫特（Beaufort）和彼得福公爵領導之下，已經來援巴黎了，而皮克爾特（Picardy）的布根地公爵的軍隊也到了。布根地公爵和彼得福公爵藉議和爲緩兵之計，騙了法王。貞德的命運已經注定了。離開瑞木以後，她已走到向下斜坡之路了。

二

貞德她自己也灰心了。她自己深覺得遷延的危險，時間的迫促，但是她有什麼法子呢？我敢說，自從離開瑞木以後，她的感力的狂風已經消逝了，而她也不能再使人聽從她那呼聲。她自己似乎也覺得這種情形在她和彼士德並駕齊驅的時候，曾經告訴瑞木大主教，她願意宇宙的主宰上帝允許她放棄軍旅的生活，重回本鄉去服侍父母，和她的兄弟姊妹們共同看守牛羊，因爲他們極願意見她。她所以有這樣的表示，因爲最近和她的父親會過，而這種心願也就流露了出來。雖然沒有記錄說他們怎樣相會，會晤的地點也沒有記載，他們所說的話也不知道；但可以想像當日的會晤在感情和人性的表現上一定有極急烈的情緒。看看貞德過去經驗，對於這過去的五個月中的情狀，我們已經很熟悉了，試想以前在杜來米的歲月，那也不過是個尋常的鄉村生活——撒種，收割，牧牛，取奶，養雞生蛋樣樣的事情都是如常。不過有一個女子

跟野鵝跑了；一點消息也沒有，只有那不可相信的謠言說到那女子和不好的男人做出那樣這樣的怪事。照我看來，他們對於貞德的父母一定不表同情的。他們焦慮，他們心煩意亂，他們原來是人，但是所受的痛苦太大了，完全把他們拋在陰影之中。只要想一想貞德的父親雅各有這樣的遭遇，今天貞德有這樣的榮幸，在那加冕禮的前夕，他們會晤了，心中的感覺如何。貞德現在不再是逃亡使人覺得羞愧的貞德了，現在她站在王的左邊，是全國的女英雄。

是不是她是很困難的再去適應兒時的生活，要求她的父親給予饒恕？他們在什麼地方會晤的呢？不是在雅各所住的地方，安恩雷（Anne Raye）還是因為貞德不願在街上行走而請了他來？他最後一次看見貞德的時候，她是穿紅的裝束。現在呢，她穿的是綠色的長衫，頂盔貫甲，披了金色和粉紅色的外袍。那時她騎的鄉下的草馬，現在她乘一匹戰馬，前呼後擁隨從的人很多，另外還有個教士跟隨了她。她和公侯王子互相對答，在精神一方面，在人事一方面都是一樣的，而且和王上同進退。王上現在給了貞德的父親六十個土爾那的錢。她有沒有把她的神奇的寶劍，特別的甲衣給他看，對他說那甲衣有多少斤重，第一次穿上的時候受了多少傷？她能不能從她的神祕的世界再回來應用尋常的語言，一聽見了羅倫省的土腔，有沒有立時使得她回到她的母親朋友胡維蒂和孟吉蒂等，他們都在杜來米的後方？我們只知道過了半個月王上發了一道命令豁免了克拉蘇與杜來米兩村人的稅。那一道命令旁邊注了爲了女英雄的

緣故。

另外還有別人也看見了貞德在杜來米的成功。都蘭·來素是第一個相信她能成功的人。

三

這些事情雖足以使人起了快感，但是不足以滿足貞德的心胸。我已經說過，過了瑞木之後發生了一個新題目，現在她向一種不能制服的事件上奮鬥，她的勇敢的精神不再能發揮了，在這種奮鬥中覺着沒有堅決信仰的力量了。前此的成功都是靠着堅決的信仰。或者可以說她已經預知這種情形。或者說她看見受了那個無用的查理的拖累而起了灰心。

他們一齊離了瑞木，已經遲延了四天，到了蘇桑斯 (Soissons) 又遲延了兩天。在那裏，他們又不直接到巴黎去，陶封王子寧願退守洛爾河區域。他連那重要的城市孔佩那 (Compiègne) 也不要進去。孔佩那這個城原來是準備投降的。八月二日他到了普羅文 (Provins)，在那裏住了下來。一直到八月五日。在那裏他又和布根地定了十五天的停戰協定，布根地說再等十五天巴黎就可以全部的投降了。

八月五日貞德寫了一封信給瑞木的公民，在那封信裏流露出來，不少的憂心焦慮和懷疑的景況。明明不相信巴黎的協定，布根地公爵和他的約言。讀了她的信就知道那是悲劇無疑，字裏行間流露出來

對於王上的無上的忠勇，又告訴了她的瑞木的朋友，他現在還是活着，她說一直到死爲止，永不離棄他們。她寫着：「女英雄貞德她自己寫信給你們，請求你們對於她擁護這血統上的王上的爭論，不要加以懷疑，我允許而保證（改用第一身口氣）我一直到死爲止永不離棄你們。誠然王上和布根地公爵立了十五天停戰的協定，過了十五天他就要將巴黎和平平地交了出來。然而我是贊成快一點進城的，我不贊成協定，我不知道應該不應該遵守這種協定，爲的要保守王的尊嚴不得不如此，我已經準備好了軍隊，如果在十五天以後不用和平的方法交了出來，我已經準備好了。」

貞德自然是十分對的。協定到底到那一天爲止，並不知道，但是布根地絕對沒有將巴黎交出來的準備。他所要的就是要到過了十四天，英國的同盟援軍就要來到了。查理爲什麼答應了他，這是最不能令人相信，而最不可解的事。有人說，沒有什麼理由，不過他的近臣特穆理受了布根地的賄賂，特穆理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制服那弱者查理。

英人出於意想之外，制止查理向洛爾流域的退卻。他的意思是在靠近波羅文的白理橋渡過西納河，但是對於貞德和法軍是大不幸的，英國人已經預先佔領了那個橋。這樣就把路截斷了，查理不得已退守鐵利撒堡，這個地方原靠近巴黎。貞德和她的朋友亞拉松公爵，巴爾公爵，克利蒙侯爵，文杜穆侯爵，和拉服爾等很歡喜，因爲她不贊成渡過西納河。

在這個時候，彼得福公爵業有充分的準備，他想在平原的戰場上公然的與法軍對壘，八月七日他寫了一封公挑戰的書信，送給查理，這時他們是在勃理省，這是英軍法軍共同佔領的一個地方，或者在法蘭西島省的附近。不惟他不承認查理是個法王，而且他說查理是個殺人犯者（謀刺已故的布根地公爵，不惟說查理是塗炭法國人民的罪人，但他也說貞德那女扮男裝胡行的女子也來幫忙他愚弄人民。或者想到查理接着了這一封書信，爲他的名譽起見，勇武起見，尊嚴起見，一定以爲這是很大的刺激，要想應付的方法。實實在在地，他在蒙特皮羅（Montépilloy）靠近三禮（Senlis）的地方（大約是在八月十四日至十六日）除了哨兵的小接觸以外，查理和彼得福也沒有因爲這封不像樣的信而決定大戰。在這一次的接觸以後，一點也沒有什麼特別的事件發生，不過特穆理墜了馬，而且幾乎被囚。貞德這一次做出驚人的事情。她飛奔到英國人的陣地，用她的旗子擊打英人的戰地障礙木柵。她看見這樣的方法沒有用處，她就叫他們出來作戰；雖然有勇武的亞拉松來幫助她，但也沒有什麼成功。最後兩方的軍隊都退了——好像兩隻退下來的狗一樣，仍然不斷地狂吠，但是實際上，他們兩方都不欲出戰。

彼得福回到巴黎去了。他們勸查理進到孔佩那去。在這一時期似乎貞德的勢力仍佔上風。重要的各城一一的投降過來了。三理和布維（Beauvais）均已投降；孔佩那人民出來歡迎王上。然而貞德仍覺不安，因爲查理住在孔佩那的時間太久了，看他那個樣子對於現在的情況已心滿意足，不願再進一步。她

不惟不安，還有一件事情在她的心裏，這種事情她是負責任的——這種責任就是寫了一封信給亞爾麥克侯爵，是她正在上馬的時候寫的。這個時會自然不是對於友人復信最適宜的時候，再者信內所有的事件和詞句，在貞德的口氣看來，毫無忍耐之可言，這是最不幸的事件。貞德不應該去關心一樣事情，因為這種事情是純然出於教會的事務性質；再者她不應該說現在她從事於戰爭太忙了，她可以等待到了巴黎或者別處坐下一想，然後再回答所問的事件。她的法官在審問她的時候攻擊她就是在這一封信，她未想到這封信急速寫成，容易招禍。所以他們看見亞爾麥克送信的人來的時候把他推入河中。他們就藉此為據，以定她的罪了。

無疑地貞德沒有想到別的，只想到戰爭。她對亞拉松說她要快快的去看看巴黎的情況，她在達馬爾（Dammartin）的高處只看見蒙特馬特爾（Montmartre）的一點景色。亞拉松是向來忠於她的，陪她到聖丹納（Saint Denis）去（八月二十三日）王上聽見他們走了，快快地回了三禮，這似乎是違反貞德和亞拉松的忠告。這樣一來，叫亞拉松化了十天的功夫去了再來，勸請王上到聖丹納去，因為他背約不肯去。查理是個反覆無常的人，他不能公開的和亞拉松，貞德反對，但是他背地裏和布根地講和，後來又和他成立了一種停戰協定。（一四二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內中有特別的一條雖然法軍可以攻擊巴黎，但是布根地得派自己的兵去幫助巴黎的英人。意思就是說，雖則貞德可以收復巴黎，但是他可以幫助敵

人反攻貞德。或者他不相信布根地不再守約，所以他對他說可以借孔佩那一城給他，這好像是一種賄賂。幸而孔佩那這個地方不忠於王，倒忠於法國，瑞木的大主教雖然勸孔佩那的公民出借，但也沒有什麼用處。他們對於大主教的辯論恭敬有禮，說道，他們是法王的百姓，很願意聽從他，服事他盡心盡力的爲他，但是布根地是他的仇人，因爲忠於王上，自然不能服從敵人，他們寧願在敵人面前玉碎，不願瓦全。忠心與恐懼的心不能再並行了。忠心和恐懼的人使得孔佩那的居民不去服從王上的命令。如果要等待查理的將官再去恢復這種城市就格外的難了；現在這個地方已經恢復了，而他又要拱手讓人。有人要問究竟這個人要什麼呢？他要他的國家嗎？他是個奸人還是個呆子？誠然很難——很困難地明瞭查理的心理；或者他的本性懦弱，或者卑劣，或者實際上是個瘋子。歷史家已經看得明白了，貞德已經看得明白了，對付布根地公爵沒有別的方法，只有以兵戎相見了。

四

貞德和亞拉松現在是在聖丹尼，聖丹尼是個帝王靈寢的地方，到巴黎去很近，這就是貞德所願意到的地方。不單是寺院，墳地，法王和法國國旗所葬埋的地方，也是因爲所有的遺跡足以滿足那迷信心情的貞德心懷。在世間的遺蹟裏有柏爾特·巨斯靈（Bertrand Guesclin）的遺跡，在宗教的這一方面，有真

十字架的片斷，嬰孩時基督所包用的布，在加南變酒時所用的瓶子，聖羅倫斯所用的鐵片，聖路易的木碗，和聖馬利馬吉達倫的下頷。

貞德看了這種種的東西是十二分的相信的。自然她化了很長的時間在那寺院裏，敬拜這些歷史上重要的遺物。但是實際上和神祕上的情形一樣，在聖丹尼的十日中，仔細的觀察巴黎的防守情況和它的弱點所在。亞拉松除了到三禮去請查理以外，常在她的身邊。雖有小接觸，但是一直到了九月八日還沒有大的攻擊，就是後來我們也不能稱爲嚴重的攻擊。法國的將官似乎不大關心，早上的時候打仗也不是很早，打的時候也不用其全力，進攻的時候也不是共同進行，不過在聖何那（Saint Honoré）門和聖丹尼門的當中一段有接觸。照當時目睹情況的人看來，他們不能馬上攻了城池，也不能圍起了城。就是再加了四倍的兵力也不能。他們的目的也不過是要使得城內起了恐慌，所以不願舉行大的攻擊。我們實在不明白法國將官的意思不知他們是真攻呢，還是舉行攻擊表演。不過自貞德率領軍隊以來，至九月八日爲止，此後，法國的軍隊就開始受損失了。

貞德自己對於攻打巴黎城的事務也不是十分顯明的。她一再的急於要到巴黎去，然而她在以後，被審問的時候，說九月八日的舉動還沒有和那神祕的聲音商量，不過是有幾個好戰的將官願意要求，逞強而已。她是不是對於戰爭沒有她過去那樣對於勝利的信仰？是不是沒有神祕聲音的感力，她就不能感動

軍隊？這就是迷信。然而實實在在，她說她自己要越過巴黎城外的泥壕。但是這種自私的心願沒有得了上天的幫助與鼓勵。雖則她的個人的武勇堅決的決定沒有搖動，我們就不能不想到她的能力的來源，所不同的是不是出於人力與靈力的分野。換一句話說，如果她所行的神蹟成功了，就說是出於上帝，不然者就說是出於人力？是不是自到瑞木以後她的神力就失去了？是不是她那不中用的器皿已經滿溢了？是不是因為能力太大了，雖有許多的事業尙未成功，但是她不能繼續的維持下去？是不是風向改了她就落帆？是不是工作太於迫切，她已經疲倦了，照她所說的她要回到杜來米去休息，收放父母的羊羣？

雖則她的個人領袖的地位失去了神祕的感力，然而她那個人的勇敢亦如往昔。在攻巴黎城壕的時候，她所運用的方策和攻打奧林的城壕一樣。在巴黎和在奧林二城，她的旗幟所到的地方是戰爭最劇烈的中心，她呼喊着和從前一樣地鼓勵她的軍士。她不惟越過了泥壕，第二道的水壕她也到了，用長槍去試一試水的深度。巴黎的戰爭和奧林的戰爭一樣。在巴黎的壕上，好像在土拉斯堡的壕上一樣，她中了一箭的傷——這一箭是射在她的大腿上。他們射來的時候還大聲喊着說射中了，射中了；另外一箭射中了掌大旗人的腳。這個不幸的人還不趕快去拿下頭盔看一看那箭，忽然又來了一箭射中了那人兩眼中的眉心，於是他就死了。但是貞德在這時候已經被高古德和別人救了出了危險，這是違反她的志願。她說道城就要攻下了，但是她離棄了職守，恐怕不能成功。亞拉松也責備那些救護她的人，但是她一點也不反對。第

二天早晨她請求亞拉松下令作第二次的攻擊，說道今日不下巴黎不去。她的那個好公爵這時當然準備遵從，但是在他們討論的時候巴爾公爵和克雷蒙侯爵來傳王的命令說要他們立刻到聖丹尼去，雖不甘心，但是他們服從了，甚至於這時，他還希望從亞拉松在聖丹尼門外所造的西納河上的橋，從那裏攻進巴黎去。不幸的查理知道了這種計劃，當夜就叫人把那個橋毀了。查理的這種行為不惟不可解釋，倒是個不通之至。在各方面看來，他就是耍愚弄貞德。他和布根地交涉的結果真正愚極了，而且做出來的事叫人不能信仰。他破壞了亞拉松所造的橋就是一種極端的賣國舉動。這種表示就是決不願意貞德替他攻打下來巴黎城。然而有一個問題爲什麼？就是再愚再笨也不致於有這種喪心病狂的舉動。這暗底裏有賄賂嗎？是不是上了布根地公爵的騙局？是不是拉特穆理要負責任。這種呆笨的問題不能解決，因爲不能解決，所以使得我們莫名其妙。

無論如何，他的目的成功了。九月二十二日他回到劍那去了，而軍隊呢因爲缺乏經濟也解散了。貞德愁眉不展地思索這一件事。她不過比一個囚犯稍微好了一點，仍然在查理的軍中，她此後不再是女英雄了，她已經退縮了。在接受法王最後的命令要放棄巴黎的時候，她已經捨棄了盔甲，放棄了戰爭的徽章。在聖丹尼教堂的聖母像前。這是一種堅決棄絕的表徵。

她也和亞拉松分離了。他們的友誼，自開始以來就是很投契的，在艱危困難之中彼此互救不曾分離，

現在亞拉松要回到劍那去了，到白蒙自己的家園，在那裏和妻子團圓了。貞德向亞拉松的妻子曾經立過誓約，准保亞拉松平安的歸來，現在已經應驗了，但是他和她年青的同軍旅患難的朋友以後永遠不再見面了。敵人的不祥的陰影已經籠罩着他們的勇武的勝利的軍隊。這都是瑞木大主教和內務大臣的特穆里的計劃，天運畢竟不可以人力挽回了。

第十三章 最後之戰

貞德在奧林的彼士德在座的時候已經向瑞木的大主教表示過她的心願——就是說她要回到杜來米去，再去看守家園。如果我們能明白這種情形，對於貞德的事件就格外的明瞭了。在她這一方面，如果真去這樣做也減少了不少的痛苦，豈非比較的安逸，但是用戲劇的眼光來看，不就平淡無奇了嗎！貞德要死，而且死的時候用了極刑這就完成戲劇上的最高峯，每一個人的生活要是完全的適應於天然所施的力量，那就毫無所奇了。貞德的感情既經到了最高的情緒之點，而死對於她更能把她高舉天空；她的行爲，如果整個的結束起來，成爲一個單元，應該有戲劇的結束，早死，悲劇的死的結束。她說要重返家園，這是不合時宜的，她說要重返故鄉，這是退縮的。如果說捨棄軍隊的生活，回家去和士爾的某一個人結婚，或者和別人結婚，也許和有財有勢的人結婚。有財有勢的人曾經侮辱過她，上帝罰他叫他淹死在河裏。貞德的生活，照我看來，分成了四幕的生活：第一貞德之出山，第二貞德之勝利，第三貞德事業之停頓，第四悲劇之死。

的最高峯。這第三幕的生活本來可以刪去的；自第二幕直接可以到第四幕。不幸的現在我們所要知道的就是第三幕的貞德，所以不得不從略了。

這一個時期包括自一四二九年七月至一四三〇年五月的一段，除了圍攻巴黎城以外，沒有別的奇特的事件。此後可憐的貞德一再的落伍，終於到法庭上受審。她不是個生來安於家中生活的女子，她心中充滿了戰爭的思想；她想和亞拉松到諾曼去，但是王上不同意；雖然沒有成功，但是她尚不放棄攻打巴黎城。這種種的事件都正式的受了阻礙，無論如何，王上百計的阻止她和布根地公爵作戰，在停戰協定仍然有效的期間，她只得退到法王的後面。九個月已經過去了，在她那短促的生命裏九個月就算很長的時間。然而她安然的渡過這個時期，真正驚人，因為這種的忍耐不是出於她的本性，所驚奇的是因為她不再對於自己忠實了。要是過去的貞德，她一定起而反抗；過去的貞德一定用力量來對付。現在這新的貞德非常的馴服，一點也沒有反抗的行爲，她情願順服而過那隨便的生活，跟着王和王后的腳步走，首先住在暗中的敵人特穆理的家中，然後住在布爾支（Bourges）的家中，同時叫人可以聯想到王上還沒有加冕之前，沒有什麼好頭銜，只採取布爾支王的名稱，那時的王很窮，連補鞋匠都不肯賒他一雙破鞋子。如果貞德明瞭最初的情形，她一定不去信認查理第七，因為他即使拿了一雙破鞋子，也沒有力去付那補鞋子人的錢。現在他回來了，與從前大不同了，但是他仍然經濟恐慌。從此我們也可以明白他之所以不願從事戰

爭的就是因爲他沒有錢，他的銀箱老早空了，他的珠寶老早拿去典質了。所以據我們想來，查理第七除了他的名稱以外，也沒有什麼可以採取之處。就是他回到布爾支的時候，頭上曾經敷過帝王的油，腳跟上隨着奧林勝利的女英雄，但是他依舊受經濟的限制。

一一

貞德在布爾支的女主人是瑪格里特·杜拉多(Marguerite La Touraine)，她是四十來歲的女人，對於查理的經濟情形是很熟悉的，因爲她的丈夫就是查理的會計主任，有一回看看銀櫃裏只有四個愛扣，或者是他自己的錢，或者是查理自己的錢。她自己是服事王后的。貞德住在她的家中三個禮拜，他們彼此很相得，瑪格里特是個好談話的人，她知道的也要說，不知道的要猜，她說出來種種的事情，從別的地方得不着的。我不能不想到瑪格里特有點誇張他們的友誼關係，她一再的向人述說。她說首先帶領貞德到哲農去的人以爲貞德瘋了，決定把她摔在泥濘之中——要知道墨孜的琴尼和柏爾特·普倫親身陪她到哲農去的，並沒有這種事件。或者杜拉多缺乏選擇之力；或者她以爲貞德好與人談話；我想，在事實上瑪格里特窮思極想，一再的包圍客人要問她的究竟，貞德不得不假以辭色，後來就以爲這是親密朋友的根據。我想瑪格里特或者是個自以爲重，提高身分的人，然而我們對於她，覺得她留給後人對於貞德以不

少的描寫材料。

照當時的風俗，她們是同床睡覺的。她們共同到禮拜堂裏去，在公共的浴場也是如此，就在那浴場裏瑪格里特特別高興，據她的眼見，她深知貞德仍然是個處女。（她既然不便於直接問貞德她是否是個處女，又沒有事實，所以不得不藉浴場的機會而一觀她的究竟。到底十七歲的女子，她那身體的發展，能否只憑縱眼一觀，便知道她的貞潔，這件事留待有經驗的專家去解決。）她們既不到教堂去，又不去洗澡的時候，她們就彼此談論。她們所談論的也無非是貞德品格的特別之點。因為這種談話，所以我們知道她對於羅倫斯公爵的諫告（第六章）也因此我們知道貞德在博提的時候之被檢查，她和神學博士的答問，所以我們也知道貞德恨惡骰子，她極度地好施捨，對於布爾支婦女之拿念珠來請求她抹觸而置之一笑。她說道：『你們自己抹罷，這與我自己抹一樣的有益。』在這一點上，瑪格里特證明貞德不求非分的聖者能力的妄用。

三

查理不能久安於一地，在布爾支過了三個星期以後，貞德跟隨查理到了蒙推吉，洛文，賈爾克，愛蘇頓和蒙格蘇伊夫等地。這許多的地名對於英國人不過是一種路標式的東西，然而貞德一看見了她就立刻

回想到在此地曾經做過些什麼事件，給她所有的印象是不容易忘記的。在洛支這個地方她打過陶封王子的門，要求他到瑞木去。在賈爾克這個地方她救了亞拉松的生命，蘇福克在這個地方曾經授首作階下之囚。從營幕之間忽然走到了法庭之上，感覺可想而知了！在夢格蘇伊夫這個地方，似乎是她的光明的起頭，而她的機會是在那地開始的。這不過是轉瞬之間的事，但貞德把這些事件又溫習了一遍，但她看不見前程如何。有時她想到她應該再握軍權，要比從前更正式的佔重要的領袖地位；她的名字和達伯特（Albret）應該連合起來作爲指揮軍隊的領袖。這種軍隊，仍然沒有充足的金錢來付他們的餉，但是他們仍然可以到戰場上去打仗。查理的參謀團決定在十月裏必須恢復查理特（J. Charité）這個地方，但預先必須克服聖皮爾，雷毛提。貞德現在得以自由了和達伯特共同到布爾支去召集軍馬，到了十月二十五日他們圍攻這曾經一度佔領的城池。布爾支的不幸的公民接到了王上的命令，要他們供給軍隊的需要，一點不許遲緩，他們立刻送了一千三百愛扣的金錢給達伯特和貞德——布爾支拍賣酒專利來付這一筆錢。

其他的各鎮市也都供應軍隊所需的東西，奧林城的人民更是慷慨的，除了金錢之外，又供給布匹；克雷蒙，弗蘭德兩個地方供給火藥；貞德她自己寫信給理歐木要硝石，硫磺和弩弓。

四

琴尼·達倫關於貞德在聖皮爾慕提 (Sainte Pierre-le-Montier) 的事件曾有記錄，他這種記錄是不能不寫出來的，所以他不得不書之於紙。在這個時期，他的腳已經受傷了。他之所以受傷因為看見貞德敗退了下來，隨從貞德的只有四五個人，所以他拍馬前來救她。等他跑到那裏一看是不是她自己獨自一人在那裏打仗？他又提到好像母雞護持小雞的故事。他還沒有走到了，已經看見她在危險之中；以為她這樣的做法實足可誇，她前此已經一再的奮不顧身了。我們不能不與這易於發怒的達倫表示同情。他去照顧那軍事家的女聖人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再者他的腳後跟受了傷，用着手杖，他上馬的時候都感覺着困難。貞德這時就是他的小雞。她還沒有回答之前，先取下頭盔。她說她並不是一個人在那裏苦鬥，有五千人在她的後面。更實際的，在這次逃脫危險之後，她立刻叫他去拿薪草來填了壕溝，高高的叫喊她的軍隊回來攻擊。這一個故事每逢說到貞德的時候，曾經一再的述說過。舊有的神力仍然有效，聖皮爾慕提城終於陷落了。

五

她在查理特地方的時候運氣已不濟了，然而這不是出於她的錯誤。在審判的時候，她在這一點上仍然說得明白；她從來沒有說過那神祕的聲音禁止她到那地方去，為維持自己的誠實起見，就是有人來勸

她，她也不肯說。因為她是個忠誠的人，她不願意說一樣事情失敗了，這種事情是那神祕的聲音叫她去做的。因為不要使她所着重的理論失敗，所以說她在巴黎到拉查理特的失敗是很重要的——因為這是發生於她的功業的極峯之後，瑞木加冕禮之後。似乎是她的威力已經和她個人分別。同時要記得，巴黎的景況似乎全都反對她。在這種情況之下，只有那最堅強的超人之力可以征服；查理特這個地方就給她發展的機會了。人們必須把握着實際，不然就不免陷於浪漫的危險。貞德她自己也承認這種理論，在她那特別的視覺力與執行力的聯合之下已經看見了。沒有先見之明，一點也不能成功，除非在靈性的世界上或有成功。如果不注意貞德的意識上的健全，就不能明瞭貞德。雖然她在聖皮爾慕提城曾經看見五萬的天使圍繞着她，但是她仍舊叫他們預備草捆將城壕填滿。在這一方面看來不能說她有浪漫的舉動，再者要想到拉查理特的冬天氣候對於她進行也不大順利，他們又缺乏金錢，應許來供給軍隊的人，他們的來源也靠不住。

六

他們計劃攻擊拉查理特城的結果是失敗了——雖圍了城，但圍又解了，自一四二九年十二月至一四三〇年春季為止，連貞德的消息也沒有了，既沒有歷史的記錄，又沒有片斷的記載，我們究竟不知貞德

在這個時候，到那裏去了。我們只知道王上在蒙格蘇伊夫自從十一月到一月是在那裏，也或者貞德也在那裏，在這個時期以內，只能想到她現在是賦閒了。她在這時做什麼呢？我們連她所住的地方也不知道。在這時期也沒有瑪格理特那樣的女子去和她同住，觀察她那忠孝的行爲，不知道她在此時究竟做什麼，也許撒旦來了，在她身上工作，使得她一天壞似一天。在這個時期有許多的女子說她的壞話，我們不該注意他們的唐突，是不是在我們的無意識中以爲貞德的生活是完全和男人們廝混的。我們向來知道她穿了盔甲有鏗鏘之聲，如果一旦穿了女人的衣服生了婆婆之姿，豈非大爲驚人。她的女子的生活我們已經忘記了，誠然，貞德是很聰明的，如果住在屋子裏就有女人陪着她，如果住在營裏，就是星光之下和男人們同睡，藉此保全了她的好名譽，其餘的時候，她過的是個男子的生活，使得我們覺得她不再是個女子了。甚至於在審判的時候，有人控告她，說她住在自己屋子裏的時候不準女子去侍奉她，而選擇男子去服侍她。

——這種狡猾的奸計一望而知，雖則她絕沒有承認，但是我相信這是真的。同時她很自然的答道，她承認男子在她的工作一方面堅強而有力，而女子則柔順，而支配了她的私生活。在這一點上，她看男子頗有客觀的看法。要是有女子來了，我們要記得貞德她自己是個女子，這位年青好戰的女子，她對於女子應付裕如，她對於男子也能應付裕如。在一四二九年的九月到一四三〇年的四月期間，貞德過的是完全女子的生活。她和瑪格里特特做了三個星期的密友。王后也來了，自然加入了女子的柔輓的生活。後來貞德和那最

無趣的損人利己的加撒林·拉羅諾爾接觸。貞德和她會見了兩次，一次在賈爾克，一次在蒙特富松·白利 (Montafangou-en-Berri) 和她相見並沒有什麼困難。加撒林·拉羅諾爾並不能輔助那純潔精神和意志堅決的人。她和貞德的會晤，在她這一方面看來，真是破壞到了極點。自己的錯失露了出來的時候特別難過，她離棄了自己的丈夫，不去看顧自己的家園和小孩子們。她也反對和布根地公爵議和，她輕視他們和貞德輕視他們一樣。唯一的方法只有以槍桿相見。她和貞德兩個人繼續的住了兩夜，她叫貞德在夜裏等待看那白衣的女子。她穿的是金色的衣服，要向她們兩個人顯現。第一夜裏等了好久，貞德問那白衣女子來了沒有，她說再等一等，及至後來等得不耐煩了，貞德便去睡覺，第二天醒來，貞德問她有沒有看見白衣女子，她說看見了，不過不便叫醒了她。第二天夜裏仍然可以顯現。貞德這時好像着迷一樣，白天就去睡覺，等待夜中好有精神去看那白衣女子，夜來了，他們都不睡覺，貞德問她，白衣女子來了嗎？她說快來了。加撒林等了許久，眼皮已經閉了起來，貞德因為白天睡過，所以不會眨眼，一直到了天亮不見白衣女子的來到。

貞德還不以爲受騙。如果她是個有哲學思想的人，那她一定就覺得上了加撒林·拉羅諾爾的當了。或者她要探尋這是不是實在的事情。既然知道受了她的騙了，所以對於她的誠懇的言語叫她不要上拉查理特那裏去，因為那地很冷，然而這時貞德以爲又是騙局，終不置信了。

加撒林說明了法王沒有錢，這種說明對於貞德沒有利益，貞德於是就告訴了王，理查兄弟和加撒林非常的不歡喜她。貞德是個不能與人同的人，對於理查兄弟和加撒林·拉羅諾爾的冒險，不能再忍耐下去。另一方面，對於他所喜歡的人也給了他們的困難。她寫了一封信給土爾的妻人，叫他們生了不少的麻煩。她的那一封信是爲她的朋友伊利亞·普諾（Héliote Poulnoir）要一些裝奩之資，這個女子的父親是個畫家，曾經爲她做過領軍的大旗，護身的小旗。他們就召集有一個會——這是一個莊嚴的議會，土爾的法官，西西里王后的參議，四個主教代表土爾的教堂和三個公民都來開會。並且請了那畫家自己出來參議，另外又請了兩個代議士，來討論這件事。過了三個星期又舉行第二次的會議，參加的人數更多。伊利亞原是個聰明的女子，不等會議的議決，已經結了婚。後來會議議決了，土爾的公帑只可爲本城之用，其他用途一概不許支取，這一條議案當然把這個問題推翻了，他們還聲明抱歉。並且決議爲女英雄的名譽起見，這位新娘應用本城的名字爲女英雄禱告，在祝福的日子，她可以參加聖餐禮。他們委派古拉·蒙巴撒（Colas de Montbazou）執行這種事務。

貞德替她的朋友所做的事，雖不成功，但也有些益。由此可見她也並不是個不近人情的人。她干涉土爾的一個女子的結婚。這位女子的父親曾經替她做過那最寶貴，最能代表象徵的旗幟。從此可以見得，她也並非不知感激別人的。但是有許多人他們的事務太多了，把人家替他所做的事完全忘記了。

在貞德所接觸的新女子當中，我們也不要忘記了拉波倫，她有不幸的勃來登視覺，說她看見了上帝。穿着長的白袍子，裏面穿了紫色的內衣。向她說話的時候好像朋友一樣。她是在這個時候認識貞德的，貞德被囚被焚也是爲要替她辯護褻瀆的罪。

七

如果把古來蒂·加爾培 (Colette de Corbie) 也加入貞德的女友當中，一定能得着她的不少的眞生活，不幸我們肯定這一件事。似乎是在一四二九年的十一月裏，貞德在穆林 (Moullins) 的地方遇見了這個女子，不過沒有證明說他們確在那裏相見，也沒有證明說他們不是在那裏相見的。這兩個偉大的女聖人在一天之內，在一個鎮市裏相見似乎是不可相信的，照我們所知道的，他們兩人並未約期相會。自然，他們各不以爲自己就是聖人；所以爲聖人者，因爲我們的稱呼；聖古來蒂·加爾培，聖貞德。說他們在一四二九年十一月的上半月裏在布邦的穆林相會是有相當的理由的。據事實上的記載說瑪麗·布邦是在穆林。她原是加爾培尼庵的創辦人。她在的時候，貞德和加爾培都在那裏，自然要他們兩個人相會的。再者貞德常常在浦爾·克來爾 (Poor Clares) 教堂裏做過長時間的祈禱，這也是加爾培所信仰的宗教一派。再者加爾培還有事實，她能叫鐘走得很慢，能叫太陽早一點昇起，能叫對打的仇人都倒在地上，在耶

蘇復活的那一天能叫羔羊跪在地上，她並不是個純然隱居的女尼，她也有公開的積極的生活——有時她還反對查理和布根地公爵的媾和。在宗教一方面，這兩位聖人有共同的經驗。不惟宗教經驗相同，而且他們兩人也都被人疑爲巫女；他們兩人都曾看見異象，聽過特別的聲音，不過加來培所有的異象比較貞德的異象更爲凶殘，在她不聽異象的命令的時候，首先口啞，再則眼瞎；甚至於有時候有人暗中把她坐的椅子攙了去。這樣看來，自然他們有相見的理由，也沒有理由說他們不願相見。所以我想加來培是貞德的一位女友，和這些女友交往就可以忘記了那不快樂的歲月，因爲去孔佩那之被擄的日期也不遠了。雖則限於環境，時間短促，但是她是貞德的最有價值的朋友之一。

八

貞德的行動自一四二九年十二月到一四三〇年四月間，幾乎全無記錄，所有的記載大多得諸於被焚以後的探索。十二月法王推恩及於貞德，賜封貴族，她的父母，兄弟及其後代都可以列身貴族了。我懷疑這種事件是否對於貞德有益。貞德寧願給她一紙公文，帶了軍兵，殺向布根地公爵的守城巴黎去，而不願去享受這被封貴族的權利。王上的這種恩典也不過將貞德名字上的發音給予改正罷了。（參見第三章）
封列貴族也不是一種職業。貞德在這時做什麼也不明瞭。她似乎是消極的多，而積極的少。對於她的

行動，恐怕她是在賈爾克那個地方過聖誕節的；在一月十九日她到了奧林，那城裏的人贈送她五十二瓶酒，六隻小雞，九隻野雉，十三個兔子，一隻金雞，另外又送了她的長兄一對。奧林城對於貞德是向來敬重的，而貞德她自己呢，一有了時間就到奧林去，對於那個城表示特別的愛慕。有人說她在奧林租了一間房子，恐怕是爲她的母親。她既然是克服了這座城，而在歷史上這座城又歸功於她，自然她應該在這座城裏有一座房子。她自己吃飯用一隻雉雞，她的長兄有一對，而她的母親又有一座房子——奧林是法國中的一城，能供給這種小小禮物的。貞德來了，她們表示歡迎——歡迎得到要把她焚死的時候，皮爾·高充主教（Bishop Cauchon）不要她在奧林焚死，而要她在魯陰焚死。如果是在奧林的話，一定有人來喊『要水，就把那火捕滅了。』要是奧林人早知道皮爾·高充要焚死貞德，他們就早把他淹死在洛爾河裏了。奧林人寧願淹死了那個主教而不願焚死女英雄。

白維（Beauvis）的主教皮爾·高充他沒有出來主持這件事。不過背後是他主持的。他等待時機之來到。

布根地公爵乘這個時機慶祝他的第三次婚禮了，這是一四三〇年一月十日舉行的，禮式非常隆重。他是最富厚的一位王子，有三個妻子，二十四個家婆，而他那些妻子之中，也生了十六個私生子。這時他要了葡萄牙的以撒波拉（Isabella of Portugal）是葡萄牙的大使團把她帶來的，這使團中有一個畫家，

就是約翰·文伊克·布爾支一城慶祝他的婚禮，作了八天的表演；在弗來米城有十七國的銀行，各銀行都表示偉大的慶祝，公民和貴族都來慶祝，宴會不絕，街道掛滿了弗蘭德的地氈，濱泉裏的酒不斷的流，——羅因的酒是從石獅子的口中流出來的，白塞的酒是從野鹿的嘴裏流出來的，在吃飯的時候，用野牛噴玫瑰酒和葡萄酒。他想用忠誠保持他的婚約，布根地公爵重頒發了一些武士的徽章——稱爲金羊毛章。

同時關於貞德的三個水泡的消息現在已經爆發了。她已被封爲貴族，她到賈爾克去過聖誕節；她在一月裏又到了奧林。一直到了三月三日她又出現了，那時她到蘇來，在那裏她寫信給波西米亞的胡才第（Hussies of Bohemia）。三月十六，三月二十八兩日他寫信給瑞木最親密的朋友。她的心中既不快活，又不舒適，心中不快活又不舒適的人，寫出信來，自然要流露出來的。她已經離開了親密的朋友，她要她們知道好消息，但是恐怕那信在半途上被人截去了。這是一個很短的信。第二封信更公開了，提起布爾支的仇人，但是她補上一句說，以後再給他們解釋。這是很顯然的，貞德和她的瑞木的朋友都不相信布根地黨會守信約，會遵守協定。誠然她的朋友也因為他們城裏已有了布根地黨而焦慮。英國人這一方面呢，他們還想把他們那不足年齡的小王，把他帶到瑞木去替法國舉行加冕禮。他不過八歲，八歲的小孩子能做什么事。只要他能支持一點鐘，舉行加冕禮，行過禮了以後，他可以立刻仍然玩他的玩具，讓布根地和彼得福公爵兩人，他們去做其餘的事情。同時他也不必要去管理這兩個王國的情事。

另一方面，布根地公爵和彼得福公爵仍然承認公衆所稱爲的女英雄與他們格格不入。她已經一再的等待了好幾個月，雖則法王查理第七容易勸服，但是他那惡的參謀，魔鬼的爪牙是不容易制服的。協定雖然一再的換過了，不能使得人民悅服，她所看爲法國的仇人，不但是要制法國的死命，而且逐步的佔了上風。協定雖則一再的換過，但總有日期到了的一天。危險是可以推掉的，但不是毫無期限的任其自然。所以必須立刻把法國的禍患來源去掉。貞德在法國的勢力圈內一天，布根地公爵和彼得福公爵就不能一天安心。他們兩人也不能放心進行自己的事業。

這是布根地黨和英人的見地。貞德的見地與他們不同。在貞德看來，她要急切的到戰場上去，能早去就早去。她和瑞木的朋友有同樣的見解，就是說布根地黨是絕對不可信靠的。同時她對於王上盡忠，王上所定的協定，她也得遵守。她不能公然地與他表示反對；她只能在內心生氣而已。

然而她靜止工作的時期快要結束了。三月底她在蘇來離開了王上，加入巴利塔（Baretha），蘇格蘭人又叫Kennedy）和安布路斯率領的法軍的一小隊。她是在來格納·蘇梅加入的。巴利塔是蘇格蘭人。安布路斯·地路爾也是她的老朋友。她的人馬現在都星散了，亞拉松，彼士德等等，不知那裏去了。麥隆在英國人那一方面已經十年了，在去年的十月裏，彼得福把它送給布根地，它忽然起來反抗，脫離了布根地黨。這與貞德之再加入軍隊不是無因的，她看見在耶穌復活節快要到的時候有這一種成功，自然是要快樂

的。她對於教會的節期是向來注重的，這一次的復活節對於她充滿了意義和希望，希望着法蘭西也要復活。她的思想又轉到阿克復巴黎了。

那時她還是在麥隆，正站在堡岩中的時候，聖加撒林和聖瑪格理來向她顯現，這一次的消息是非常的不好。她們向來是鼓勵她，但是她們現在來的不來鼓勵是來警告，就是在聖約翰節之前，她要被擄了。這時，勝利的復活節的鐘聲還沒有充盈空際，這是一種痛苦的打擊。她在寂靜的時候，把這件事情仔細地想了一下，要知道這種困難，真不容易勝過。

只有一樣事情要戰勝的，不惟與無情奮鬪，壓倦奮鬪，賣國的人奮鬪；而且要與那目前的失敗作最後的掙扎。自然在貞德的這一方面，無論那神祕的聲音如何，那是一定的，他們是向來安慰她鼓勵她的，現在一變而為警告。在這次的特別經驗以後，差不多每天都有這種說法；她也不必擔心，她也不必驚惶，事情來了，就讓它來罷，上帝要幫助她。在這一種的信仰上，似乎有了安慰。這使得她更能奮發。她要知道她被擄的時日，如果她知道的話，她一定不出去了。特別是在何處被擄，她也沒有追究；她只對於被擄的時間發生興趣。那天空中的聲音也不告訴她時日，不過說一定要發生的。她又問被擄以後就死，還是要受監獄之苦，沒有回答。並且她又勇敢的說道，如果他們告訴了她，她就立時出去了；她雖然不肯去，但是她要服從命令。她幾乎等了一個月，纔等到被擄的來臨，一直到了五月二十三日她纔被擄。

九

她和肯納特，巴利塔，安布洛斯·地路爾等將官自麥龍回到了來格納（Lagny）和英國人接觸以後又得了個小小的勝利。來格納的勝利就種下了貞德將來失敗的禍根。在貞德受審的時候也引此事爲證。有一個布根地黨的將官，不是貞德自己就是貞德同軍的人把他囚了起來，現在拿他去換巴黎的皮爾旅館的主人。她爲什麼要皮爾旅館的主人並沒有說到，不過在還沒有交出來，聽見他死了的時候，她向孫理說：「既然我所要的人死了，給我這一個人罷，好公平交易。」所指的這一個人就是弗魯圭，他曾經受了兩星期的審，定他爲殺人犯，強盜，賣國者，應該執刑。他既然承認了他所犯的罪當然是要執刑的，但我不明白爲什麼貞德要交換了這一個人。如果她不用弗魯圭去交換，他這樣的死了自然也不能有錯。

在來格納，貞德在弗爾包取來的寶劍作了最後一次的出現。她自己說一直到了來格納他是帶着弗爾包的寶劍，但是在此之後，他就用布根地的寶劍了。她說那是一個好的寶劍，斬起東西來很有力量。有人問她在什麼地方把第一把寶劍失落了，她答道那不關於審問的事。照傳說看來，她用劍打隨從軍隊的娼妓的時候，已經把它打斷了，但是歷史家在這一件事上不能贊同。不過他們說王上聽見了，大爲不悅，說道應該換手杖去打他們，在這一點上他們是承認的。琴尼·查爾特說修理盔甲的人不能修理它，因爲這寶

劍的來歷很神祕。

在來格納的時候，她做了一件奇事，叫一個死的嬰孩再活轉來。

她離去了來格納到了三禮去。王上仍然要用和平的手段與布根地黨議和，但是貞德明明的說道，除了以兵戎相見沒有別的方法；同時英人和布根地黨毫無誠意和他們議和，就是承認使法國受損的最多的條件，他們也不同意。只有像貞德在奧林那樣大勝的兵力能把外國人趕走，能使得布根地降服。似乎是第二次的大戰要開始了，離開第一次的大戰正隔了一年，但是貞德今年和去年不同了。她早已知道她在世還有一年的工夫，並且她知道在仲夏之前，自己要到敵人的手中了。在四月底將近，四月二十三日，英國的軍隊已經有一部分在加理上岸。

英軍和布根地的軍隊要聯合起來，這是很顯然的，而且他們要去克服那忠於法王的孔佩那城。孔佩那一天不恢復，巴黎仍然一天在危險之中。（參閱地圖）孔佩的南部就是巴黎，位於歐斯河（Oise）之岸傍，與愛斯河（Aisne）會流之點，那地的橋梁很爲重要，要在法蘭西島上打仗，就不能不佔據這些橋梁。而英軍及布根地的軍隊所佔的方向又不對，英軍和些布根地的軍隊已經來到了孔佩的對岸，中間歐斯河，布根地公爵及其主軍已經到了諾陰（Noyon）。他既然從蒙推來到了諾陰，在旁提·理維克羅斯河也是意中之事。旁提橋那時是英軍把守的，過了此橋以後自然直衝查塞理白克大橋，克復此橋

當然可直攻孔佩那城，爲要打破了這種計劃，所以貞德和波東·桑特理將軍自孔佩那出發向旁提·理維克進發，在五月十四日的黎明就攻擊那橋。要是有過去時代的能力，他們一定可以克復那橋，可以正在這時候，後路諾陰離此只有兩英里路，來了兩支生力軍，他們只得退卻。再過了兩天查塞也在布根地的掌握之中了，他們把那地的堡岩破壞了以後又架起一座橋來。

十

查塞現在是在布根地黨的手中了，法國人要過愛斯河必須去恢復這一個橋，不然就要走較遠的蘇桑橋了。除非他們過了愛斯河，他們就不能攻擊布根地黨的後路，不過要走蘇桑橋就要多走了二十英里的路。和貞德同行的有文杜姆伯爵和瑞木大主教，貞德就向蘇桑橋進發，這是她的末一次和他們並轡而行。文杜姆伯爵是她的好友，她在哲農的時候，也就是他把她介紹給陶封王子，也就是他使得查理放棄退守洛爾河的計劃，使得她歡喜。但那瑞木的大主教是她的假朋友，祕密地盡量的反對她，如果不能成功就在她的面前恭維她，在他知道貞德將要被擄的那一天，他快快地寫了一封信給瑞木的公民，這一封信最不能令人滿意，不願自己出名而用白爾期的名義出名，說道上帝要叫那女英雄被擄，因爲她太驕傲了，又不照上帝的旨意而行，只照着自己的意旨而行。這一種毒狠心腸的人，不曉得他自己的情緒如何，他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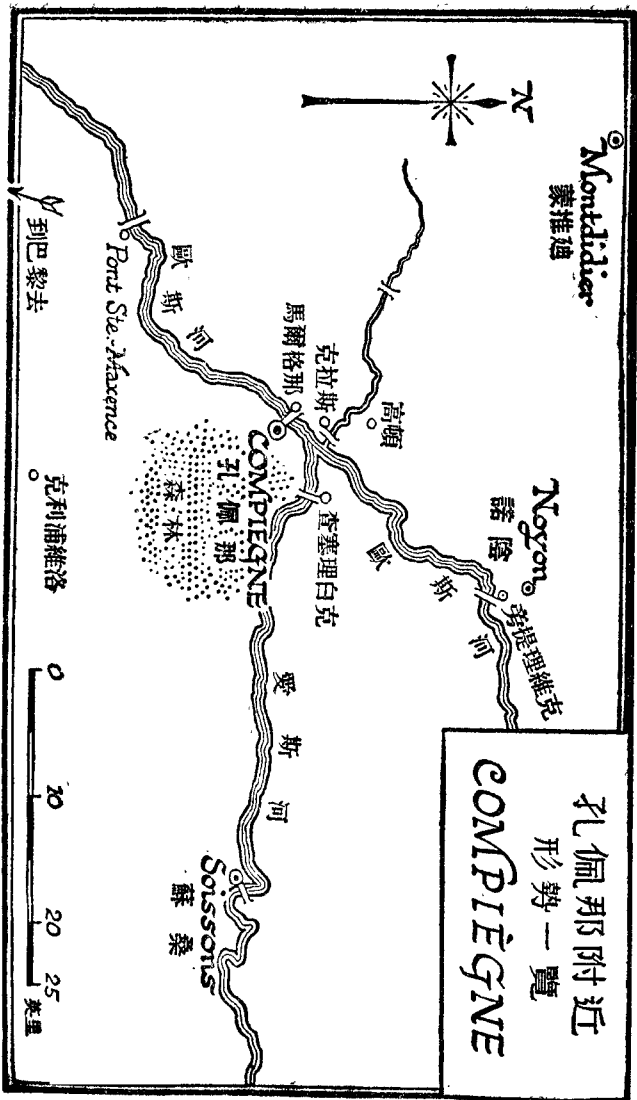
帝在地上的代表，做出了這樣的事，真是有愧聖職，他曾經把王冕加在查理的頭上，又看見那女英雄侍立在傍，如今他竟這樣的做了，真是個忍心的人。

他和貞德在蘇桑作了最後的分別，但是不久以後，他所盼望的貞德受困已經成功了。這種的舉動真是賣國的舉動，守城官吉斯·加德·布納爾受了法王的命令守衛蘇桑城，不讓貞德和她的軍隊通過，並且宣示公民說他們宿意要留守蘇桑。這就是說攻擊布根地黨後路的希望完全破壞了，貞德沒有別的方法，只有退回孔佩那來。照她向來的成功看來，她在蘇桑，或者用方法勸服蘇桑人或者用武力攻取，她在特羅亞曾經這樣的做過。但她不選擇這種步趨，在幾個星期之後，布納爾把蘇桑賣給了布根地公爵得了四千沙流金子。

這種打擊不但是斷了去路，而且發生嚴重的問題。貞德所帶領的軍隊現在必須分裂，因為孔佩那不能駐下這許多人，而且也不能供給這許多兵，因為孔佩那還有守兵。所以各路將官分別的自尋退路了。隨從貞德的只有巴利塔和一小隊人馬。我們不知道他們在孔佩那住了多久，只知道五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的夜裏，他們自克利浦維洛向孔佩那的大森林祕密進發。他們所以進發的原因是因為布根地公爵和亞洛德子爵的軍隊已經達到了孔佩那河的對岸，所以貞德馬上就去偵察情況，她的隨從的人都勸她不要去，因為她的軍馬很少，這太冒險了，但是她堅決的表示，她一定要去。

在黎明的時候到了孔佩那。克利浦到孔佩那有十五英里，他們走的很快，一路並無星光，那時新月出世不過只有一天，所以只閃了一閃，五月的夜又不是很長的，黎明的時候，就進了孔佩那城，一點也沒有遇着反抗。我們只知道她在早晨五點鐘以後的事。或者到了以後就休息，去聽彌撒禮，又和那地的省長會商。這種事情不過憑着推測而來。自然一夜旅行當然勞頓，而又不時要留心野兔的滑走和布根地黨的埋伏。再者貞德無論到什麼地方有舉行彌撒禮的習慣，特別是在節期的時候，當然忘記不了這一件事。再則事實上迫她求去宗教上的安息，所以要和省長商量的，爲的是要得到他的輜略上的解說。如果他沒有這樣去做，照我們看來，她一定任性而行。她做事處處流露她的性格，無論在何時都是一樣，只有在弗洛圭達拉的事件上未曾任性而行。蘭恩氏說她既然終夜未睡，然到了孔佩那之後，就去到禮拜堂裏去，然後立即探討敵人所在的地方。我們或者不能贊同蘭恩氏所說的次序，或者她先聽彌撒然後休息，這與她向來的習慣是附合的。

假定她和那年青的急烈的，令人可怕的弗來威商量過，而他也告訴她所需要的消息，他一定對她說過，馬爾格那橋頭已爲英國和布根地黨的守軍司令包獨特·那伊爾所佔領。這就是說敵人已經逼近了孔佩那了。地弗來威也告訴了她關於布根地黨在高頓的軍力，他們是在愛洛德佈陣的。他又告訴了她，河的下游五英里的地方，也爲英人所佔領，克拉斯河的上游五英里處又爲英人所佔領，領兵的人是琴尼·



孔佩那附近
形勢一覽
COMPIÈGNE

盧森堡。她還不知道盧森堡和克利克以及十來個將官已經飛騎到了馬爾格那，決定要圍攻孔佩那。他們選定了馬爾格那後面一塊高地，佔了優先的地位。馬爾格那人的還不知道法軍的人數雖少，但已過了橋向他們進攻了。他們還不知道，所以把軍器放在一旁，等待緊急命令下來的時候纔慌忙。貞德在這地被擄了真是可笑，她的敵人還未曾準備攻擊她，大多數的敵軍還在那裏悠閒的走着，在河的對岸，遠遠地觀察孔佩那。就是在這十幾個人的面前她失敗了。她的用兵方法和從前一樣，出其不意的攻擊一小隊的守兵，這時橋上已空，而後面又有她的友軍，在奧林大戰，巴達大戰的戰勝者看來這不過是兒童遊戲。似乎是她可以攻擊下去，直衝到那邊去，但是如果她要退卻回了來也是可以的，她自己和她的人馬都沒有危險。如果果有敵人來追她，弗來威的弓手已經預備好了，城門上弓手也有，河裏上下的小舟中弓手也有。這種事件似乎是照計而行，英軍這一方面受了出其不意的攻擊以後反倒退卻，而貞德就追擊上來。但是不幸的馬爾格那後面高處的盧森堡和克利克已經看見了，立即報信給克拉克的軍隊，叫他們前來夾攻貞德。克利克面部受了重傷，似乎是貞德就要打勝。雖三次攻擊，但是克拉克的救兵源源而來。這時法軍受了威脅，貞德的人數比較起來，比敵軍少得多了，貞德在極大的困難當中，她的軍隊請求退撤，不然者要同歸於盡了。

在這種的情形之下，她向來是不接納別人的意見的。她發怒道：「他們的失敗完全在你們了，非把他們打敗不可。」這種回答雖有力量，但是不知道她過去的光榮已經過去了，再有力也不能挽回，她雖盡力

的呼喊，但無人響應。各自逃亡，有的乘船，有的從橋上逃回來。布根地的歷史家說貞德斷後，猶與敵人作最後的奮鬪。雖則是末了的一次，但是這種武勇是有價值的。她的人馬已經退回到城裏了，退到了安全的地帶。這時弗來威看見敵人已經追了來，恐怕他們進了市內巷戰，下令把弔橋掛了起來。貞德不得進城。這時幾乎只有她在城外。達倫和他的兄弟博東，貞德的兄弟皮爾和幾個兵仍掩護着她。英人和布根地黨人圍攻上來。但她仍奮勇打上前去，又得了一塊草地。想不到她的親兵就在這時下手了。圍人齊聲喊道：「投降罷！」最後屬文獨那私生子的弓手把她拉下馬來。貞德於是被擄了。

第十四章 魯陰被賣

貞德的被擄發生了很大的震動，這種震動比一年來敵人所受的恐懼和仇恨都大。他們用各種的壞名詞侮辱她，說她是從魔鬼那裏出來的；說她女扮男裝；笑罵她，現在她是在他們的手中了，這是無上的勝利獎品。他們做起特大的慶祝。他們的態度瘋狂到了極點。他們覺得俘擄了她，有無上的價值，第一個來看她的是布根地公爵，他自己沒有參加戰爭，不過擄了貞德以後，他就從高頓來到了。他來的時候，英國人和布根地的兵還正呼喊着勝利。他馬上就去看貞德，仇人初次面對面了。在盧森堡的司令部他們初次見面的時候是怎樣的一回事沒有記錄。蒙斯特雷（*Enguerran de Monstrelet*）雖然在場，但忘記了他們所說的什麼話。要說歷史家在這一種重要的時期忘記了他所聽的，誰也不能置信，不是因為所問的話沒有價值不可記錄，就是怕記錄了要生危險。不過我們所知道的，是那一天晚上，布根地公爵回到高頓去寫了一封信給聖昆丁的公民——這是一封誇大的信，說明他的這一方面，沒有傷了一個人，而敵人這一方

面損失很大，有的死了，就是淹死，就是被俘。宇宙的主宰看見女英雄被俘了也要快樂，並且可以證明在無論什麼地方相信這個女人的都是大錯。

另外他又寫了一封信給勃列顛公爵。現在布根地公爵是快樂了，他的仇人被擄，這使得他的前途輕舒多了。

二

在快樂的呼喊以外，在慶祝以外，在發信致慶以外，還有很重要的事件要討論：這個俘擄的功勞究竟屬誰呢？把她下在維爾曼多的白流獄（Beaulieu en Vendomois）中，忠勇的達倫仍然侍在她的身旁。關於俘擄她的功勞會有許多的爭論。最後的決定如下：

- (一) 擄貞德的是文杜姆（Vendomme）的私生子的弓手。
- (二) 文杜姆是琴尼·盧森堡的部下。
- (三) 盧森堡雖是布根地公爵的臣子，但是他是侍奉英王的。
- (四) 英王對於法國的俘擄有合法的要求，甚至至於查理第七本人。所以他對於貞德有合法的請求。

(五)這樣的安排還不彀，白維主教說貞德是在他的教區被俘的，他有押留審判她的權利。這就是說她可以完全交給教會。

這已經達到極複雜的情形，真正擄了貞德的是文杜姆私生的弓手，他和文杜姆兩人不知不覺地躲了起來。只有琴尼·盧森堡、布根地公爵、英王和教會可以考慮了。琴尼·盧森堡也很容易的收買，在實際上，他得了六千法朗。容易受感的人看見了這樣的買賣不能不受激動，照理來說，盧森堡不聽他姑母的話，也不能負責任的責任。他的姑母跪在他的腳前，哀求他不要侮辱自己。他是出身貴族，但是他窮得很，他是小兒子的小兒子，連承繼他姑母財產的把握也沒有，而他的長兄要和他相爭。只要有贖金，他就可以把貞德賣給他的上司。他沒有第二個方法，和布根地沒有第二個方法一樣。英王要貞德，只好給他貞德。有一個人要負責又要受責備的就是可憐蟲查理第七。不問我們的操守如何，看了這一個人不能不令人生氣。查理所有的東西都是貞德奮鬥得來的。自然也承認他的困難。他有弱點，他有奸臣——這兩種勢力把他撕得粉碎。他也貧窮。在這些條件之外，賣國之名和他的名字有關，這是不能逃脫的。他應該想法子去救貞德。或者贖她，無論化多少錢也是應該的，如果他的錢不彀，他可以想法子交換。無論如何，他應該想法子。再者英國的將官戴培德在巴達之戰所擄來的還在他的手中。我想英國人應該拿貞德去換戴培德。戴培德是個囚犯比貞德的價值差遠了。戴培德不過是將官中的一員，而貞德呢，雖然不是一個將官，她的價值是

不可計的，是一種有威力的勝利品。英國人知道戴培德的價值不如貞德。然而查理應該想法子；他可以用戴培德去試一試，即或化了一大批錢贖來貞德也是值得的。如果他是大了一點的人物，就應該典質了所有的東西來贖貞德，甚至至於交換了一兩個法國城市也不足惜。

再者，如果他是大了一點的人物，他可以強迫瑞木的大主教，法國的宰臣，去免白維主教的職，因為他既背叛祖國，又背叛信仰宗教。白維主教已自黜了職。他應該不准他執行職務。查理不用這種步驟。替他說話的人來解除他殺人的罪犯，這是忘恩負義的舉動。他們還說查理在本能上不知道什麼是忠心報國，心之餘而力不足。沒有人敢說一句反對特穆理的話。愛納恩·蘇來，她做查理妻子的時候，如果有人要去傷害敵人，查理就要說敵人一定散播這女人的笑柄，這就是他表示忠心的法子。

查理雖然不會處理事件，心裏要那樣做，做出來的倒是這樣，但是他還又拿孔佩那送給布根地公爵，作為一種愚笨的而不必需的停戰協定的報酬。而對於那全國最有價值的人，一點也不設法去贖。他竟讓他的最忠實的朋友聽其自然了。

三

這種命運決定的很快，又好像預定了一樣。貞德既陷之後，執刑很慢。向來她是挾着勝利的旗飄揚

的，而今被困於牆高池深的獄中了。在起初頗受虐待。達倫服事她。及至轉到了白維的獄中以後，在那裏換了三個女人侍候她。白維住在愛思克 (Escout) 的附近，離聖昆丁不遠。這三個女人就是盧森堡的姑母珍尼 (Jeanne de Luxembourg)，他的妻子琴尼·白速 (Jeanne de Bethune)，和珍尼·巴爾 (Jeanne de Bar)，他的繼女。這三位女子服事的很周到。貞德不願意放棄男子的衣服，增了他們不少的麻煩。先送給她女子的衣服，後來又拿材料叫她自己做，但貞德都不聽從。後來在審問的時候，無論那一個法國女子勸她都不可以，除非是王后，但還要得上帝的允許。盧森堡的姑娘請求她的姪兒不要把貞德賣給英人。這樣看來，他們對待這囚犯式的客人很有感情，有一個少年武士名叫馬塞在白爾維的時候看見貞德，對待她天真的樣子很像熟人，而貞德用盡平生之力把他推走，就不能不想到她得了不少的人的同情。

雖有這許多的女子對待她很好，然而在貞德被囚的日子，她並不是馴良容易服從別人的。在她的個人感情高亢的時候，她一再的愛心，孔佩那之被法王放棄，又時受敵人之威脅。她已經告訴了達倫，上帝說孔佩那永遠不能恢復了，她要自己去看看樣樣的事情如何。有人告訴她說道在那城內七歲以上的人不是殺了，就是被火燒了，她並且聲明情願死了而不願看見這許多無辜的人被焚殺。這還不足，另外還有一樣更危險的事情使得她受到極大的痛苦。同時她也知道英國人正在接洽收買她。她的朋友一再的設法阻止，當然要把這件事告訴她。最後她知道收買的手續已經完全了，確實要交給外國人，她的仇人了。布

根地黨雖然反對她，但是同國之人。這時她已經成了癡狂。不過在她的這一方面看來，她並沒有想到自殺——唯一的思想就是要逃脫。交在英國人的手裏是她所最恐怖的。那神祕的聲音不能制止她。聖加撒林已經明明的說過，非等交給英王以後，她不能脫了困難。她不要見英王。那神祕的聲音和她的心願也不符合了。他們互相的辯論終日，貞德自己說，神祕的聲音最後已經決定了，不應許他。最後她只得犧牲了，跑到塔頂上跳了下來。

白爾維堡上的一跳造成了不可解釋的奇蹟。那堡有六丈至七丈高。控告書上說她是從堡頂上逃下來的，並不是從窗門中跳出的，窗門上有鐵柵是不容易打破的，設想起來，一定是獄卒讓她到屋頂上呼吸新鮮的空氣，無論何種囚犯，決不從屋頂上跳下逃走。這足見貞德的無上勇敢和不顧生死的犧牲。等到他們發現貞德忽然不見了，貞德躺在地上失了知覺，他們的驚惶無措可想而知了。不過詳細的情形如何，沒有材料可供參考。先以為她是死了，後來纔知道她活轉了來，不過在兩三天以內，一點也不能動。她雖然跳了下來，因為失了知覺一點也不知道，等到布根地黨對她說的時候，她纔知道。她聽見了簡直莫名其妙。這不過是瘋狂中的一種舉動。不惟沒有傷了頭，折了頸，就是腳骨也沒有受傷，聖加撒林又對她說要求上帝的赦免，又對她說孔佩那的居民在十一月十一日聖馬丁節之前就要恢復了，於是她纔吃嗎。

那末，我們對於這種故事作何解釋呢？這自然是事實，而且貞德也沒有否認這種事件，這就造成了控

告的一個條款說她自殺，違反教會。她既然從白爾維的塔上跳了下來，自然想死。她實在不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她既然是一心想逃脫，就要逃脫連那神祕的聲音也不聽從。無論從那一點上看來，這是奇特的事。從這點看來，甚而至於她所選擇的聖人，有時她也不聽他們的說話，由此可見，她所說的『那神祕的聲音要她說，她不得不說』有可辯駁的餘地。這樣看來，她的神祕的聲音不過是她的內心的主觀的表示。這可以證明，有時她的聖者也和她反對。我們對此沒有別的解释。我們只能說這是心理上通常問題的複雜表現或者簡單作用；簡而言之，是照我們個人的性質和心理狀況而表現的。從心理狀況來說，這就是貞德感力所在的客觀的性質的實證。懷疑者的心理情況，叫他來思考這種心理問題，自然不能決定。在我這一方面，既不抱懷疑，又不抱相信的態度，不過用保持心理平衡的法子，說貞德所受的影響屬於客觀的多，屬於主觀的少。例如，那很重要的神祕的聲音雖然在此時完全的反對，她的心願，但是仍能感動她，叫她說預言，所以對她說在聖馬丁節之前孔佩那就要恢復了——果然，不久成功了。照這種情形看來，沒有人能設預先的測到，雖則貞德在被困的時期中，然而她仍能知道這種事情。誠然，在這一件事上，是她後來說出來的，這種情形不免要引起虛構的懷疑；然而這是貞德自己說出來的，我們就不能不拿着她所說的是真實的話。如果她說聖加撒林對她說，孔佩那在某日之前就要恢復，當然沒有問題地聖加撒林已經告訴過她。她的聖者，雖則禁止她不要輕生跳下堡來，然而仍然告訴她這件事要發生的。這是不可解的而又互相矛盾的。

甚而至於我們解釋了心理的這一方面，而身體的這一方面還不能解決。關於她跳下來的事有幾種理論，其中有一種理論說她用被包着跳下來的，但無論如何，她應該受傷的。有的歷史家說她的背部受了很重的傷，但不能證實，就是她自己 and 法官對答的時候也沒有說是用繩子或被褥。近來有一個醫生發表一種理論說她在十九歲的時候骨頭還沒有絕對堅硬，她的軟骨還沒有變硬。如果她掉在軟地上，自然不會受傷。我覺得這種的說法絕對不可相信。不妨叫他試一試，站在白爾維的塔頂上跳下來，看看會不會受傷。再者，我曾經問過一個外科醫生，是不是十九歲的時候，骨頭還沒有硬，軟骨在那時雖則還沒有完全的長好，但是在那時候，骨頭的硬度和成人並沒有分別。

克西拉 (M. Quicherat) 是貞德傳記材料的最大的學者，當然他的說法，我們不能放棄。克西拉說有一種醫學上疾病的大發現，就是從極高的地方跳下來也不至於受傷。克西拉所指的是什麼病，我和我的醫生顧問都不能解決這種問題。我請教了一位專家，他寫了一封信給我，下面就是摘下來的一段：

『關於你所問的通常的骨頭是不是容易破碎的，我可以說骨頭絕對沒有什麼彈性，在某種的病態之下，骨頭是軟的，例如多次的分娩以後，或者缺乏了某種食品的要素，骨頭的形態上大受改變。但是我不相信處女貞德有這種情形。

『我有時也看過在相當高度墜下來的人沒有受什麼巨大的危害。在格愛的診病室時，我看見一

個脚夫從鄰近的貨房高處四層樓上掉了下來，摔在水泥地上，除了皮膚破裂流血及受了極大的驚嚇之外，沒有受了什麼重傷。我也看見一個嬰孩從三層樓的窗門上掉了下來，一點也沒有受傷。這些病人都用X光照過，是實在的情形。

「我也看見過許多的人，雖然他們的骨頭受了傷，但是他們記不得有沒有從高的地方掉過下來，或受了什麼傷，然而在X光下面照來，這種的傷痕一點不錯。或者說骨頭破折的時候所用的力量很小，或者這種破折不妨礙身體，所以不曾注意受傷。

「假設貞德的故事是實在的，或者她受了一點傷，或者那傷也無大礙。如果那時她完全為宗教的感情所吸收，在想像中，她可以忘記了一切的痛苦。」

所以我們現在有兩種解釋，不是貞德幸而沒有受了重傷，就是她的宗教感情使得她不會感覺着痛苦，這就是不可解的來源。無論如何，這件事情是個奇跡。

四

在白爾維拘留的時候，別的事情發生了，最後把貞德交給教會。在起初的時候並沒有荒費時間。貞德被擄三天以後，審判牧師長就寫了一封信交給布根地公爵，請求他渡引貞德，同時寫了一封信給巴黎大

學聲明要求由教會審判這種異端的事件和其他事件等等。同時通知盧森堡及文杜姆之私生子，令其交出貞德。交出愈遲，行文愈急，但是在七月裏有一種新的團體來執行貞德的事件，但是他們絕不願放了貞德，皮爾·高充，白維的主教要和貞德及法王算帳。皮爾的早年有相當的成功。在他沒有畢業之前，他和巴黎大學已有相當之聯絡。他漸漸地走到了負責任的地步。曾經派他到羅馬去，地位一天一天的升了起來。他一向是順風的。在教會的一方面看來，他做的不錯，但不久以後，他就要決定自己屬於那一個黨派。他加入了親英的一派。自一四二〇年以來，他就了白維的主教以來，他就親英賣國，他討得了彼得福的歡心，被委為議會議員，參加亨利第六的議會。現巴黎大學這一方面看來，他有相當的地位，教皇馬丁第五也歡喜他，但在一四二九年的夏天，惡運來臨了，他的英國朋友完全被趕出了白維。他自己也失了職位。他逃亡到了魯陰去，這當然是受所稱為異教之徒貞德直接之所賜。而皮爾這一個人，倒不是容易原諒人的。

既然有了這一個冷眼又要報仇的教長，又加以彼得福的壓迫，兩種事情不謀而合了。他覺得和英王亨利第六勾通有莫大的榮幸，所以他要求，既然這個女子是在他的教區俘擄的自然他應該執行審判。而在彼得福的心腹盧森堡的這一方面，把這一種猶豫不決的事情給它早日結束，又何樂而不為。他有英王做他的後盾，他的衣袋裏又充滿了英國的錢。布根和黨沒有別的計劃，只有一口答應了。高充既不存赦心，而對於這件事又非常的努力。他忽而到了孔佩那，忽而到了白爾維，忽而到了魯陰，忽而到了弗蘭地，結果

他得了七百六十五個土爾的錢。

所以遲遲地將貞德交出來的原因大約是因為不容易籌集了這宗款項。最後在諾曼登那個地方，加了一分的稅，纔徵得了八萬鎊。用了一萬土爾錢去買貞德。一直到了一四三〇年的十一月纔把她交了出來。何時叫她出了白爾維的獄沒有記載。只知道一四三〇年十一月把她帶到了阿拉 (Artras) 去，在那裏她曾經看見一張她自己的全身武裝的像跪在查理的前面，這對於她增了無限的感慨。那盔甲到那裏去了呢？她在聖丹納的時候已經灰心的把它放棄了。但有一種事件，值得注意的，雖則關於她的衣服的形象極其仔細，但是在她失敗了以後，不再說她穿的是什麼了。她既然在聖丹納放棄了原來的武裝，後來打仗的時候一定又穿上別的盔甲。她在獄中穿的是什麼衣服呢？她既不穿盔甲，又不穿紅衣，樣子像個什麼呢？他們是否把那在奧林所穿的披衣留給了她。或者以為這件衣服留給她是一種危險的表示。我們所知道的只有她穿了男孩子的衣服，她在獄中已經六個月了，而所穿的只有這一件衣服。她到了阿拉的時候，一定襤褸不堪了。我想她一定沒有換過衣服。就是看守她的獄卒再好，也決不會送一套新的男裝給她。我們已經知道，她一再的反對要穿別的衣服。阿拉地方有幾個不具名的女子和琴尼·普塞 (Jean de Pressy) 等來請求她換穿女子的衣服。她的個人問題愈使得我們莫名其妙了。她怎樣的剪髮呢？當然她的手裏不准有刀，就是那白爾維的女友雖然與她表示同情，勸她改穿女裝，但也未曾借了剪刀給她。這樣看來她到

阿拉的時候，雖是破爛困苦不堪，但面色仍有青年的氣概。

五

離了阿拉以後，漸漸地把她送到了魯陰。首先到了聖理格的助幾堡，後來又到了蘇馬（Somme）海口以南的克拉多（Cratoy）堡。自然她以前沒有看過海，要知道她第一次看見海時情緒是很有興趣的。她看見海的時候是在十一月裏，那地正在英吉利海峽之口。如果沒有看見海的人一旦看見了，一定要覺得它的偉大，不過現在的人至少也看見過照片或者影戲，關於海的二重知識，但是貞德她向來沒有看見過照片，也沒有看見過電影，她對於海一點沒有想到是什麼樣子，也沒有聽過旅客的述說，一旦看見了，驚奇了再驚奇，凝視了再凝視。特別是現在她是被囚了，遠遠地看見大海上船隻的來往，那就是一種自由的表示，逃亡的象徵。再者，遠遠的是那英國小島，那裏雖小但是堅強，法蘭西的仇人都是從那裏來的，錫理斯伯，戴培德，彼得福等等。甚而至於她所敬重的奧林公爵也被他們囚了去，囚在倫敦塔裏。一樣一樣的事情，潮一般的湧了上來，貞德初次看見了英吉利的海峽，在她的心靈上有了這一種的感觸。

還有一件事足以增她的愁悵的，就是她的好友亞拉松在維爾尼（Veneuil）大戰打敗的時候曾經在這裏做過囚人，而且決定了五年的徒刑。既然知道了這一件事，所以她在來的時候就不能不想到亞

拉松。她來的時候也有那同樣的可怖的情形。更可怖的亞拉松知道他可以贖了出來；而貞德呢，她知道沒有人來贖她；就是有了人化了大錢來贖，教會裏的人和英人一定不肯放鬆的。她一定羨慕青年亞拉松的快樂，她仍然日日希望那不可能的自由的來臨。

再者，事實告訴她，他們並沒有拿她當作平常的囚犯，今日推到這裏，明日推到那裏，在助幾教士和本地教會的主持帶領着理克的公民出來看這一個無辜而受人迫害的女子，他們完全受了感動。在克拉多她接待了亞伯維拉（Abbeville）來的女子們，他們是從蘇木乘船來的，來看這一位奇異的女子。貞德很感激他們，請他們禱告，和他們接脛，他們走的時候相對流淚。她看見了他們這樣的坦白，這樣的誠實，這樣的天真，她深深的得了印象，因為她的本省羅倫省還沒有這種舉動。他們所看見的不過是一個襤褸的，女扮男裝的，無足輕重的俘虜，這一班亞伯維拉的幸福女子，他們之所以來也無非是要滿足他們的好奇心，及至他們來了，看見了，與貞德接觸過了，他們大受感動，臨走的時候流淚痛哭，人格的感動可想而知。他們乘了自己的船走了，眼淚仍然濕了眼睛，貞德留在後面，她知道她不久就要和那魯陰萬惡的官僚相見了。

貞德居住在克拉多的時候，不幸中也有一件幸的事情，在受囚的同人中，她認識了尼古拉·昆維拉（Nicolas de Quenville）是愛彌因大教堂的總管，他在獄中舉行彌撒禮，貞德也可以去參加，她也對他

舉行認罪禮。但是不久以後，派兵乘船把她護送到了對岸聖維理瑞（Saint Valery）。在聖維理瑞沒有停留，就直接到了愛由（Eu）去，據傳說是住在愛由堡裏。此後她到什麼地方就沒有記錄了。大約離開了愛由之後，就到了地亞皮（Dieppe），從地亞皮到了最後的地點魯陰，這大約是一四三〇年的十二月的事。

六

好待她的日子已經過去了。她已經被囚了七個月，向來也沒有囚了這樣長的時間。她的精神上 and 身體上所受的痛苦真是難以形容。在精神一方面，她已反對種種教會的安心方法。在身體這一方面，她已經放在教會的監裏了，在先有婦女來監視她，後來就上了鎖放在普通的監裏了。這種監牢是在地下，陰濕非常。有人看她上了腳鐐，不過有人說沒有看見；有人說，或者照向來的經驗推測，她是上了腳鐐；有人說她的脚上了木狗，繫在梁上；又有人說，夜裏再加上一條鏈子。他們有沒有給她床睡呢？關於這件事意見也不一致。琴尼·地封是個醫生，在她患病的時候，來看顧她，說她有一張床；不過馬區說她沒有床。或者說在她生病的時候纔給她一張床。因為他們想要給了她東西，恐怕她會藉此報復。可見對於她的待遇非常殘暴。向來沒有人受過這樣的苦。晝夜不離的有五個英國兵輪流的看守她。這種兵是屬於英國軍隊裏最下等的

兵夫，自然她們一天到晚的虐待她，嘲笑她。馬區說她曾經對他說過白維主教和華爾維克子爵有幾次要來強姦她；她又說道華爾維克逼得更利害，要是沒有人聽了呼救聲，前來探視，他就要達到目的了。沒有得着特別的允許，不准人去看她，親近她，那獄室有三把鑰匙，一把是在文齊斯特大主教的手裏，英國人恐怕她逃走。又有人說另外替她打了一隻鐵籠，雖則沒有把她放在裏面，但是她那歡笑的敵人自然要對她說明來恐嚇她。這種事情是有的，當然無疑的了。湯姆士·馬利和琴尼·馬蘇聽過這件事；馬區在愛田因·加斯底那裏得來的消息，而加斯底就是做鐵籠的人。他說加斯底說道貞德到了魯陰就放在鐵籠裏面，一直到了受審纔放出來。湯姆斯·馬利聽那鐵匠說是他造的，他說囚犯只能站在裏面，而不能坐下，並且確實的說道，貞德是關在裏面的。最有興趣的證人是皮爾·古斯克爾，他原是魯陰平常的工人，他在獄裏會和貞德有了兩次的談話機會，因為他是琴尼孫家裏的工人，而琴尼孫就是督造監獄的官長。他和貞德可以自由談話，但是祕密的很，他已經預先的告訴她關於她的生死，他也得着了貞德的回答，在那時他可以

在空閒的時候，就去看監，據他說來，鐵鏈是繫在梁上的。他從來沒有看見她在鐵籠裏——這是很價值的一種見證——但是他說親眼在他的家裏看見了他們秤那個鐵籠。他是親眼看見的，而別人都是得諸於道聽途說。爲什麼鐵籠是放在古斯克爾的家中秤，他沒有說明。或者和那監獄的督造官不無關係。

貞德雖在獄中怨訴，然而她不怨訴寂寞之苦。有了寂寞她就可以與聖者繼續不斷的交往，這對於她

是最好的了。她忍受了許多的痛苦，有惡人的調笑，有英兵的虐待，有好奇人的觀賞，有敵人的威嚇，夜裏有人來要強姦。她身已被囚，無友可告，她只得靠着自己的勇敢和智慧。她知道命運已經包圍了她，好像那獄中高大的四壁一樣。這是因爲她太誠實了，所以受了這樣的虐待，她一再的說道要逃脫。如果他真的脫逃了，她說沒有人可以限制她。她說她所以不能脫逃的緣故就是因爲有腳鐐的限制，這似乎也太滑稽了。獄卒對她說因爲上次她想脫逃，所以加上腳鐐，但是她說她實在想脫逃，並且說想脫逃當然是被囚的人的唯一權利。這樣看來，獄卒格外的注意她了。

她在獄中的時候有許多人來看她。皮爾·都蘭和皮爾·馬尼同時來看她，並且說道，她如果不被擄決不致於這個樣子。這對於一個被重大的木狗鎖了的人有什麼幫助呢？都蘭有時來看見她，問她關於她被擄的日期是否預先知道。關於這件問題，她仔仔細細地回答了，而且帶點幽默的意味。這比那貴族階級的人要來一看這巫女的究竟還要利害，有許多人明明的知道這件事還要問她，這不過是向她取笑而已。有時候他們是白晝的時候恭然來的，有時是夜裏化裝來的。亞夢特·馬塞在白爾維的時候，已經限制了貞德的自由，現在他又來了，說要把貞德送進天國去。在白爾維他看見貞德的時候四面有她的女友，而現在看見她的時候，四圍全是軍人。她的敵人全在她的旁邊，有盧森堡和他的兄弟推路恩主教，華爾維克子爵和斯達夫子爵。不知道盧森堡來看她的真意何在。是不是再來看貞德，比較她在他的家中的景況如

何表面上他說他來贖她的，只要她答應永不參加軍隊戰爭。貞德馬上就看出來了他這種詭計，第一他沒有這種志願，第二他沒有這種力量，使得他笑了。盧森堡說貞德已經一再的向她說過，她知道英國人要把她置之死地，但是相信在她死了以後就要恢復法國。就是他們現在再有十萬狗頭兵也不得佔據了法國。這種的言語出自一個被擄人的口中，激動了斯達夫，使得他立即拔出刀來要了結她的性命，不過華爾維克出來阻止了他。華爾維克的心中並不是要用溫柔的言語救了她的性命，他還有別的作用，要強姦她。

七

另外還有許多人來看她，她的貞潔問題又重新的提了起來，不是彼得福的太太親自來，就是她派了別的女人來考究這種問題。包斯圭姆說彼得福他自己也親眼的看見他們檢查時的情況，他藏在一個隱秘之處。這是不是實在的——我很猶疑——可憐的貞德不再保守秘密了。魯陰的街頭巷尾已經不斷的談論。這原是個小鎮市，忽然來了許多貴人，達官顯宦，還有法國的神學博士，主教之流，隨從的人很多，前呼後擁，這個小鎮的人民對於這許多人士來來往往看得多了。這位女巫是鎖在奧格斯丁的堡裏的，當然是談論問題的中心了。他們談說英人對她的獸行，法官的偏袒，他們談論她的衣服，她的德行的問題。連她的

私生活也都是談論的題目了。關於她的貞潔問題，他們說雖然沒有和男子接近過，但是因為長期乘馬的關係，臀下有頗多的傷處。他們忽而說是貞潔的，忽而說不是的，顛倒黑白。貞尼丁·西門本來是一個裁縫，彼得福太太叫他替貞德量衣服樣子告訴別人說，他量的時候，摸一下貞德的乳頭，貞德怒不可遏，打了他一個耳光。貞尼丁的說話含糊，他有機會在獄中看見了那女英雄自然要誇大了一點。就是打了一下耳光，然而得了一種新聞的價值，何況這耳光又是女英雄打的。

我們對於貞德所受的痛苦不能說是誇大。第一點，她恐怕不知道外人所有的議論。第二點，就是到了她的耳朵裏，不過她是個鄉下姑娘，及倒以為這是恭維——鄉下人看見了大出喪反倒得了一種慰藉。第三點，用我們的觀點來判斷她的感覺也似乎是輕率。第四點，雖則世人千般百計的侮辱，然而她覺得在她的精神上無絲毫的關係。

所以我以為不要在她的身體所受的痛苦上多加思索。貞德生來就是個堅強頑固的人，她在杜來米的家中比較魯陰的獄室並沒有多大的分別。很少的人，在今日能忍受住在她的家裏那樣的房子。所以在這一件事上並沒有多少的感情作用。

要說明教會對於她的壓迫，和千方百計在公私兩方的威脅也是困難的。我們現在就要說教會公開的迫害她的這一方面，上面所說的不過是在奧格斯丁獄中的情形。我們知道琴尼·馬速負責的把她從

這個獄中移轉到那個獄中，他曾經受了白維主教的走狗愛斯特維嚴厲的責備，因為在路上的時候讓她
在禮拜堂裏禱告，並且宣告以後不准有這種的辦法。愛斯特維說不然就要把他也鎖在這樣的牢獄中，叫
她一個月不見太陽月亮。再則這種故事也是實在的，並且愛斯特維和貞德所狠惡的尼古拉·洛思鄰在
夜裏曾經裝死，擡進了獄中，給貞德看，說他們已經死了。洛思鄰是最可惡的了。各種的文字都不能以形容
他的惡。他比一堆白菜裏養老鼠的味道還不如。他假裝貞德的同鄉人，打扮得像個教士，對她說本省最近
的消息，後來貞德請他當她認罪的人，這樣的欺騙還不敷，他又在隔壁的房間裏，介紹了兩個偷聽的惡人，
好叫在貞德認罪的時候，說出來的話，叫他們偷聽。這種卑劣的行爲，斯達夫聽見了，立即拔出刀來，要殺他
們。然而這故事是馬區記下來的。馬區是不是說實話呢？我們希望這不是實在的事。但我們也不能否認這
件事。洛思鄰又裝扮一個皮鞋匠，見了貞德以後，說他也是獄囚，叫她不要再信教會裏的人，說道：『如果你
要信仰他們，他們就破壞你。』這是保斯吉姆證明的，並且這件事是出於白維主教的計謀，不然洛思鄰當
然不敢去做這一種嘗試，而同時英國的守兵也奉了命令，讓他進來。愛斯特維也假裝着囚人，得了貞德的
信仰。在貞德被審的惡毒事件中，這可以說是最惡毒的一種。再有一點拿着這種假裝認罪人時所得的說
話，作爲一種控告的口實，又說是合法的，這可說是無恥之尤者了。

第十五章 審問之前

在這一時期裏，貞德所遇見的都是新的人物。在這幾個月中，貞德的朋友都不在了，她的勇敢的亞拉松，有禮貌的彼士德，火一樣的拉黑，忠勇的達倫，有智謀的瑞木，大主教 格諾都不在她的身旁。在回憶的一方面看來，她曾經有了三次光榮的勝利，那時他們都在她的身旁，而今她是在虎口之中了，這些朋友一個也看不見。前次英國的軍隊這裏調動，那裏移防，不過只有一部分曉得敵人的踪跡，或者小接觸，他們的聲音也只聽了一點，面孔尚且看不清，而今現在她和那曾經和她對壘過的華爾維克，斯達夫等面對面了。連他們的王也來了。只有貞德是個異鄉的人，她的人馬，她的人民都離棄了她。

這一羣人真是不可測奪的。華爾維克和斯達夫曾經和她對壘打過仗，自然要把她置諸死地，而另外一羣的教士，書記，律師，神學博士等等受了白維主教的愚弄，也要來審問她，他雖然不自己出席，但是他那幕後主動的人物。參加法庭審問的人很多，坐在法庭上一排一排的等着事件的結果。高充他自己是個

冷眼的無情的人，原要發脾氣的，但是看見了那背後主動人的一眼，就不敢動了。他的同僚法官琴尼·李麥斯德 (Jean Lemastre)，他是法蘭西檢查官的魯陰區多米尼根派的牧師，雖不情願，而且恨惡這個案件，但是他被強迫了，只得這樣去做。另外有三個書記官，這三人就是惡劣的包斯吉姆 (Boisguillaume)，達圭爾 (Taquel)，馬區 (Monchon)，他們受了白維主教的豢養已非一日，自然要唯他的命是從。馬區說來另外有三個陪審官，他們對於貞德特別的毒狠。賈格·土倫 (Jacques de Touraine) 後來死於大癡瘋，琴尼·白皮爾 (Jean Beaupère) 和強盜相遇失掉了他的右臂。琴尼·馬速 (Jean Massieu) 不久做了囚犯，後來存心稍好，做了教士，也自陷於羅網。愛斯特維 (Estivet)，他原是親英的人，策動了這次的審問，盡量地侮辱貞德。亞伯·費康普 (Abbes de Fécamp) 恨貞德到了極點，在他看來，寧願犧牲公正，而愛英人。湯姆士·高爾流 (Thomas de Courcelles) 是一個少年聰明的人，他的智力很好，不過品格惡劣，教皇派阿斯第二都說他好。可是後來，他除了一天到晚眼睛下視以外，還不要別人注意他，好像受了無限的自疚。愛拉德 (Guillaume Erard) 凶暴而有才，他曾經受了三十一土爾的錢。英王的諾曼財務大臣一天支付他二十蘇爾的錢，叫他去控告貞德。他的口才特別好，口若懸河，在貞德一生的遭遇上，這次可說最富有戲劇的色彩。這是一個命運交錯的時期。在審判的人中，有有才智的人，有有好心腸的人，有人反對這種審問的程續，有人贊成人道主義，維持公平。但是他們都不敢把這種的意見表示出來。白維

主教的怒氣是不可挫的，自然他強迫他們叫他們不能做聲。琴尼·方丁 (Jean de la Fontaine) 曾經給貞德一些暗示，叫她在這次審問的時候，可以勝訴，不過他被強迫離了魯陰。安助·馬爾格理 (André Marguerie) 因為要問一個問題，馬上被人喝止。尼古拉·何北維 (Nicolas de Houpeville) 因為站在高充的背後評論，被押入獄。琴尼·查特龍被人禁止發言，故只能坐在那裏傍聽。以撒包爾特·皮爾 (Isambart de la Pierre) 想指示貞德，說他是受了魔鬼的吩咐，不許講話。琴尼·拉飛爾 (Jean Le-fevre) 雖然也是個主教，因為在某一個問題，貞德所不能回答的大問題上說了兩句話而被斥責。在這個法庭上有了高充，就不能有說話的自由。輕輕的不平之鳴都在禁止之例。這可以見得誰是法庭的主人了，大家都知道的。

在這個幕後的主教後面就是英國人的勢力。魯陰在各方面看來，就是英國的城市，而英人也決沒有意要放走了貞德。他們可以讓巴黎大學所委派的教會來審問一番，這不過是一種形勢，只要貞德死了就可以，不問控告她的是那一款。早經定規，如果教會不宣佈她違反教會的罪名，英國人就要說她違反英王，沒有這種罪名，就有那種罪名。西納河上的焚尸木頭已經豎了起來了；他們十二分的願意，她因犯了宗教上拜偶像奉異端的罪而被焚，只要他們一聽見教會法庭有猶疑的式樣，有弱點的顯示，他們就馬上加以威嚇。斯達夫的劍已經預備出鞘了。要想在法庭上有公正的處理是不可能的。高充知道英國人的心理，和

他的心理並沒有兩樣。

貞德並不希望有什麼機會，她所站的地方就沒有機會。問她受審的時候是不是公正，這就是它的回答。她受審的時候，是很莊嚴的，有博學的學者，有神聖的羅馬教會，有偵察庭，有巴黎大學，然而在實際上，這種審判不過是個悲劇的笑料。我想最奇怪的，他們不應該費了這許多的事來審問貞德，這裏有一個紅衣大主教，六個主教，三十二個神學博士，十六個神學士，七個醫學博士，一百零三個隨員。其實只要布根地黨人縫了一個袋子，把貞德裝在裏面，沉在河裏，就算完事了。就是對於她所有的成功的一種貢獻，對於她所發生的感力的一種敬畏，這是她對於公衆心理所發生的一種境態，他們對於普通的無產階級既得權力之後，向來也沒有用這種麻煩的手段去對付。他們至少看她有嚴格對付的必要；他們至少看她是一種特別利害的仇人，要正式莊嚴的去對付，不是像隨隨便便的對付一個冒險家，只用祕密的置諸死地的方法就算了事。她已經在法蘭西做了顯赫一時的事件。她所做的顯赫的事件，歐洲的王公，教長都以爲這是要緊的事件，互通函件的探討這件事。她自己實在做到一種非常的境地，雖然是囚人，但是達到最高的地位的囚人，雖然沒有一點後盾，然而這一般人拿她站在特別重要的地位。她沒有人來幫助她。查理第七，按理說來，是保護她的人，而今躲避的無影無蹤。在審判的時候，她沒有辯護士；沒有替她作證的人；這一羣人中沒有一個法官於她有便利的；沒有一個人敢出聲來幫助她；各人都被高充一黨和英國人所威嚇住了，控

告她的時候沒有控訴狀，直到末後纔宣佈出來；法官胡亂的不按次序的審問她，故意要攪亂她的心目，顛倒黑白的問話，叫她難以明瞭，她獨自的一個人站在那裏，既未嘗聽見所宣讀的判言，又不能制止判言上所有的錯誤，等到他們寫好了口供之後，只強迫她簽字，她所遇見的這一羣是博學之士，受過訓練的人，無法無天的人，不肯示弱的人。然而審判她的時候，她已筋疲力竭了——她在魯陰的獄中已經等了兩個整月，在沒有到了魯陰之前被擄已經有六個月之久。——她已經智窮力竭了，這一班人做好了圈套，她再逃也逃不出了。她回答問題的時候，對於自己的生死不能不置諸度外了，她再也避不開了，誠懇的回答。

他們問她：『你想你是在上帝的恩惠裏嗎？』

『我不是的，或者上帝將我放在恩惠裏；如果是的，他一定保守我在恩惠裏。』

二一

既已看見了囚人的觀點，既已知道了所以要舉行審判的原因，原是預先製就的，現在要問法官的觀點如何了。第一要記得，並且要體驗着，這次的審判不是出於政治的審判，而是出於宗教的審判。雖則英國人在那法庭上有着一種報復的心理，像野貓一樣睜大了眼睛，看高充的態度，它那眼睛是隨晨光照徹的進展而變化的，但是他們在審問的專責上，並不負任何的控告犯人的責任。她之所以被審，不是因為她賣

國，背叛英王，也不是因爲背叛法王，不過因爲她是異端，謗瀆，拜偶像，那中世紀時代的心理除了以異端和巫女爲最惡之外，沒有別的東西。犯了異端和巫女的罪的人沒有別的辦法，只有燒死。她的回答十分滿意，她的反悔十分完全，使得審判她的人不能立時交去執刑。無疑的他們願意她反悔，他們就可以判定她一點較小的罪，例如終身的監禁，或有期的徒刑，因爲在教會的本身一方面，不願意流血，既然得不着反悔，自然他們就要執行。他們已經決定了在必要的時候就這樣的做，不過在他們的這一種決定的時候也有一種真實的恐懼。要是真的這樣，高充對付貞德在個人的一方面就有相當的寬恕了。在事實上，他一再的試驗要貞德服從他所信仰的一種教會，天主教，叫她必須承認。他應該老早的判定她的罪。他深知覺得如果非要遲緩，英國人一定要加以反對，而他自己當然首先的實尸其咎。英國人在魯陰的勢力很雄厚。他常和英國的主要人物如華爾維克的這一般人接近，還有那不可遏制的斯達夫，文其斯德紅衣主教等等——這些人天天來問她審判的程續如何。各人的見解，誠然各有不同。在這種審判之中也佔了一個月的時間。（四月十八日至五月二十四日）在這時期以內給了貞德不少的機會。有好幾次，高充一再的用溫和的言語勸她，而她反倒報以不中聽的話，幾會使得高充發脾氣。我也相信高充的好的一方面的心理，要在正當的一方面着想，屢次冒險一再的勸她，在沒有焚死以前的一個階段給了她不少的機會。我也相信高充真遇着了一種問題，他的世界的事務和他的宗教信仰相戰爭。同時其他的法官也有同樣的感觸。我也相

信大多數的教會之子，包括高充他自己相信貞德因為是女性，已經侮辱了他們的母親。他們雖然是學者博士，但在十五世紀的時候，那一種迷信的恐怖真非筆墨所可形容，他們對於青年女性的同情當然不予以考慮的機會。那一個粗暴的時代裏，人類的德行毫無輕重之可言，他們只知道幽暗世界之足慮，而不以世事為重。我們要曉得貞德是被人拿作聖人看待的，她不是聖人就是魔鬼。這其中毫無折衷之餘地。他們一致通過說她是魔鬼了。驅逐魔鬼所以是他們的無上的職責了。白維主教和他的羣衆在審判貞德時所受的迷惑最重的，不是在於他們以為巫女和妖魔必須趕出世界，而在於如果不能使得貞德改惡從善非得毀滅不可。

再有一件事要記得的——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審問貞德拿她當作妖魔看待，實在同時是向重用貞德的法王查理作一種重大的攻擊。

三

有一種說法就是說貞德之被審不能承認是受了教會的審判，只不過受了一部分反對她的人之審問。就是毫無偏見的中間人也不能說這一種說法不對。已經說過這次的公審是宗教性的不是政治性的，他們所要審問的是違反教會的條款，不是違反國家的條款，然而事實上，這些人是英國人的爪牙。固然白

維主教聲明貞德的俘擄是在他的教區，應由他執行審判，但這法庭既然代表教會就應該包括中立性的教牧師，好在法律上求其公道，如果這樣的辦，或者不無對於貞德有利之處。還有一點，貞德屢次聲請上訴教皇——這種的呼求恐怕無濟於事，因為羅馬太遠了——再者她還請求，熱烈的希望上訴於巴斯爾會議（Council of Basle）。請求上訴於教皇是有根據的，在審判書上已經寫明了；所說請求上訴於巴斯爾會議，是由馬區記了下來，在她死後的十九年，以撒巴德·皮爾曾經做了一種證明。事後的證明當然也要加了一些鹽，其他的枝葉，然而這種事實是千確萬真的，實在當然不可否認。要注意的是皮爾和貞德控告高允，她自己說他吩咐法庭書記塗抹了寫成的記錄——這就是一種法官造罪的重要事實，口供不是刪改了就是塗抹了。

以撒巴德（Frère Isambard）神父自己可以證明他勇敢地出來不顧強暴來幫助貞德，假定他的話是可信靠的，關於他的有下面的一段記錄。

『以撒巴德·皮爾神父矢志證明，在審判貞德的時候，他曾經到了好幾次，有一回勸貞德要服從教會。貞德回答道：她願意服從天父的上帝，但不願服從敵人的審判。以撒巴德就勸她上訴巴斯爾的總會議，貞德就問什麼是巴斯爾的總會。他說巴斯爾總會就是基督教的聯合大會，在這會裏他們一黨的人和貞德一黨的人都有。她聽見了這話就大聲的喊道：『既然有了我們一黨的人，我決定願意上訴於巴斯爾會』

議。白維主教立時大怒，喝道：「肅靜！」並且他吩咐了書記不許將巴斯爾會議的事登入記錄。因為這一件事和其他的事件等等，英國黨人這一方面恐嚇以撒巴德無所不至，如果他再要說話，就把他摔在西納河裏。」

這就是關於以撒巴德的一種記錄，他又說貞德曾經對了那主教說道：「你們把反對我的事就寫上了，而把對於我有利的事件都不記錄。」

四

除了這兩種申訴以外，這當然也是她的分內之事。貞德對於他們可以說完全服從。要她怎樣的說，她就怎樣的說了出來，省了不少的麻煩。向來沒有囚人有這樣的慷慨，承認反對她的條款。這並不是愚拙，乃是要乘機表明了他們的陰毒，她對答的時候，好像一位幹練的律師——好像過去的日子一樣，她曾經對付她的將官不承認已成的軍事韜略。但是這一般人，老奸巨滑，並非簡明直快的言語所能致勝。她因為要裝得不懼怕他們，不惟不在他們的面前表示戰慄，而又表示無禮的態度，這當然是失禮之處。她在他們莊嚴肅敬的態度之下，縱談笑謔，這自然使得他們生氣。例如八天之前他對包斯吉姆說了一句話，而包斯吉姆記不清楚說錯了，但是貞德的記憶精確，不過包斯吉姆是寫了下來，後來一看纔知道說錯了，貞德就

對他說，如果他下次再錯了，就要撕他的耳朵。這不過是個鄉下人的笑談，但是巴黎大學的人不以爲這是一種笑話；要知道出席的人有這許多的教士，而對付的只有這樣年青的一個女孩子。除了要在大庭廣衆之中要撕法官書記的耳朵之外，這就表示了她的無禮的態度。他們叫她立誓她不肯，他們要她回答的問題，她不肯，並且她也曾警告了高充，叫他仔細一點。『你說你是我的法官，我不問你是不是；你不要錯審了我，要這樣的做，就你自己放在極大的危險之中。我現在警告你，上帝是要罰你的，這樣就盡了我的職。』

這自然不是白維主教所喜歡聽的。他自然不准許鄉下的人或者囚犯來對他說，上帝是不是來罰他。他恐怕向來沒有遇見過這樣的一個階下之囚，自然他對於貞德不能再加容忍了。他對着他的屬員幾乎發了脾氣，在記錄上只有一次，他發了脾氣，然而貞德也沒有因爲這種緣故，而表示退讓。她初次在法庭上對答的態度曾經惹起了一度的緊張的情緒，不過過了一小時之後，又恢復原來狀況了。

五

初期的偵察化了六個星期的時光。（一四三一年一月九日至二月二十日）一共審了十次。到了二月二十一日的上午八點鐘，馬速帶了貞德出庭了。馬速已經預先的對過她說，要她出庭，她回答說願意出庭，不過要求法官的人數，英國人和法國人要平均，在沒有出庭之前，准許她聽彌撒。這種要求是無用的，無

論如何，當然她的仇人多。雖則和馬速誠懇懇的說明，然而他是不理的。第二個請求是不承認愛斯特維的挑唆。沒有一個朋友，沒有一個顧問，這位十九歲的年青女子被人領到魯陰教堂的會審法庭之前了。

准許她坐下受審。

在不多的時候以後，他們就發現了這一位女子既不容易對付，又不容易屈服，她還依然是奧林和巴達的長勝將軍，不過現在受困於魯陰了。要她把手放在福音書上立誓說實在的情形，但是她回答說：「或者你們要問我我不願意說的話。」

雖則開始的時候就沒有聽了他們，然而他們也不過於追究。他們問她關於她的父母的事，自離家加入軍隊的事，屢次想牽引她到了天主教信仰的問題。他們看見她說關於上帝的啓示的事除了法王以外，沒有告訴了別人，就是把她的頭割了下來，她也不肯說，他們聽見了覺得滿意。不過她說過了一個星期以後，或者她可以告訴他們，就是說等待彼此熟悉了以後，所以他們也不再窮於追詰。她跪在地上，雙手放在聖經上立誓，這與普通的立誓方法不同。但是他們准許了她，不過無論如何，總不能使得她撇開了自己的堅決主張。

這種審判可說完全是歷史公文上最驚奇最受束縛的一種事件。正文是用拉丁文寫的，另外加了法文的註解。初讀這種判案，一定使人感覺着和貞德表示同情的態度，他們用了風馬牛不相及的問題，勾引

着貞德，好叫她上了圈套，而事實上這一點也沒有涉到了本題，所以她說『請你們給我機會，讓我說得明白。』

『我是應當告訴你們那件事嗎？』他們這種的考查，簡直莫名其妙，不知它的用心所在。漸漸的明瞭了，有幾種事情是犯法的，例如一定要穿男子的衣服，不肯換女子衣服；再者還有要緊的一種，就是那神祕的聲音。直接和間接方面，這種問題和那種問題都和這神祕的聲音發生關係。她的感力的來源，和上帝及聖者的交往關係，服從或者不服從教會，自己得着舉行神蹟的能力，提高自己的地位與聖者同等，和法王的關係——沒有一樣不說是有危險的性格，而應負咎的。也就是在這一點上，她毫不動搖。她聽見了那神祕的聲音，她接受了它的指導；所做的事情都是照他們的吩咐；因為這時上帝所吩咐的，上帝叫她來救法蘭西；她不但聽見了這種聲音，而且看見那些聖者，看見了，和他們說話，摸着了他們，聞見了氣味，並且抱着他們……這也就是所要審判的原因，是一種奇異的事情。貞德的這種說法，一定可以使得羅倫省的處女完全信仰。

然而要注意的，在這一點上，貞德沉默寡言了。她雖然肯說那所聽見的聲音和她說過話，但她不願說出來所遇見聖者的個人性格。這可以說是問題第一次打到神祕的中心了，她覺得了極大的不自在和不安，要求展緩解答：『我現在所告訴你們的是我所知道的。但我懼怕對你們所說的話，有違反那神祕聲音的地方，所以不能解答了。』恐怕和她在兒童時代得着這種神祕的啓示以後，一樣的保存祕密，不作公開

的討論。再問她除了看見他們的面目以外，還看見他們的身體沒有，她說寧願殺了頭也不說。等到考試她的再要進一步的一針見血的問她實在的情形，然而在她的心目中也沒有具體的東西；自然不能不用辯論了，這可以說是神經病的病態。在想像之中，要想那金光燦爛的雲色是很容易的，但一提到頭髮的長短，穿的是什麼衣服，有多大年紀，印象便模糊了。然而她承認她曾用肉眼看見過，和用肉眼看見了法官一樣。不論如何解釋，她不喜歡討論聖者的情形是很明顯的。在這種問題的困難當中，她有幾個解脫的法子。第一個法子就是絕對不說，第二個法子就是沒有得着允許。還有一種法子就是請求展緩，等待指示。再有一個法子就是說在博提時已經回答過了，請求他們提出博提考問錄，這件公文她曾經親自看見過，不過後來不見了。當時參加博提審問的人，現在也坐在他們當中。

下列就是審問對答的話中之節略。

問 你末一次聽見那神祕的聲音是在何時？

答 昨天和今天。

問 你昨天何時聽見的呢？

答 昨天聽見三次，一次在早晨，一次在吃中飯的時候，一次在晚間，馬利亞夜間的時辰。有的時候次數還要多。

問 你昨天早晨聽見的是什麼？

答 我正睡覺的時候，那聲音把我驚醒。

問 驚醒你的時候是不是摸你的手呢？（這種問法當然要使得她說肉體的觸摸）

答 驚醒我的時候並沒有觸摸着我。

問 那聲音是在你的房間裏嗎？

答 我不知道，不過總是在堡中的。

問 你有沒有跪下謝謝他？（似乎是看守她的兵已經露了消息。或者他們看見過她祈禱的情形）

答 我曾經謝過了他，不過我是坐在床上的。我合了雙手，求得指示。那聲音對我說，回答的時候要

勇敢。（她在回答的時候，曾經屢次這樣的說過）

問 在你沒有禱告之前，那聲音沒有對你說什麼話嗎？

答 說過，不過我不懂。不過在我醒了以後，它對我說要勇敢的回答。

問 那聲音有沒有囑咐你，問你的問題不完全的回答呢？

答 這個問題我不回答，我會有過很大的啓示關於法王的，這我也不能告訴你。

問 那聲音有沒有禁止你不要說出那啓示？

答 我沒有得着命令，請你給我十五天的時日，我再回答你。

問 你有沒有看見別的東西和聲音同時出現？

答 我不能告訴你；沒有得着准許，我所立的誓約並沒有包括這一條。

問 這些聖者（聖加撒林，聖瑪格理）穿的衣服一樣嗎？

答 我不能再告訴你關於他們的事了，我沒有得着允許。如果你不信的話，到博提去。

問 他們的年齡一樣嗎？

答 我沒有得着允許，不能說了。

問 你是先看見那一個呢？

答 我不能判斷；我曾經注意過那位先出現，但是我已忘記了；如果允許的話，我一定願意告訴你。

在博提考問錄上已經載明了。

問 聖麥琪像什麼樣子呢？

答 我不能回答，沒有得到允許……我想你該有一本博提考問錄。

問 他們和你說話的時候，你怎麼知道那一位是聖加撒林，那一位是聖瑪格理的呢？

答 我已經一再的告訴你，他們就是聖加撒林和聖瑪格理，請你相信罷。

問 你看見他們的時候，他們穿的衣服一樣嗎？

答 常常看見他們一樣的。他們的頭上裝飾了很多的東西，戴上了冠冕。我的主告訴我，只准說這

個，關於他們的衣服我不知道。

問 你看見他們的樣子像個什麼呢？

答 我看見了他們的面孔。

問 他們有沒有頭髮呢？

答 爲什麼沒有頭髮。

問 他們的頭髮有沒有剪了？

答 我不知道。甚至於他們有沒有五官我都不知道。

問 如果他們沒有五官，他們怎麼能說話呢？

答 只好問上帝了。

問 聖瑪格理說英文嗎？

答 他爲什麼說英文，他又不在英國人這一邊。

問 聖麥琪向你顯現的時候，像他們一樣嗎？

答 我沒有看見冠冕，我也沒有看見他的衣服。

問 難道他赤身嗎？

答 你想上帝沒有衣服給他穿嗎？

問 他有頭髮嗎？

答 爲什麼他要剪了頭髮？

她雖然拒絕不說聖者的衣服，但是他們一再的做了圈套叫她說出他們的年齡和衣著。他們又試探她的聖者是否恨惡英人，她回答的也很巧妙。她所有的回答既神速又勇敢，樣樣照聖者的吩咐而行。

六

她堅執着上帝的啓示是實在的，冒了極大的危險，另外有兩點法官也是特別注意而一再的要加以追問。一個就是穿男子的衣服，一個就是服從教會。爲什麼這些法官，陪審員他們很注重衣服，很難以明白，及至到了末後纔知道。在先似乎也沒有異端妖魔的問題摻在裏面。自然不能講到罪，罪惡，惡跡的事情。沒有人以魔鬼的附身來攻擊她，爲什麼她堅持穿著男子的衣服，令人不能解釋，也許她要避免穿了女子的衣服，容易引得起人來強姦她。然而法官認爲這種問題極爲重要。貞德還不懂得這個謎，看見了他們堅持

着要追問，也莫名其妙，如果有人問她關於男子衣服的問題，她以為衣服是個小問題，回答的時候，就存輕視的態度。這是她的不幸，還沒有人看見了這一點。在那十五世紀的人之心理，她爲什麼選擇了男子的衣服？一定有一種重大的原因，甚而至於白爾維的好女子，彼得福的太太都來勸她，她不肯換女子的衣服，真正令人不解。貞德在這一點上早已料到實際的問題，超過了十五世紀人之所想。魯陰的法官因爲不明白這件事，一再的要追問她，他們從這一點上尋出希伯來的宗教法律。他們查到了舊約。申命記第二十二章上說：『婦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的，男子也不可穿婦女的衣服，因爲這樣行爲都是耶和華，你上帝所憎惡的。』而不知道下一節，就是現代的飛禽保護法：『你若路上遇見鳥窩，或在樹上，或者地上，裏頭有雛，或有蛋，母鳥伏在雛上，或在蛋上，你不可連母帶雛一併取去。總要放母，只可取雛，這樣你就可以享福，日子得以長久。』他們又選擇了經文的一段定了她的罪狀。聖保羅說道：『凡女人禱告或是講道若不蒙着頭就羞辱自己的頭，因爲這就如同剃了頭髮一樣。……你們的本性也不指示你們，男人若有長的頭髮，便是他的羞辱，但女人有長頭髮乃是他的榮耀，因爲這頭髮給她作蓋頭的。』雖則如此，然而貞德以爲上帝和她的天使應負責任，不願意委責於任何個人，連法王也不一點推責於他。在她的回答中顯然怒不可遏，從此也可以看出來她的意旨的所在。因爲她以爲衣服是最不重要的事。

問 你第一次看見法王的時候，他有沒有問你，是不是你的啓示叫你換了衣服？

答 我已經回答過了。無論如何，我記不得了。博提考問錄上載得明白。

問 你有沒有記得他們（代查理考驗的人）問你關於這件事嗎？

答 我記不得了。他們問我在什麼地方換了男子的衣服，我對他們說在梵古拉。

問 法王、王后和其同黨的人有沒有勸你把男子的衣服放棄了？

答 這與本案無關。

他知道要上了法王、王后和其他朋友談話的奸計。

雖然激怒了，然而她仍努力要解釋關於衣服的問題。

問 既然你要聽彌撒，你應該不應該穿女人的衣服聽呢？你願意不願意穿了女人的衣服去聽彌

撒，或者仍穿男子的衣服而不去聽？

答 如果能保證穿了女子的衣服一定可以去聽彌撒，我再回答。

貞德是很當心的！曉得他們靠不住。考試她的人照樣的答應了她。然而她的回答仍有笑罵的態度，她又把立誓的辯論問題提起來了：『如果已經向王上立過誓，不放棄男子的衣服，你們怎麼辦呢？然而，我回答你們，你們做了一件女子的衣服，不拖到地，後面也沒有拖裙，我就聽了你的話穿上去聽彌撒，聽完了以後再穿上男子的衣服。』

他們不願意叫她去聽彌撒了。現在又討論到原來穿男子衣服的問題了。

七

服從教會的問題叫我們看來是很重要的，然而在他們審判的全局看來，這比起那臀部高聳的女子衣服，拖長的裙子倒是次要的問題，雖在各種的審問語中隱含着這種意義，直到審判開始以後的第四個星期方始提出。五月十五日，高充和六個法官到獄中去看貞德，她遵守不遵守教會的決議，這就是她的責任，看看有沒有違反信仰的問題。她答道，把她所有的回答先記錄了下來，請書記讀，讀了以後她就請求那神祕的聲音來決定，看看有沒有違反信仰，然後她再具體的給以回答。她說要是上帝所注立的信仰，她一定不反對。她還沒有回答可以救了自己的回答，這是很顯然的。在事實上，「她緊握着個人的判斷，而這種判斷又與服從教會的態度相違反，」自然做成了一種重要的罪案。

蘇爾斯頓 (Thurston) 神父的總結語就把這全部的事情說得明白了。考問她那神祕的聲音，她個人方面的祕密啓示，自認爲上帝所選派的世界上的代表，這種種自然違反了教會的重要法律。世界上的教會當然不容許這樣向天上的教會直接的控訴。因爲貞德宣稱自己直接接受上天的命令，當然與白維主教和其同僚的任命不合。甚而至於她自己超過了教皇的地位，雖則她會要求過，上訴於教皇，然而她尊

敬那上帝的純聖，使徒的職分，只有上帝纔能做了最後的決定。

控訴書的第一款就說明了這種驚人可怕的神聖之權力。

另外還有一種可怕的公訴。偵察的法官和巴黎大學的人自然要在這一次執行他們所賦與的法律權力。

『通常所稱爲的女英雄貞德……應該斥爲妖魔，巫魔，假先知，惡鬼的化身，對於天主教的信仰是絕對不容的，並且在我們的信仰裏，邪惡，拜偶像，行惡事，謗瀆上帝和他的聖者，她又是罪惡的醜類，破壞和平，激動戰爭，殘殺人類，她對於女界可說是一種羞辱，她又穿了男人的衣服，甲冑從事戰爭，真是人神之所如共嫉，背叛神聖與自然的教會法律，引誘王侯，惑亂羣衆，褻瀆上帝，認自己爲可敬可愛，把她的衣服任人接膺，完全是異端的行爲，無論如何既犯異端之罪，就應該按照神聖的教會法律，科以重刑……』

在這一段以後就是七十條款的控訴狀。說明白維主教對付在本教區犯罪所應審判之權力，又說明理麥特爲信仰之審查人。他們已經將世界上的教會和天上的教會的不同給以分析，貞德對於這個問題當然是明瞭的。然而她對於那第一條款的對答反倒表示大膽的頑固與堅持。

『她完全的承認羅馬的教皇，各主教，和教會裏執政掌權的人有維護信仰的責任，凡違反信仰的，他們有懲罰之權，但是在她本身的案件一方面，她反倒只服從天上的上帝，——就是說只服從上帝，聖馬利

亞，和天國的聖者。她堅定的說明她並沒有違反信仰，而她的本心也不願意這樣的做。」

八

無怪乎高充和其餘的法官不能瞭解貞德對於教會信仰的態度，因為他們所有的見地不同。他們不能明瞭那年輕女子的見地，因為他們的程度太高了。貞德所看見的是森林，而他們所看見的是樹木。他們只看見了世界的教會，而不知那天上的教會原是地上教會的推動力，這一點他們完全看不見了。他們雖然在崇拜的極點上推崇天上的教會，不過對於現事的事件上他們一點也不能應用。貞德不會，不能，不肯體驗的就是實際的政治作用。在她看來，這全部的事件是自然而然的，而且極為簡單，服從教會的人自然要服從教會的規章，一年到頭逐日的這樣的做法，但是在靈性的深處，最後的力量還在上帝，因為他比較住在羅馬的教皇當然知道的多了。所以她說她直接從上帝那裏得來了命令，既然有了這一種的利益，其他方面所來的命令，只能說屬於次等了。

白維主教和他的同僚也不能不看見了這一方面。不過只有一點，他們以為貞德是惡魔的工具，如果他們不以爲她是惡魔的工具，至少以爲她是教會的叛逆分子，這也是她承認的。在這一點上，她打到了教會權力的根基上面。如果要照她所爭辯的去，就要造成了一個不良的先例。『如果所有的教牧師還沒

有看到了這一點，教會所有的權力都要打倒了；男人們，女人們各方面都要起來了，各說自己得了上帝的啓示，任意撒謊胡言，關於這種的事件，我們曾經看見過女人們起來藉詞毀謗教會。」自然他們在這一件事上擔心，貞德所有的回答打到了他們的正宗派別的防衛中心了，對於心裏之反應他們不能毀滅，只得毀滅身體了。

問 你肯不肯，將你所說的，不問好不好，完全交給你的母親，教會，讓它審判？

答 我愛教會，我盡力維護基督教的信仰。不應該禁止我到教堂裏去，或是去聽彌撒。

這種問題一再的重復提起，不過她堅定的說：「我所指的是差我來的上帝，聖馬利亞，和天上的諸位有福的聖者。照我看來，上帝和教會就是一個，是同體的，這是你不可否認的。爲什麼你以爲要這樣的難以承認呢？」

問 你不肯回答教皇，上帝的牧師關於信仰上或良心上各方面的事實嗎？

答 把我帶到他的面前，他所要問的，我一定回答。

這類的說法自然不能討他們的歡喜；意思就是說不問教皇不教皇，她仍然信賴自己的判斷。

最後，他們要威嚇她。他們說要焚死了她，如果她堅持着異端的信仰。她答道：「我不要說了。甚至於我看見了，我仍然要說我所說過的，其他的事情當然做不到。」

有一個公開的問題就是他們是不是討論把她送到羅馬去，而認爲這個問題極爲重要。就是英國人讓他們去做，他們也恐怕不會把她送到羅馬去。他們不用再費什麼事，已經得了充足的憑證，在三月底，他們已經知道了她決不反悔的。他們末一次的問題，要服從世界的教會嗎？她的回答是很明晰的和從前一樣，如果教會不做那不可能的事他就服從教會。無論如何，關於審判時所說的異象和啓示的經過，她是決不反悔的。她不肯服從教會所有的決定，違反她自己所得從天上來的命令。她說她得諸於上帝，而他們只承認那種啓示是幻想，惡魔的迷信，或者惡魔。他可以服從地上的教會——教皇，紅衣主教，大主教，主教及教士等等，但是必須先服從上帝。

既然得着了這種的問題，他們對於審判未完的信仰問題就算結束了。

九

有一種奇特的事件在宣判以前上了記錄。就是關於王上的異象。這種事件本不重要，但是從此可以看出貞德近於鬼怪的一方面的性格。這種性格在她的歷史上也曾顯示一二次，在她那幽默的常識裏比較起來，這是一種奇輝的異寶。貞德並不是全然是一個幻想的人。甚至於我們假定了她的特別聲音和異象是出於幻想，這種思想決不至於在不知覺的時候就可利用；這種幻想是由於外面得來的，並不是內

在的一種想像。關於對於王上所行的異象一方面，可說完全是出於內在的了。所以忽然間盡情的取笑，播弄，迷糊那些智慮清明的神學博士。如果這種問題不是莊嚴的，這似乎是給他們一種笑劇，在那莊嚴的審判局面中打破了沉寂。由此就可以想到她在博提的一種快樂情緒生活；而在這種緊強的魯陰環境之內又出現了。她好像一個小孩子述說故事，而四座的人都張口而聽，聽她那一種繪形繪聲的故事。

貞德簡略的報告她自己的故事，說天使在她第一次晉見王上的時候，曾經陪伴着她，並且帶來了一個比金子更精彩的故事。

她的法官從此纔明瞭了她的心境。三月一日他們問她，有沒有看見王上的頭上戴了冠冕，關於他的一種異象。這是第一次說明，在這個時候，並沒有提道王冕是從天使那裏帶來的。二月二十七日，他們問在她初次見王的時候，王的頭上有沒有天使，所得的是個冷笑的回答，『如果有一個，我恐怕沒有覺得，也沒有看見。』三月十日她的聲調完全變了；在這個時候，她說天使從上帝那裏帶來了一個符號，她對他施禮，跪下，脫下帽子。她說這種符號好極了，又美麗，又貴重，又可以相信，是最美最好的東西。不過她不願多說；她不願說那是不是金子的，銀子的，或者寶石的，不過她說沒有人能形容這種貴重的東西。這是很顯然的，已經有了杜造的痕跡，而法官還沒有注意到。在這次，天使，王冕，王等在她的心目中已經確定了形狀。不過她自己說：『他們來要問我對於王上所說的話，我給他做了什麼記號，我不能把他是不是私生的問題告

訴他的敵人；但是他們要什麼故事，我的上帝，我就給他們什麼。」就是說她虛造了這個故事三月十三日他把這個故事演成了，說得有聲有色的告訴了他們。

他們又問她關於這個問題。在她反對，後來問他們可以讓她發誓嗎？她又說已經應許了聖加撒林不准洩露，但因為他們既然一再的追問，所以不得不說。這時他們又聽見她自言自語的小聲說道，不再告訴別人了。

雖則如此，但是他們一定追問，她不能再猶豫了。最後她不顧一切，只得虛造故事的說了出來。她向來是歡喜王冕的，王冕對於她好像貴重到不得了的程度——這也有兒童和鄉下姑娘的一種偏見，以為王上頭上的東西特別貴重；所以她雖不願說出聖者的形狀，但是她說聖者戴着極美麗的冠冕。

她說，天使證實了王的權利，帶了一個王冠給他，並且對他說全法蘭西是他的了，不過要上帝的幫助和貞德她自己的工作；他要給她兵馬，不然者他就不能被膏立為法王。

在這勇敢的開始以後，她似乎是迷糊了，加雜了天使以及帶來了王冠的事甚而至於瑞木加冕禮的事。這是一種悲哀的迷糊，可說違反那實際的王冕，王上以及加冕禮的經驗。我想她說進了憑空虛造故事的時候，反倒懼怕起來，所以又說到了實際的事情，而結果又是那樣的複雜。既然發明了這件故事，法官們所要的故事，她忽然間想起來和王上接觸的實際生活，而給王上舉行加冕的是大主教不是天使。所以在

問她，怎樣把那王冕放在王的頭上，她就說，天使把它交給大主教，瑞木的大主教，好像她看見的一樣，大主教接着了王冕就交給了王；貞德既是在那裏的，當然也看見把這王冕交給財務大臣去保藏。

所以她把幻想和事實混合了起來，而法官們看明白了這種破綻，就再問她，王冕是從什麼地方拿來的呢？

貞德又回到了原來的故事裏了，使得事實與幻想相符合。

她說，在哲農的時候，王冕已經帶到了王的房內。她記不清了日期；不過送來的時候，她記得天色已經晚了。她想或者在三四月裏，大約是兩年前，是在耶穌復活節的時候。

王冕是純金子做的，上面裝飾的很豐富，到底有多少東西，她記不清了；表彰着法蘭西的王。世界上所有的製造珠寶的人造不了那樣的好。她很當心的不要叫他們問到關於珠寶的問題。『我已經告訴你們了。』事實上，他並沒有告訴他們，爲的是要逃避追問。

他們問她天使是從天上來的呢還是從地上來的呢？她應付的也很得當；天使是從天上來的，那是上帝的命令，並且從門進去。他向王鞠躬，進到門前，走在地板上，直向王走去。從門到王所在的地大約有一支長槍之長。（這是自然的，因爲貞德知道長槍有多少長，所以她想到了長槍）她跟了天使進到王的室內，對王說：『陛下，這是你的符號，領了罷。』

這種證明是很恰當的，天使在她在哲農的時候已經向她顯示，那時法王還沒有接見她。在事實上，他們同去見法王，和那天使同去的還有別的天使，別人都沒有看見。她相信有幾個人看見過天使，例如瑞木大主教，查理·布邦，特穆里公爵和亞拉松公爵。有些人只看見皇冕而沒有看見天使。

有些天使彼此相同，有些天使彼此不同，有些有翅膀，有些戴冠冕，有些沒有；聖加撒林和聖瑪格理和他們一齊來到房內。

天使離去的時候她哭泣，他願意把靈魂交給他拿去，但是他一點也不怕的走了，她覺得心中很難過。天使雖然回答她的話，但是向來沒有寫信給她。

這種奇特的故事，只能說貞德已經被迫到最後的地步，只能藉幻想來逃脫了。這故事就是說她自己，是天使，把這個王冕拿來送給查理，——這是實在的事。爲什麼她這時迷糊了，真是不可解的，不過因爲她的天才太大了，所以智力沒有了。因爲失去了理智，所以血肉的形體，瑞木大主教的事情，真實的王冕都加雜了來，這自然是由於她的瑞木親眼看見了王冕加在查理的頭上所致。他們和天使的影像混合——她說是聖麥琪——和哲農的天使將冠冕放在查理頭上的事件混合。天使長和大主教，有形的王冕和無形的王冕，複雜地聯合一處，另外還有她那天真頭腦裏的雄心也都混在一處。如果再要考問她，她還可以再造別的故事。

第十六章 宣判之後

上一章關於審問貞德的直接問題並沒有討論，所討論的是關於神秘聲音的啓示，聖者的身體的顯現，貞德之堅持穿著男子的衣服，以及貞德的個人判斷不免受異端的影響。然而這不是本案的重要問題。另外還有許多的問題有時提了起來，有時放棄，有時再重新地提了起來，有些是不重要的，要知道中世紀黑暗時代的心理，恐懼惡魔的勢力，遠非今日可比，他們要用各方面零星的證據來定貞德一個女子的異端或巫鬼的罪名。所以這些問題如仙女樹，杜來米的陳努樹林，早期的被人僱用，以及貞德之抱撲曼陀羅華，關於她的軍旗，她的寶劍，她的戒指，耶穌馬利亞名詞之應用，她的預言弗蘭克·阿拉之死，白爾維堡之一跳——這許多問題都是考問的中心，有時這種追問對於我們也發生奇特的問題，自然貞德她自己是莫名其妙。單單貞潔一種問題，就可以作為追問的一種目的，但是官場的審問倒不注意這一方面。事實已經成立了，有幾次，有人證明，法庭當然不能否認。不惟士爾和哲農的婦女們問過這種問題，就是彼得福公，

爵太太也參加這種審問，另外還有其他的人物，醫學博士張伯爾（Chambre）在貞德在獄中生病的時候，他曾經來考驗兩次，他自己也恭然的表示她是貞潔的。但在書記官的眼光這一方面看來，他們的眼光不同，她的貞潔是不可攻擊的，要知道惡魔不能附在童貞女的身上。雪白的獨角獸不是比飛燕快嗎？他在森林裏跑的時候沒有一個人能捉得着，只要有一個處女招呼他一聲，他就俯首貼耳。這種事件是大家所信仰的，貞潔是無價之寶。維廉·柯克孫（William Coxton）向來沒有辯駁她的貞潔問題。她騎在馬上和一個努勇的將官一樣，一定不能說她欺負敵人，而說她生過小孩子，但在事實上，她並沒有生過小孩子，不過後來在魯陰被焚是實在的。

一一

不能詳細討論審判的答話，這是很顯然的；因為有歷史和普通的文件關係，關於這種悲劇的文獻自然汗牛充棟。

第一次的會審是在二月二十一日，法庭是在魯陰的教堂裏。第二天法庭就遷到英王住室的間壁。所以亨利第六和貞德相處非常之近，不過他們有沒有對面互看倒沒有記錄。審貞德的地方就在那幼主英王的隔壁，英王那時只有九歲，他自己一天到晚的遊戲，讀書與貞德的問題不會發生過絲毫的關係。敏斯

特大寺和杜來米本來相隔的很遠。天天，法庭是在這裏，上午八點鐘就開了，白維主教一向是出席的，其餘的法官有時少些，有時多些，貞德當然被強迫天天要出庭。天天審問開始的時候有立誓的辯論，貞德愈堅定，辯論的強度也漸減少了，及至到了後來，不過只做一種形勢罷了。連審三日之後，貞德生病不能出席了，一直到二月二十四日及二十七日方又繼續的審問。貞德的病很利害，所以法庭派請同僚中的一位博士去醫治，而心靈上的病只得暫時擱置了。他們發現了琴尼·地封 (Jean Tiphaine) 在開始的時候不願出席參加審問，及至後來不是懼怕英人的勢力，就是因為恨惡這件案子因而退席了。他很羨慕貞德和他的靈性方面的回答，特別是在追想土爾的雅各對她問話的時候，如果她看見英國人被殺了，她就說：『我的上帝，爲什麼他們不離開法國回到英國去呢？』地封說有一位英國公爵聽着了就說道：『哎呀！多好的位婦人，如果她是個英國人！』

愛斯特維帶領地封到獄中去見貞德，貞德生病，她說白維主教送她一個鯉魚，恐怕那就是病的來源。愛斯特維馬上大怒，說她吃青魚和別的東西，所以吃壞了。貞德反唇相譏，於是他們互相爭論。

獄中的景緻是很生動的，貞德的腳上，上了木狗，地封說，他們相爭論的時候，貞德按自己的脈，但似乎是高充絕對不會來毒她，或使得她病得不能動。法官和英國人所要求的就是要叫她死，自然的死。另外有一個醫生名叫吉利姆·張伯爾的記錄說在貞德病的時候，文啓斯德主教和華爾維克公爵請他來，而華

爾維克對他說：『我聽說貞德病了，請你去把她醫好。英王無論如何不願意她平安的死去；他很當心地捉了她來也是不容易的。必須在法庭上憑公審判，來決定她的死刑，而且須要被焚。』醫生建議要放血，華爾維克公爵驚惶的說道：『當心放血。她要欺騙人，恐怕想藉此自殺。』

雖然有鯉魚、青魚和放血，雖然恢復了常態，但是她對愛斯特維發脾氣，等到她恢復健康了又繼續的審問。三月三日大體已經審問好了，以後的六天是在高充的家裏作細節目的討論，再決定在那幾點上應作繼續再進一步的審問。在這一點上，高充說他有許多別的事件，恐怕不能再做進一步的審問，於是委派琴尼·拉放頓 (Jean de La Fontaine) 作為他的審問代表，所有的貞德的仇人都在場。——有白皮爾 (Beaupère)，士爾納 (de Touraine)，尼古拉·米地 (Nicolas Midi)，高爾流以及最不名譽的羅斯勒 (Loiselleur)。從此時起，審問已經改變了，不在堡中會議廳舉行，凡願來聽審的人都可以來，審問的地方是在獄中，那地非常狹小，只能容納很少的人。可憐的退縮不前的理麥斯特教士被強迫作為審判長，以前他不過做那可怕的高充隨員之一，而現在他和拉放頓做了領袖。再有一點與以前不同的，是一天審了兩次，上午下午貞德都得回答那詭計百般的問題。她現在是用鐵鏈鎖着，連那短短到審判堂的步行都不加以許可；她已經生病了，因為是鄰德節所以她又禁食。她的精神已漸不佳，等到他們再問她關於對於法王的異象的一種問題，她輕輕地對自己說：『我立誓永遠不再告訴別人。』

她現在一點休息的時間都沒有了。他們一天到晚來到獄中看她——三月十日一次，十二月兩次，十三日兩次，十四日，十五日，十七日兩次——八天之內，審了九次。在證人這一方面看來不能稱爲審判，除了犯人以外，一無別人。在各樣的焦慮與恐懼之中，一天到晚提心吊膽。她現在已經疲敗不堪了，三月十四日她說，就是到了巴黎去重審，她只能說樣樣事情在魯陰已經審完了，照那裏的口供就可以，而不必再回答重新審問的問題了。

三

過了三月十八日，她有幾天的休息，博學之士的法官又聚集在高充的家中，商量所有的審問記錄。過了一個星期，他們又來到獄中來（三月二十四日）再讀審判書給貞德聽，用的是法文，除了很少的疑問以外，她承認那是精確實在的。只有一點她忽略了，就是「給我女人的衣服穿，到我母親的家裏去，我要接受的。」她想是出獄的意思，所以她贊成那樣的辦法。

第二天是禮拜天，她請求聽彌撒禮，也要求在耶穌復活節的那一天聽彌撒禮。他們乘這個機會又提起那衣服的老問題。在書記的記錄中可以見她的狼狽情形：「我們問她如果能放棄男子的衣服，就可以照這樣方法辦。她說她還沒有得着允許，所以不能換衣服。我們問她可不可以先同她的聖者商量，然後再

換女人的衣服。她說她一定要聽彌撒，不過換女人的衣服做不到。醫生也勸她穿女子的衣服，她說她不能決定，因為這不是她應該做的，如果應該做當然去做。又問她如果讓她在復活節領聖餐，她可以不可以穿女人的衣服，她說情願不參加聖餐禮，不穿女子的衣服。她說聽彌撒穿男人的衣服，沒有什麼關係，既不能壓迫她的靈性，又不違反教會。」

她決定了要參加彌撒，特別是在耶穌受難節的時候，她急於要參加，她比最誠懇的基督徒還要誠懇，她決定了不把這件不重要的事情隨意更動。她爲什麼這樣的堅決，真是出人的意料之外，所以她一再的請求參見彌撒。我們可以明瞭她之所以採取男子的衣服，就是要當心地保護自己的貞潔；但是這樣的頑固，情願犧牲一切，真正令人不解。或者已經變成了一種原則，和她的神祕聲音的所有的吩咐混合爲一，或者在她所體驗的社會裏，有一種悲苦的經驗，使得她要在男人的世界裏立足，非得採取男人的衣服不可。

四

三月二十七日他們又回到大廳裏去審問了，在這一次要決定，他們要決定所控告她的七十條款，還是要讀給她聽，還是要決定立即把她逐出教會。大多數的人都贊成七十條款應該重讀，高充已經告訴了貞德博學的法官，他們所要的既不是報復，又不是體罰，不過把她領到得救的真理的路上。她必須要立誓，

因爲他們已經要求了她，但是既然她在這些困難的事件上沒有經驗，他們有許多博學之士，請她自己選擇一位作爲顧問。

貞德的回答有禮貌又有威嚴，如果我們想到她所遇見的一般人的狀況，這種回答真是難能的了，在這過去的一箇月中他們在公私兩方面，雙管齊下來威迫她。愛斯特維，高爾流，白皮爾，拉放頓，雅各·土倫，米地等完全在那裏（洛思勒不在了）自然在他們當中請不着顧問。她也不上他們的當，她說：『第一，先謝謝你們訓誨了我，這都是爲我的好處。關於你們對於我的建議，我也謝謝你們，但是我沒有心能拒絕上帝的指導。關於你們所要我立的誓，我準備立誓要說關於本案所要說的實話。』這是她的通常保留方法，他們只得讓她用自己的方法立誓。

宣讀控告條款，直到三月二十八日方始完畢。三十一日高充，白皮爾，土爾納，米地，理麥斯特，高爾流和皮爾·毛理絲（Pierre Maurice）一同來到獄中，他們勸貞德收回她的說話。過了幾天把愛斯特夫的七十條款縮成十二條款，作爲最嚴厲的判決根據，把這十二條款交給陪審官，限他們在一個禮拜以內發表意見。四月十二日全案又交到高充的手中。他們對於判決書不能再有所懷疑了，異端一字已用赤色塗滿了全篇。然而他們建議再審貞德一次——再給她末一次的機會——四月十八日他們又到獄中去審她。

她沒有看見他們已經有兩個星期了。在這兩個星期裏，她做什麼，我們不能臆想，我們所知道的就是現在她病得很利害，——她自己也想到要死了。高充對她說話非常之有禮貌，我也不相信是假的。他不單再請她選擇一位法官作她的顧問，也應許她要別的人，他也可以去請——這種事件向來沒有做過的。這似乎是公正的，但是如果貞德真要請求局外人作爲顧問的話，不知他又作何辦法。我恐怕只有說所選擇的人不合適，拿這一句話去塞責。幸而她不注意這一次的意見，她雖然謝謝他，要她靈性得救的盛意，並且請求他如果真是因病而死，請其准許給與舉行認罪禮和聖餐禮，並且葬於敬神之地。然而她又說，如果他們不給她一個基督教式的葬禮，她就要控告到上帝那裏。

他們回答說，如果她不信仰教會，他們就要棄絕了她和棄絕了撒拉遜一樣。她只回答道：『自己是個好基督徒，自小就正式的領洗進教，死的時候還是個好的基督徒。』

五

她沒有死，又過了兩個星期，在這個期間，她又恢復健康了，雖在獄中，雖有英國兵士看守，但是她已經恢復了。恢復了以後又審一次，這一次不在獄中，而在那會審的公堂上。在這兩個禮拜以內他們做什麼事沒有記錄，不過大約是他們想種種的方法叫她恢復健康好做進一步的審問。正式的法官神父到了六十

五人，書記官還在不計之列。高充這一次特別要他們出席，可以聽愛威爾（Erveux）總執事，琴尼·查特龍（Jean de Chailion）的勸言。他已預先通知他怎樣的陳說。高充作簡略的演說，請求他們恢復那迷失的羔羊。然後叫貞德來，總執事宣布勸告的話。

貞德不過只說了『聽你的報告書。』——總執事手裏拿了許多的公文，而貞德她自己不能讀。

這一次的勸告演說，說得很好，從教會這一方面看來，這不能說是個不好的演說。所有的錯誤是從教會的教牧師着眼，而不從教會的信徒着眼——自始至終這種錯誤沒有避免。他們仍然辯論地上的教會與天上的教會的問題。他們不能明瞭貞德的簡單的事實——在貞德看來，地上的教會是寄託於天上的教會。查特龍在巴黎大學有了三十年的經驗，他說要考究那自己不明瞭的事情有最大的危險。信仰新的東西，或者發明新的東西，魔鬼就可以盡量的利用，或者不可見，或者可見，或者寄託於天使的形狀，都有極大的危險。這可以說是老少咸宜的一種說法。貞德毫不為動。他們以火焚作威嚇。就是看見了火，她一樣地仍作固有的堅持。高充這一次做主席，他的態度儀表可法。他利用同僚作一種勸告式的文字，並非徒勞無功，他們想用種種的方法使得她心服。他們又討論到她的衣服問題，教皇問題，和對於法王的奇事問題，請她去詢問瑞木大主教，馬爾區聖雪爾，查理·布邦，拉特穆理，以及拉黑等等。如果要詢問她的同黨人的意見，只要他們簽字寫來就可以。如果能保證她的同黨的人絕對沒有危險，叫他們出席法庭，她肯不肯開

他們關於這些鬼怪的事？她不肯服從博提的教會，她第一次被考問的地方在表面上看來，他們不能做出比這再公平的事了。她的理智一定很好，照她所說出來的話已經表示懷疑到了極端：『給我一個信差，我就寫信給他們，告訴他們關於我的審問的事情；』『叫他們來，我就回答你們；』『你想你們能用這些方法使得我服從你們嗎？』

無論她的懷疑之點是從那裏來的，她所想的並沒有錯。雖則過了一個星期又叫她上訴瑞木大主教那裏去，但是這一班人一點不爲所動，當然瑞木大主教也不在魯陰。

六

最後的審問以後，勸告以後，有幾次來問貞德要她作最後的回答，似乎是至少用一禮拜的時間，直至五月八日，進入奧林城的兩週年紀念日，高充和幾位法官又提貞德到了堡內的土爾室去。爲什麼改在這個地方，也有理由，就是說要叫她去看那些刑具，藉此來威嚇她。有幾種苦刑要應用的（爲要救她的靈性，所以不得不做一種解釋）這是審問法律所容許的。在犯人的口供不符合的時候，在犯人與證人的口供不符合的時候均要應用這種刑具，或用水刑，或用繩拉四肢之刑，就是這種威嚇也不足以使貞德反悔。她說道：『甚而至於你把我的四肢分解，靈魂脫了身體，我也不能換了別的說話；如果我說了什麼，我後來也』

說你壓迫我說的。」

再者我們對於高充的堅持態度也要加以注解。雖則把這些刑具給貞德看過，但是他也知道要用這些刑具得的利益也很少，所以把她又送回獄中，再和他的同僚來商量。這種會議過了三天纔舉行，是在高充的家裏舉行的，貞德並沒有出席，十三個人中有十個人以為用了這種刑具也沒有多大效力。那三個人贊成用刑具的是穆提，高爾流和尼古拉·洛思理爾。

這是十二日的那一天。白皮爾，土爾，尼古拉·米地到巴黎去料理這件案子，等到他們得着了結果回來，又過了一個星期。迂緩日期使得貞德在獄中的困苦更形增加。在十九日這一天，她也沒有出席，他們在大監理室內舉行會議。那三個從巴黎回來的代表帶了很多的冗長公文，這些公文是給英王和白維主教的。他們承認所稱為女英雄的貞德毒害了整個的西方，真是害羣之馬。下面記載的是神學博士的決議案，關於那十二條的控訴狀，款款都註明是違反法律。沒有一個人否認，大家異口同聲的通過了巴黎大學的建議——就是說犯人如再不反省，一定是個異教者，邪鬼，女巫，背信的人。

七

現在除了執刑之外，幾乎沒有別的事情可以做了。大多數都以爲至少還應有一次最後的審問，要使

得她重新歸回教會，高充·理麥斯特和蘇爾納（Therauenne）諾因（Noyon）以及其他七個人聚在靠牢獄的一間小房子裏，再審貞德一次。那是五月二十三日距孔佩那之被擄已經一年了。第一須先聽那十二條款的控訴，這篇公文是很長的，讀的時候是用法文，毛理遜一一的解釋給她聽。他原是魯因的小主教，讀完了之後，還加以咒罵之聲。毛理遜所做的就是盡量用簡單的言語去解釋貞德的錯行，目的是要使得她容易懂。但是貞德的心理已經到了一種程度，受的痛苦太多了，毛理遜不能和她表示同情。她不過再追述了一次，甚而至於看見火焰已經着了起來，也不願改變態度——當然書記又在控訴案傍加以附註——這一次她堅持的說甚而至於在火裏死了，也要堅持自己的說話。

第二天，五月二十四日，魯陰的居民看見了一種特別而且富有戲劇色彩的景緻。在聖歐恩（Saint Ouen）寺之牆外墓地上，造起了兩個看臺，一個看臺裏面坐着文齊斯特大主教，白維主教，蘇爾納主教，諾因主教，和諾爾維克（Norwick）等等，附從的人有教堂主持，僧長，神學博士等等。在另外的一個看臺裏有兩個人是所有人視力的中心——就是吉拉姆·愛拉德和貞德兩人，貞德穿男子的衣服。此外參加的人當然很多，又都受了特別的刺激；如果不照樣的去，英國人就要發生問題了。華爾維克公爵也出席。雖白維主教沒有多遠，另外還有許多英國人，不單單有英國兵士，英國的貴族也不少。然而他們一齊出來要看愛爾拉德所舉行的勸告儀式。他的僕人，理諾如拉（Lenzoles）神父，不歡喜這種舉動，自己逃了，回到

弗蘭地爾去了。

愛爾拉德所選的經文是約翰福音：「枝子離了葡萄樹就不能結果子。」並且說明了天主教須得聯絡在葡萄樹上，就是教會，這就是耶穌基督親手所栽培的。真的講壇報告已經遣使了，不過馬速和愛夢特·馬塞在他們活着的時候，就記憶之所得，把它記了下來。馬速說在宣講者已經講了一半的時候，他大聲的喊叫說：「法蘭西啊！你已經被人詬罵了，查理自稱爲你的王，你的統治者，已經贊成了這個無用的，不名譽的，卑劣的婦人的言行，像他自己的異端，分門別類一樣；不單單是他自己，他的教士，雖已經審問了她，但沒有加以譴責。」他把關於法王的事重復地述了兩三遍，然後用指頭指着貞德威嚇她道：「我現在對你說，貞德並且告訴你，你的王是個異端，分門別類的異教者。」這當然是貞德對於她的王的忠心，所不能容忍的：「我敢說，敢立誓的說，拿我的生命來起誓，他是最高尚的基督徒，他盡量盡力的愛護信仰和教會，並不像你所說的。」愛爾拉德對馬速說：「叫她安靜。」

演講完畢了，他明明地向法官表示，照着他所說的，要貞德在她的言行上表示服從教會。

她說：「我可以回答你，關於我服從教會的事，我早已回答你們了。把我所說的話，所做的事都送到羅馬去，送給教皇，對於他，對於上帝，我可以自己剖白，我並不控告別人，也不控告王，也不控告別人；有了錯處，由我一人承當。」

他們說做不到，教皇太遠了，而審判她的就是教皇所派的法官，這教區也是屬他的。既然她不願意再
多回答，白維主教最後立了起來，讀宣判的文字。

他已經讀了大部分了，貞德忽然說話，把他中斷，他正說道：「爲了這種種的原因，我們宣佈你被逐出教，你是異端者，並且宣佈你不該受政治的審判，你是撒但的奴僕，不應該在教會裏面。」她等了好多的日期，結果出了這一種的判決，她所聽見的不幸的話，看見執刑的人已經等在車子上了，殘酷冷視的羣衆，一致向上的面孔，她看見了，聽見了悲傷到了極度。她完了，雖有勇敢的否認也沒有用。她和教會及法官所有的意見都不同。她要不再堅持她所信仰的魔鬼和啓示了。她說了好幾次，她已經十分的明瞭了，又重復的說要在各樣的事上服從法官和教會。

後來的結果怎樣不難知道，因爲這一種的刺激，會場的羣衆中起了一種騷動。當場的證人說她叫聖麥琪·亞夢特·馬塞說，有一位英國書記名叫羅倫斯·柯來特（Lawrence Calot）的自袖中取了一件小的公文叫貞德去簽字。他曾經聽見她說過，他們要使得她立假誓有許多的困難。她又說，照馬塞的記錄：「但是我不會讀也不會寫。」柯來特一定要她寫，她就含譏帶笑的拿起筆來寫了一個○字。柯來特又請她照字樣寫第二個字。馬塞忘記了那是個什麼字母。

這個故事或者是假的。所說的書記從袖中拿出一件公文也許有這種事件，或者這位書記是個法國

人就是馬速，英王的書記對於審判這件案子有什麼關係呢？不過我們從馬速所得的證據是，愛爾拉特讀這件公文，於是貞德說她不懂，要人作個顧問，把它交給馬速，他就讀給她聽。再者，在他讀的時候當然有人起了微語之聲；微語聲大了變成了騷動，有人拋石頭，馬速不知道是打誰的。白維主教似乎對於某人生氣，因為馬速聽他說道：『你要負責任的。我已受了侮辱。我不能得着滿意，就不再進行了。』馬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件，不過我們從證人方面看來，白維主教和文齊斯特主教手下的教士發生了口角。『你們是贊成貞德的。』高充說：『你們說謊。』於是文齊斯特主教起來調處。另外有一個證人說道，高充生氣，把公文摔在地上，說道馬上停止不做了。同時貞德仍然含糊不定，而相反的謠言又在羣衆當中發生；她到底有沒有簽字呢？馬速和愛爾拉德對她說，如果不簽字就要把她燒死。英國人看見他們的仇人可以逃脫了，反倒安靜了下來。諾因主教聽見人說那是詭計，而貞德又在笑他們。雖則不一定是完全實在的，同時可以給我們這許多混亂的印象，活着的人反倒以為混亂，你想囚犯怎麼辦呢？有一個青年人，高爾流乘這個機會，在回憶中，後來，樣樣的事情忘記了；他忘記了愛爾拉德的講壇，他忘記了有沒有讀了判案給她聽。不過有一樣事情是知道的，就是有一種公文是拿出來的，經過了相當的考慮之後，她簽了字，不是用個圓的記號，就是個十字記號。

貞德如何簽定她的反悔書，據各方面的報告不大清楚。照馬速看來，她簽了一個十字記號，照柯來特

看來，他拿着她的手簽了另外一種記號——大約是個十字。從此就生了一個問題，爲什麼她不簽自己的名呢？就我們所知道的，她是會寫字的。

溫特哈姆 (F. Wyncham) 神父關於這件神祕的事有一種解說，就是說在她的軍旅中生活的時候，她有一種習慣，叫人寫信，寫好了自己就簽個十字記號，這記號是表明所寫的與她的意見完全不對。他說，這樣就可以給她的軍士一種警告，恐怕這種信會經到過他的手中。她在反悔書上所簽的一個十字記號，在她看來就是證明無效。爲什麼要簽一個○字呢？溫特哈姆說那是顯然地表示着等於零的意思。

以她的心理伶俐的眼光看來，成熟的經驗看來，就是到了最後的一分鐘，她依然的可以運用無窮，這是傳記家所推測的事。在宣判的前半部的時間中，愛爾拉德演說的時候，這種公文早已準備好了。等待相當的機會就把它拿了出來。只有一個問題，就是那件公文上所寫的東西是否貞德不懂？馬速當然知道的，她讀給她聽，不過到了貞德簽字的時候倒不是那件口講的公文了。載口供的原來的公文有五十行，用小字排印的，是一種有恐嚇性的自訴狀。但有五個證人說明在聖歐文所拿出來的口供只有六行至八行字——米機說也不很長。達圭站在貞德的旁邊，大聲正讀的時候，注意的看她，說那件公文只有六行大字。他又說，貞德把幾句話又重新說了一遍，我想這也是可能的，在她既懂之後，當然可以自己再說一次。琴尼·夢納特坐在檯上，他的主人白皮爾的腳前，看見了那件公文有六七行之長。張伯爾醫生說他雖沒有看

清了那件公文的字，但那件公文上有六七行的字是很顯然的，而且那件公文是卷了起來的。他們既然異口同聲的說到了這件公文，可見這件公文是假的了。再有一點他們並沒有懷疑這件公文。妄作假誓，這種舉動在教會中是絕對不許可的。或者貞德只對於簡略的報告予以同意，她自始至終沒有看見原來的審判的正文。法官之所以把它縮成簡短的式樣，也有各種理由；大約是她不明白所以要求，要她簽的字，決不會中途忽然改變。他們自然要造成了一種公文，簡單而明晰，用以避免各種可能的辯駁，他們的良心也不強迫他們要宣布出來他們所做的。

在這裏，貞德已經反悔了，她已經屈服於教會之前，省得皮膚受了嚴刑的拷打。高充問紅衣大主教說現在怎麼辦呢？他回答說拿她當一名悔罪改過的人看待。高充不去做判罪的宣判，而又做了另外一種宣判，他另外遞了一件公文給貞德。既然不能逐她出教，於是收她為教徒，她或者想到關於她的情形要有變更。主教在宣判之後，說她應予終身監禁，終身懺悔自己的罪過，現在她又覺得這種嚴刑無乃太過，不過她至少要想到在英人威迫下的惡夢要過去了。在那昏迷的狀況之下，這是她想到的第一件事。洛思鄰傲慢的上來說道：『貞德，你今天很好，使得上帝喜悅，救了你的靈魂。』但是她一點也不還禮，說道：『把我帶回監獄去罷，我已經脫離了英國人的手了。』高充吩咐道：『帶獄照常看管。』

貞德這個妖巫獲得了法律保障的消息，傳播了遠近。貞德回到獄中的時候，受盡英兵的百般侮辱，讒衞她的人也不出來干涉。英國人全體都對於法人大發怒氣，特別是反對白維主教，但是貞德沒有宣佈死刑，還沒有交給執行的人。在他回來的時候，他的同僚在後面跟隨着，英國人圍在旁邊，用劍威嚇他們，說他們受了法王的賄賂。華爾維克抗議說道：『既然貞德脫逃了，待英王就不恭。』有人安慰他使得他平心靜氣：『大人不要發愁，等等她又到我們的手中了。』

魯陰在那一天下午就分裂了。

貞德是超然的，不預他們的任何一黨；貞德又回到獄中來了。又上了鐵鏈，鎖在木狗上面；看守她的五個英國守兵，有三個睡在獄中，兩個睡在門外。高充和華爾維克兩個人爭論，好像野狗爭骨頭一樣，英國人拔劍而視，在那五月的陽光下閃閃發光，而主教也把他的道袍提了起來，羣衆爭論這反正的兩方面的問題，但是對於貞德呢，除了灰心外她並不覺得什麼。她的肉體不致於受焚了，但是所有的代價非常之高。她對於那最神聖的已經做了虛假的行動。最悲痛的，爲什麼守衞她的聖者也離棄了她。是不是神學博士所說的關於她那聖者的聲音說它不是實在的，不過是出於惡魔的蠱惑。在這寂靜的時候她一定想到了這件事，等到緊張的早晨過去了，她再重復的想到她所做的事情。世上的教會已經稱贊了她，然而在天上的教會看起來，她充滿了罪惡，應該驅逐。她的行爲是不是和西門·彼得一樣呢？她有沒有不承認耶穌爲主

呢？等到理麥斯德、洛斯爾、高爾流、尼古拉、米地以及撒保德和皮爾來看她的時候，她得了一種解脫。

他們來對她說：「今天上帝大施憐恤，教會已經赦免了她的罪，要是沒有恩惠，她和教會就要永遠的隔離了。他們再試驗這已悔改的人，她一定穿了女子的衣服，這是出於他們的命令。她完全的屈服了。她把男人的衣服放在一邊，已經換了女子的衣服。讓他們來理理她的頭髮，像男孩子打扮的那一樣丟人的頭髮可以取消了。傳奇上的貞德在歷史上可說完全消滅了。」

九

奇怪的白維主教看見貞德的時候，她仍然穿了男人的衣服。五月二十四日星期四和二十七日之間，這種消息，他已得着了。她立即派了白皮爾和米地去斥責她，他們正在監獄院中等持鑰匙的時候，有幾個英國人上來說無論何人要將他們摔在河裏，一定可以得着功勞。白皮爾怕極了，和他同來的主教沒有同貞德說話就回來了。或者他們聰明，因為英國人的脾氣很利害。安助·馬格理也遇着了同樣的情形，另外也有幾個人到了監獄中來，英人發生一種鼓噪；有個英國兵拔了劍對着他，因為怕他們，所以他們急急的走了。魯陰在那個時期並不是個安穩可以居住的地方。馬速和馬區均證明這種情況是很惡劣的；馬速和別的代表離開堡壘走了，明明的說英國人拿出劍斧來，把他們趕走了，並且還喊道：『賣國賊，』以及其

他種種的惡言。馬區說對付他們的大約有八十至一百人，呼他們是亞爾麥克的賣國賊，假參謀，他既然受了這種的威迫，所以第二天他也不肯來。要叫他來，非有華爾維克的人來保護他不可。這種緊張的情緒，自非筆墨所能形容。

然而因爲有了馬速的記錄，所以我們曉得當時英國人在堡外的熱鬧情形。馬速在先盡量的好待貞德，雖則自己受了最大的危險，但也不辭。也就是他，把她引到了法庭的大堂之上，也就是他把她帶回獄中，帶到聖歐文的公審地方；沒有別人與審判直接發生關係，或者來德文諾說過他曾經參預其事。他說他和貞德很熟悉，也有相當的理由。他說關於換衣服的事，使得白維主教大爲震驚，並且使得他的代表到了一種危險的程度，這種故事，很合當時的情況，而且在人性這一方面也是可能的，所以我們不能置疑。

他說他和貞德在一處的時候，得着了這種報告。華爾維克和愛斯特維不在那裏，他就乘了這個機會和貞德講話，他問她，爲什麼換了衣服。她說在那次拒絕立誓以後，她就穿上女人的衣服，她自己的衣服，男子的衣服放在英國兵士遺留在獄中的一個包裹裏。一直到了星期日，三天以後還在那裏，等她醒來的時候，她就請求獄卒替她解開鐵鏈。因爲她要起床小便。她穿着衣服睡的，但有一個兵把她的衣服搶了去，把那衣包裏的男子衣服倒了出來，拋到她的床上，告訴她起來，把女子的衣服包在包中。照馬速的話看來，所以她不得不穿那被棄的男子衣服，但是她抗議道：『你知道這是禁止的；我不能不這樣做，不然就有過失了。』

雖則她勸告他們，但無論如何不能勸服了他們，她一直和他們辯駁到中午的時候，她不能再不穿了，只得穿好被強迫離開這室。她告訴了馬速，請求畢竟無效。

和貞德同情的馬速，不單單是他給了我們貞德在獄中一段的描寫。以撒巴德也看見她；她說自從穿上了女人的衣服，英國兵愚弄的苦就更大了。在事實上，我看她遇着了不得了的困難，眼淚濕了全臉，樣子侷促不堪，連我看了也給她不少的同情。來德文諾又說——聽見了她在早晨的懺悔——她說曾經被了一個英國貴族強姦。幸而他這種說法沒有證實。

十

英國人雖曾侮辱了他的代表，但是五月二十八日高充自己勇敢的進了獄中，親自去問貞德，貞德告訴他許多故事。自然我們不能相信高爾流或包吉利姆，他們寫了拉了的控告文，沒有假造高充所吩咐的總報告。在皮爾的證明看來，他當時也在場，說高充和英人勾結的不名譽的事，這也不免說得太過。或者他只把貞德怨言英人侵略她的貞潔的問題忽略了，她所有的大部分的回答都是在那那堅持的日期中說出來的。貞德已經給了他們一種明確的記號。他們看貞德穿男人的衣服，就拿她作為審問的基礎，馬上就問她何時為什麼穿上男子的衣服，為什麼她不改變，是誰對她說的。關於這種的問題她已經厭煩了。

「這純出於我的自由。沒有人能限制我。我甯願穿衣像個男人……我穿的時候也沒有立過誓……我覺得這很自然，和男人在一起，自然穿男人的衣服……你既然不信實，所以我也不能照辦。如果我去聽彌撒把我的鐵鏈去掉，這有何不可，我甯願死了也不願再戴鐵鏈，但是如果你們讓我參加彌撒禮，放在較好的一種獄中，讓一個女子照顧我，教會叫我做什麼就做什麼。」

末了的一句話，說得很好，但是下面又加了一句危險的話：

「自上星期四以來，你有沒有聽了聖加撒林和聖瑪格理的聲音？」

貞德答道：「有。」

「他們說什麼？」

「他們說，上帝憐恤了我，叫我那樣的回答要救我的性命。救了我的性命反倒咒詛了我自己。星期四前，他們告訴我應做的。那天所應做的，他們叫我在講壇上勇敢的對答那個假教士；他是個假教士，他控告我所做的事，但我沒有做過。如果我說我是上帝那裏來的，我一定要定罪的，不過上帝叫我來是真的。那神祕的聲音曾經對我說過，自那以後，我所做的都是假的。我因為怕火，所以不得不這樣的說……」

在這些話上，他們說上帝憐恤了我，包斯吉姆寫了：「危險的回答」在那正文之旁。

第十七章 被焚歸天

第二天，星期二，五月二十九日還有幾件儀式的事情要做。高充主教招集了一個會，地點是在大主教的教堂裏，參加的人有四十一位，但這四十一位異口同聲的說：『恢復她異端的地位。』第一發言人尼古拉·文地爾（Nicolas Venderes），他是幼地的總執事，魯陰大教堂的教長，表示了一種意見，如果沒有熟讀了教會的法律，一定有錯誤的觀念：貞德應該交給政治當局審問，同時請求他們寬待貞德。

這一種的建議，字句裏並非與貞德有利。這不過是一種公式，教會才智之士的一種發明，換一句話說就是叫貞德被焚的方法。這件事情自然教會的團體和政治的機構都是十分明瞭的。他們承認教會不能叫她流血，也不能叫她死，他們只知道最嚴厲的方法只有逐之出教，但逐之出教了之後，教會之法就不適用了。如果把她交給了政治的機關，那末教會就可以洗清了手，既然明瞭這種事情，所以當時有一個法官表示：『教會方面承辦，政治方面使它完成。』

照判決書上的規定，還要貞德在那大庭廣衆之間出席一次，叫她在早上八點鐘出席，使得她自己知道逐出了教會以後，又回到異端的境地了。

二一

第二天星期三，五月三十日，馬速起來一定很早，早晨七點鐘的時候他已寫了一封信給理麥斯德，告訴他已經照令執行了，就是說叫貞德在八點鐘時出席。照官家的記錄，直到了九點鐘纔開始。在這一時期之內，獄中有什麼事情發生呢？關於所發生的事一定實在的，也有人以爲靠不住，有辯駁的餘地。不過我們只敘述實在情形的這一方面。

來德文諾和另外一個教士名叫多特穆里 (Toumville) 的一早就來獄中去見貞德聽她的懺悔。多特穆里說來德文諾很有憐恤她之意。馬速是在場的，不過來德文諾叫他去找白維主教去，叫他准許給貞德行聖禮。化了不少的時間得着了應許，同時叫了幾個神學博士來參加舉行，結果他們來了。馬速大爲不悅，因爲拿聖餐來的人是個書記，他說聖餐盤是包在麻布裏的，蓋好了杯子，既沒有蠟燭，又沒有陪送的人，也沒有穿了禮服白衣，失卻莊嚴。來德文諾也大爲不悅，叫書記回去拿蠟燭和禮服。馬速親眼看見貞德吃聖餐：『她極其虔誠，流淚滿面。』

來德文諾告訴她，她將要怎樣死的情形。「主教，我在你手中死。」他並且對她說因為她不遵守誓約，所以要受死罪。但是她說，如果把她放在一個較好的獄中，而看守的人也是正經的，她決不致於違反前約。皮爾·馬理斯也來了。他帶她很有禮貌和從前一樣，她於是問他道：「皮爾教士，今天晚上我到那裏去？」他問她是否信賴上帝。如果信賴的話，她一定在樂園裏。

他們把她帶了出來。外面已經有了一羣英國暴徒等着她，他們手裏各執兵器，棒刀之類，所以沒有人可以和她講話，只有馬速和來德文諾走在她的近傍，可以和她說話。他們無論如何不能勸止她的流淚。等到他們到了的時候，市場人已滿了，以撒巴德隨從在後。人有說到了一萬人，英國兵士也到了一千。他們造了三座檯子。一座是法官坐的，一座是教士做的，還有一座上面豎立了一個木竿，下面堆了許多的木柴。在那木竿的前面寫着：「自稱爲女英雄的貞德是個謊言者，害羣之馬，民衆的欺騙者，女巫，誘瀆上帝，擅敢不信耶穌基督，驕傲的拜偶像者，凶毒的魔鬼的工具，是個異端的異教者。」

先帶她到教士的前面，登了一個壇，在那裏衆目都可以看得見。尼古拉·米地講道拿哥林多前書（Corinthians，基督教聖經之一卷）第十二章第二十六節做題目：若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馬速說她靜靜的聽那演講，一直聽到：「貞德，你平安的走罷，教會不能再保護你了，把你交給政治的團體了。」她就跪下禱告上帝，並且爲人民請求，不問是她同黨的，或是反對她的，他們所做錯了的，都求上

帝赦免他們。大約禱告有半小時之久，一直到那些法官都掉了眼淚，有些英國人也灑了同情之淚。洛思勒已經痛哭的離了執刑的場所，要是沒有華爾維克的保護，英國人就拿他當作賣國賊看待。馬區也離了執刑之場，他實在忍受不下去了。他說他一個月前就想盡力挽回，但沒有方法，他把審判貞德時所賺的錢拿來買了一部彌撒經，一生一世的紀念貞德，爲她祈禱。馬速仍然在場，把英國兵士，用兩塊粗木頭所做的十字架交給了她。她先與十字架接腦，然後放在胸前，在她的衣服之下的肉上。官場的報告說，自然的，只說白維主教立了起來，叫她注意關於叫她得救的訓言，特別重要的有兩個受人敬重的神父（來德文諾和皮爾）那時在她的身旁，宣讀最後的判刑，宣佈放逐她與她斷絕關係。

三

然而英國人忍耐不住了，喊道：「教士，你想叫我們在此地吃中飯嗎？」

自然沒有宣布展期執刑，這是一定的。證人都說沒有展期執刑的提議。馬區說魯陰有人說：「讓她走罷。」自然馬區是聽諸他人之言，因爲他的情緒已經抑制不住了，早已離場。但是大多數的意見都是如此，這也可以無疑。英國人把她帶領了來，簇擁到了豎立木竿的地方，那裏已經堆滿了柴，把她掛了起來；這個壇造得很高，所以執刑的人要爬得這樣高頗有困難，要點起火來很慢。沒有給她荆棘冠冕，給她的是一個

高的紙帽子，像一個大僧帽，上面寫着：『異教者，背教的人，拜邪神者。』馬速來德文諾和皮爾和她在一齊，她要求皮爾聽馬速去把附近聖蘇弗（Saint Sauveur）教堂的十字架拿下來，放在刑台之上，她的前面。她對他們說：『點火的時候，你們都下去，不過請你們舉起那十字架來，我好看得見。』就在這個時候，他們把她捆在木頭上，英國人都笑她，她用大聲叫聖加撒林，聖瑪格理，聖麥琪說道：『啊！魯陰，你們叫我的肉體受苦，』火焰已經起來了，她還大聲叫耶穌的名字，叫過了她的頭就沉了下來，這是末一次的話。

許多人都哭，約翰·特撒爾特（John Tressart）喊道：『我們失敗了，我們燒死一個聖者。』奇事發生了，在火焰中寫出耶穌的幾個字母，有一英兵士將盾牌摔在木堆上發誓，說他看見一個白色的鴿子自火焰中飛出，飛向法蘭西去了。琴尼·阿拉白（Jean Alespée）說她在那裏，他的靈魂就在那裏，說時淚流滿面。雖則那女巫死了——但英國人仍怕她脫逃——吩咐執刑的人把火燼去掉，叫她那焦盡枯乾赤裸的身體仍掛在木竿上，以撒巴德來德文諾，皮爾當天下午極其忙碌。他們去見那英國人，他說他看見鴿子從火焰中飛出。他說同伴的人看見這種錯亂的情形，叫他到附近的酒店去喝酒，但不足以安慰他，以撒巴德親眼看見他找着一個英國教士，在他面前認罪。他們也看見那執刑的人。他來到普來西（Prêcheurs）家裏，找來德文諾和皮爾，非常的恐懼，說他已被咒詛，燒死了一個聖人，上帝永不能饒他。他說雖然用脂油，硫磺，和木柴，但是他還沒有把貞德的心燒成飛灰。只有最後把她的心和所燒盡的灰燼拋在西納河裏了。

第十八章 萬世留芳

貞德的故事到此說完了，但是還有深奧的東西沒有解釋，蘊藏的意思沒有說明。引起了許多的問題，如果我們要去解決，自然要在神秘的這一方面着想。在我看來就是法蘭西國家聖人的魔力——不是因為它是傳記的材料，不是因為穿了冑甲，披了紫衣的一種儀容，乃是因為她這樣的一個人能對於我們所相信的或不相信的最深奧的主義，加以挑戰。她比歷史上的其他英雄不同，能強迫我們去思想。

她使得我們思想，她使得我們發生問題；她把那隱秘之處黑暗之地我們所不願看的，給我們發現了。我們讀了再讀就覺得有以下的些問題：上帝是不是有時用直接的方法表現他自己？我們所要思考的不是只有可見的世界？現世的人能不能和另外一個世界的人相交？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方法能補我們的缺點？有沒有人生來有第六種知覺？而那沒有第六種知覺，愚笨一點的人就以爲這是神蹟，這是迷信。我們可以直接承認，對於這般通常的問題，不能有圓滿的答覆。照貞德看來，我們可以毫不猶疑地承

認她的純良。然後再用其他的方法，比較的方法，以獲得結論。——這種結論及至到了最後，還得請求於個人的判斷。在個人的判斷上，我說有兩種看法——這兩種看法不是平行不悖的，而是異途同歸的。我相信現在我們拿它作為不可解的事件，以為是謎一樣的去看待，是因為我們還沒有到了相當的程度，得着透視的看法，使得他們在那不可知不可解的一點相會。

雖則加增了我個人的意見，也許不為人所歡迎，但是對於作貞德傳的人這是不可避免的事，不然者就不能明瞭他的地位，甚至於犧牲個人的信仰，只要能避免個人的偏見就可以。我所知道在他們後面的信仰是嚴重的，是純潔的，關於這種立場我已經一再的表示於字裏行間。我所要聲明的，我不是一個在所謂正宗意識下的宗教的人，也不是任何有組織的教會的信徒。但是我遇見了一個信仰之謎，相信，而且信的很深，有一種中心的發動能力，人類的弱點和缺乏，深深地覺得要給它一種名稱，你或者可以稱之為上帝，神，耶和華，阿拉，或者又，或者甚而至於「一個純全的算學家，」用不着知道這種力量在人類的意識中是好還是壞。既然有了這種信仰，自然我和普通的人一樣的承認古代的迷信，雖沒有科學證明，但不能破壞，我們所稱為超人的反倒是科學所不能解釋的。我信仰的非常之深，甚而至於和超人力的，或超自然的相辯論。在我這一方面看來，只有一種綜和而偉大的統一性的解釋，我們所知道的只有很小的一段。我讀了貞德傳以後使我對於這一種統一性的存在，格外的信仰，並且相信也有些人可以與這一種統一性

相接近，受了它的影響，我們對於這一種統一性沒有適當的名詞，我們所知道的只不過是很小的一部分。要是不能解釋這些人爲什麼以貞德爲偉大的理由——我覺得這種結論最不能滿意，而不免有規避的嫌疑。

然而我已經承認我們不是在給予一種滿意答覆的地位上。我已經說過，這兩種方法——科學的和宗教的——能單獨的解決這種神祕的問題。自然宗教方法解決最快最容易；不選擇的完全的承認，有些人看來，比那種批評的和討論的態度還好。如果只信上帝派遣了三個使者來指導貞德，這問題就簡單了；那末我們的思想就是個健全的基督徒的思想。不幸的，有些人對於這種問題不能這樣盲目的一致承認。我已經盡力的相信，但有困難。有時候也不以爲用宗教的方法不一定對；在本能上，要拒絕理智，走那直徑是不可以的。結果走到了共同的一點上，本能走的最快。在這本能和理智的兩種方法上，我受了不少的痛苦。

同時，在我看來，要解決貞德的神祕聲音和啓示的問題，在我們所能明瞭的狀況之下，只有完全公開的作爲不知。我們的智識有限制，我們來討論這種問題誠然也太太膽了。我們所有的地位和一個在校的學生一樣，只明白百分法忽然要研究高深的算學，自然力不勝任了。在大算學家看來可憐亦復可笑。正因爲它的可憐，所以用二十世紀的小孩子的眼光來去看，自然還需要將來成人的解釋。現在吾人對於物理

學，生理學，心理學各種問題，日新月異的研究，這種問題不久將不再視為問題了，而或變成日常的生活。既然有了這一種的希望，所以一定要去解釋，不免妄費心力，雖則我們在早期的二十世紀之中，等待光明時代之來臨，然而這種智慧對於我們的今日尙無濟於事，不過暴露給後人，表示我們的弱點，所以不如放棄視為不知。

二

既然承認了我們的缺點，我們應從科學上和假科學的材料上去探討這種問題。這種名詞的應用不幸地使得讀者表示反對。心理的，這個名詞在理智的鼻孔中不免有臭氣，和羣衆心理中的可信的故事與詐僞的中間物相混合。我們已經聽見了這些故事，並且在大部分的情形之下，我們做錯了，也有相當的理由。

有幾種關於貞德的重要的文獻實不可忽略。任何研究貞德的正式學者都不輕視他們，他們願意盡量地搜索材料，甚而至於斷章殘句亦寶貴之無微不至。所以研究貞德的學者，對於這許多材料，要一一比較研究。爲了這種緣故，所以不得不翻閱心理研究會的報告（Proceedings of the Society for Psychological Research）。

在這些報告中有兩篇極有價值的作品，所以有價值的，因為直接對於貞德發生關係。他們完全不是論到實在的情形，所以讀者可以放心而不必疑惑。他們不過是客觀的描寫，根據於確鑿的史事。第一篇文章是弗立德·梅爾 (Frederic Myers) 作的，名叫蘇格拉底之研究 (Daemon of Socrates) 我們知道蘇格拉底在一生的事務當中受了一種有勸告性的聲音所指揮——這種聲音有時給他一種警告，有時在靜默的時期，默許他的動作。他說：『我們不能肯定這種勸告性的聲音有沒有告訴他某種的事情，人力的智慧所不能達到的事情。』在他這一篇的文裏，漸漸看出他所說的就是我們所說的潛意識，蘇格拉底所受的並不是外在的，分別性的勢力。他說道：『我相信現在這是可能的……蘇格拉底所受的暗示不過是這種程續的一例，如果說是超人的，不如說是正常的，這種智能的性格表現，在我們現在看來就是天才。』天才的最好的界說——不是能忍受極大的痛苦，乃是在心理的組織中，把潛意識的思想產物放在有意識的生活裏。這一句話，如果多加思想，就更有意思。梅爾說，蘇格拉底就是特別的一個例證，這也可以說是他的理論的特別證據。總括起來，蘇格拉底是希臘的最高貴智識界的特殊人才。他說蘇格拉底超異常人，使得我們能從這種例證裏得着結論。『他繼續的說：『如果我們能加上一個案子，沒有天才的複雜性加在上面——這一種案子沒有大的天才稟賦，沒有不能瞭解的靈性工作，然而利用啓示的聲音使得得到智慧——如果是這種情形，就能證實內在信息的實在，這種信息也有證明，是這世界上所不能辯駁的。』

這一種案子是有的；歷史上有一種特別的驚人的人物，只在這一點上驚人。有一個人生來沒有超人出衆的智力，也不是出於一個高尚的地位，但是自孩提時代就得着神祕聲音的指導，及至到了最後發生一種命令——單單服從這種勸告式的命令，能起來救了一個國家——他的責任就是要達到服從的最後限度，以自己的生命向真理爲擔保；情願死在火焰裏，不願稍有違反那神祕的命令。

「自然我所說的是貞德。

「我所以在這一個例證上多用工夫，因爲我相信，我們漸漸地已經明瞭，能從心的深處得到一種衝動的可能，這種衝動在瘋狂中可以得着，而在清明的人中，反倒得不着。——我重復的說了，能不能明瞭這個故事。」在結論上他說：「我們用不着說那種神祕的聲音不是別的，就是出於她自己的，我們也用不着說這種勇敢敬愛的衝動是從外面來的——這種結論自然貞德也不承認。但所要知道的，他用的完全是科學的方法，而非宗教的觀點。

在梅爾所說的要點看來，要注意蘇格拉底和貞德既非瘋狂，又非遏斯底理。同時關於蘇格拉底的，羊癩瘋也沒有。他所注重的，雖則蘇格拉底和貞德不同，但是他們是堅實血肉的人體組織。他承認他們是天才，不過是最高的清明表現，絕沒有遏斯底理的驚慌過度的情態。天才，在他看來，就是能從潛意識超拔到意識之中，表現的方式有不同，所以他絕不猶疑地說這種現象是「電光的計算者」或「算學上的奇事」。

在常人要用紙筆化了數年的工夫方可計算出來，而他立刻即可算出。——這種的問題通常的學生不能計算的，而他倒算解裕如，毫不費難。例如何爾西 (Herschel) 爵士在異象中求得幾何的形勢，白日裏裏一樣地可以做。所以梅爾說這些事件的表現是相同的，不過經驗各不相同。所以有了蘇格拉底和貞德的生活。這一點也沒有超人力或宗教的指導。一點沒有病態的現象，成神經病的可能，沒有別的，這許多的事件可以用冷靜的大心理學的知識去證明。就是說沒有神祕存在的可能了，只有未發掘的潛意識和意識的一層界地，梅爾所用的方法，在實際上，可以說完全是科學的。與宗教的和超人的解釋毫不相關。

在這一方面，他也找到了弗蘭西斯·高爾登爵士 (Sir Francis Galton) 作為證明。高爾登並非直接說明關於貞德的事，不過他的說法在貞德的神祕的聲音和異象上，也可以放一種異彩。他說異象不一定和心神紛亂有關。『常人都有異象，不過不大注重，神智清明的人也有。神經錯亂是常有的事……康健的人也有。』他也舉了幾個例證，例如親屬某人『常常看見影畫，而他本人神智照常清明，一直到九十歲死時，神智並未受有若何損失。』另外『有一個女子，身體強健，她也是出於身體強健的家庭』告訴他說過，在這過去的數月中常為聲音所煩擾。其始，聲音毫無意義，後來常常有『禱告』的聲音。所以他又拿哥德 (Goethe) 作為例證，在智力上很有地位，可與蘇格拉底媲美，他能隨便的想到玫瑰的形狀，看見它有一分鐘之久，那花漸漸地開了……花瓣繼續的掉落了，大多是紅色，有時是綠色……光彩並不變化……他

願意看多少時就有多少長久。

這樣的例證隨便可以舉出來，證明在人類的心中有不可解的特別工作。我們所說的就是這種問題，好像是電光的計算者一樣。在於墨孜（Mozart），就使得他的早慧，在於加伯蘭加（Cayablanca）就成了他的天才，在於赫爾西就成了他的幾何形勢，在於歌德就成了他的玫瑰，在蘇格拉底就有了他的哲學思想，而在貞德就成了她的神祕聲音，這不是一樣的嗎？貞德所做成的，她從那種啓示裏，得着了好戰的思想。例如洛爾地之伯爾納特（Bernadette of Lourdes），她不過是個十三歲的鄉下小姑娘，天天出去拾柴回家燒飯，得着了一種啓示，在兩個星期內認識了馬利亞，在她的指導之下發現了一種神祕的泉源，引了千千萬萬的歐洲各方的居民年年來醫治疾病。我們對於這種事又作何種思想呢？這兩種神祕的事件有沒有蛛絲馬跡可以相聯絡？我們不能回答這個問題。我們現在所能做的，只能在分析上着想：我們不用綜合的論調。

所以只得放棄了觀察作用，而只從科學方面去研究。如果我們讀了關於高爾登的論文，我們對於貞德的事就格外的寬心了。高爾登說：『女子之察覺異象之力比男子較高。』或者另一方面說，法國人之察覺異象力比諸其他民族較高。然而這種論調依然不能叫我們明瞭心理的境態。我們仍然要追問究竟真理在什麼地方呢。高爾登的這種說法也不過標示梗概，未足以明示主要的坦途大道。

然而尚有第三條路，就是從生理學的一方面去解釋。安得烈·蘭恩氏說貞德是在一個特別的時期初次聽見那特別聲音的：『照我看來，在適當的時期裏，女小孩容易爲幻想所支配。』特別在那青春開始的時候，這種想像方纔開始。另外有人說，青春開始的時候，貞德的月潮並未來，所來的不過是那神祕的聲音，所以她的身體發生很大的變化，在這一特別時期，在那通常的體質上起了奇特的變化，這種理論也有它的根據，就是說貞德沒有女人病，月經來潮的事，不然者她怎樣的繼續的馬不停蹄的一連數月從事戰爭，自然這種理論也沒有確鑿的證據。這種理論的根據是在於說她之所以能維持貞潔者就是因爲她沒有月經，沒有女人性的需要，所以能拒絕一切的試誘。這一派人並且說：『我們可從心理的分析上去看，貞德是受了性的複雜問題上的抑制。』不幸的這種驚人的理論根基並不穩固。琴尼·達倫的一段證明上就可以看出，這也是吉本（Gibbon）用他的學者言語所不能形容的，達倫的證明就是說貞德的言行一致，能保持貞潔莊重的儀容。

這種證明一望而知其爲確實，貞德到底是個貞潔莊重的女子。同時也有一個人證明，這個人名叫西門·查理（Simon Charles），他說貞德武裝上馬以後，從不下馬大小便，各人都奇怪她怎能保持得這樣的長久。但西門·查理他不曉道在那男子兵士的萬目睽睽當中，她怎樣地敢大膽突然的下馬去做那自然的動作。從此我們也可以知道貞德所以不吃肉不飲酒的原因。

但是有幾種的生理的心理的各方面我們也不能忽視。自然我們也不能不拿貞德和別的聖者相比。我們也不能不注意他們的不同之點。貞德不是個好勝狂喜的人，不是個神祕者，一點也沒有遏斯底理的病態。我們也看不出來她有什麼脾氣或感情。既不受神游物外所影響，又不爲事物逆心所阻喪。她是個平均發展的人，環境不能來顛倒她。誠然在博提的時候，她是快樂而充滿了期望；甚而至於在穆倫的時候，她那神祕的聲音已經預言到不免的失敗，但是她一點也不灰心阻氣。在她的一生中，自始至終把持着平穩的水準。她的精神一方面的黑影對於她的生活不能發生任何影響。如果她在這些事上受過痛苦，也未嘗留有永久的傷痕。她的信仰向來不受傷害。她可以說是完全的一個實際的人，與他們不同，在她的生活中只有一種聲音威迫她，就是到法蘭西去，把英國人趕走了，立陶封王子爲王。除此以外，她還是個通常的女子，自始至終保持不渝。她的品格永不可動搖，自離杜來米始，至被焚於魯陰爲止，並未改變。她之答法官的問話，可以表示她之爲人的一般，——她是一個聰明伶俐，性情直爽的個幽默鄉下姑娘，和別人所不同的，就是上帝叫她，從農村裏出來，要恢復法國。

在這一點上，她和普通的聖者不同。她向來不用「我的天上的新郎」或「與我訂婚的」等等基督教上舊派的稱呼。這些名詞有神祕傾向的婦女一定要用的。我想她用不着把那世界上的慾望變化成爲假性慾的形勢，因爲她已經找着陶封王子作爲她的性情發洩的地方，這自然爲的是拯救法蘭西。她

在聖者的當中，可算應用感情作用最少，而是最實際的人物——如果你看見撒斯的聖鐵如撒的像前總有一束新鮮的花朵，而貞德的像前沒有這種東西，你就知道了這種理由。玫瑰花木犀草不是爲她的，只有花圈與月桂冠纔是她的。她是鐵石心腸的人，也是柔如輦棉的一個人。她沒有聖法蘭西斯的詩韻。她在常人的心目中是英雄。她能吸引人生的注意，無論人家若何的感激羨慕，但不能愛她像愛其他的聖者一樣。在羣衆的心目中，只有英雄主義，感情作用得了它的中心的勝利。而貞德她自己呢，一點也沒有感情作用。

在聖者之中，她是個嚴格莊重的人物。在兒童時代，她已不信託別人。在青春期的時候她是個善於決斷，不耐煩，而說話粗魯的人，雖則她的敬愛的心有餘，然而她的禮貌不足。馬爾丁德（Martindale）神父說道：「聖者仍然保持着他們的人性，他們的性格的，氣質的，遺傳的，教育的，特性的，……他們保持他們的溫柔傾向，剛厲傾向，幽默的意識，意氣揚揚的態度，柔順服從的態度，大膽勇敢的態度和普通的人一樣；如果他們是通常的人物，自然不能爲人所敬重；如果他們是簡樸的人，他們就成不了哲學家。」讀了貞德的傳記就覺得很與他所說的話相符合。自始至終，她是整個的白璧無瑕。

三

從生理一方面來研究，所得的見地，興趣也不多，因為缺乏充足的憑證。我們對於這問題的中心還沒有解決：天上的聲音真的和她講話嗎？是不是完全出於她的想像？是不是還是梅爾所說的變化了的個人？

要回答這個問題，就要問聲音的本身，聲音和異象的本身性格如何。第一點她說異象和聲音來的時候，一定有光——我聽說看見異象的人常常看見有光的。第二點，她說實實在在的她用肉體的官能能感覺得着——她用肉眼看見了他們，就是說，這不是出於想像，覺着他們的體溫，聽見他們的聲音，聞見了他們的香氣。雖則如此，貞德堅持着有這種的事實，但也有懷疑的可能，如果他願意的話，也可以稱爲一般的幻想。個人的說明，沒有真實的證據，不一定是真的。另一方面，有一種希奇的事，就是她有時候也不聽那聲音所來的命令。如果這是真的，如果我們不聽蘭恩式的理論，她有時候不服從那聲音，爲的要表示對於那聲音的忠心，而同時有什麼不應驗的話也可以避免了。但我們不能相信她要說什麼，就託諸那聲音要她說什麼；就是說不過是自己的意見的一種表示，所以說起因純然是出於主觀。從這種論證看來，就走到主觀的建議的理論的一方面了，自然也贊成真實的客觀的結果。現在格外複雜了。在主觀的這一方面，在她的屢次的表示，不願意敘述聖者的容貌推測起來，就知道這純然是出於鄉下人的一種對於神祇的推測。還有一點，我沒有提起的，爲什麼聖麥琪常來向她顯現，而聖加伯列不過偶而一次的向她顯現？另外有一種理論就是說死了的人，他們的靈魂常來拜訪生人，例如聖加撒林和聖瑪格理常來會見貞德，或者來到

世界上看她，也是可能的；但這種理論不能應用在加伯列和麥琪的兩方面。貞德相信他們是天使長，他們完全是出於人類的想像；向來沒有人說看見過天使長生活在世界上。這兩位人類想像中的人物又怎能來到世界上去看人類呢？只有一種結論：貞德不過在想像中給他們穿上了衣服，加冕在他們的頭上，加翼在他們的背上——造成了一種形像，她以為這就是天使。

另一方面，異象第一次出現的時候，她莫名其妙，驚惶無定，發生極大的恐怖。並未追求他們，但是他們出現了，使得她完全的失却能力。在她自己的這種說法看來，說它出於某種連續故事的演出也有理由，因為孩子們歡喜虛造想像的故實，而又述說出來。許多小孩子各有他們的畫境，或者另外有一種名稱，作為法蘭西的救主；但是貞德拒絕那第一次叫她從事戰爭的命令。（『我說我是個可憐的小孩子，既不會騎馬，又不會戰陣』）這似乎使得我們可以放棄這種理論。再者這種聲音，並不是活現的命令；他們開始的時候告訴她要作一個好女孩子——心平靜氣的說，不能視為個人的虛造，是不是也不能視為潛意識的一個兒童的冒險嘗試？

雖則有種種的外在的表現的可能，但在她本心的志願看來，似乎是不可能。他們之所以發生是出於偶然，所以我們也不能不視為奇異。誠然她外表是個虔敬的女子，她的母親也是出身於正當的家庭，在她的兒童時代，就給她正當的宗教教育，不是她在那一世紀之中，在那一種環境之下，她的虔敬有異於常

人在她那個時代，有千千萬萬的鄉下姑娘，她們的虔誠和她一樣，她們也一樣的沒有學術，甚或有同樣的德行；知道法蘭西在那個時代危險萬狀，如果她們不生在偏僻的境地杜來米，她們更能有機會看見法國的危機。爲什麼選擇貞德呢？貞德她對於這種重要的使命，沒有特別的資格。這是一個大謎，不能用理智來解決。

四

雖說她沒有特別的資格，那也不要緊，但是她有承當這件偉大事業的力量。她的勇敢和信仰是超人的。有了這種資格，不怕艱難，不怕困苦。她的堅定的信仰就是她的力量的來源。她不是個軍事的天才家，審慎而富有經驗的福煦將軍（Marshal Foch，歐洲大戰時，法軍名將）曾經這樣的說過。我們可以說她富於常識，福煦將軍曾經說過：『關於應付日常生活的才能有餘；』但是如果說她有天才，我們只能限定於特殊的一種：就是人格上的天才。要加以略說，和給媚人和美麗一樣的不容易加以略說，在貞德這一方面我們可以說她的整個滲透的力量是出於內在的宗教信仰。關於這件事本書中已經一再的說明貞德在心理的價值上，她的領袖地位遠超過軍事輜略之上。只用她那簡單的一棵心鼓起了灰心喪志的人，更能運用那無抵抗心情的王侯於掌上，恢復了法蘭西的大業，萬古留芳。

附錄

一、貞德年表

百年之戰開始

公元一三三七年

英王

愛德華第三

一三二七至一三七七年

理查第二

一三七七至一三九九年

亨利第四

一三九九至一四一三年

亨利第五

一四一三至一四二二年八月三日

亨利第六生於一四二二，九個月即位。

一四二二至一四六一（死於一四七一）

法王

查理第五

一三六四至一三八〇年

查理第六

一三八〇至一四二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查理第七

一四二二至一四六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貞德生

一四一二年一月六日

特羅亞條約

一四二〇年

貞德第一次聽特別聲音

一四二四年仲夏

初訪梵古拉

一四二八年五月

紐豐堡之逃亡

一四二八年六月

二次訪梵古拉

一四二九年一月至二月

朗西之行

一四二九年二月

羅威或何令之戰

一四二九年二月十二日

到哲農去

一四二九年二月二十三日

到聖愛爾本

一四二九年二月二十四日

到奧克塞

一四二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到劍那

一四二九年三月一日

到弗爾包聖加撒林教堂

- | | | | |
|---------------|------------------|-----------|------------------|
| 到哲農 | 一四二九年三月六日 | 到羅馬蘭丁 | 一四二九年六月六日 |
| 陶封王子接見 | 一四二九年三月九日 | 回奧林 | 一四二九年六月九日至十日 |
| 在哲農, 巴提土爾, 布拉 | 一四二九年三月至四月 | 克復賈爾格 | 一四二九年六月十一日至十二日 |
| 由布拉動身往奧林 | 一四二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 回奧林 | 一四二九年六月十三日至十四日 |
| 到奧林城外 | 一四二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 到夢撒洛 | 一四二九年六月十五日 |
| 查塞露宿 | 一四二九年四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 | 克復白踐塞 | 一四二九年六月十六日至十七日 |
| 進奧林城 | 一四二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 在白踐塞與夢格之間 | 一四二九年六月十七日 |
| 在奧林城內 | 一四二九年四月二十九日至五月十日 | 巴達之戰 | 一四二九年六月十八日 |
| 攻打土拉斯堡 | 一四二九年五月七日 | 回奧林 | 一四二九年六月十九日至二十四日 |
| 解奧林之圍 | 一四二九年五月八日 | 到劍那 | 一四二九年六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 |
| 離奧林 | 一四二九年五月十日 | 露營 | 一四二九年六月二十七日至廿九日? |
| 到土爾 | 一四二九年五月十日至十一日 | 到瑞木去 | 一四二九年六月三日 |
| 到洛支 | 一四二九年五月十二日至十三日? | 到奧克塞 | 一四二九年七月一日, 二, 三日 |
| 到西拉安培里附近 | 一四二九年五月廿四日至六月六日? | 在聖弗倫蘭丁 | 一四二九年七月四日 |
| | | 在聖保祿 | 一四二九年七月五日 |

到特羅亞

一四二九年七月五日至十一日

進特羅亞城

一四二九年七月五日至十二日？

在白塞來特爾

一四二九年七月十三日至十四日

在查龍蘇梅

一四二九年七月十四日至十五日

在思普德蘇拉

一四二九年七月十六日

在瑞木

一四二九年七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

查理第七加冕

一四二九年七月十七日

查理第七及貞德離瑞木

一四二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在西爾朋

一四二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在維拉

一四二九年七月二十二日

在蘇桑納

一四二九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

在鐵爾堡

一四二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在蒙特米利

一四二九年八月一日

在普拉文

一四二九年八月二日至五日

在古龍木及鐵爾

一四二九年八月七日

在拉非米蘭

一四二九年八月十日

在克拉白維拉

一四二九年八月十一日

在來格納理塞

一四二九年八月十二日

在達馬爾丁及鐵克思

一四二九年八月十三日

在白朗及蒙特皮樂

一四二九年八月十四日

蒙特皮樂之戰

一四二九年八月十四日至十五日

在克拉白維拉

一四二九年八月十六日至十七日

在強兵

一四二九年八月十八日至二十三日

在聖丹尼及拉查北

一四二九年八月二十六日至九月八日

攻擊巴黎（貞德受傷）

一四二九年八月八日

在拉查北及聖丹尼

一四二九年九月九日

在聖丹尼

一四二九年九月十日至十三日

離聖丹尼，往洛爾

一四二九年九月十三日

往來格尼等地

一四二九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

在夢格蘇也夫爾，布爾支

一四二九年十月。

在聖皮爾拉毛提

一四二九年十月至十一月

在穆林

一四二九年十一月九日

攻擊拉查爾特

一四二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在夢格蘇也夫

一四二九年十二月

回奧林

一四二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在賈爾克？

一四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貞德全家封列貴族賜姓來斯

一四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在蘇來

一四三〇年三月三日至二十八日

離蘇來

一四三〇年三月或四月

來格納之戰

一四三〇年四月

在美倫

一四三〇年四月十七日至二十三日

在三禮

一四三〇年四月

在孔佩那

一四三〇年五月十四日至十五日

在蘇桑納

一四三〇年五月十八日？

在克拉白維拉

一四三〇年五月十九日

離克拉白維拉

一四三〇年五月二十二日半夜

在馬爾格尼被擄

一四三〇年五月二十三日

在克拉斯

一四三〇年五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

在白流獄中

一四三〇年五月六月七月

在白爾維

一四三〇年七月中旬至十一月中旬

在阿拉

一四三〇年十一月

在魯陰聖維理

一四三〇年十二月

囚於魯陰之非力浦堡

一四三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一四三

一年五月三十日

英人送回被擄

一四三一年一月三日

開審

一四三一年一月九日

翻審

一四三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被焚

一四三一年五月三十日

重審證人吉拉木布理舉行重審

一四五〇年

丁尼大主教續審

一四五二年

加里克斯突教皇續審

一四五五年至五六年

加里克斯突撤消前案

一四五六年七月

建議舉行成聖禮

一九〇三年二月

教皇派阿斯給以莊嚴崇敬諡號

一九〇四年一月

勅令舉行祝福禮

一九〇九年四月十一日

教皇班尼迪克舉行成聖禮

一九二〇年五月十六日

1. 宗教 雜 記

- Procès de Condamnation et de réhabilitation de Jeanne d'Arc, Jules Quicherat, Jules Renouard et cie 1891.
- Procès de Condamnation de Jeanne d'Arc Pierre Champion, Honoré et Edouard Champion 1921.
- Procès de Condamnation de Jeanne d'Arc M. Vallet de Viriville Firmin Didot frères 1867.
- Jeanne d'Arc, Maid of Orleans, Douglas Murray Heinemann, 1902.
- Procès de réhabilitation de Jeanne d'Arc Joseph Farbe Delagrave, 1888.
- Les deux procès Condamnation, les enquêtes et la sentence de réhabilitation de Jeanne d'Arc E. O'Reilly, Plon, 1868.
- Chronique de la Pucelle, Geste des Nobles, M. Vallet de Viriville Garnier frères.
- La Uraie Jeanne d'Arc J.-B. Ayröler, S. J., 1890-1902.
- The Maid of France Andrew Lang, Longmans, Green & Co., 1908.
- Vie de Jeanne d'Arc Anatole France, Calmann-Lévy 1908.
- Joan of Arc, Milton Waldman, Longmans, Green & Co., 1935.
- Joan of Arc and England, John Lamond, Reider & Co.
- Joan of Arc, Grace James, Methuen.
- St. Joan of Arc, Chanoine Justine Russell,
- Joan of Arc, A. Bigelow Paine, Macmillan, New York, 1925.
- Jeanne d'Arc, Oliphant, Putnam 1896.

- Joan of Arc, Hilaire Belloc.*
Jeanne d'Arc, Gabriel Hanataux 1911.
Joan of Arc, Francis C. Lowell, Boston 1896.
Jeanne d'Arc, H. Wallon, 1860.
The Maid of Orleans, Rev. F. Wyncham, 1894.
Jeanne d'Arc à Domremy, Simon Luce Champion 1888.
Apereus Nouveaux sur Jeanne d'Arc Jules Quicherat, Renouard, 1856.
La première étape de Jeanne d'Arc, Marquis de Pemodan, Champion 1890.
Jeanne d'Arc éeuyère, L. Champion, Berger—Levrault, 1901.
The France of Joan of Arc, Andrew Haggard, Stanley Paul.
For Joan of Arc, Marshal Foch, Sheed & Ward 1930.
The Voices of Joan of Arc, Andrew Lang Proceedings of the Society for Psychological Research. Vol. XI. pp. 198-212.
The Daemon of Socrates, Frederic Myers, Proceedings of the Society for Psychological Research. Vol. V. Part XIV, P. 622.
Human Personality and its Survival of Bodily Death, Frederic Myers, Longmans, Green & Co., 1920.
Post-Morteur, C. Maclaurin, Essay on Jeanne, Cope.
L'héroïsme de la bienheureuse Jeanne d'Arc Wyncham, 1914.
Blessed of Joan of Arc in English Opinion, Herbert Thurston.
The Rationalised Joan of Arc, Herbert Thurston.

- Some Inexcitables of G. G. Causton, Herbert Thurston.
 Le Secret de Jeanne d'Arc, Jacoby, Champion, 1932.
 Histoire de Charles VII. G. du Fresne de Beaucourt, Société bibliographique, 1881,
 Histoire de Charles VII M. Vallet de Viriville, Vol. IV. 1861-5.
 The Close of the Middle Ages, R. Lodge, 1901
 Histoire du siège d'Orleans, J. B. M. Jollois, 1833.
 Louis d'Orleans, F. D. S. Darwin, John Murray, 1936.
 House of Orleans. M. Coryn, Barker 1936.
 Jeanne d'Arc, J. Michelet.
 La France pendant la guerre de Cent Ans. Simon Luce, 1880.
 Sainte Catherine de Fierbois, Chanoine Henri Bas & L'Abbe Charles Pichon, Tours, 1920.
 Chinon, Eugene Pepin, Laurens,
 Histoire et description de Notre Dame de Reims, Ch. Cerf. Reims, 1861.